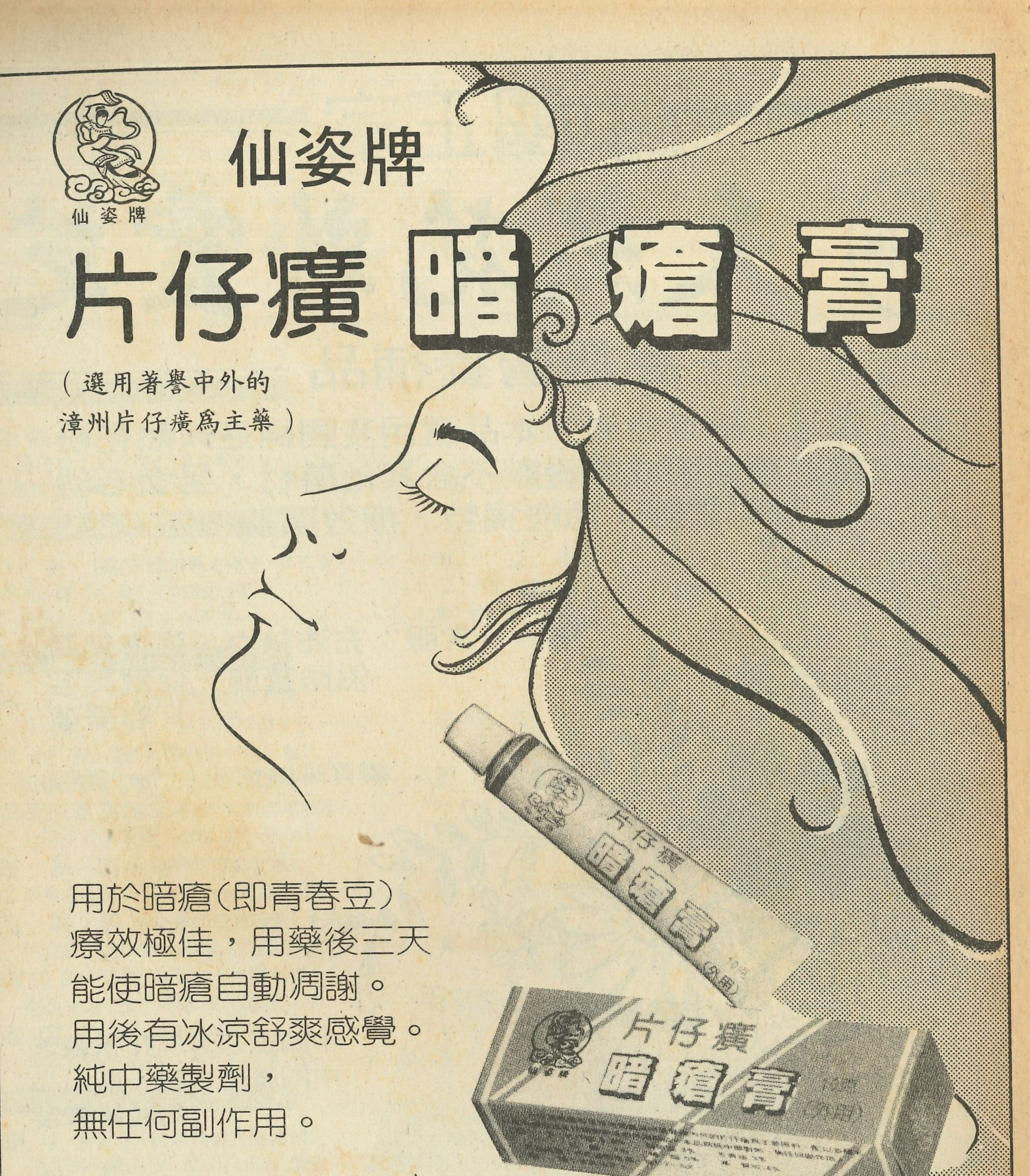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2年
42
$15.00



（特價每支HK$68.-）

片仔癀暗瘡膏是採用福建漳州著譽海內外的片仔癀爲主要原料，配以多種名貴中藥有效成份精製而成的外用藥品。經研究，本品有顯著的止痒作用，也可作爲皮膚藥應用。療効神速，極爲靈驗。

漳州市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代理：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 5508　傳真：850 7509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 3811　傳真：559 7762

獲選第十一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振華牌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木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注意事項〉

我司係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委托在港澳地區獨家代理該公司出品的振華牌851超級營養液和振華牌851超級營養丸代理商。最近市面出現不少冒牌假貨，我司除已向出售假貨之商號採取法律行動外，並敬告各消費者，在購買時，請認明**"振華牌"**商標及盒上印有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字樣，並由本月起，所有產品之外盒皆加貼有**"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標誌才是正貨。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 578 3721 (4綫)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所著「尋龍八部傳奇故事」之「飛龍行天」在今期刋出，文中描述梅花女得劍聖親授「反末日劍法」，功力恢復，並習得武藝，便獨自上梅花峯救父，梅花敎中紅袍敎主聽信飛狐的讒言，要置龍王於死地，誰知竟自己中奸計身亡，同時武林六派攻上梅花峯尋仇，在武林羣豪面前，徐茂公揭發飛狐的身份及陰謀，以消解武林間誤會及仇怨，而飛狐更設下鋼鐵人對付羣豪，到底羣豪如何戰勝鋼鐵人？飛狐奸計是否得逞？請細閱本文，自有分曉。

巴彥先生所著「溫柔鄉是英雄塚」今期繼續刋登，喜讀巴彥先生佳作的朋友，這回又可一飽眼福！而麥中青先生所著短篇故事「竹仙復仇令」也在今期刋登，切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所著「易水蕭蕭」，故事情節曲折複雜，打鬥場面壯觀激烈，結局更是出人意表！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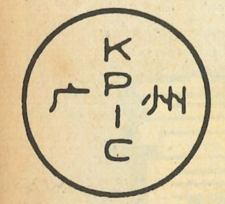
第32年
第42期
(總號164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國正宗



天然花粉靈芝

高級營養補品

花粉、靈芝，舉世推崇。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男女老幼均可常服，功能獨特，療效顯著！

常服：充沛精力、强身健體、滋陰養顏、保健美容、青春美麗。

購買時請認明 KPIC 商標



中國正宗天然花粉靈芝
中國廣州中藥一廠出品
80粒膠囊裝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總經銷：
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48413 5-754032
澳門分銷：維康藥房
電話：84784

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

飛龍行天

尋龍八部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梅峯山下

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眨眼已到了隆冬時節。

萬毒谷一片冰天雪地，銀裝素裹，格外嬌嬈。

萬毒谷王萬人毒正在竹屋內閉目沉思，耳中忽聞細碎脚步聲响，睜開眼來，忽地眼神一亮。

從裏面走出一位中年婦人，白衣白裳，雖是已屆中年，卻風韻猶存，別有成熟婦人的風味。

中年婦人一步三搖，婀娜走到萬人毒面前，向他一福，悶聲悶氣，渾似中年婦人音調，道：「萬老爺子，小婦人這廂有禮了！」說着便無論如何說不下去，因爲她幾乎忍不住格格大笑起來。

萬人毒不禁目瞪口呆，歎道：「不想苦老婆子竟有這等超卓的易容術！一時片刻，便把一位嬌滴滴的女娃兒，變成一位半老徐娘！」

劍聖授藝

忽又聽一位老年婦人的笑聲道：「萬老爺子過獎了，比起你的用毒本領，苦婆婆這區區小技又算得甚麼！」

萬人毒歎了口氣，苦笑道：「萬某枉有一身用毒本領，卻要眼睜睜瞧着女娃兒去冒險送死，這見鬼的用毒本事，不說也罷了。」

「半老徐娘」格格一笑，道：「萬伯伯休要自挫名頭，乖侄女若非萬伯伯的見鬼用毒本領，又豈能混上梅花峯，打探爹娘的消息？若能救出爹娘，萬伯伯該算第一功。」

萬人毒苦笑道：「功不功尚在其次，但願乖侄女能安然返回，那就阿彌陀佛了！」

「半老徐娘」自然是梅花女，此時她的武功雖然盡失，但仍改不了嬌野的性子，她一聽就又笑道：「萬伯伯並非佛門弟子，又念甚麼佛唱了？」

萬人毒歎了口氣，道：「這叫做臨急抱佛脚！」

苦婆婆向外面瞥了一眼，道：「目下大雪封山，正是潛上梅花峯的最佳時機。」她一頓，又皺眉道：「但雪地行走，攀爬山峯，高手亦感困難，何況小姐已失武功，萬一半路摔下懸崖，那如何是好？」

萬人毒道：「她有雪豹護送，冰封山路倒不必畏懼，老夫包她安全上山便了。但上山之後，虎狼遍佈，她一個弱質女娃，卻如何鬥得過飛狐那妖婦？」

梅花女笑道：「祇要上得梅花峯，乖侄女自然有辦法應付，萬伯伯擔心甚麼？但未知雪豹是否對乖侄女忠心耿耿？若牠不肯盡力，那乖侄女就凶多吉少了。」

萬人毒一聽，即把「張二毒」雪豹召到身前，拍拍牠的頭兒，道：「按輩份你算是乖侄女的師兄，雪豹啊雪豹，你可肯全力維護你的小師妹？」

雪豹一聽，高興得搖頭擺腦，又跳又叫，又用舌頭舔舔梅花女的手兒，狀甚歡悅。

梅花女亦喜得摸着雪豹，笑道：「好啊，那我就稱你一聲豹兄便了。」

雪豹居然點點頭，擺出了師兄的樣子。

苦婆婆無奈的歎了口氣，道：「唯今之計，也不容多想了，只有容小姐冒險上山一遭，探明眞相，再作打算。」

萬人毒亦只好點頭苦笑道：「那就只好如此了！雪豹，你記住，若你把我的乖侄女丟了，你也不必回萬毒谷了。」

梅花女道：「萬伯伯，爲甚麼？」

萬人毒苦笑道：「萬伯伯枉自稱雄萬人毒，卻萬般無奈，任由你去冒險，把生命送了，萬伯伯顏面何存？萬毒谷從此將永絕於世，既然如此，牠還回來幹麼？」

雪豹一聽，嚇得嗚嗚直叫，狀甚驚惶。

梅花女一見，便瞪了萬人毒一眼，嗔道：「萬伯伯爲何只說晦氣話？就不會說一句恭喜馬到功成麼！看你把雪兒幾乎嚇得哭了。」

萬人毒歎了口氣，道：「並非伯伯故意嚇你，但飛狐這妖婦委實非同小可，連梅兄弟亦非她對手，你一個弱質女流，又豈有僥倖？此行委實是赴湯蹈火，連半分的勝算也沒有。乖侄女啊乖侄女，你就算不上梅花峯，梅兄弟也絕不會怪你未盡全力！」

梅花女一聽，卻拍拍雪豹的頭，道：「雪兒，你敢去麼？」

雪豹一聽，把身子伏下，卻絲絲不動。

梅花女一怔道：「萬伯伯，你把雪兒嚇壞了，牠再不敢送我上梅花峯。」

萬人毒苦笑道：「你這豹兒有何不敢？你見過豹子膽會被人嚇破的麼？牠這是伏鞍待坐，甘心馱你這小師妹上梅花峯去啊！」

梅花女一聽，驚喜道：「雪兒還有馱人的本事麼？」她說着，早已跨上雪豹的背部，穩當的坐着了。

雪豹晃晃頭兒，頸上的鬃毛「察」的豎了起來，似有所示意。

梅花女冰雪聰明，見狀立刻明白，伸出雙手，緊緊揪住鬃毛，格格一笑，嬌喝一聲道：「豹兒，起程！」

梅花女話音甫落，雪豹低吼一聲，身子一弓，便如箭般射了出去。

雪豹撒開四蹄，在雪地上飛馳，白雪上僅有一抹微印，大有武林絕頂高手「踏雪無痕」的輕身功力。

梅花女雙手緊揪雪豹的鬃毛，身子穩坐其背，猶如騰雲駕霧，片刻便已馳出萬毒谷去，心中不由又驚又喜，暗道似雪兒這般快速啊，不消日落，便可闖上梅花峯去了。

果然不消二個時辰，前面便露出梅花峯頂，此時白茫茫一片，當眞是雪花蓋頂。

梅花女不欲在梅花峯的入山口，

與雪豹的大師兄張一毒相遇，便伸手一拍雪豹的右頸，雪豹似已與梅花女心意相通，當即身軀一扭，轉向右面飛馳。

右面是另一條上山路徑，不過比正面的更爲崎嶇艱險，除非是絕頂高手，否則絕難安然抵達峯頂。

再說此時白雪滿山，路面滑溜溜的，稍一不愼，便會摔下路邊的萬丈深淵。

梅花女生性嬌野，她未受傷時，曾瞞着龍王、梅王，從這條險徑下山上山，發覺竟然毫無防備，不必過正面那上山路的百重哨崗，省了一番通報口令的唇舌。

梅花女心道此時飛狐那妖婦必已對黑鬚堂的人嚴加防範，若從正面上山，那便無疑送羊入虎口，雖然自己已經易容，那生面人若無熟人接應，那些哨崗必然嚴密盤查，萬一驚動到總壇，那就必然凶多吉少，不但打探不到爹娘的訊息，反而白白送了生命，更會打草驚蛇，令妖婦更有防範。

梅花女冰雪聰明，她自忖那險徑大概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因此便恃着雪豹的厲害，冒險直闖這條絕徑。

雪豹的脚力果然厲害，陡峭山徑根本難不倒牠，甚至闊近一丈的山澗，也毫不遲疑的一躍而過，倒把膽大包天的梅花女嚇出一身冷汗。

梅花女此時內力全失，她已如常人毫無不同，她偸眼向飛越的山澗下面一瞧，但見煙霧瀰漫，森然無底，不由咬牙暗道：「豹兄啊豹兄，小師妹功力尚在時，這見鬼山澗我也可一躍而過，但此時卻要看你的了，這掉下去啊，立刻便是粉身碎骨的結果了！」

梅花女內力既失，定力就差，她雖然拚命鼓勵自己不要害怕，但身不由己，卻顫抖起來，而且身抖之下，便一發不可收拾，不由她自己控制。

騎馬之人最怕身顫不穩，何況這是騎豹？更何況這是玩命的飛越深澗？

雪豹嚇得嗚嗚尖叫，因爲牠知道若背上的重物不穩，那就連牠亦難以平衡，只要踩錯一步，立刻便有摔下深澗的厄運。

梅花女知雪豹擔心她，連忙拚命抑制心神，咬牙道：「豹兄，豹兄，放……放心好了。」但她的牙齒亦抖得厲害，竟連話也吐不清楚。

雪豹雖已通靈，但畢竟獸性未除，牠只覺梅花女抖得越來越厲害，便嚇得牠把身子一慢，又一伏，在一道闊近二丈的山澗前停了下來，死也不肯再向前一步。

雪豹停下，梅花女立刻就感覺舒服多了，她的身子也不再顫抖，不由歎了口氣，悲從中來，暗忖道：原來武功內力既失，那就等如廢人一樣了。又想這見鬼二丈山澗，未受傷時大可躍過，連心也不跳，此時卻把威猛的雪豹也嚇停了。

梅花女越想越悲傷，她原以爲憑她的心智，只要上得梅花峯，就可以從容行事，但豈料連一條險徑也闖不過去，打探消息，救出爹娘那就更想也休想了。剩下我這廢人留在世上，那還有甚麼意思？

梅花女此時但覺了無生趣，她把心一橫，狠狠一拍雪豹的頭兒，嚷道：「豹兄，你莫管小師妹生死，闖過去便了！」

雪豹知梅花女心意已決，牠料想她不會再害怕了，便疾速退後數丈，然後低吼一聲，猛然向前疾馳，到達澗邊，身子一弓，便向對岸射去。

梅花女本來已拚着一死，因此也不見害怕，但身子乍隨雪豹空懸，心兒頓覺離腔而去，身不由己，便顫抖起來。

深澗雖寬僅二丈，但此時對梅花女來說，便猶如上天雲梯，越上便越心慌，她內力全失，定力弱如娃娃，根本不受她的精神控制，她本來緊閉雙目，拚命不向下俯視，但身子依然抖得厲害，她無論如何忍受不住了，便睜眼向下一望。

一望之下，但見下面煙霧茫茫，似魔如怪，直向她撲來，又似清光道人正向她猙獰凸目，狠狠拍來致命的一掌！突地這一掌並非拍到她身上，而是拍在一位少年人背上，少年人悶哼一聲，立刻摔下深澗去了。

這一掌對梅花女來說是刻骨銘心的一掌，她但覺這一掌把她的一切都拍丟了，心中悲憤之極，身不由己向下一撲，大叫道：「小傻蛋，我……我隨你來了！」

梅花女這一撲，便突然脫離雪豹的背部，向深澗倒栽下去。

此時雪豹的前蹄已踏着對岸的石壁，牠只要續蹬一腿，便可以安然飛越深澗了。但牠乍覺背上一輕，回頭一望，見梅花女已向深澗墜去，不由悲吼一聲，前蹄並不踏前，反而向後一蹬，身子凌空向下飛墜。

梅花女此時神智已昏，迷茫一片，甚麼也不知，但忽地感到胯下一沉，有物托住她飛墜的身子。

她半昏半醒間伸手一摸，觸手處鬃毛刺手，這才知這必定是雪豹無疑。心中不由大慟，暗道雪豹爲了救她，竟然捨身墜崖，以軀體承托她。這等忠肝義膽，與那見鬼的小傻蛋簡直不遑多讓。

雪豹背着梅花女，向下飛墜，雖然牠是豹子膽，但也嚇得不住悲吼，幸而牠並無喪失鬥志，奮力張開四蹄，鼓起渾身的硬毛，猶如一幅圓傘，張了開來，以減輕飛墜的速度。

幸而越向下，谷中的風越疾勁，雪豹和梅花女下墜的方向竟被改變，斜斜的向谷中風向飄蕩，形如大鵬鳥的滑翔。

梅花女此時只感胸口一鬆，離了腔的心似又跳了回來。她感覺上便舒

服多了，神智也清醒過來。她雙手緊緊揪住雪豹的鬃毛，死也不肯放鬆，心中又悲又喜又傷，歎道：「豹兄啊豹兄，你又何苦陪我葬身深澗？但你對我的情義，卻把有等世人皆比下去了。我梅花女若非落到今日的地步，必定想方設法傳你三幾招絕世武功，好讓你稱霸獸林，也不枉你認我作小師妹一場。」

梅花女心中千愁百結，無處安放。但向谷中斜飄的速度卻半點不慢，眨眼之間，已沿谷壁中間，向東面滑行了近十里路。

梅花女心道這般滑行下去，摔是摔不死的了，但不知抵達的是何去處？

風馳電掣中，梅花女只聽「噗」的一聲，雪豹的四蹄已然穩穩的踏在一片雪地上，餘勢不止，又向前斜衝近里，才緩了下來。

梅花女舉目四望，但見四面山巒，冰封雪蓋，銀裝遍地，令人心神驟然舒暢。

梅花女又喜又感慨，心道從千丈深澗摔下，竟然安然無恙，當今世上，梅花女和雪豹只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梅花女心中一喜，便伸手拍了拍雪豹的脖子，輕聲道：「豹兄啊豹兄，你待小師妹恩深義重，捨命相救，就如那該死的小傻蛋他……你安然無恙，可惜他却不知所踪！」

雪豹知道梅花女讚牠，心中大喜，便撒開四蹄，在雪地上馳騁起來。牠一高興，野性大發，便不能抑止。

梅花女在牠背上，也不知如何才能令牠停下，只好緊揪牠的鬃毛，就當胯下是一匹追風千里馬，任由牠放蹄飛奔。

眨眼之間，已把谷口抛得遠遠了。

雪豹騎着梅花女，跑了一個時辰，驀地聽聞前面有厮殺聲響，雪豹這才突然停下。

梅花女心道此處乃梅花教勢力範圍，又是深山野嶺，寒冬季節，誰敢跑到這兒撒野？

她心中好奇，便策豹上前，向下一看，只見山下小路上，一位道士手提利劍，正步步逼向一位白髮老者。

那白髮老者手無兵刃，只以樹枝作劍，順手向前一劃，便逼得那道士回劍護身。雖然如此，但那老者似乎內力全失，身上已受劍傷，血染褐衣，眼見再鬥下去，白髮老者必定不支喪命。

梅花女乍睹那道士背影，便立刻恨恨的一咬牙，因此她突然想起那致命的一掌！此時她衹要見了道士便恨得牙癢癢的了。

這時又見那道士並不想立取老者的生命，只是一劍一劍的緊逼，劍光把老者罩住，令老者進退不得，一面大聲喝道：「老鬼！你到底給不給？」

白髮老者怒道：「我就算命喪劍下，也決不給你這門中叛逆！」

道士一聽，「桀桀」一笑道：「那就莫怪你的徒弟手下無情了。我先挑斷你的脚筋，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你挨得到幾時。」

道士說着，招式一變，劍光如蛟，直向白髮老者的雙腿挑去。

梅花女大怒，此時她也不管誰是誰非，誰對誰錯，總之凡是道士便該殺千次。她伸手一拍雪豹，尖叫道：「去！把這臭道士殺了！」

雪豹早就躍躍欲動，此時一聽梅花女有令，便猛然騰空而起，馱着梅花女，凌空向道士撲去。

梅花女見雪豹疾如電閃，那道士的劍尖未抵白髮老者的腿筋，雪豹的前爪便已伸到道士的面前，不由大喜，嬌呼一聲道：「點他耳門穴！」

梅家的點穴手法別具一格，梅花女雖然僅學其三，但亦非同小可，認穴奇準，這一喝之下，立刻便點向道士的空門。

那道士乍聞之下，不由大駭，暗道耳門穴被點，輕則耳鳴頭暈，重則立可命喪！又見喝聲起處，一頭雪白豹子已凌空撲到，豹爪竟似人手，向他的耳門穴直點過來。

道士此時若不撤劍自保，勢必與白髮老者同歸於盡，他不肯吃這眼前大虧，於是立刻撤劍，向上一圈，欲把雪豹的前爪削掉。

雪豹却呼的一聲，在他頭頂躍了過去。

那道士這才回過神來，他向雪豹背上的梅花女瞥了一眼，不由輕咦一聲，冷笑道：「原來是妳，小妖女，妳還沒死掉麼？」

梅花女在雪豹背上咬牙道：「清光臭道士！你那乾坤掌很了不起麼？梅花女偏不死，氣死你這臭道士！」

這道士果然是峨嵋派的掌門人清光道人，也不知他爲何要向那白髮老者狠下毒手，此時清光道人衡量一下情勢，暗道老鬼內力盡失，大可從容對付，但多了這小妖女和她胯下這頭惡豹，卻不可大意，莫在娃娃面前倒蹦了八十歲老兒。

清光道人這般轉念，便先把白髮老者撇下，轉向梅花女和雪豹這面，微微冷笑道：「你氣不死貧道，貧道只要再加一招乾坤劍，你這小妖女就死定了。你若想保住生命，便趁早跑得遠遠的，莫再碰在貧道手上。」

梅花女知清光道人的意思，是欲先把她嚇走，待對付了白髮老者，再向她下手。梅花女也不知這白髮老者與清光道人有何關係，也不知他爲何向他下毒手，她恨死了清光道人，雖然此時她內力盡失，但仗着有雪豹的勇猛，便不顧一切，決心要報一掌之仇。

梅花女咬牙道：「臭道士，你想我走也容易，不過得先答應我一個條

件！」

清光道人此時不想與梅花女糾纏，他並不知她已內力盡失，委實有點怕了她神出鬼沒的梅花針和點穴手法，而且他此時的目標根本不是梅花女，便微微一笑道：「好，你且說說，我或者不但任由你離開，還會答應你的條件！」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那好啊，你既打了我一掌，我便還上一爪，只要你任由豹兄戳你一爪，我便立刻溜之乎也。」

清光道人怒道：「貧道被惡豹一爪，豈非一命嗚呼麼？」

梅花女大笑道：「不錯，不錯，孺子可教也，這當眞是以臭道士你的一命嗚呼，換我和豹兄的溜之乎也！」

白髮老者一直默不作聲，此時亦被梅花女逗得噗嗤一笑，道：「好啊，你這女娃兒變着法子，替我出了一口氣也。」

梅花女笑道：「我是小妖女，所作所爲妖之極了，簡直不可理喻。我並非爲你出氣，只是爲報我自己的一掌之仇！」

白髮老者目力奇佳，一聽梅花女說話的中氣，便知其根底，不由微微一笑，道：「你這女娃兒很對我的胃口，但你欲報一掌之仇，卻定要借助他人之力，不知你是否願意聽聽？」

梅花女見白髮老者說話意味深長，似乎已知她內力盡失，不由又驚又奇，故作鎭靜道：「我聽是想聽的，但此時我急着要報一掌之仇，恐怕已等不及了。」

梅花女和白髮老者說話時，清光道人已嘿嘿冷笑，暗道：若不把小妖女先行解決，看來今日難遂多年心願。

清光道人這般轉念，臉上神色不變，手中的劍卻突然一抖，乾坤劍的一招殺着便向梅花女的胸前掠至。

梅花女此時根本無力還擊，雪豹也大概從未遇上清光道人這等厲害的角色，因此也不知如何應付，只好前蹄一蹬，疾速向後一躍，險險才避開清光道人一劍。

清光道人豈是平庸之輩，他的乾坤劍一經發動，其勢便有如狂風驟雨，立刻把雪豹和梅花女罩住了，眼看不消片刻，梅花女和雪豹均會血濺當場。

梅花女幸賴雪豹的閃避神速，才不致被立刻挑下豹背，但也被弄得花容失色，冷汗直冒，暗道這牛鼻子果然厲害，就算我武功未失，亦僅可支撐十招八招。雪豹看來也不濟事，看來今日我與牠難逃一死，不作深澗鬼卻作劍下亡人了。

就在此時，耳邊忽聽那白髮老者大聲道：「姑娘爲何不向人借力？」

梅花女苦笑道：「老人家你顯然已不濟了，剩下我和一頭豹子，卻向誰借力？」

白髮老者道：「獸也是人，獸類若有人性，便比那等衣冠禽獸强多了！」

梅花女心知老者欲出言指點，雖明知臨陣敎招猶如玩命，但此時已萬無生理，便把心一橫，道：「那好啊，小妖女這便代指揮這頭惡豹兄便了。」

此亦正是白髮老者的心意，他點點頭，立刻道：「那你着豹子以爪代劍，代我收拾這本門叛逆！」

清光道人一聽，嘿嘿冷笑，劍勢一緊，一招「九龍出洞」，直向雪豹和梅花女罩到，一面冷笑道：「死老鬼，我先把牠的爪子廢了，看牠如何以爪代劍！」

白髮老者不理清光道人，沉聲道：「豹子，他下一招是金頂觀日，你先發招直刺他的腿部，不必招架！」

雪豹依言果然猛揮前爪，直刺清光道人的腿部。

雪豹的爪子尖利，內力甚佳，依言以爪代劍，果然虎虎有威。

這爪劍直刺之處，原來卻是清光道人下肢的空門築賓穴，築賓穴一旦被刺，輕則全身酸痲，重則全身痲木倒地暈死。

清光道人吃了一驚，不得不先撤招自救，因此那「九龍出洞」殺招便不攻自破。

白髮老者又道：「豹子，他下一招必定是老君進寶，你不必理會，斜出一劍，直挑他的曲池穴。」

雪豹獨具靈性，牠見一招得手，便對白髮老者深信不疑，再加上梅花女在牠背上指點，認穴奇準，前爪疾速向前一抖，竟形如利劍，直向清光道人的曲池穴點去。

曲池穴被點，立刻半身不遂，清光道人豈會不知，他無奈不求進招，先求自保，如此一來，他的招式便被打亂了。

白髮老者又道：「他的劍招已亂，豹兒，依原來劍勢，變招進擊。」

雪豹心領神會，依言變招，一招「貴妃卧劍」，劍爪如虹，直削清光道人的右臂。清光道人萬萬料不到雪豹點向曲池穴的劍爪，竟能化指爲劍，削向右臂，他欲待變招自救，右臂早被雪豹的劍爪一削，登時慘叫一聲，鮮血直濺，劍也脫手而飛。

白髮老者突然一聲沉喝：「小心左掌！」

清光道人果然棄劍發掌，拍向雪豹，雪豹以白髮老者的劍路，身化「隨波逐浪」，身形如輪，隨清光道人的掌力翻滾，化解了乾坤掌淩厲的掌力。

雪豹已領略了白髮老者劍招的神妙，歡喜得哇哇大叫，趁勢又化爪爲劍，劃向清光道人的左臂。

清光道人的乾坤掌勢已老，避無可避，立被雪豹的劍爪劃中，幾乎脫臂而飛，嚇得他悶吼一聲，拔腿飛奔而逃。

雪豹殺得性起，不待白髮老者發話，便躍身欲追。

白髮老者忙把牠喝住了，雪豹居然乖乖聽命，立刻停住，向白髮老者跑過去，屈起前蹄，竟向老人作人的跪拜狀。

白髮老者喜得大笑道：「好啊！一頭畜牲得點好處，亦知道感恩相報，比起那等狼心狗肺的人間叛逆，顯然强多了。」

梅花女卻嗔道：「豹兄啊豹兄，你見這老人劍法神奇，便捨了原來的萬人毒師傅了麼？」

雪豹連忙站起，搖頭低鳴，狀示不敢如此，但又忍不住向老人戀戀而視。

白髮老者一聽「萬人毒」三個字，眼神登時一亮，道：「這豹兄竟是萬毒谷谷主萬人毒的徒弟麼？」

梅花女把頭一側，格格一笑，道：「你不信麼？如果我說牠還能解百毒，你信不信？」

白髮老人搖頭道：「牠會武功，我不得不信，但牠竟會解百毒，便殺了我也不信，除非……」

梅花女忙問：「除非甚麼？」

白髮老人歎了口氣，苦笑道：「老朽不幸中了叛逆奇毒，已達二十年，除非牠能說出老朽所中的毒，老朽或許便信了。」

梅花女氣得瞪眼道：「那好啊，雪兒，你上前去替他看看，堵住他的嘴。」

雪豹一聽，果然走上前去，突然直立起來，前爪搭住白髮老人的肩頭，鼻子向他的口氣聞嗅。

雪豹嗅了好一會，才退了下來，低着頭沿地打轉，其狀就似萬人毒沉思時的團團亂轉。

梅花女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尖聲道：「豹兄啊豹兄，你不但盡得萬伯伯的用毒眞傳，竟把他的見鬼動靜也學得似模似樣。」

原來萬人毒每遇上他亦感困難的難題時，便會悶聲不語，低頭繞室團團亂轉。雪豹以爲這必是甚麼有助思想的妙法，便有樣學樣，果然也轉得一模一樣。

雪豹轉了一會，忽然停下，走到梅花女的身前，把頭連點三下，又撤開四蹄，作勢向前跑了幾丈，才退回來，望着梅花女，似在徵詢她的意思。

白髮老人目力雖然厲害，但到底弄不明白雪豹這是甚麼意思。

梅花女却格格一笑，道：「雪兒說，牠已知你所中之毒，亦可解毒，牠亦很樂意爲你效勞，這是牠連點頭三次的意思。」

白髮老人奇道：「那牠又爲何作勢走了數丈？這是甚麼意思？」

梅花女笑道：「牠這是說，要尋解藥，必須翻山越嶺，但又不放心我孤身在此，因此先行問我是否同意。」

白髮老人大喜道：「牠既如此靈性，那姑娘你快點同意牠去尋解藥啊！」

梅花女把頭一側，笑道：「我與你非親非故，解了你的毒，對我也沒有好處，我爲甚麼要同意了？」

白髮老人想了想，忽然微微一笑，道：「你想不想親手報那一掌之仇？」

梅花女被他挑起心事，不由眼一瞪，道：「想啊，想之極了。」

白髮老人微笑道：「但你却無論如何辦不到了。」

梅花女道：「我爲甚麼辦不到？」

白髮老人道：「因爲你的內力已盡失，就如老朽一般，已是廢人一個。」

梅花女心中一酸，幾乎忍不住掉淚，道：「是啊，都是那臭道士，無緣無故打了我一掌，把我弄成這般模樣。」

白髮老人微笑道：「你想不想恢復內力？想不想武功比臭道士更厲害？」

梅花女一聽，忙道：「如何不想？簡直想之極了，但有甚麼辦法可想？」

白髮老人微笑道：「你知道『詩經』上一首泥人詩麼？」

梅花女自幼蒙龍王、梅王悉心敎導，不但武功，文采也甚有根基，她一聽便格格一笑道：「知之極了！」

白髮老人笑道：「那就說來聽聽吧。」

梅花女朗聲道：「泥人詩道：捏兩個泥人，合成一個，再分成兩個，你的身上有我，我的身上有你麼……哎喲，不通，這是一首情人詩，與老人家你有何關係了？」

白髮老人微微一笑道：「你已失內力，已成廢人；我也已失內力，也已成廢物；但若把兩個廢人合成一個，再分成兩個，你助我一把，我幫你一臂，兩個廢人便可恢復功力了。」

梅花女把頭一側，道：「說來說去，你也是希望豹兄替你解毒，好令你恢復內力。但你雖然恢復內力，我卻望洋興歎，無能爲力，我豈非很吃虧了？」

白髮老人微微一笑，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梅花女笑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似乎是那道士的師傅。但清光道人尚有師傅在世，這卻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了。」

白髮老人歎了口氣，道：「你自然不會知道，因爲老朽已失蹤二十多年，那時你大概尚未出世。那年峨嵋派出了叛逆，把老朽的內力用毒廢了，逼老朽讓出掌門之位，還逼老朽交出峨嵋落日劍譜。」

梅花女點頭道：「那你交出了麼？」

白髮老人苦笑道：「老朽內力被毒廢，掌門之位不交不行，但落日劍譜，老朽卻寧死不交，否則，老朽也不會多活這二十多年了。」

梅花女道：「因此清光這臭道士便苦苦相逼你二十多年了？」

白髮老人點頭道：「起初他把老朽

囚在峨嵋山上，後來老朽推說劍譜已分存各地，如他容我出去，我便交出劍譜，換他的解藥，他才容我離開峨嵋。這二十多年，我被他時刻監視，獨居深山，世人也幾乎把我這位峨嵋派老掌門忘了。唉，人情冷暖，武林正派也不外如是。」

梅花女想了想，忽然聳然動容道：「我聽爹爹說過，當年有一位武林高手，曾以一手落日劍法，擊敗西域高僧靈犀上人的『犀角神功』，挽救了中原武林的一場浩劫。莫非……」

白髮老人苦笑道：「陰陽道人。」

梅花女奇道：「是啊，這位武林高手的法號便叫陰陽道人，但你怎會知道？」

白髮老人歎了口氣，道：「我爲何不知？因爲我便是那位陰陽道人。」

梅花女不由聳然動容道：「當年陰陽道人威鎮武林，怎會是你現在的模樣？」

白髮老人苦笑道：「落日劍又稱陰陽劍，乃老朽坐觀日出日落十年，方悟出其中博大精深的含義，創出一套落日陰陽劍法。落日陰陽劍法以內力爲根基，劍法精進一層，內力也加深一重，但若毫無內力，卻根本無從練起。因此老朽才千方百計，打算先恢復內力，再藉落日陰陽劍法，恢復昔日的功力，重返峨嵋，清理門戶。姑娘若肯助老朽一臂之力，老朽必有所圖報，說不定你的內力也可以恢復了。」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原來你是峨嵋派老掌門，那就不必圖報甚麼了，我着豹兄替你解毒便了。」

白髮老人微笑道：「怎麼忽然又如此慷慨了？」

梅花女咬牙道：「峨嵋派號稱名門正派，但目下自掌門人到衆弟子一干牛鼻子，奸淫邪盜，陰險狡詐，早已不成樣子，比下三濫的邪教亦不如，你這位老掌門正該回去清理門戶，把一干見鬼的牛鼻子殺得乾淨俐落。這亦是我的一大心願，再說，你一大把年紀了，我也不忍心看着你被叛逆弟子欺負。」

梅花女說着，也不待白髮老人有所表示，便向雪豹點頭道：「豹兄，你去啦，可莫掛心小師妹，別把解藥尋錯了。」

雪豹一聽，向梅花女點點頭，又向白髮老人咧嘴嗚嗚一叫，便撒開四蹄，向西面山嶺叢林處如飛的跑去了。

白髮老人——陰陽道人歎了口氣，道：「牠向老朽嗚嗚直叫，卻是甚麼意思？」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牠自然是怕小師妹我有甚麼兇險，牠以爲你劍術通玄，因此求你盡力保護我的安全。」

陰陽道人苦笑道：「老朽若非內力盡失，妖魔鬼怪也退避三舍，又何須牠一頭畜牲如此擔心？可惜牠並不知我雖懂招式，但連對付本門的叛逆亦力不從心。」陰陽道人一頓，忽然又道：「老朽尚未請教姑娘的大名，可否見告？」

梅花女歎了口氣，亦苦笑道：「你不聽你那寶貝徒弟稱我小妖女麼？我的出身名姓若說出來，必定把你老嚇一大跳。」

白髮老人微笑道：「我不慌，反而高興極了。」

梅花女不解道：「爲甚麼？」

白髮老人大笑道：「凡叛逆的敵人，便是我陰陽道人的朋友；但叛逆的朋友，却是我的敵人。就如此簡單極了。」

梅花女一聽，喜得拍手道：「那好極了，我是你那寶貝徒弟的敵人，而且敵之極了，那自然是你的朋友了，待你內力恢復，你我就聯手對敵好了。哎喲，不對，只是你單人匹劍，去把牛鼻子殺個乾淨。」

白髮老人笑道：「怎麼忽然又不肯聯手對敵了？」

梅花女歎了口氣，道：「我內力未失之前，招式也平庸得很，根本難與老前輩你聯手，何況我如今內力盡失，猶如廢人一個麼？那簡直連邊兒也沾不上了！」

白髮老人微笑道：「你如欲與老朽聯手，那亦不難。」

梅花女道：「如何不難？」

白髮老人笑道：「我把陰陽劍法傳授於你，你便可與老朽並駕齊驅了，但不知你是否願意？」

梅花女樂得拍手道：「願之極了！」她忽然一頓，歎了口氣，道：「但我是魔教的門人，你是峨嵋派的老掌門，名門正派如何肯教我這邪魔外道？」

陰陽道人呵呵大笑道：「你以爲我不知你是梅花教中人麼？我還知道，你是黑鬚龍王梅尙清和傲雪梅王蕭若蘭的獨生愛女梅花女，不知是也不是？」

梅花女大奇道：「陰陽老前輩爲何會知道？」

陰陽道人道：「這二十多年來，若非你爹爹黑鬚龍王容我在山下隱居，托庇梅花教的名頭，清光這叛逆豈容我苟喘二十多年！試過一次他前來追逼，剛好碰上龍王巡山，一手幻影梅花掌把他嚇跑了，我才能安樂地過了五年歲月。但天有不測風雲，近日聽說梅花教內亂頻傳，連龍王、梅王亦被誣爲叛逆，梅花教這是自毀長城。也因此清光這叛逆才敢潛上山來，向我苦苦相逼。今日若非碰上小女俠，老朽這條命便得喪在清光這叛逆手上了。」

梅花女一聽，這才知道江湖中尙有如此險惡風雲，而且爹爹與陰陽老前輩還有這麼一段淵源，心中又悲哀又感慨，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陰陽道人又續道：「因此老朽在這

二十多年中，曾反覆思忖，到底何爲名門正派，何爲邪魔外道？這問題一直把我困擾了二十多年。」

梅花女道：「老前輩到底想通了麼？」

陰陽道人一拍大腿，道：「想通了！」

梅花女頭一側道：「老前輩想通了甚麼？」

陰陽道人歎了口氣，道：「名門正派亦是邪魔外道，邪魔外道亦是名門正派，其中的區別，僅在於人性的善惡罷了！」

梅花女拍手道：「老前輩所言，對之極了！」

陰陽道人目注梅花女，若有所思道：「不但對之極了，而且大概還非要你行之極不可！」

梅花女一怔道：「爲何非要我行之極了？」

陰陽道人道：「除陰陽落日劍法外，老朽近日又苦思出一套末日劍法，老朽打算傳授於梅姑娘你，你承受了這兩套劍法，就是老朽的嫡傳弟子，在峨嵋派中地位尊崇，日後的峨嵋派，尙要靠你發揚光大。你若願意學這兩套劍法，便需有此心理準備，這豈非行之極了麼。」

梅花女道：「我不拜老前輩爲師行麼？」

陰陽道人道：「這自然可以，但這兩套劍法決不能傳於外人，因此也不能傳授於你。」

梅花女又道：「我不學這兩套落日、末日劍法，是否可恢復內力？」

陰陽道人道：「決計不能。特別是老朽近日新創的末日劍法，乃是專供內力盡失，已成廢人，但意志尙堅，雖處末日，仍未死心的人演練，因此名爲末日劍法。」

梅花女道：「末日劍法可以令失去的內力盡復麼？」

陰陽道人微笑道：「身處末日，只要意志堅剛，尙可重見希望，何況區區內力？末日劍既是爲身處末日之人而創，自然可令末日化作金光大道。其威力成就，實可與日月的光輝媲美，你說不能恢復麼？」

梅花女眨了眨眼，心中半信半疑，她雖敬佩陰陽道人劍法的神妙，僅數招便把清光道人的乾坤劍擊敗了，但若道可令末日化作金光大道，這等旋乾轉坤的威力，她却不敢盡信。她狐疑的瞪着白髮老人，並不言語。

白髮老人似乎也知她的心意，卻微笑不語。

就在此時，一團雪白的東西在遠處雪地上，猶如箭般的射了過來。

梅花女眼尖，一望便知是雪豹回來了。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雪豹不知是否可替老人解毒？牠若能解了老人的毒，那就請他先露一手末日劍法瞧瞧，若眞的驚天動地，那時再拜他爲師也不算太遲。當日李靖這小傻蛋被大龍潭老人逼收爲徒，也是敬佩他的那一手「八脈神劍」，梅花女若不故作姿態，稍作推搪，豈非被小傻蛋比下去了麼？日後被他知道了，豈非被他小看？

梅花女打定主意，便決不作聲，只待雪豹馳到，再作打算。

雪豹行走雪地，果然神速，不消片刻，雪豹便馳到梅花女面前了。

只見雪豹嘴上叼了一根藍色的東西，長約三寸，牠跑到梅花女面前，嘴一鬆，這根藍色的東西便掉在梅花女的手上。

梅花女捧起一瞧，却不知是甚麼東西，苦於雪豹又不會開口說話，無奈只好對陰陽道人道：「雪豹說，這便是老前輩你的解藥了，但是眞是假，服下去有何兇險，吉凶禍福，却實難預料，老前輩是否服下，全憑你自己拿主意定奪了。」

陰陽道人一聽，接過這根藍色的東西，想也不想，便放進嘴裏大嚼起來。

梅花女驚道：「老前輩怎的不先察看？若是劇毒之物，豈非害了老前輩麼？」

陰陽道人把最後一截藍色東西吞進肚裏，才歎了口氣，苦笑道：「老朽已是廢人一個，若解不了毒，生不如死，既有一線生機，便是穿腸毒物，好歹也得一試了。這叫做置諸死地而後求生啊！」

梅花女不由亦歎了口氣道：「這老人家怎的便如我一般的見識？大概一位武林人士喪失了武功，那就當眞生不如死了。」

陰陽道人不答，原來他服下藍色東西不久，臉上當即發出一陣藍光，隨即只覺渾身發燥，大汗抑止不住源源滲出，先是流出烏黑的汗液，接而又流出藍色的汗水，其狀就如藍色的汗水把烏黑的毒液逼了出來。

陰陽道人此時試一運氣，丹田隨即有一團熱氣上衝，熱氣越來越猛烈，終於破關而出，迅速在全身七十二經脈運行一周天。

白髮老人只覺憋了口氣，非常脹悶，身不由己，便張口大叫一聲：「悶煞我也，咦，這是甚麼？」

原來他張口大叫時，一團瘀黑的東西在他腹內噴了出來，腥臭難聞。

梅花女一見，立刻喜道：「恭喜老前輩，你體內積年的毒物被排出體外了。」

白髮老人此時不住的喘氣，一面點點頭道：「不錯，不錯，是之極了。我當年發覺中毒，曾以內力逼毒，豈料僅能把毒液凝結成團，困在丹田上方，欲想排出體外，卻想也休想。因此一來，毒物雖毒不死我，但我的氣脈運到丹田上方，便如碰上銅牆鐵壁，無論如何也衝不破了，因此內力便失去，變成半死不活的樣子了。」

梅花女道：「那老前輩試試運氣，

看看可否暢通無阻了？」

陰陽道人喘氣聲漸平，臉色也由藍轉白，又再從白轉紅，片刻間便紅光滿面，精光四射，與先前樣子判若兩人。

白髮老人呵呵一笑，忽地躍身而起，拾起地上的樹枝，隨手向梅花女一指。

梅花女立覺劍氣森森，令她遍體生寒，心中雖驚，但自忖莫非是我內力盡失之故麼？

陰陽道人似乎窺透梅花女心事，他微微一笑，又把樹枝一圈，指向雪豹。

只見雪豹渾身一顫，竟身不由己，便向白髮老人屈膝跪下，不敢稍動，大概是被樹枝傳出的劍氣嚇瘋了。

梅花女又驚又奇，暗道雪豹已得萬伯伯眞傳，牠的功力足與武林一流高手相媲美，怎地如此不濟，區區一根樹枝便可把牠弄成這般樣子。

梅花女心中老大不服氣，便故意格格一笑，道：「豹兄折服老前輩的招式而已，大概並非你的末日劍法的威力。」

陰陽道人微微一笑，抬眼向不遠的一棵尺粗的大樹一瞧，便忽然向大樹飛身掠去，手中的樹枝繞大樹一圈，又疾地退了回來，臉上仍然微笑不變。

梅花女眨眨眼，自言道：「這等甚麼把戲？玩雜耍麼？一棵大樹有何好玩的？」

梅花女說着，向大樹走過去，四面一瞧，根本不見任何異樣，心中更奇，便伸手向大樹摸去，試圖找出甚麼破綻，突地她目瞪口呆，作聲不得了。

原來大樹的粗幹上，竟有一條微縫，四面環繞，尚有樹汁流滴，顯然是陰陽道人剛才所割，但他手執的卻僅是一根小樹枝。

此時梅花女雖已大爲敬佩，但仍不服氣，心道你雖然把樹幹割了一條縫，但力有不逮，所割之縫極淺，因此大樹依然屹立不倒。

「你試試用手推推，看看又如何了？」此時陰陽道人見梅花女默不作聲，便忽然道。

梅花女一聽，果然忍不住用手輕輕一推，這一推之下，她不禁吐舌了。

只見大樹嘩啦一聲倒了下來，露出一截樹幹，竟如刀割一般的整齊無異。

好一會，梅花女才回過神來，喃喃的道：「老前輩，你的樹枝怎的比刀劍還鋒利十倍？」

陰陽道人呵呵一笑，道：「末日劍法之大成，摘葉飛花皆可成利器，樹枝水草均作不世刀劍，頑石可破，末日可滅，又豈在區區一棵大樹！」

梅花女此時不由不信服了，她盯着陰陽道人，喃喃道：「你保證我可以達此境界麼，老前輩？」

陰陽道人微笑道：「你根基絕佳，剛好不幸內力盡失，末日劍法因此正好爲你而設，你還擔心甚麼？」

梅花女歎了口氣，苦笑道：「當世中竟有如此末日劍法！它的威力，顯然比龍潭老怪的『八脈神劍』猶勝一籌。小傻蛋尚且甘心拜他爲師，負上欺師滅祖之惡名，我梅花女又爲甚麼不敢了？」

梅花女說罷，當即向陰陽道人跪下，恭而敬之的行了三跪九叩的拜師大禮，一面嬌聲道：「師傅在上，弟子梅花女向你叩頭了。」

陰陽道人喜得銀鬚飄動，連聲道：「好，好，古某今日才收到一位好徒兒。峨嵋派從此可以發揚光大了。你快起來，不必再費力氣叩頭，師傅並不計較這等俗套。」

梅花女這時才知，陰陽道人的俗名便叫古陰陽。

梅花女道：「師傅就在此地教我末日劍法麼？」

古陰陽道：「末日劍法博大精深，並非一時片刻可成。來，我先領你上我的隱居處，傳你本門的內功心法，再學劍招。」

梅花女道：「師傅於何處隱居？」

古陰陽朝西南方指了指，道：「就在梅花峯下面。」

雪豹馱了梅花女，古陰陽此時內力恢復了大半，當世中已非同小可，領先一躍，身形便在十丈開外。

古陰陽把梅花女帶到一處荊棘、雜樹滿佈的深谷，深谷的盡頭有一個隱蔽的山洞，古陰陽就在這山洞中棲身近二十載歲月。

山洞中存有清水乾糧。古陰陽道：「這是你爹爹可憐我窮途末路，派手下隔月偷偷送來的，不然我也活不到現在了。」

梅花女道：「我爲何不知道爹爹有師傅你這位朋友？」

古陰陽歎了口氣，道：「師傅背着一個名門正派掌門的名號，當年曾出手懲戒梅花教中作惡之徒，因此與梅花教結下樑子，亦因此被清光這叛逆捉住這痛脚，處處與梅花教作對，煽動武林各派與梅花教爲敵，哎，都只怪師傅當年太重門戶之見了。」

梅花女笑道：「這些都過去了，提它幹嘛？日後武林中人知道，峨嵋派老掌門竟收了魔教小妖女爲徒，還不把他們活活氣死麼？」

古陰陽亦失笑道：「不錯，不錯，師傅今日正是故意做些大逆不道的事，好把那些虛僞君子氣個半死不活！」

梅花女忽然歎了口氣，道：「可惜我爹爹被妖婦陷害，生死未卜，不然，他與師傅聯手行走江湖，教訓那些虛僞君子，那就熱鬧極了。哎，可惜他不知如何了？」

古陰陽略一沉吟，便道：「本來師傅不便插手梅花教的事，但龍王於我

有恩，他有難我不能撒手不理，這樣吧，你先安心在此練功，師傅替你上山打探消息，然後再作打算。」

梅花女知爹爹雖然身陷虎穴，但教中虎王、雷王、雲王尚健在，飛狐夫人大概還不敢對他下毒手殺害，便心中稍安。

第二天一早，古陰陽便在朝陽初升時向梅花女傳授內功心法，又在每日傍晚日落時，開始教她末日劍法。

不知不覺，便過了月餘。

期間古陰陽曾冒險潛上梅花峯，雖然他的神功盡復，但由於不想與梅花教人交鋒，因此處處受制肘，不敢隨意走動，也打探不到甚麼消息，只是打探清楚，原來傲雪梅王已逃離梅花峯，目下不知所踪。至於山上的情形，一切如常，也並無甚麼異動。

古陰陽因此推測，黑龍鬚王雖然被囚禁，但對手礙於教中反對勢力强大，並不敢公然定龍王的罪，他目下所能做的，便是先除黑龍鬚王的勢力，待把他的人消滅了，才向他下毒手。也因此短期內，黑龍鬚王尚無大礙。

此時梅花女的末日劍法已練到第三式，末日劍法只有十式，古陰陽創這套劍法費了五年歲月，在短短月餘，梅花女能練到第三式，已是絕佳的根基了。

她每日日出時修練內功吐納，日落時再練末日劍法，內力漸增，短短一月時光，她的內力已可以提到原來的六成了。梅花女這才明白，名門正派亦有其獨特長處，單憑內功心法的修練，顯然就比外道偏門之派强效多了，甚至比梅花教的內功心法亦稍勝一籌。

名門正派屹立武林數百年而不倒，自然有其深厚的根基，因此梅花女對名門正派的偏見，不由也漸而有所改變。

這天傍晚，在日落之前，古陰陽與梅花女師徒兩人又在落日峯上，演練落日劍法。

但見夕陽如血，染紅半邊山峯。

古陰陽忽然感觸的道：「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了。哎，古某畢竟老了。」

梅花女正演練末日劍法的第四式，聞言不由一頓，奇道：「師傅內力已復，神功蓋世，正好爲武林幹一番事業，爲何竟有厭世之意？」

古陰陽歎了口氣，道：「爲師的功力雖然盡復，但要更加精進，卻已決計不能，師傅老矣，就如這山下的夕陽，雖然紅透半邊天，但亦僅一瞬光輝，眨眼即沒。」

梅花女傲然道：「師傅不必悲哀，梅花女日後但有所成，必把師傅的絕學發揚光大。如此一來，師傅豈非猶如再多活數十載麼？」

古陰陽一聽，不由點頭微笑道：「不錯，師傅的心境太過悲愴，因此創末日劍法時，不由也哀傷之意太重，你目下已練到第四式，師傅怕你十式學全，施展之時，便會變得天愁地慘，對於你青春的心靈並無好處。這也是末日劍法的最大弱點。」

梅花女笑道：「那師傅便加上歡樂成份進去吧！須知夕陽雖隱，但朝陽不久便當噴薄而出，日落日出，生生不息，循環往復，無謂悲哀。雖處末日，但焉知不會重見光明，步入康莊大道？」

古陰陽絕頂聰明，梅花女之言立刻觸動他的靈機，他略一沉吟，便決然道：「不錯，這末日劍法雖處末日而創，基調太過悲愴，但亦可悲極生樂，絕處求生，這末日劍法從此另創名號，叫『反末日劍』可矣。」

梅花女眼見師傅不但劍術通玄，而且文采横溢，文武全才，竟比她的爹爹梅尚清猶勝一籌，心中不由欣喜之極。心道能拜此老爲師，日後便連飛狐這妖婦也不敢小覷我了。

梅花女平心靜氣，每日苦練反末日劍法，不久，她的反末日劍法竟已練到第八式的境界了。

又過了半月，古陰陽在深夜中突然醒覺，山洞外面有一股森森劍氣透射進來，這是絕頂高手方能發出的劍氣，古陰陽暗吃一驚，乍見山洞前的一角，也不見了在那兒獨宿的梅花女，心中更感駭然。

古陰陽不敢大意，拾起樹枝，以枝作劍，掠出洞外，伏身暗處，向外一看。

只見在雪地上，一人正以木作劍，在月夜雪地中翩翩舞劍。

劍光竟從木劍中透射而出，猶如驚鴻驟起，劍氣森森逼人；劍光落處，似蛟龍入水，寒氣勝雪，陣陣透人心肺。

古陰陽心中不由又驚又喜，暗道難爲她在短短數月，竟已把反末日劍法第九式「夕陽飛沉」演練得出神入化。

古陰陽看得雄心陡起，情不自禁，飛掠而出，手中樹枝向舞劍人一遞，喝道：「梅兒，小心了，此乃反末日劍法第十式了。」

練劍人正是梅花女，她驟聽師傅喝聲，心頭一凜，不由便以反末日劍法的第九式「夕陽飛沉」迎了過去。

古陰陽微微一笑，把劍招的功力驟減三成，僅以四成的功力發出反末日劍法第十式。

梅花女的「夕陽飛沉」剛發動，劍氣尚未射出，便突感心中一陣冰寒，不由渾身一顫，四肢發冷，神智立受其制，只感悲傷難禁，心哀欲絕，苦不堪言，只覺人處如此絕望境地，當眞生不如死，因而鬥志全消，哪還有半點力量去反抗迎擊？

梅花女手執木劍一垂，淚流滿面，呆立雪地，一副束手待斃的模樣。

古陰陽心中駭然，他不料自己的

反末日劍法的至高境界，甫遇外力，便立刻發揮如此驚人威力。

他連忙迴招，改以反末日劍法第一式「生不逢時」，去解除梅花女的困鎖。

反末日劍法的第一式「生不逢時」，恰恰與第九式「夕陽飛沉」神髓相通，劍氣被誘發出來，梅花女的心神這才因此大振，意志一轉而爲昂揚激發，一聲清嘯，劍氣猶如滾滾落日，欲沉欲降，罩向古陰陽。

古陰陽亦不敢大意，以二成功力，用第十式把梅花女的「夕陽飛沉」化解了。

梅花女見古陰陽從容化招，心中又驚又奇，忙道：「師傅用的是何招式？」

古陰陽知梅花女的進境神速，足以修練第十式了，便微微一笑，道：「這是反末日劍法的第十式。第十式一出，天愁地慘，威力無比，梅兒可要小心了！」

梅花女吐了吐舌頭，道：「怪不得剛才我乍遇師傅發來劍氣，便覺遍體生寒，鬥志全消，毫無反抗能力。這一式叫甚麼名堂？」

古陰陽道：「此乃反末日劍法的最後一式，亦是至高境界，此式甫出，天地變色，因此名爲『天愁地慘』，乃取其悲傷劍氣已無以復加之意。」

梅花女一聽，想了想，便格格一笑道：「師傅，不對啊！」

古陰陽一怔道：「你這女娃兒，古靈精怪的，有何不對了？」

梅花女頭一側道：「請問師傅，末日劍法是否改名爲反末日劍？」

古陰陽點點頭道：「是啊，爲師眼見此名太過自絕，因此取其相生相尅之意，改爲反末日劍法。」

梅花女笑道：「再請問師傅，『天愁地慘』這名號，是否脫胎於原來的末日劍法？」

古陰陽點點頭道：「不錯。」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然則末日劍法既已易名爲反末日劍，這一式太悲太絕，典型的末日心態，是否應該加以易名？」

古陰陽不由點頭道：「梅兒所言有理，你有何好主意？」

梅花女想了想，便豁然道：「師傅既已易名反末日，當有以末日反末日的昂揚鬥志，所謂意志堅，金石可穿，如此必可化窮途末路爲金光大道，當眞可喜可賀，因此這一式何不易名爲『天歡地喜』，更爲貼切反末日劍的神髓？」

古陰陽一聽，不由點頭微笑，道：「好，好，梅兒所言不錯，這一式便叫天歡地喜吧！你仔細瞧着，師傅把這最後一式傳授於你。」

梅花女仔細領略古陰陽的劍招。

反末日劍法的第十式「天歡地喜」，博大精深，憑梅花女的奇佳資質，亦花了將近一月時間，才演練純熟。

又一個月後，梅花女的反末日劍法已達大成之境。

她修練這套劍法，不知不覺已達半年光陰，在這半年的苦練中，她不但劍法大成，而且內力倍增，不但原來的功力盡復，由於與正宗峨嵋心法配合，內功竟亦突飛猛進，功力已足可與武林一流高手並列。

再加上她的一手驚天動地的反末日劍法，梅花女已然脫胎換骨，不可同日而語了。

這天日出時份，古陰陽師徒在山峯練劍時，古陰陽把劍勢一迴，忽然問梅花女道：「梅兒，第一式叫甚麼名堂？」

梅花女把木劍一迴，立刻抖出第一式的劍氣，一面若有所思道：「是，師傅，第一式名叫『生不逢時』啊，對了，生不逢時亦逢時，時衰時好一心知。哎呀，不好，師傅，我已把這一式忘記了。」

古陰陽却微微一笑，道：「很好，那第二式呢？」

梅花女衝口而出道：「愁腸百結，咦，也忘了。」

古陰陽立刻道：「第三式？」

梅花女脫口道：「水深火熱，忘了。」

古陰陽道：「第四式？」

梅花女立刻道：「憂患餘生。」

古陰陽道：「第五式？」

梅花女道：「顚沛流離。」

古陰陽道：「第六式？」

梅花女道：「十室九空。」

古陰陽此時已臉有得色，卻不停頓，又道：「第七式？」

梅花女道：「一團漆黑。」

古陰陽立刻道：「第八式？」

梅花女此時不由一緩，但亦很快道：「萬劫不復，咦！也已忘了。」

古陰陽臉現笑意，又追問道：「第九式呢？如何了？」

梅花女一怔，道：「這不是夕陽飛沉麼？師傅問怎的？」

古陰陽忙道：「師傅是問你，是否已把其招式忘了？」

梅花女奇道：「梅兒並沒忘記啊，夕陽飛沉的招式共三十六招，歷歷在心，忘記不了。」

古陰陽歎了口氣，苦笑道：「這也難爲你了。在短短半年中，反末日劍法竟又得而忘之其中八式，資質悟性之高，當世少見。實不相瞞，爲師於反末日劍法，亦僅忘掉其中九式而已。這第十式無論如何亦忘不掉了。」

梅花女奇道：「反末日劍法忘得越多越好麼？」

古陰陽微微一笑，道：「反末日劍法乃以心爲劍，只要練而全忘十式，則心劍大成，屆時手中無劍，心中有劍，劍氣縱橫之處，驚天動地，無人可與之抗禦。此乃反末日劍法的最高境界。」

梅花女一怔道：「那梅兒達何境界

了？」

古陰陽微笑道：「你把其中八式練而忘其八式，亦即心劍八式已成，已達劍髓的第八重高境。爲師苦練五載，亦僅可勉强達第九重，你短短半年中達此境界，已算當世第一悟性奇高之人了。古某果然沒走了眼力。」

梅花女又驚又喜，道：「梅兒此時若與清光道人較量，師傅以爲誰勝誰負？」

古陰陽呵呵一笑，道：「清光這逆徒心術不正，斷難練成心劍之道，他的乾坤劍雖已達大成，但亦僅能抵擋心劍的第三式而已。你以爲誰勝誰負？」

梅花女樂道：「徒兒以第三式便能打敗清光道人，那一掌之仇，豈非易報極了？」

古陰陽歎了口氣，道：「心劍乃心使，若使劍之人戾氣太重，心火太盛，心劍必然阻滯，那時勝負便不可逆料矣！其中分寸，梅兒尚須仔細領略。」

梅花女聰明絕頂，一聽便豁然悟道：「師傅莫非乃道：練反末日劍之人，心境越是平和淡靜，以心御劍的威力便越能發揮麼？」

古陰陽點頭微笑道：「梅兒能領略此點，足證你已達第八重心劍境界！憑你此時的功力，已足以在武林馳騁了！」

梅花女一聽，眨了眨眼，不知想到甚麼主意，卻沒說出來。

古陰陽微笑不語，也不去追問。

當天晚上深夜，古陰陽忽聞山洞梅花女那面一聲微响，他的精光射處，梅花女已失了所踪。

梅女救父　龍王脫困

古陰陽歎了口氣，喃喃的苦笑道：「英雄氣短，兒女情長，要徹底忘卻，談何容易？憑梅兒此時的功力，也足以爲爹娘盡一點爲人兒女的心意了！」

原來古陰陽早就知道梅花女已躍躍欲試，急着潛上梅花峯，打探她爹娘的訊息。這其實也是古陰陽教授梅花女武功的原因之一，他自己不便向梅花教人出手，但梅花女爲救爹娘，就算大鬧梅花教，亦是理所當然，所以古陰陽雖然明知而不問，任由梅花女去達致他的一大心願。

月黑風高，梅花峯隱在一片黑寂的夜幕中，顯得格外陰森恐怖。

此時，在梅花峯側面的一條絕徑上，有二條人影正向上飛掠。

前面的一條黑影，身姿婀娜，正是梅花女。後面一條，卻毛聳團團，黑中發白，不是雪豹是誰？

原來梅花女隨古陰陽練劍時，雪豹便突然不見了，牠獨自跑回萬毒谷，向萬人毒報訊。可惜牠雖已通靈，但苦於不能開口發話，甚難把經過說清。萬人毒和苦婆婆萬般猜測，終於明白梅花女未死，但卻遇險。

萬人毒和苦婆婆心急之下，便冒險闖上梅花峯，終於打探出傲雪梅王已逃離險地，而龍王亦暫時並無兇險，因此便先行返回萬毒谷，準備與傲雪梅王會合後，再商量營救辦法。

後來左等右等，仍不見梅王現身，萬人毒耐不住了，便把雪豹打發出谷，令牠無論如何先把梅花女領回，再作打算。

雪豹幾經辛苦，才尋到古陰陽練功之所，梅花女一見雪豹出現，卻耐不住性子，偸偸的掠出山洞，與雪豹一道獨闖梅花峯。

此時梅花女的功力已不可同日而言，雪豹亦自歎弗加，牠若能說話，必是大歎「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了。

因此上梅花峯這條絕徑便再難不倒梅花女，那寬近二丈的深澗，梅花女也不必雪豹相助，竟已可一掠而過。

雪豹不由驚歎的嗚嗚低叫。

梅花女又好氣又好笑，悄聲道：「豹兄呵豹兄，你嗚叫甚麼？此地已近教中重地，你把對頭人驚動了，還有你的好過麼？」

梅花女突然一頓，因爲她發覺已掠到上總壇的谷口了。

過了這個谷道，走過一條長長的甬道，便是梅花教的總壇所在地。

梅花女平日也不敢從這谷口走入，因爲黑鬚龍王曾告訴她，除非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否則決不可擅闖上總壇的谷道。

梅花女此時雄心陡起，暗道梅花女若闖不過這區區谷道，算甚麼武林高手了？

梅花女掠到谷道，打量谷道四周，只見巖石夾壁，草木森森。她想了想，便把雪豹差到後面，自己提木劍當先走入。

剛深入谷道一丈，驀地寒光一閃，兩柄飛劍從兩旁荊棘中飛出，來勢迅猛，招式詭異。

梅花女的反末日劍法已達八成心劍境界，因此劍隨心發，反末日劍的第二式「愁腸百結」，隨手而發，木劍竟射出森森劍氣，把飛來的利劍纏住，其狀猶如百結愁腸，可纏百物，連飛蠅也休想近身。

梅花女順手一抄，便把其中一柄利劍接到手中，利器在手，劍氣更形凌厲，另外一柄利劍，竟被她的劍氣震退三尺，噗的掉地。

梅花女剛欲追尋發劍之處，猛地又聽腦後一陣嘯叫，一柄飛劍破空而來。梅花女的「水深火熱」一式甫動，便把飛到的飛劍擊落，猶如碰上熾熱烘爐，任何兵器均休想遁逃。

這三柄劍幾乎同時而發，迎面兩劍，背後一劍，若非梅花女以心劍招式破解，便必定血濺倒地。

雪豹見此陣勢，也不由驚得呆

了。牠自忖雖然身手敏捷，但要同時擊落三柄飛劍，卻決計不能，就連避開也極爲困難。

梅花女卻淡然一笑，又向谷道深處掠去。雪豹沒法，只好在後面追躍。

這深入谷道數十丈，竟然平安無恙，眼見前面谷口已現，谷口的前面，便是梅花敎的總壇樓閣。

梅花女毫不猶豫，便向谷口掠去。

就在此時，尖嘯聲突然紛起，各種暗器從四面八方電射而至，密如雨點，快似流星。

這時正是勝利在望之際，任何人均會警戒稍鬆，到發覺暗器襲至，再欲破解，已然遲了一步，必然功敗垂成，命喪出谷口。

暗設機關的人，正是捉住了人性往往功虧一簣的弱點，一緊一鬆再一緊，任何人均難逃脫。

何況最後擊來的暴雨飛花般的暗器？

梅花女練的卻是反末日劍法，這套劍法乃立足末日心境而創，因此處境越是險惡，其威力就越大，誓與末日比高低，這正是反末日劍法的威力根源。

梅花女臨危不亂，劍隨心發，反末日劍法的第六式「十室九空」疾如電閃，展施起來，劍氣如虹，足令十室九空，更何況區區暗器？只聽叮叮一陣急響，擊來的暗器紛紛落地，竟然難近梅花女的三尺範圍！

梅花女此時才初次領略反末日劍法的威力，不由暗道師傳他老人家果然不愧爲一代劍宗，就憑他獨創的這一手反末日劍法，便足以令武林中人目瞪口呆了！

梅花女領先躍出谷口，此時雪豹電閃而至，大概牠心中自愧，牠堂堂一位豹師兄，竟要這位小師妹爲牠開路！牠哪知道梅花女此時的劍術，已足以與牠的大師傅萬人毒的用毒本事併列了。

出了谷口，還要穿過一座樹林，方可抵達梅花峯頂梅花敎總壇。

梅花女側耳細聽，梅花峯上面毫無動靜，便毅然掠入樹林，打算盡快穿越，直闖峯頂的總壇。

她剛掠入樹林，身形便不由一頓，心中突突一跳，雪豹也嚇得在她身邊一動不動。

因爲一條人影在樹上晃晃蕩蕩，顯然是懸樹自盡了。

梅花女看清了，便飛身上前，一招飛燕騰空，把這人解了下來，放在地上，仔細一看，原來是一位老年男子，從他的頭髮看，絕不會比師傅古陰陽年輕多少。

老人直挺僵硬，鼻息全無，顯然已經死了多時。

梅花女不由奇道：「他顯然並非梅花敎人，爲何竟然跑上梅花敎重地懸樹自殺？而且他如何能潛上峯來？他既能無聲無息潛上來，他的武功必定高之極了，他既有如此高絕本領，世上有甚麼事可以難倒他？他又爲甚麼要懸樹自盡生命？」梅花女喃喃自語，聲音低如蚊叫。

「小魔女！你在說甚麼了？胡說八道，自言自語，成何體統？」驀地一絲微音在她耳邊響起。

梅花女突然掠上樹去，她以爲必是有人隱在樹上作弄她了，但樹上甚麼也沒有。

「女娃兒！怎的又變成小樹妖了？」那微絲聲音笑道。

梅花女怒道：「說話的是人是鬼？給本姑娘滾出來！」

「鬼亦人，人亦鬼！人鬼不分，亂七八糟，該打之極……」微絲聲又道。

梅花女這時到底聽清了，這聲音是從地上衣衫襤褸的死老頭身上發出來的，但他的嘴卻紋絲不動。

梅花女驚道傳音入密的功夫亦須從嘴巴發出，這死老頭身上發出聲音，莫非眞的是鬼怪一類麼？

換了平日，梅花女大概立刻轉身就逃，但這時她救爹娘心切，二來又新學成反末日劍法，心動劍動，劍隨心發，膽子也就大了許多，她把剛才奪來的利劍一抖，指着地上的死老頭，低喝道：「是你這老鬼作祟麼？」

那微絲聲音道：「我作甚鬼祟了？你這小女妖才作祟！」這聲音果然是那死老頭身上發出來的，而且話音剛落，他竟然挺身坐了起來！

梅花女心中不由一陣發毛，她心中一驚，反末日劍的威力便驟減，幾乎連劍把亦握不住了。她目瞪口呆道：「你……你沒死麼？」

死老頭道：「我自然沒死，死了怎麼還會說話？」

梅花女道：「你的嘴巴沒動，這算甚麼說話了？」

死老頭道：「人有話總要說出來，嘴巴不能動，便不能說話麼？我不會用肚子說麼？這就叫說話自由！你懂麼！」

梅花女眼見這死老頭比自己還要蠻橫十倍，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早知你如此，便不把你從繩圈中解下來，任你去死好了！」

死老頭道：「我活得好好的，怎會死了？你這小女妖才要死了！」

梅花女此時最恨人罵她「女妖」，偏這死老頭連罵她數次，心中早已動怒，瞪着死老頭冷笑道：「你不死，爲甚麼要上吊？」

死老頭仍不知機，沒好氣道：「誰說我上吊了？我只是睡覺麼！」

梅花女怒道：「世上有如此睡法麼？」

死老頭橫蠻道：「地上有豹子加女妖，我不吊着睡，豈非被吃掉了？你這小女妖，把我解下來，八成沒安好心，準是豹子餓了，拿我死老頭當點

心吃掉！」

梅花女大怒，向雪豹一招手，道：「吃就吃！死老頭的肉想必好吃極了！豹兄，上！」

雪豹眼見梅花女小師妹被人欺負，早已躍躍欲出，此時一聽令旨，那還有半分猶豫，立刻電閃般向老頭撲去！

死老頭驚叫一聲，就地一滾，恰到好處，把極少人可以避開的一擊化解了。

雪豹大怒，牠的獸性大發，沉吼一聲，張牙舞爪，凌空而起，竟眞欲把死老頭活生生撕吃了。

梅花女心有不忍，連忙喝止道：「豹兄！咬一口算了，莫把他眞的吃了！」

死老頭一聽，卻嘿嘿一笑，道：「牠一頭畜牲，雖大有斤兩，但若能把我吃了，當世中還有誰可以制服於牠……」

死老頭說着，身形不變，舉手向上屈指一彈，「滾！」一聲響過，雪豹竟連招架之力也沒有，立刻被彈到幾丈遠的地方，一動不動了。

梅花女一見，心中大痛，更恨死死老頭，她的怒氣一衝，劍隨心發，反末日劍法的「生不逢時」、「愁腸百結」、「水深火熱」一連三式，便向死老頭罩去。

反末日劍法從未在江湖露面，頭三式一施，便劍氣縱橫，劍網如虹，當世中已極少人能從容閃避，更休說接戰。

死老頭一見，亦臉色一凜，但隨又大喜道：「嘿！有意思！老頭子許久沒碰上如此劍招了！」他竟如碰上知音般的歡喜。

死老頭卻也不敢大意，本來直立的身軀突然暴縮，不知他用的甚麼法子，整個身子，從頭到脚竟變成不足一尺！如此一來，梅花女向六尺身形施展的三式劍招便全部落空了。

梅花女不由一怔，喃喃道：「死老頭！你這是甚麼功夫？」

死老頭呵呵一笑道：「死功夫！死老頭用的自然是死功夫了！」

梅花女氣道：「好！那你就去死吧。」話音未落，她的反末日劍法第六式「十室九空」疾如電閃，已把死老頭困在劍圈中，但見劍氣嘯嘯，無處不在，上面的樹葉竟亦紛紛而落，氣勢嚇人。

死老頭喜得手舞足蹈，大叫道：「女娃兒！你打哪兒弄來這嚇人招數？眞要敎武林中人十空其九麼！」

死老頭不但身形詭異，而且目力奇佳，一言便道破這一式的精髓。他的身手也快極，雙掌隨身形連連推出，渾身便有一團氣勁，猶如銅墻鐵壁，一任「十室九空」如何凌厲，卻休想刺進三尺距離！

梅花女怒極，心中已把死老頭認作生死大敵，心念甫萌，威力無比的第八式「萬劫不復」立地施展，劍氣如虹，突破死老頭的氣勁，「嘶」的一聲，竟然把死者頭的一隻衣袖削飛了！

死老頭驚異的低叫一聲，身形一閃，疾伸二指，在電光火閃的霎間把梅花女的劍尖鉗住，又隨手一彈，利劍便噗的一聲折斷了。死老頭趁勢一閃三丈，微微喘氣，卻臉露喜色。

梅花女此時目瞪口呆，她作夢也想不到，這死老頭竟有如此功力，在這式「萬劫不復」中令她折劍的，便連她的師傅古陰陽亦極難辦到，顯然這死老頭的功力，比師傅還稍勝一籌！當世中能勝過師傅武功的，梅花女簡直不敢相信！

梅花女不敢施展反末日劍法的最後兩式了，因爲一來她最後兩式尚未達心劍合一境界，劍招生硬，她一驚之下，便使不出來；二來她知道死老頭功力奇高，簡直比師傅古陰陽及達摩、龍潭老人一類老怪物有過之而無不及，她就算勉强施展出來，也難逃挫敗。

死老頭見梅花女怔怔不語，便怪笑道：「怎麼不打了？」

梅花女咬牙道：「我輸了！還打甚麼？」

死老頭卻歎了口氣，苦笑道：「你的劍勢猶未盡，爲何不使將出來？你若使出來，說不定老不死便輸定了！」

梅花女咬牙道：「最後兩式我忘不了，因此使出來亦是白費！到我忘掉時，必再與你較量，死……老前輩！」

死老頭笑道：「好呵！我這死老頭變成死老前輩了！顯然在你心中已增添了份量！好！好！這最後兩式，我替你說出來吧……」

梅花女一聽，大奇道：「老前輩怎麼知道了？」

死老頭歎了口氣，道：「當世中能以劍削去老不死衣袖的，只有一人而矣！」

梅花女道：「他是誰？」

死老頭大笑道：「除了以一手末日劍法，打敗西域高僧，力挽武林一場浩劫的劍聖古陰陽，而且除了末日劍法的第八式『萬劫不復』能削掉老不死的衣袖，到第九式『夕陽飛沉』、第十式『天愁地慘』，我老不死若不以二郎神指斷其劍器，我就大概已不能再在今日饒舌一番，這種種而合，老不死若不知你是古陰陽的得意弟子，我這雙眼豈非瞎了麼？」

梅花女亦微笑道：「但老前輩畢竟瞎了一半！」

死老頭眼一瞪道：「我爲甚麼瞎了一半？」

梅花女笑道：「你雖然知道這是師傅古陰陽和他的劍法，但劍法的名號卻說錯了！如今不叫末日劍法，而是易名爲反末日劍了！老前輩豈非還是瞎了一半麼？」

死老頭一怔道：「古陰陽重出江湖，如何把劍招變了？變成甚麼招式？」

梅花女大笑道：「這最後一式，如今不叫天愁地慘，而叫天歡地喜！因此才叫反末日劍法啦，幸虧老前輩還知道師傅所傳劍法的厲害！」

死老頭一聽，大喜道：「好！好極了！天愁地慘一變而成天歡地喜，果然是以末日反末日劍法！劍法之大成，便可一反末日的悲觀，而致天歡地喜，好之極了！」

死老頭一頓，又目注梅花女道：「古兄這套劍法以雄、穩、幽、奇、絕見長，你奇、絕、幽有餘，而雄、穩不足，碰上功力比你高之對手，你便會因而劍斷人亡，你記住了麼？」

梅花女見死老頭一言便道破她的致命弱點，不由又驚又佩，點頭道：「是！老前輩……但你為甚麼知道這許多了？」

死老頭大笑道：「我自然知道！而且我還知道你是水老弟的外甥女，梅花教黑鬚龍王和傲雪梅王的千金小姐！」

梅花女不由大驚道：「老前輩知道我的名姓麼？」

死老頭大笑道：「當今世上，刁鑽古怪、伶牙俐齒，能令水老弟大皺其眉的，除了嬌滴滴，野溜溜的梅花女還有誰麼！」

梅花女不料死老頭連她的家事隱秘亦知道得一清二楚，因為她的舅父改姓「水」的事，武林中極少人知道！

梅花女歎了口氣，道：「你簡直是神、鬼，梅花女不與你鬥嘴了！老前輩到底是誰？別作弄我女娃兒好麼？」

死老頭呵呵一笑道：「女娃兒怎的前倨後恭了？」

梅花女苦笑道：「你的武功高不說了，你認識師傅他老人家也不在話下，但你居然稱我的隱身舅父水先生為『水老弟』，你的輩份自然比水舅父為高，梅花女無奈只好低頭認輸！」

死老頭聽梅花女這般自挫威風，不由也突然醒起自己的輩份比梅花女高了數倍，原不該與她這般胡鬧，便臉上一紅，扮了個鬼臉道：「好！好！我不說你輸了，你也別向你的水舅父說我為老不尊，彼此扯平，各不相欠，好麼？我的普天下最乖、最孝順的梅花甥女兒！」

梅花女微笑道：「老前輩為何稱我甥女？莫非又為老不尊，佔我弱質女娃的便宜麼？」

死老頭吐舌道：「我的乖乖！你是弱質女娃麼？我但願你別跟我鬥嘴，我就求神拜佛了！哎喲，不說，不說，一說又要鬥嘴了！實不相瞞，老不死與水老弟有一宗交易，因此我便潛上梅花峯來了！」

梅花女奇道：「老前輩與水舅父有何交易了？」

死老頭道：「水老弟說，他人面廣，與那臭道士徐茂公交情好極了，因此負責替我尋找我的寶貝女兒！而我老不死不幸武功稍勝他一籌，因此只好負責潛上梅花峯，伺機把他的寶貝妹妹寶貝妹夫救出來！他替我找一，我卻要替他救二，這交易原本不合算極了，但不幸我那寶貝女兒份量太重，在我心中，一猶勝二，因此無奈才答應拍板交易！」

梅花女一聽，驚喜道：「原來老前輩是為救我爹娘而來，這好極了！老前輩在風塵八俠中排行第幾？」

頓了一頓又笑道：「我那水舅父排行第三，老前輩稱他為水老弟，老前輩必定是排行第二了？」

死老頭一瞪眼道：「二弟是死蘭陵老鬼！他陰陽怪氣的，終日只記着與人爭風呷醋，我決不是他！」

梅花女一聽，登時明白，不由聳然動容道：「那老前輩必定是風塵八俠的老大，大乞俠任願舅伯伯了！」

死老頭果然是大乞俠任願，他一聽便怪笑道：「我果然是大乞俠任願舅伯伯！你這個稱呼很好呵，誰教你的？」

梅花女咯咯一笑道：「任老前輩是水舅父的大哥，那就是梅花女的舅父大哥，梅花女不叫舅伯伯，卻叫甚麼？」

任願呵呵一笑：「很好！你就叫舅伯伯吧！你這下子多了一位舅父伯伯，該高興了吧？」

梅花女歎了口氣，道：「原本高興極了，可惜雪豹兄死了，甥女兒因此便高興不出來了！」

任願怪笑道：「誰說你的豹老兄死了？」他說着，伸指一彈，便解了雪豹的穴道，雪豹凌空躍起，跑了過來，卻不敢靠近任願身邊，猶如見了妖魔鬼怪。

梅花女喜得一手抱住雪豹，笑道：「豹兄！你沒死麼？你不要怕，他是我的舅父伯伯，面兇心軟，其實好玩極了！」

任願故意一瞪眼道：「誰說我好玩極了？老不死說不定甚麼時候惱了，便這麼屈指一彈，先拿你的豹兄開刀了！」

雪豹又嚇得嗚嗚直叫。

梅花女嗔道：「你存心把牠嚇死麼？舅伯伯！你再胡鬧，我又要罵人了！」

任願怪笑道：「你是晚輩，你敢罵我甚麼？你也並非我的對手！」

梅花女咬牙道：「我自然不敢罵舅伯伯為老不尊！待我練成最後兩式反末日劍法，我雖然也不是你的對手，但也要與你鬥上三鬥！」

任願一聽便吐舌頭，扮了個鬼臉，道：「好！好！我不嚇牠，你也別罵我為老不尊，也別拿老不死作見鬼反末日劍法的試鬥品！」任願一頓，便正經的道：「梅兒，你打算如何救你的爹娘了？」

梅花女歎了口氣，悄聲道：「娘親已安然逃出虎口，但爹爹卻被教主夫人飛狐囚禁了，目下生死未卜！」

任願奇道：「黑鬚龍王武功蓋世，梅花教誰能把他囚禁？」

梅花女苦笑道：「可惜爹爹卻不加反抗，便任由妖婦處置了！」

任願道：「那我明白了，龍王必定是怕引起教中仇殺，因此而教毀人亡，他唯有忍辱負重，不加反抗，以便伺機而動！這也是唯一的辦法了！」

梅花女驚道：「為甚麼？」

任願歎了口氣，苦笑道：「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梅花教在武林中樹敵如此眾多，不但峨嵋派、玄天劍、崆峒派與梅花教勢不兩立，連丐幫、少林、全眞教等武林大派，亦發誓要向梅花教討還血債！目下梅花教內亂已起，六大派認為消滅梅花教的時機已到，便結盟誓師，不日便要攻上梅花峯來了！」

任願一頓，又道：「你爹爹黑鬚龍王大概已洞悉危機，為了不致自挫教中抗敵實力，才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以拯救梅花教的厄運！這也是他目下唯一可行的對策了！」

梅花女冷笑道：「憑峨嵋清光臭道士，玄天劍那等三腳貓功夫，便想把梅花教消滅麼？只怕決計未必！」

任願歎了口氣，苦笑道：「若單憑峨嵋、崆峒、玄天三派，梅花教倒不必畏懼，但可惜少林、丐幫、全眞教三大門派，不知為何，門下弟子被梅花教人殘殺，均發誓要追查眞兇，向梅花教討還血債，這便痲煩透了！不說別的高手，單是丐幫的徐正天、全眞教的元眞子，再加上一位武林泰斗達摩大師，梅花教就算五大護法天王齊出，亦未必可與之抗衡！」

梅花女道：「梅花教教主功力通玄，尚不足以抵擋麼？」

任願微笑道：「若單打獨鬥，紅袍教主與達摩大師難分勝負，但你可知大龍潭老人乃達摩的生死之交，摧心老魔平生亦只服他兩人，如今達摩被捲進漩渦，龍潭老怪、摧心老魔豈會坐視不理？三人聯手，紅袍教主必敗無疑！況且據聞紅袍教主自立飛狐為教主夫人後，被飛狐的女色所惑，消耗過度，功力已大打折扣，更非達摩等人對手！加上你娘親傲雪梅王逃出梅花峯，黑鬚龍王被囚，五大護法天王分崩離析，更如何是六大派的對手？哎……」任願忽然歎了口氣。

梅花女忙道：「舅伯伯歎氣怎的？」

任願苦笑道：「按目下情勢，梅花教便連半分的勝算也沒有了！除非……」

梅花女大急道：「除非甚麼？」

任願歎了口氣，道：「除非有神仙打救，或者可以免除梅花教毀滅的厄運！」

梅花女驚得冷汗直冒，道：「眞的如此可怕麼？一點辦法都沒有麼？」

任願苦笑道：「辦法倒有一個，但也斷絕了！」

梅花女氣道：「辦法是甚麼？你倒說清楚呵！」

任願道：「辦法是風塵八俠出面相助，梅花教倒可穩操勝算！」

梅花女大喜道：「是呵！任伯伯和水舅父與梅花教有點親情，想必不會坐視不救！再加上我師傅古陰陽，這便足與六大派一戰啦！」

任願苦笑道：「你知道風塵八俠的八妹聶隱娘，與梅花教飛狐夫人有血仇麼？她決不會相助梅花教！八妹不救，二弟蘭陵老鬼、五弟空空兒亦必定袖手不理，因為他兩人為討八妹歡心，已鬥了幾十年，豈會為了梅花教而功虧一簣，得罪八妹？而你師傅古老兄原為峨嵋派掌門，決不便出手反助梅花教！至於任某麼……」

梅花女涼了半截，但仍帶希望道：「舅伯伯瞧在甥女份上，想必定肯出手了？」

任願搖頭道：「錯了！你知道丐幫幫主徐正天如何稱呼我？」

梅花女一怔道：「如何？不是老前輩麼？」

任願嘿嘿一笑，道：「老是老了，不過是老師伯祖而矣！他的師傅尚是任某的師侄，他敢稱我老前輩麼！」

梅花女大失所望道：「因此舅伯伯亦不便出手相助梅花教，反而忍不住助丐幫一臂之力，向梅花教倒打一把了？」

任願歎了口氣，道：「瞧在梅兒你的份上，任某決不向梅花教出手便了！但要相助梅花教對付丐幫等六大派，卻也決不可能！因此風塵八俠只好袖手旁觀，不理凡塵是非了！」

梅花女被任願一番話弄得心驚肉跳，但她深知憑她的本事，決想不出甚麼能救之法，便乾脆不作理會，傲然道：「梅花教雖有害羣之馬，但決非嗜殺之輩！六大派既然不分青紅皂白，硬要挑起火拚，梅花教也未必便怕了他名門正派！不說啦，梅兒這便告辭，先去救出爹爹再作打算！」

梅花女說罷就欲向梅花峯總壇方向掠去，任願身形一閃，卻把她截住了。

梅花女怒道：「你既打算袖手旁觀，卻阻我作甚麼？」

任願道：「此一事彼一事，救人不比救教！黑鬚龍王既是水兄弟的妹夫，任某又不幸答應與他交易買賣，豈會反悔？」

梅花女這才轉嗔為喜，道：「好呵！那梅兒便與舅伯伯聯手闖一闖梅花峯，趁勢把爹爹救出來便了！走啊……」

任願卻不動，苦笑道：「你以為憑你我二人之力，便可把黑鬚龍王救出來麼？不說別的，單是紅袍教主現下的功力，我任某人便自問只能接他一百招！一百招之後麼……」

梅花女急道：「如何？」

任願苦笑道：「最佳的後果是立刻

望風而逃！稍有差池的便當眞變成死老頭了！因此貿然闖上去，不但救不了你爹爹，反而會加深你爹爹勾結外人的叛逆罪名！那時黑鬚龍王必定變地府龍王！」

梅花女想了想，不得不承認任願所言不錯，若貿然闖上，驚動紅袍教主，那就並非去救人，而是害死爹爹了！

「那，那如何是好？」梅花女咬牙道。

任願微微一笑，道：「你以爲舅伯伯吊在樹上裝死很好玩麼？其實我已潛上來三日三夜，早已把梅花峯四周打探清楚了！憑梅花教那些暗崗明哨，倒也難於發現任某的行踪！因此目下只宜悄悄行事，絕不能把行踪洩露！」

任願一頓，又肅然道：「並非伯伯故意嚇你，梅花教果然壁壘森嚴，步步驚心，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知道麼？」

梅花女這才知道任願的一片苦心，爲救她的爹爹，他可算已盡了全力了，便不敢使性子，小心的點頭道：「是！舅伯伯，一切梅兒聽你吩咐便了！」

大乞俠任願這才微笑道：「很好！這才是舅伯伯的乖甥女兒！」

任願一頓，目注雪豹，忽然道：「雪豹的輕功甚佳，又是萬老頭的高足，不知牠是否會用毒？」

梅花女點頭道：「牠自然會用毒！我師傅古陰陽的二十年奇毒，亦是牠解除的，牠會不懂用毒？」

任願微微一笑，在身上掏出一包藥粉，遞給梅花女，道：「梅兒，你把它交給雪豹，令牠帶在身上，然後以閃電速度，繞梅花峯四面走一遭！」

梅花女聞一聞藥包，只覺芳香撲鼻，遠遠可聞，不由奇道：「這是甚麼東西？劇毒之物麼？」

任願微笑道：「任某平生只嗜口福，最討厭毒物，會把劇毒之物帶在身邊麼？此乃麝香，是老不死調配的香料！」

梅花女笑道：「舅伯打算轉行做厨師麼？不然調配這些香料作甚麼？」

任願歎了口氣，道：「我這調佐之法，乃向一位小兄弟學的，他曾經炮製了一味麝香雀，其味道之美，老不死吃了，竟終生難忘！可惜老不死急着尋找女兒，沒空逼他做老不死的私人厨子！因此……因此老不死只好自己學着炮製了！咕……了不得！」任願說着，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液。

梅花女見任願這副饞相，忍不住好笑，道：「那小兄弟是誰？竟把堂堂大乞俠弄成這般模樣？」

任願歎了口氣，道：「這小子姓李名靖，脾氣又傻又臭，把老不死弄得哭笑難分，頭痛之極！哎喲，乖乖甥女兒，你這是怎的了？這小子與你有仇麼？不然你怎的這副樣子？」

原來梅花女一聽「李靖」二字，便渾身一顫，雙目大亮，猶如見了天外怪物，驚喜之情溢於言表：「這小子……他眞的叫李靖麼？他沒死？尚在世上麼！」

任願不由一怔，道：「你認識這位小兄弟？他對你有恩還是有仇？」

梅花女氣道：「有恩怎的？有仇怎的？這與舅伯伯有甚麼關係？」

任願一本正經道：「關係大之極了！你若與他有仇，你必定去尋他算賬，這臭小子必定鬥不過你的見鬼反末日劍，他必死無疑，他若一死，老不死再難嚐他的麝香雀美味，也必定饞死了，因此決不能告訴你！若是於你有恩麼，那自然另當別論……」

梅花女急道：「如何了？」

任願呵呵一笑道：「他若於你有恩，你必定感恩圖報，說不定以身相許！那時他便成了老不死的甥女婿兒，舅伯伯丈人開口要他炮製，想必他必定不敢違抗，因此老不死不但告訴你他的行踪，甚至樂意之極，高興極了！你快說，他於你有恩還是有仇？」

梅花女歎了口氣，咬牙道：「不見他我掛着他，見了他又忍不住要殺他！這我也不知這是有恩還是有仇。」

任願一怔道：「不見又想見，見了就殺不停……這，這，這是恩是仇？是愛是恨？老不死簡直一場糊塗，昏頭轉向，亂七八糟！你要打探他的行踪，老不死無奈只好胡說八道！」

梅花女忽然格格一笑，不但不再打探，反而道：「舅伯伯！雪豹！走呵！」

任願道：「上哪去？」

梅花女道：「自然是上梅花峯救爹爹呵！」

任願道：「你不打探那小子的下落了？」

梅花女笑道：「這小子已失踪了三年多，就要殺他也不急在一時麼！倒是先幹正經事要緊！」

任願一聽，大喜道：「很好，能放能收，這才是女俠風度！你快着雪豹闖上峯去！但切莫停留，只要引得梅花教上下哄動，亂七八糟，那就可矣！若有危機，你就着牠趕緊溜之大吉便了，不必牽掛你這小師妹！」

梅花女這才明白任願的用意，乃在以雪豹引開梅花教的明崗暗哨，然後他二人便可從容行事。而且雪豹身有麝香之味，遠近可聞，踪跡乍現，香味猶存，必然令梅花教總壇驚駭不已！梅花女不由一笑，走上前去，把藥包掛在雪豹的頸上，拍了拍牠，輕聲道：「峯頂！遊走！莫停！危險！速遁……去吧，豹兒！」

雪豹一聽，點了點頭，隨即疾如電閃，向梅花峯頂掠去。

任願瞧着，不由羨道：「梅兒，你這二字句，是馴練這豹子的秘訣麼？教給我好麼？」

梅花女道：「你學來幹麼？」

大乞俠把守衛制伏，以便梅花女行事。

任願滿臉希冀道：「舅伯伯縱橫江湖大半生，忽然感到孤單極了，若尋不着寶貝女兒，便弄頭豹子作伴也是好的！因此乖甥女兒你這馴豹好法，可無論如何要教給我了！不然……」

梅花女道：「不然甚麼？難道不然就不去救爹爹麼？」

任願怒道：「救黑鬚龍王是我與水老弟的交易，老夫答應了，豈能違諾！這不然是另一宗買賣！就是假如你不教我，我就不告知你那臭小子的下落！」

梅花女向梅花峯頂總壇方向望了一眼，見寂然無聲，知雪豹尚未得手，便微笑道：「假如我答應教你呢？」

任願大喜道：「好呵！那老不死必定把臭小子的下落告知你！不但告知，還把他帶到妳面前，任妳處置！但……妳莫要殺他！」

梅花女笑道：「好極了！那就一言既出……」

任願忙道：「那個……駟馬難追！」

這老少頑童，一本正經，倒也不似說笑。

就在此時，梅花峯頂總壇方向，忽然傳來一陣驚叫，其聲怪異，猶如碰上天外怪客似的咋呼。

任願一聽，笑容一斂，向梅花峯頂微一示意，沉聲道：「可矣！上……小心了！」

任願身形微晃，人已在十丈開外，梅花女這才知道任願的功力幾已通玄，心中不由暗地敬佩，不敢遲疑，猛一提氣，便亦跟着飛掠上前。

梅花女跟在任願後面，但見他形如鬼魅，又熟路徑，眨眼已掠上梅花峯頂。梅花女雖在梅花教長大，對總壇的路徑，竟然不及任願瞭如指掌，不由暗道：薑果然是老的辣，任老頭子僅三日功夫，便比我十幾廿年更熟環境！

梅花女不知道，這全憑任願早就偵悉各處明崗暗哨，放着雪豹引了開去，兩人才可以安然直抵梅花峯頂。否則驚動暗哨，他二人早就被困了。

前面十丈遠處，已露出總壇的大殿，大殿是梅花教中最高的建築物，分爲兩層，上層是教主寢宮，取其高高在上、君臨天下之勢，下面則是教衆聚會之所，極爲闊大，可容納千人以上。

大殿正中更懸了一口巨鐘，巨鐘敲響，十里內清晰可聞，鐘聲一響，即教中發生存亡大事，所有教衆，但聞鐘響，均須立刻趕赴大殿聚集，生死不計。

梅花教自紅袍教主創教以來，只響過一次，那是梅花教鼎盛時期，大殿落成之日。自這次試鐘之後，巨鐘便再沒響過。教中年輕一輩的，幾乎已不知巨鐘曾經響過了。

梅花女原來也不知道，若非她的乳娘苦婆婆告訴她，她也只當那是總

壇大殿的飾物而已，根本不知這是教中的「生死大鐘」。

此時大殿四周有人影疾奔過來，任願連忙一拉梅花女，雙雙向十丈高的大殿偏角掠去。十丈對任願來說，不算甚麼，但對於年輕一輩，這一掠十丈的輕身功夫便極難辦到。

但任願發覺，他右手拉着的梅花女，竟然輕於鴻毛，顯然她的輕身功夫已足與一流高手併駕齊驅了，由此亦可見她修練的「反末日劍法」的厲害。

兩人剛在殿角蹲伏，便聽大殿下面有人沉喝道：「……放屁！區區一頭豹子，竟嚇得失魂落魄！不要追了，被奸細潛進來，這可是殺身之禍！」

又聽有人低聲嚷道：「不對呵！包副幫主，那豹子竟似通靈，身帶香氣，疾如電閃，怪異之極！」

只聽包副幫主怒道：「牠多厲害，還不是一頭豹子？還能把梅花教翻了麼……教主正與夫人在七歡閣，打擾了教主的興緻，你還有命麼？快去緊守上峯暗崗，莫讓奸細放進大殿來了！」

包副幫主的話聲曳然而止，說話聲也立刻消失了，大概那小頭目不敢逆了包副幫主的令旨，立刻掠出殿外伏崗去了。

「梅兒！包副幫主是誰？」任願忽然向梅花女耳語問道。

梅花女亦耳語道：「包副幫主名包心仁，乃法刑幫的副幫主之一，除正幫主都剛正外，尚有三位副幫主，這四人均直屬教主麾下，武功高强，據說不在爹爹等五大天王之下！」

任願道：「法刑幫的人與龍王有交情麼？」

梅花女苦笑道：「法刑幫的人只聽令於教主一人，六親不認，與爹爹有何交情可言？」

任願道：「紅袍教主信得過法刑幫的人麼？重大事是否均由法刑幫處理？」

梅花女道：「教主所有的令旨，均由法刑幫的人代傳各堂，你說教主是否信任他們？不過近年飛狐晋位教主夫人後，教主的令旨，便多改由飛狐傳知法刑幫，再由法刑幫的人傳遞出外，因此法刑幫的人，便變成直接向飛狐夫人效忠了！咦？你打算向法刑幫人下手，逼他說出爹爹的囚室麼？」

任願點點頭道：「不錯！不妥麼？」

梅花女苦笑道：「法刑幫人數不多，僅得三十六位，以前尚有點餘地可說，但自飛狐主政，法刑幫的人便彷佛鐵了心肺，人人沉口沉面，從不開口說話，且個個銅皮鐵骨，刀槍不入，猶如鋼鐵殭屍，你如何逼他們洩露秘密？你趁早死了這心兒好了！」

任願一聽，不由目瞪口呆，道：「這飛狐夫人如此厲害，竟把活生生的武林高手，變成鋼鐵似的行屍走肉麼？她這是甚麼法術？不怕被教主本人知悉麼？」

梅花女歎了口氣道：「目下教主對她言聽計從，把教中大事均交由她處置，法刑幫的人是飛狐夫人負責指揮，教主如何知道？飛狐夫人掌握了法刑幫，便猶如掌握了梅花教的生殺大權，教中上下，誰敢有半句異議？」

任願道：「難道梅花教五大護法天王，亦怕了飛狐夫人麼？」

梅花女苦笑道：「她挾天子以令諸侯，爹爹等五大天王，就算心有不滿，礙着教主的袒護，也奈何不了她！」

任願驚道：「如此說，梅花教豈非成了飛狐夫人的天下？」

梅花女咬牙道：「若非全部，只怕亦八九不離十了！因此要打探爹爹的消息，唯有直接向飛狐下手！」

任願皺眉道：「你打算刺弒飛狐夫人？」

梅花女咬牙道：「殺又如何！不殺又如何了？」

任願嘿嘿道：「憑你現時的武功，僅可與飛狐鬥個平手，你如何殺得了她？就算你僥倖得手，紅袍教主一怒之下，你爹爹還有命麼！」

梅花女歎了口氣，道：「梅兒亦知道殺不了妖婦，因此打算向飛狐的侍婢下手罷了！只要能把飛狐的貼身侍婢小紅帶出來，教中的情形必可一清二楚！」

任願無聲一笑，道：「你這丫頭，拐彎抹角，兜大圈子，這句才是眞話！」任願說着，便向大殿的上層掠去。

梅花女連忙跟上，微聲道：「你這急着去幹麼？」

任願微笑道：「你剛才不聽包副幫主道，教主和夫人在七歡閣快活麼？飛狐既在七歡閣，她的貼身侍婢豈會不在？」

任願的輕功超卓，梅花女亦已臻一流境界，此時在總壇大殿上面飛掠，竟沒被任何人發覺。

任願已摸熟了梅花教總壇的路徑，便省了許多打探的工夫，逕直掠去西面上層的七歡樓。這個地方，竟連梅花女亦絕未踏足。

兩人在一座樓閣側面的暗處伏了下來，側耳細聽，只見前面三丈遠處，有一座排成七星形的別院上面，隱隱透出粉紅色的燈光，接而又聽聞一陣女子的尖笑聲。

任願咬咬牙，向那別院再移近二丈許，沿透出燈光處閃眼一瞧，不由老臉亦覺一紅，連忙扯起梅花女就掠了回來。

梅花女不由自主，被任願扯離那座七星別院，怒道：「你這是怎麼了？不讓我看清楚就溜逃！」

任願苦笑道：「飛狐夫人不在哪兒，還看怎的？而且那也不是你女娃兒可以看的地方！」

梅花女咬牙道：「普天下有甚地方

我不能看了？你快說清楚！不然，我就往回掠了！」

任願被她逼得沒法，無奈只好道：「有！男女行樂的地方你能不能看？」

梅花女一聽，她畢竟是女兒家，臉上不由一紅，啐道：「那……那就不看了！是教主他行樂麼？」

任願歎了口氣，道：「自然是紅袍教主！而且他的對手並非一個，而是七位赤裸裸的妙齡女子！老不死瞧了，才明白這別院爲何叫做七歡閣！唉，紅顏禍水，枉紅袍教主英明一世，到頭來依然難過這美人關！他此生必定完了！」

梅花女不太明白，眨眼道：「不是說教主功力通玄麼？他如何會完了？」

任願知梅花女入世未深，如何明白男女情慾這些道道？他不知如何解釋，想了想，才道：「這些事你日後自會明白！但此時你只須知道，這些女子顯然是飛狐夫人故意安排給教主快活的，她既存心篡奪教中大權，她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

梅花女悟道：「她有心奪權，自然巴不得教主早死早着！」

任願微笑道：「因此精心安排，把教主留在快活之極的七歡樓，任由教主日夜……那個！就是最妙的殺人工具！你，明白了麼？」

任願已說得很露骨了，梅花女就算入世未深，亦知道更强的男人，亦會敗在女色之下的道理，豈會還不明白？不由又羞又怒道：「飛狐妖婦如此可惡，不如先把她殺了，一了百了，免得留她在教中害人！」

任願搖頭道：「不能殺！」

梅花女怒道：「爲何不能殺？她明明在暗害教主，又不在教主身邊，正好趁機把她殺了吧！」

任願斷然道：「殺不得！一來她用此美人計害紅袍老兒，她越精心策劃，紅袍老兒就越快活，因此只有對她更加寵信，若把飛狐殺了，紅袍老兒還不狂性大發麼！他必定立刻把涉嫌叛教的黑鬚龍王殺了！」

任願一頓，又道：「二來任某上梅花峯只爲救人，決不殺人，紅袍老兒若把黑鬚龍王殺了，任某豈非救不了人？豈非被三弟水老怪羞死？三來若出手殺她，你必死無疑，你又並未說出那馴豹子的秘密，老不死豈非萬般皆落空了？這吃大虧的事，老子肯讓你去幹嗎？」

任願不容她反駁他決定了的事，眼看是決不會改變的了。

梅花女不由歎了口氣，她自然明白任願其實是爲了她一家的苦心，而且他所說的，也絕非虛言恫嚇，因爲紅袍教主的威力，根本非人所可以預測。

梅花女咬牙道：「那好吧，舅伯伯，那就不殺吧！」

任願點頭一笑道：「很好，謀定而後動，這才是未來一代女俠的風度！走，先去把飛狐夫人的侍婢弄出來，打探清楚龍王的下落再作計較！」

任願領先掠去東面，那是教主的正式卧室，通常飛狐夫人都會留在裏面歇宿。這點，連梅花女亦知道。

梅花女十歲那年，龍王和梅王曾帶她去拜見教主，教主當時尚未遇上飛狐夫人，見了梅花女倒很歡喜，親手賞了她一柄很好玩的防身小劍，說希望她日後用此劍不但防身，還要揮慧劍，斬斷世間一切不平事。

「教主原來倒甚有抱負，怎的卻變成今日的荒淫殘暴了？」梅花女憶起舊事，不禁感觸的暗道。

但她沒法尋出答案，也沒空去想了，因爲此時她和任願已掠到大殿上面的東角，那是一座三進的樓閣，雖然算不上華麗，但地處梅花峯頂的最高處，四下一覽無遺，甚有王者居室的氣派。

而且易守難攻，居高臨下，教中一切盡收眼底，任何異動，均難逃教主近衛的耳目。

幸而此時任願和梅花女是在上面掠至，而且教主本人留在七歡樓快活，防衛便不如平日的森嚴，因此兩人才可悄然移近。

兩人在屋頂的一角伏下身形，先四下一聽，僅大殿遠處，上峯頂之必經路徑，時而傳出三兩聲虎吼豹鳴聲。

梅花女立刻知道，這是雪豹不肯獨自溜逃，必是在峯下神出鬼沒，擾亂教中防守人的視線，以方便她和任願行事。

任願也不禁無聲一笑，他自然亦明白雪豹的用意，心中不由大讚，他欲求馴豹秘訣的心意更熾烈了，若非身處險境，他必定立刻逼梅花女坦白道出！

就在此時，下面的一座偏北的屋宇下，忽地傳出一聲男子的咳聲，沉而有力，顯然是男子的聲線。

任願與梅花女不由對望一眼，兩人不必說話，均已明白對方心中的疑惑，爲甚麼教主本人不在寢室，裏面卻有男子出現？

任願好奇心大熾，他向梅花女微一示意，便向那面蛇行掠去。

在那面屋頂的一角，任願吸一口氣，疾伸二指，向堅硬的琉璃瓦一指，「二郎神指」的氣勁，立刻把堅瓦射穿了，指孔中立刻透出一抹淡暗的燈光，男女的喘息聲也傳了上來。

任願把眼珠貼近小孔，心內立刻就連呼倒霉，怎的今晚入目的盡是這些男女風流秘事？

原來下面寢室的床上，正有一雙男女，赤身裸體的，正在幹夏娃與亞當偸吃禁果的風流勾當。

好一會，這雙男女才分了開來，但仍意猶未盡，摟抱着回味無窮，兩人均沒說話，只有細長的喘息聲。

任願並不認識飛狐夫人，因此無法斷定下面那女子是否她本人，心中不由又急又怒，哼哼哼！你等快活已過，怎的還不套上見鬼的遮羞布？眼下這場戲，梅花女這女娃兒如何可以入目？但她若不入目，如何知道這是否飛狐？老子可惜又不識這見鬼的神通女子！

梅花女見任願眼珠久貼瓦孔，卻久久默然，不由又奇又急，雖不可發話，但梅花女聰明絕頂，自然有她的辦法。她疾伸一指，運氣向瓦面射去，但琉璃瓦紋絲不動，這才知道，任願「大乞俠」的名頭絕非倖至，僅憑他這一手「二郎神指」的絕學，便決非她現時的功力所可企及了！

梅花女也不生氣，伸出的手指改向任願的掌心點去，連點帶劃，在他的掌心中寫道：「？？，快說！」

任願掌心觸字，微一怔，立刻明白梅花女的意思，於是也反手一抄，在梅花女的掌心中劃道：「？？，勿瞧！莫急！等候！」

梅花女登時明白任願的意思，她知道下面必定又有她女孩子瞧不得的醜事！她臉上不由一紅，恨恨的暗道爲甚麼梅花女今晚如此倒霉，碰上的全是這些瞧不得的狗男女事！

她雖然生氣，但也不敢再搶着去瞧，女娃兒臉皮薄，她也怕自己會忍不住出手動劍！

此時，任願在瓦孔中突然聽那裸身女子嬌嗔的一笑，伸手一戳那男子的鼻子，嗔道：「啐……貪心鬼！你該走了，他！一個時辰後就會回來了！」

又見那男子極不情願的爬起身來，穿回衣服，那女子也套回一件睡衣。

任願立刻向梅花女示意，把瓦孔讓給她察看。

梅花女眼珠貼近瓦孔，只略一瞧，便在任願的掌心中寫道：「飛狐夫人和法刑幫幫主都剛正！一對狗男女，兩個狗東西！」

梅花女依然忍不住狠狠的駡了一句。任願又好氣又好笑，卻沒空聽她駡人，連忙在梅花女掌心劃道：「都剛正打算走了麼？」

梅花女急急以指寫道：「狗男女尚依依不捨哩！」

任願正欲再問，他功力奇高，突地便聞下面傳上男子的恨聲，顯然是都剛正的聲音道：「哼！他七老八十了，還要霸佔數十位妙齡女子！甚麼時候我們方可盡情快活？」

又聽飛狐夫人嬌嗔道：「你怨氣衝天幹麼？他身爲教主，你還不是給他一頂大綠帽戴麼？而且也快了，我敢擔保，梅花教很快便是我飛狐夫人的囊中物了！」

都剛正驚奇的喘了口氣，道：「你敢如此肯定？我的飛狐……夫人！」

飛狐冷哼一聲道：「他已快活得昏了頭了，還知道甚麼！你知道麼？六大派現正大舉集結，蠢蠢欲動，準備一舉消滅梅花教！哼哼哼，六大派圍攻梅花峯之日，便是武林盡歸我飛狐之時！那時，你我便可逍遙快活了！嘿！」

都剛正心有餘悸的道：「但教主他……神功蓋世，怎可令他讓位！」

飛狐夫人冷笑道：「教主他練的是甚麼神功了？」

都剛正道：「金剛護體眞氣！當今世上，無可抗拒！」

飛狐夫人冷冷一笑，道：「但金剛護體眞氣與童子功異曲同工，他遇上我飛狐，已算他倒霉，更何堪日御數女，連番大耗元精？而且我已在那些女子身上做了功夫，紅袍老怪物越在那些女子身上快活，他的眞氣消耗便越多，目下他的功力已剩下不到六成了！」

都剛正喃喃道：「但憑他這六成的功力，仍足以天下無敵！萬一他醒覺你的用心，那就危之極了！」

飛狐淡然一笑，道：「也因此暫時我才按兵不動！不過，只要六大派攻上山來，紅袍老怪物的死期也就到了！而且五大護法天王已去其二，剩下的三王，法刑幫已足可應付！你還擔心甚麼？」

都剛正道：「法刑幫除都某外，尚有三位副幫主，他們未必肯聽令於我！」

飛狐嘿嘿冷笑道：「法刑幫數十幫衆，飛狐已把他們變成金剛不壞身，只要我一聲令下，就要他們把老子殺了，他們也絕不會猶豫半句！包仁心三位副幫主，肯爲我所用固然大妙，若他們不肯，便一樣難逃變金剛不壞身的厄運！法刑幫已是我的囊中之物，你怕甚麼？只要你忠心於我，日後不但我這副身子屬於你，榮華富貴也可任你享之不盡！」

都剛正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隨又驚道：「但黑鬚龍王、傲雪梅王尚在人世，黑鬚堂、傲雪堂的弟兄均忠心於他夫婦，萬一他夫婦出來作梗，便危險極了！」

飛狐冷笑道：「傲雪這臭婆娘目下不知所踪，雖然被她突然逃掉，但她必然不敢輕舉妄動！因爲黑鬚龍王尚在我們手上！黑鬚龍王雖然厲害，但被囚水牢半年，他就算不死，只怕亦功力大減，不必我等動手，很快便成廢物，擔心甚麼！」

都剛正搖頭道：「不然，梅尚清此人武功深不可測，而且意志堅剛，雖處絕境而絕不氣餒，不把他除去，終究是一種隱患！」

飛狐夫人微歎口氣，道：「你以爲我不想把他除掉？但紅袍老怪物雖然老糊塗，但在梅尚清的案子上，卻異常固執，說未有眞憑實據，未弄清眞相前，決不準傷害他的生命！否則便以叛逆論處！你說我如何敢貿然動手？我把他秘密囚於水牢，慢慢消磨他的武功，已是冒了極大的風險，若被紅袍老怪知悉，他豈肯善罷甘休？因此紅袍老怪一日尚在，便只好容姓梅的多活一時了！」

兩人在下面密議算計，卻把上面偷聽的梅花女氣得滿臉通紅，她實在按捺不住，手中劍一抖，便欲向下射去！

任願的出手比她更快，「二郎神指」疾伸，便把梅花女的腕部陽池穴扣住了。

陽池穴乃手部要穴，陽池穴被扣，輕則全身軟痲，重則全身癱瘓。

任願此時所用的力度有限，因此梅花女只感手臂一痲，身形便難展開。她恨恨的欲叫，但連話也說不出來。

任願知她氣苦，便連忙在她手心上劃道：「妄動，自毀，父亡！」

梅花女會意，這才拚命忍住。

就在此時，已聽都剛正輕聲道：「夫人說你娘家的人快要行動，爲何尚未見踪跡？」

「啐！作死麼？怎能輕易提起我娘家的事！」飛狐夫人突地打斷都剛正的話，神氣緊張的咬牙切齒道：「此事若外洩出去，你休怪我辣手無情！知道麼，嘿！」

又聽都剛正連忙道：「我知道！你放心，此事就只有都某知悉，保証絕不外洩便是！我的飛狐夫人！」

飛狐這才微微一笑，又道：「好，我相信你不會！你該離開了，否則，被他撞上了，你還有命麼？我不想失去你這寃家寶貝！」

接着是都剛正走出去的聲音。一會後，飛狐夫人的寢室又重歸寂靜。

任願這才在梅花女的掌心寫道：「你那侍婢小紅的卧室在何處？」隨即手指一拂，解了梅花女手腕的穴道。

梅花女知任願其實用心良若，便不敢任性撒野，在任願的掌心寫道：「不必去找小紅了！」

任願忙道：「爲甚麼？」

梅花女道：「因爲我知道水牢的所在！」

任願想了想，心道目下梅花教已危機四伏，教主紅袍老兄亦自身難保，梅尚清更危在旦夕，救人的事已刻不容緩，便決然道：「好！你快引路！先把龍王救出來再作打算！」

他兩人掌心中議決，便毫不猶豫，梅花女領先掠下大殿，在大殿下面的一座假山後面伏下身子。

梅花女向任願耳語道：「水牢就在大殿地下十丈！那是囚禁重犯的地方！要下水牢，必須經過大殿，但裏面戒備森嚴，若把守衛驚動，把通往水牢的鐵門關閉，那就極難進去了！」

任願略一沉吟，便道：「事急矣！救人已刻不容緩！老不死無奈只好冒險一次！我先把那些守衛解決，你抓緊時機，下水牢救出龍王！切記要神速行事，知道麼！」

任願話音未落，身如鬼魅，已掠了出去。梅花女心中不由又驚又佩，她這才知道江湖中不乏正氣凜然的名宿前輩，這些人一經承諾，便不惜以生命去踐諾。她明知任願此去必然兇險萬分，但不知他用甚麼法子解決大殿內的守衛，她想了想，便亦一掠而出，緊隨任願身後十丈。

任願竟然不加掩蔽，冒險向大殿內掠入，身形之快，猶如電光火閃！大殿內二名教中守衛，只覺眼前一花，便感全身一痲，竟直挺挺的屹立不言不動。

原來任願不敢大意，出手便以「二郎神指」的重手法，把二人的穴道封了。此時他已運起五成的功力，等閑的一流高手亦禁受不住，何況這兩名教衆？

大殿內原有近十名守衛，分佈各處，乍聞微響，便從暗處撲了出來，但誰也沒能發聲示驚，因爲任願的身形太快，出手猶如電閃，他此時的「二郎神指」已凝運五六成功力，隔三丈便可以氣勁封人穴道。

在電光火閃的一瞬間，任願便已把大殿內的防衛力量解除了。

梅花女在後面勉強跟進，她心中不由駭然，暗道：「就算師傅古陰陽用反末日劍法第九招『夕陽飛沉』，要把這些暗崗解決，亦決沒任老頭子這般俐落乾淨！他的『大乞俠』名頭，果然不是靠吹混出來的！

梅花女心念電轉間，身形也不敢停緩，她憑着記憶，向大殿的西面掠去，那是一座厚厚的鐵門，鐵門後面，才是通向地下十丈的水牢。

鐵門的側面有一個行刑室，專門由法刑幫的人掌管，平日絕少有人膽敢闖入。

幸而任願已把外面的守衛解決了，梅花女閃電般掠到時，行刑室的守衛尚直挺挺的坐着不動！

梅花女正欲向鐵門掠去，行刑室內的四條黑影突然飛彈而起，其勢猶如炮彈射出！

梅花女大吃一驚，她不及細思，便疾揮手中利劍，以反末日劍法的第一式「生不逢時」向四條射近的黑影削去。

梅花女欲速戰速決，因此這時已運足了六成功力，其威力已足可把數十人的人頭同時削掉。

豈料只聽鏘鏘鏘鏘的四聲脆響，四條黑影的脖子僅跳出四點火花，但四顆腦袋卻均安然無恙！

* * *

梅花女不禁大駭，在她驚詫間，四條黑影竟已分從四面，直逼過來，視梅花女的利劍簡直有如一根羽毛。

梅花女心知有異，她決不能讓四條黑影逼近身前，猛一咬牙，反末日劍法便突轉第三式「水深火熱」，劍尖一抖，劍光如洪水烈火，向四條黑影掩去。

四條黑影的來勢稍緩，但如洪水烈火的劍光竟然難動四條黑影分毫，攻勢雖然稍緩，但依然毫不放鬆，默不作聲，向梅花女猛攻過來。

梅花女不由駭然，暗道這是甚麼刀槍不入的怪物？莫非這便是飛狐妖婦的得意寶貝麼？但他們明明是活着的生人呵！

梅花女驚駭間，劍勢便大受阻滯，竟連第三式亦難達以心御劍的境界，眼看這般下去，她必然被四條黑影所傷了。

就在此時，任願已疾如電閃的掠了過來，一條黑影的手掌正向梅花女的背部拍落，梅花女窮於應付正面的兩條黑影，眼看決難躲開這背部的一掌了。

任願不加思索，右手疾伸前去，「二郎神指」把黑影的手掌鉗住，任願一招得手，臉色卻立刻一變，因爲他發覺，他觸着的手掌竟堅硬如鋼鐵，根本已無任何穴道可言。

任願深知這一擊不中，對手的左掌必定隨後拍來，便猛一咬牙，把功力運足八成，「二郎神指」的功力非同小可，只聽鏘鏘二聲，黑影的右掌被任願的指力生生折斷，其狀猶如鋼鐵的脆裂。

隨即就見黑影反撞而出，幾達一丈。原來黑影的左掌擊在任願的背上，此時任願的護體眞氣已貫注八成，硬如鋼鐵，這一拍之下，猶如兩塊鋼鐵相撞，較小的一塊便被彈開了。

任願心中不由駭然，他連忙向梅花女道：「快，搶入水牢，黑影由我對付……這些見鬼鋼人，決非你所能敵。」

任願展開身形，把纏住梅花女的三條黑影拍開，身如鬼魅，與三條黑影遊鬥起來。

梅花女不敢猶豫，當即向大鐵門掠去，幸而大鐵門尚未及關閉，梅花女一閃而入，在裏面把大鐵門堵死了，向水牢掠了下去。

「來人是誰？切勿魯莽行事，不然便立陷梅某於死地矣！」這牢中忽然有人發聲道。

梅花女一聽，正是爹爹的聲音，心中又悲又喜，不顧一切的撲了下去，卻驀地一怔。

只見在水牢的水影下，露出梅尚清的身影，他半身泡在水中，四肢被鐵鏈鎖住，髮長披肩，形如鬼怪。

梅花女一見之下，心中大慟，揮劍便欲向鎖住梅尚清的鐵鏈斬去。

「是梅兒麼？等一等，切莫輕舉妄動，否則，爹爹寧死也不出水牢半步。」梅尚清忽然喝止道。

梅花女的利劍不由一頓，在半空中停住了，因爲她知道爹爹的性硬如鋼，他若不肯出，便決不能相强，她不由悲叫一聲道：「爹爹……你好苦呵！是梅兒救你來了。」說着揮劍又欲斬下。

但忽然被一股柔力托住，梅花女的劍便休想向下移動分毫，「等一等，你先說清楚，你奉了誰的令旨，下水牢救我？」

梅花女又驚又奇又悲，她的劍勢被阻，阻她的人必是爹爹，這股渾厚如巨浪的柔力，與任願的「二郎神功」簡直不遑多讓，飛狐說爹爹的功力被磨去一半，顯然不確，梅花女如何不驚奇？她不禁喃喃道：「爹爹，你知道這全是飛狐妖婦的毒計麼？她要置你於死地呵！你還要苦守不出？」

梅尚清一聽，便知是梅花女串聯了甚麼高手，犯險下來劫牢，他不由長歎一聲道：「哎！梅兒，你這一魯莽行事，便把梅花教毀了！梅王她沒向你說知爹爹的艮苦用心麼？你這一劫牢，爹爹叛逆之罪便立可確定；教主就算不信，亦不能不信，飛狐夫人便有千百理由向我下毒手了。」

就在此時，外面忽然傳來轟然巨响，連水牢內亦感一陣震撼，隨即又聽鐘聲大鳴，鏘鏘迴响。

梅尚清一聽，神色立地大變，驚道：「生死鐘大鳴，必定是外敵大舉進犯，梅花教危矣！」

梅尚清一頓，猛一運氣，四肢驀地一張，鎖住他的鐵鏈立刻崩斷。

梅花女又驚又喜，忙道：「咦？爹爹的功力不但未失，而且更加精進了……你到底肯出水牢了？」

「嘿，他何止精進？簡直是脫胎換

武俠世界廣告價目表

彩色廣告（粉紙）	
封底全版	HK $ 6,000
封面裏全版	HK $ 5,000
封底裏全版	HK $ 4,800
內頁全版	HK $ 4,000
黑白廣告（報紙）	
內頁全版	HK $ 2,000

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就在此時，忽地有人呵呵一笑道，身形又一掠而進，正是大乞俠任願。

任願又向梅尚清拱手道：「恭喜梅老弟，雪浪神功大成，終於破關而出了。」

梅尚清見是任願，驚喜道：「任大哥不見經年，如今又重出江湖了麼？更要勞動任大哥出馬相救小弟，梅某心下豈安？」

任願大笑道：「任某只是與水老弟做一筆交易，並非心甘情願前來救你，而且救人之事，乃你的寶貝女兒的大功勞，關任某甚麼事了？梅老弟要謝，就謝這嬌嫡嫡、野溜溜的丫頭便了。」

此時梅花女忙道：「舅伯伯，你把外面見鬼的黑影打跑了麼？」

任願歎了口氣，道：「並非我打跑，而是他們自己消失，老夫縱橫江湖半生，尚未遇上如此可怕的對手，金剛不壞身尚有空門可尋，但他們簡直是一具活動的鋼鐵人，老夫出盡法寶，亦僅能把他們阻住而矣！老天，他們的手掌折斷了，竟然沒有血流，也沒有任何痛苦，鬥志絲毫不減，碰上這等對手，算老夫倒了十八輩子大霉！」

任願心有餘悸，嘮叨說個不了，梅花女連忙把他的話截住，道：「爲甚麼黑影會突然消失了？」

任願苦笑道：「誰知道？不過那鐘聲響起之後，不但黑影立刻捨我而去，大殿外面更火光熊熊，殺聲震天，大概是梅花教遇上强敵了。」

梅尚清一聽，忙道：「任大哥知道是何方强敵麼？」

任願瞪了梅尚清一眼，道：「梅花教把你害成這個樣子，梅老弟還打算爲它效勞麼？」

梅尚清歎了口氣，苦笑道：「梅某入梅花教，原就抱定一個宗旨，蕩平武林妖孽！不料妖孽卻先從教內出現，教中兄弟上自教主，下至衆弟兄，均被妖孽弄得人心惶惶，分崩離析，此時强敵入侵，梅某若不出手退敵，梅花教必然全軍覆沒，梅某如何對得起梅花教千百弟兄。」

任願嘿嘿一笑，道：「可惜梅老弟對梅花教忠心耿耿，別人卻把你視爲叛逆，極欲除之而後快，妖孽上下迷惑勾結，教主自身難保，法刑幫盡歸妖孽控制，就算你梅老弟出手，又豈有回天之力。」

梅尚清急道：「是六大派聯手攻上來麼？」

任願苦笑道：「只怕如此了，任某奇怪，梅老弟如此精明，怎會甘心被困水牢，而任由妖孽從容佈置，如今她的大勢已成，大權在握，梅老弟叛逆之罪難以洗脫，梅花教已難容身矣！」

梅尚清不由歎了口氣，道：「梅某委實太低估了妖孽的能耐，亦未意料六大派消息如此靈通，竟趁此時機攻上山來，梅花教覆滅在即，梅某身爲護法天王，豈能迴避？說不得只好拚死一戰，以謝教中弟兄。」

任願一聽，微歎口氣，不再作聲。

梅花女忙道：「爹爹功力未失，爲何不及早破牢而出？任由妖婦算計於你？」

梅尚清苦笑道：「梅某這條生命，全賴教主維護，不然，早被妖婦害了，因此我斷定教主必定是被妖婦所惑，日後自會明白，便欲以一己受磨，換取教主的清醒，妖婦把我囚入水牢，以爲我必定被磨去大半功力，她想不到卻因此助我練成了你水舅父的雪浪神功，哎，若非强敵攻上山來，梅某的一番苦心，或許也不致白費了，人算不如天算，爹爹也無話可說了。」

梅尚清一頓，又決然道：「目下唯有先平外敵，再除內奸，梅兒，你有膽隨爹爹殺出去，與强敵一拚麼？」

梅花女咬牙道：「梅兒爲何不敢？那些自號名門正派，卻乘人之危，早該殺了。」

梅尚清道：「很好，你是梅家兒女，在大節上不能含糊，你娘親知道教中弟兄有難，必定也會趕回與教共存亡。」

梅尚清說罷，毅然走出水牢。

梅花女瞧了任願一眼，見他一動不動，便故意道：「舅伯伯必定出去助六大派圍攻梅花教了？」

任願歎了口氣，道：「任某救人的買賣已了，還留在梅花峯作甚麼？看着你父女去從容就死，任某已於心不安，還會去助六大派麼？任某進退兩難，唯有溜之大吉，早早離開這見鬼是非地便了。」

任願說罷，隨即疾掠而出，也不作聲，便在梅尚清身邊擦身而過，眨眼已掠了出去。

梅尚清稍一頓，待梅花女跟了上來，才含笑道：「你怪任老前輩不相助梅花教麼？」

梅花女微一點頭道：「不錯，他既然是水舅父的結義大哥，亦即梅兒的舅伯父，他見死不救，不該怪他麼？」

梅尚清微歎口氣，道：「梅兒，你入世尚淺，怎知道江湖的兇險，梅花教原來的教旨乃扶弱鋤强，蕩平人間妖孽，但近年卻出了害羣之馬，在江湖中結怨甚多，因此才被武林人士視爲魔教。任老前輩身爲風塵八俠之首，豈能因我梅家的關係，相助梅花教，與武林爲敵？他出手救人，又決意遠離是非之地，已算給足面子你水舅父了，我們又何必强人所難。」

梅尚清一頓，又道：「做人處世，但求光明磊落，上無愧於天，下無愧於弟兄朋友，雖死而無憾，也便是了，又何必去計較甚麼個人的恩怨得失，走，我父女倆併肩而上，去殺一個

痛快罷了！」

梅尚清說着，已掠出牢房的大黑鐵門。梅花女亦隨後掠了出來，她忽然渾身一顫，全身的血液幾乎凝住了。

原來此時大殿外面，一派森嚴氣氛，紅袍教主居中而站，悶聲不語。

紅袍教主的左面是飛狐夫人，右面是法刑幫幫主都剛正，紅袍教主的後面，則是梅花教三大護法天王。

大殿的四周，由法刑幫副幫主包仁心等各率法刑幫的黑衣殺手，分列前後左右。

大殿外面的峯上峯下，火光熊熊，殺聲喧天，一片天塌地裂的肅殺情勢。

黑鬚龍王梅尚清亂髮披肩，神情肅穆，與紅袍教主面對而站。

梅花女眼見如此陣勢，不由驚得目瞪口呆，渾身發冷，猶如掉進冰窟。

梅花女自然知道，面對教主和衆多高手，爹爹休道出去殺敵，就連替自己辯解的機會也沒有了。

此時紅袍教主冷哼一聲，道：「梅尚清，你尚有甚麼話可說？你涉嫌叛逆，本座尚不相信，但如今兵臨城下，你恰恰勾結外人，破牢而出，你還敢說自己是清白的麼！哼！」

梅尚清深知此時此刻已非分辯的時候，便傲然一笑，凜然道：「教主，屬下此心可比日月，決無半點有違教旨之事，但此時强敵壓境，無暇分辯清楚，請教主準許屬下，帶領教中弟兄，殺退强敵，再向教主請罪，屆時屬下任憑教主處置便了。」

梅尚清雖被囚水牢半年，長髮披肩，衣衫襤褸，但雙目精光四射，神威不減，令人不敢輕侮，而且他所請求的，是護教殺敵之事，正氣凜然，就算紅袍教主，雖然已對梅尚清動疑，仍不禁臉色一緩。

紅袍教主身後的白額虎王凌霄接口道：「是非！日後！分辨！殺敵！護教！很好！」

馳電風王微步生、飛虹雲王雲中子二人亦連忙請道：「教主英明，龍王雖有叛逆之嫌，但如今强敵壓境，正好讓他帶罪殺敵，武者當應戰場上分清是非邪正。」

三大護法天王一齊開口求情，紅袍教主心中不由一動，他猛地想起昔日，自己與五大護法天王親密無間，彼此同仁同德，任憑更兇更險的强敵，亦一般可以克敵制勝，那如今日教中上下分崩離析，稍遇風險便驚惶失措，大有不攻自破的危機。

紅袍教主這般轉念，心中不由驚氣怒交集，也不知如何處置梅尚清了。

＊　＊　＊

原來紅袍教主正在七歡閣快活時，忽接法刑幫幫主都剛正飛報，說六大派攻上山來，黑鬚龍王梅尚清勾結外敵劫牢，欲出去與六大派裏應外合。

紅袍教主一聽，大爲震驚，當即下令教衆死守，他自己便召集教中精英，前來大殿，欲處置梅尚清。虎王、電王、雲王等欲出去率衆殺敵，卻被聞訊趕到的飛狐夫人留住，說要讓衆人親眼目睹梅尚清的罪證，令他死而無怨。

法刑幫幫主都剛正之所以如此消息靈通，自然是守牢的那四條黑影的功勞了。

此時飛狐夫人見紅袍教主默然不語，神色似欲動搖，不忍立刻處死梅尚清，心中不由冷笑一聲，道：「教主，千萬莫上叛賊的惡當！把他放走，正好遂了他勾結强敵毀教的狠子野心，此人萬萬放不得。」

梅尚清怒道：「飛狐夫人，你口口聲聲誣我叛逆，又有眞憑實據麼？」

飛狐夫人冷笑道：「哼，你勾結外敵劫牢在先，六大派攻山在後，這分明是裏應外合，欲一舉毀滅梅花教，鐵證如山，你仍想狡辯麼？」

梅尚清不料飛狐夫人處處搶佔先機，任願和梅花女劫牢救他出來，本是一番好意，但豈料又成了飛狐夫人殺他的有力武器。

梅尚清不欲再分辯了，他向紅袍教主凜然道：「屬下教女無方，致幹出劫牢的蠢事，梅兒罪責難逃，任憑教主處置便了。」

紅袍教主精光射向梅花女，正欲開口，忽然又憶起她兒時在自己面前的嬌野，不由微歎口氣，不忍下手處置。

白額虎王凌霄在後面難以看到紅袍教主的神色，一聽，大驚，忙道：「教主！救父，女責，望憐，勿死！」

飛狐夫人卻冷哼一聲道：「憑梅丫頭一人之力，便能闖入水牢救人麼？都幫主，你把劫牢的情形說出來。」

都剛正忙道：「是，副教主，屬下接法刑幫弟兄飛報，說大殿有一男一女闖入，男的功力奇高，出手便把殿內守衛封住穴道，然後女的才施然進牢！劫牢的事就是如此。」

紅袍教主此時不由怒道：「梅尚清，那劫牢的人是誰？」

梅尚清此時不由暗歎口氣，暗道任大哥一番好意，不料卻把梅某立陷絕境！唉，罷了，此事已無從分辯，也無謂把任大哥拖進混水，天大災難，由梅某一人承擔便是。

梅尚清這般轉念，便凜然道：「教主，此事屬下百口莫辯，甘願受責，但只求教主容我先殺退强敵，再取梅某人頭謝罪！」

梅尚清神色悲愴，卻正氣凜然，令人不敢逼視。

飛狐夫人冷哼一聲，道：「教主，先安內後攘外，此乃古來兵訓，內奸不除，豈可退敵？望教主三思。」

紅袍教主沉默不語，好一會，他

精光暴漲，射向梅尚清，沉聲道：「梅尚清，你尚有甚麼未了心願？本座念你多年爲教效力，答應爲你辦到便了。」

此時，在場衆人均知紅袍教主殺機已現，不由肅然不語。

梅尚清凜然道：「屬下別無他求，依然是先行殺退强敵，再以頸上人頭謝罪！」

紅袍教主微歎口氣，道：「你這心願只怕難以辦到了……」說着，紅袍教主的衣袍突然暴漲，顯然立刻就欲以「金剛護體眞氣」立斃梅尚清於殿上。

梅花女眼見爹爹竟毫無反抗的意思，心痛如割，她嬌喝一聲，手中利劍疾抖而出，反末日劍法的第五式「顚沛流離」，便向飛狐夫人罩去。

梅花女的用意是拚着自己一死，亦先殺了飛狐妖婦，同時也讓梅尚清可趁亂逃走。

梅花女以心御劍，以死相搏，「顚沛流離」一式便威力無比，飛狐夫人武功雖然甚高，但乍遇此奇幻劍招，不由手忙脚亂，在殿中被逼得當眞「顚沛流離」。

紅袍教主見梅花女竟敢向飛狐夫人下手，又見她這一手劍招顯然並非教中所學，如此她父母勾結外敵的嫌疑更大，更見白額虎王等袖手旁觀，任由飛狐夫人疊遇兇險，心中不由大怒，嘿的一聲，身形微晃，便已掠到梅花女的身前，把飛狐夫人隔開了。

梅花女正欲一劍把飛狐夫人挑了，不料紅袍教主卻突然橫在飛狐夫人面前，這一劍收勢不住，便疾如電閃的向紅袍教主胸前射去，豈料劍尖甫抵教主胸前三尺，便突感虛空猶如隔了一塊奇厚的橡皮，任她如何運力，劍尖竟難再前移一寸。

梅花女若在此時趁機後躍收手，紅袍教主可能尚不致出手斃她，但梅花女已拚命一死救父，又殺得性起，當下把劍一迴，以心御劍，竟以反末日劍法的第八式「萬劫不復」，向紅袍教主罩去。

這一招「萬劫不復」，梅花女已達以心御劍的境界，威力之大，劍氣的縱橫，連紅袍教主亦不禁神色一凜，不由略微後退一步。

紅袍教主縱橫江湖，所向無敵，今日卻當着衆多教衆，被梅花女這女娃兒逼退一步，這口氣他如何忍得下去？

紅袍教主嘿的一聲，袍身突縮，袍袖卻突脹，功力聚於雙掌，對梅花女刺來的一劍竟不避不閃，待臨身一尺時，雙掌向劍身一合，劍身立刻碎裂，餘勢不停，雙掌竟向梅花女的天靈蓋拍了下去。

白額虎王凌霄此時突地一掠而至，以身橫在梅花女面前，急道：「教主，手下留情！」趁勢後飛一脚，把梅花女踢後倒地。

紅袍教主見白額虎王公然阻他，更爲震怒，嘿的一聲，雙掌拍向白額虎王的胸前。

白額虎王並沒還擊，以前胸受了紅袍教主的一掌，他的功力雖然深厚，但紅袍教主這一掌含怒而發，卻非同小可，白額虎王張口便噴出一口鮮血。

「擋我者死！」紅袍教主狂怒之下，竟不收掌，欲把白額虎王立斃掌下。

馳電風王微步生、飛虹雲王雲中子與白額虎王情同手足，見狀不加思索，便電掠而至，雙雙出掌，抵在白額虎王的背上，以助抵抗紅袍教主掌力，以圖緩得一緩，求一線生機。

豈料紅袍教主的「金剛眞氣」一旦激發，人便如瘋狂，竟置昔日的愛將三大天王生命不顧，暴吼一聲，雄渾之極的掌力又一衝而至。

風王、雲王渾身一顫，立刻搖搖欲墜，顯然集兩人之力，亦難抵擋紅袍教主的「金剛眞氣」。此時只消片刻功夫，梅花教的三大護法天王便要斃在紅袍教主的掌下了。

梅尚清歎了口氣，不忍自己的兄弟爲自己而喪命，便身形一晃，搶到紅袍教主的背後，沉聲道：「教主，請恕屬下冒犯了，」他疾向教主的背部拍來一掌，打算分散紅袍教主的掌力，能救風王、雲王、虎王的生命之危。

豈料紅袍教主竟以一掌續向三大天王推送掌力，迴掌一拍，又把梅尚清的掌力接住。

此時但聽一聲悶响，紅袍教主和梅尚清竟同時一晃，但雙掌卻死死纏住，再也難以分開，顯然紅袍教主此時與四大天王拚內力，雙方的功力相當，便如磁石相吸，再也難以脫開了，僵持下去，便必然是兩敗俱傷的下場。

紅袍教主此時已近乎瘋狂，他向飛狐夫人和都剛正怒喝道：「你二人快出手，把這等叛賊斃了。」

法刑幫幫主都剛正與飛狐夫人互視一眼，卻一動不動。

紅袍教主怒極，大吼道：「反了，都反了，本座今日大開殺戒，把汝等叛逆全斃了。」

都剛正忽然陰森森的一笑，道：「你只怕沒有這個機會了。」

紅袍教主見都剛正忽出此言，心中一驚，便向飛狐夫人道：「夫人快下令法刑幫衆，把都剛正處死，把一干叛賊殺了……」

飛狐夫人此時微微一笑，道：「教主，你要我下令出手助你也並不太難，只須你一句話便可以了。」

紅袍教主一怔道：「妳……妳竟也趁機要挾於我？」

飛狐夫人微笑道：「這並非要挾，而是公平交易，你要保住生命，我要你一句話，豈非各得所需麼？」

紅袍教主咬牙道：「好！很好……妳說，妳要我答應甚麼？」

飛狐夫人嘿嘿一笑，道：「也沒甚麼，只須你向教衆親下令旨，把你的教主之位讓了出來，由我飛狐接掌，那便可以名正言順，下令教衆把叛賊殺了，以保存你的生命。」

紅袍教主一聽，心中如受强力撞擊，一陣劇痛，他就算再糊塗，此時亦明白飛狐夫人的狠子野心了，一時間，他竟痛苦得難以作聲。

黑鬚龍王梅尚清、白額虎王凌霄、馳電風王微步生、飛虹雲王雲中子等四大護教天王，此時爲求自保，全力與紅袍教主比拚內力，耳雖能聽，口卻不能言，均亦痛苦憤恨，更無能爲力。

紅袍教主心念電轉，忽然道：「很好，妳很聰明，但梅花教近千教衆，未必會任妳擺佈，妳不怕他們把妳殺了？」

飛狐大笑道：「原本我很怕，簡直怕極了，因此才獻上數十美女，供你快活，令你的金剛眞氣盡量消耗。此時你的金剛眞氣大概只剩下不到六成，然後再利用你這六成金剛眞氣，一舉把你的四條樑柱砍掉，彼此功力消耗殆盡，就如眼前的局面，嘿嘿，梅花教一切已在我飛狐的掌握之中，我還會怕麼？」

紅袍教主喃喃道：「法刑幫兄弟，乃本座嫡傳弟子，他們豈會輕易被你控制？」

飛狐笑得更甜蜜了，「法刑幫數十兄弟，委實武功高强，這全賴教主教導有方，但目下人人均已成刀槍不入、血凝身硬、唯我命是從的鋼鐵人，卻非你紅袍教主所能料及了。」

紅袍教主道：「法刑幫幫主都剛正、包仁心等，乃本座的心腹愛將，他們……難道亦背叛本座麼？」

飛狐夫人格格一笑，道：「堂堂紅袍教主，亦甘拜在我飛狐的裙下，更何況都幫主乃血氣方剛的大男子？實不相瞞，都幫主已是我飛狐的入幕之賓、裙下不二之臣，教主要怨恨的，就怨你自己獨斷專橫，卻垂垂老矣吧！」

紅袍教主此時與四大天王比拚內力，已是强弩之末，聞言心頭如遭電殛，口中一甜，張口便噴出一口鮮血，他歎了口氣，道：「很好……飛狐，你果然是智計驚人，不失爲教主之才……你和都幫主過來，本座向你等傳授接任梅花教教主之秘法……快來。」

飛狐夫人與都剛正正視一眼，均暗道紅袍老怪物已是强弩之末，此時又被四大天王的內力逼住，他還會玩得出甚麼花樣？

兩人這般轉念，便冷冷一笑，果然雙雙走了過來，距紅袍教主不足三尺。

紅袍教主喘了口氣，道：「本座的功力已快殆盡，你等還怕甚麼？接任教主秘法非同小可，絕對不可外洩，只允接任之人知悉，快靠近上來。」

飛狐夫人向都剛正微一點頭，於是兩人又靠近了一步。

就在此時，只聽黑鬚龍王梅尚清一聲驚呼道：「教 主…… 萬萬不可……」

但話音未落，四大天王已被砰砰的彈了開去。紅袍教主藉這一彈之勢，雙掌齊出，正正的印在飛狐夫人和都剛正的胸上。

飛狐夫人與都剛正悶哼一聲，均噴出一口鮮血，又雙雙飛彈出去，倒地不起。

紅袍教主隨亦鮮血狂噴，面如金紙，緩緩的盤坐於大殿之上。

原來紅袍教主剛才以殘存的金剛眞氣，先把四大天王彈開，再伸手傷了飛狐夫人和都剛正，這最後的一擊，已令紅袍教主內力眞氣消耗殆盡，經脈盡斷。

四大護教天王中，黑鬚龍王梅尚清功力最深，其餘虎王、風王、雲王均面色青白，委頓在地，梅尚清盤坐於地，仍能發話，他歎了口氣，道：「教主……這……你這又何苦？」

紅袍教主痛苦的向梅尚清投來一瞥，道：「……龍王，你怨恨本座麼？」

梅尚清苦笑道：「教主英明一世，只是一時糊塗……剛才竟拚着自身經脈盡斷，令屬下等脫離絕境，更令妖孽重創，這等大智大勇，屬下感佩之極，豈敢怨恨教主？」

紅袍教主喘了口氣，此時他的武功已全失，便如尋常人一樣了，他雙目流淚道：「都怪我寵信妖孽，把梅花教數十年基業斷送了……你怨恨也好，不怨恨也好，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在最後一刻把妖孽重創，日後梅花教能否復興振幫，便全靠龍王你一力撐持了。」

紅袍教主氣力不繼，說到此處一頓，這才續道：「梅兄弟……你肯答允本座最後的要求麼？」

梅尚清眼見聲盛威鼎的梅花教竟落如此地步，心中悲憤萬分，亦不由落淚道：「教主有何吩咐？屬下能辦到的，必當竭盡所能，可惜……屬下傷重在身，未能及時救護教主週全。」

紅袍教主喃喃道：「梅兄弟等忠心於教，可惜我瞎了眼了。」他一頓，忽然肅然道：「黑鬚龍王梅尚清聽令……梅花教主紅袍傳位你，從此時起，梅尚清便是梅花教第二代教主！梅兄弟可答應麼？」

梅尚清一聽，大急道：「此事萬萬不可，教主……梅某重傷在身，已無力護教，教主之位加於身上，反而誤了大事。」梅尚清一頓，決然道：「教主之位，梅尚清只能暫代，但有賢能之士，梅某必拱手相讓。」

紅袍教主長歎一聲，道：「臨危受命，這也難爲你了，梅兄弟，本座告辭了。」紅袍教主忽然大叫一聲，「紅袍縱橫一生，竟然被妖物所算，我好恨……」他的話聲忽地曳然而止，雙眼怒張，氣息卻已停了。

梅花殿上　揭破陰謀

「教主……屬下無能，敵人已攻進來了！」就在此時，黑鬚堂屬下的洪水幫幫主趙海靈，渾身浴血滾了進來，他叫聲未了，已曳然而止，原來已力盡身亡了。

趙海靈剛倒地身亡，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手執利劍，已一掠而進，眼見趙海靈倒地而亡，仍不解恨，一劍穿透了趙海靈的屍身，一面厲叫道：「魔教兇徒，殺我峨嵋弟子數十，這筆血債今日勢必清還……」

清光道人忽然一頓，繞殿掃了一眼，不禁一怔，隨即又仰天狂笑道：「好！很好！好極了……梅花教自相殘殺，四大護法天王竟自身難保，呵呵！貧道今日就成全你等，一劍一個，一個不留……」

清光道人回身向殿外一瞧，但見人影簇簇，已快接近，便連忙把利劍一抖，刺向黑鬚龍王梅尚清。

清光道人見殿中橫七竪八倒了一片，唯有梅尚清盤膝而坐，尚能運氣療傷，知他武功尚未全失，便決意先把他殺了。

這一劍堪堪刺到梅尚清胸前，梅尚清深知梅花教已生死一髮，拚命催發內力療傷，此時正處重要關頭，不料清光道人一劍刺來，森森劍氣，登時把他凝聚的眞氣衝散了，他手足不能移動，不由把眼一閉，暗道梅某今日竟喪奸人之手。

「嘿！你……乘人之危，成何體統了？」

就在此時，梅尚清忽聽一聲冷笑，抬眼一瞧，原來是大乞俠任願，不知甚麼時候，身如鬼魅，已欺到清光道人前面，「二郎神指」一伸，已把刺到的劍尖鉗住。

清光道人又驚又怒，他並不識這衣衫襤褸的老傢伙是誰，但他的二指所透出的功力卻不能不令他大吃一驚，他欲抽劍，劍身在他二指的鉗制下，竟紋絲不動，不由怒道：「死老鬼，六大派圍攻梅花教，你膽大包天，竟敢出手相助魔教麼？」

任願也不生氣，呵呵一笑，道：「你很好，果然是堂堂名門正派的風度，乘人之危，搶先出劍，你簡直好極了，老不死不由佩服萬分，改日必定向你求教名門正派乘人之危的風度……咄，去吧！」

任願二指向前一送，清光道人連人帶劍，身不由已，被一股渾厚的氣勁撞出一丈之外。

任願站在梅尚清身邊，微笑不語，也並不出手助他療傷，他環視大殿一眼，發覺法刑幫的那些黑衣鋼鐵人，以及飛狐夫人，此時忽然失了踪跡，不由歎了口氣。

清光道人見任願站在梅尚清身邊，便不敢妄動，因爲他已知此人的功力，比自己强了近倍，若此時出手，吃虧的必然是自己，吃虧的勾當，清光道人是不幹的。

此時，大殿外面，已紛紛掠進各派羣豪。

領先的是丐幫幫主徐正天和數十丐幫弟子，丐幫執法長老嚴林正殿後，只見徐正天血染衣衫，顯然剛才一番血戰，他出力不少。

緊隨丐幫的是玄天劍兩宗掌門包少峯和鍾師伯，鍾師伯的右臂用白布包紮，必定是與梅花教衆拚鬥時被傷。

玄天劍掌門夫人于小素跟隨包少峯隨後而進，門下弟子梁平山、謝瘦猴等亦渾身浴血，顯見剛才一戰必定甚爲慘烈。

崆峒派掌門余空僅帶了十數名弟子，個個衣飾華麗，在六大派中，崆峒派顯然是最富有的門派。

全眞教掌門元眞子亦率門下弟子等走進大殿，元眞子神情肅然，似乎並不因攻陷梅花教總壇而喜悅。

最後飄然而進的是達摩大師，以及一衆少林派弟子，少林派弟子後面，卻有二人欲進而不進。

這兩人終於走了進來，其中一位是大龍潭老人，另一位卻是臉罩黑布的摧心老魔。

大龍潭老人一見殿中情景，便歎了口氣，向梅尚清這面揚聲大叫道：「大龍王，這不關龍潭老怪的事。」

摧心老魔亦連忙接口道：「是極！是極！老魔和他僅是適逢其會湊熱鬧吧了！」

清光道人咬牙道：「魔教乃武林公敵，人人得而誅之，兩位又何必遮遮掩掩，藏頭露尾，不怕貽笑大方麼？」

摧心老魔素來最恨清光道人的陰陽怪氣，一聽便怒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老魔爲何要遮遮掩掩了？」

龍潭老人怪笑一聲，道：「峨嵋派大掌門如何把我等老怪物瞧在眼內？待此地事了，說不得也要試試他的乾坤劍的厲害了……咦？」大龍潭老人目注大乞俠任願，忽然驚奇的叫道。

任願與大龍潭老人在二十年前曾有一面之緣，知他目力厲害，必定已認出自己來了，便微微一笑道：「光屁股在龍潭水上快活的小子來了麼？」

大龍潭老人一聽，臉上立刻一紅，因爲當年任願路過大龍潭，碰巧見到他正與一位姑娘鴛鴦戲水……這等醜事大龍潭老人是決不向外人洩漏的了，但豈料卻被任願幾乎一口揭破，大龍潭老人嚇得連忙大叫道：「說不得！就算老子不認識你，你也識不得老子吧！」

任願大笑道：「很好，倒是這小子還算知機識趣，好，不說，不說，今日不說便是了。」

大龍潭老人和大乞俠任願這般打渾，登時令梅花殿肅然氣氛一鬆。

但這並沒維持多久，因為玄天劍掌門包少峯突然越眾而進，劍尖一抖，便直指梅尚清道：「玄天門一役，尚未分勝負，今日包某便與你決一雌雄。」

包少峯早已窺破梅尚清的內力已消耗殆盡，便撿這便宜，因此搶先向梅尚清挑戰。

徐正天見梅尚清已落到教毀人亡的地步，心中不由一陣歉然，只是不好表示出來，此時見包少峯竟不顧江湖道義，欲乘人之危，為自己揚威立名，不由大為反感，微哼一聲道：「人家正在運功療傷，誰欲乘人之危，就只管出手便了。」

包少峯被徐正天當眾嘲諷，臉上掛不住了，怒道：「然則除惡務盡，徐幫主以為不對麼？包某倒願洗耳恭聽。」

徐正天冷笑道：「梅花教固然作惡多端，但有等武林人士，自號君子，也不見得心胸高到何處。」

包少峯咬牙道：「徐幫主這是說誰了？」

徐正天冷冷道：「誰是誰非，聽的人自然心知肚明，包掌門又何必明知故問？」

徐正天這話已幾乎點出包少峯的大名了，包少峯實在掛不住，正待發作，他的夫人于小素卻低聲道：「乘人之危，絕非武林正派所願為，徐幫主所言有其通理，你又何必僵持下去，自暴其短？」

包少峯素來猜忌夫人與徐正天關係不同尋常，此時見于小素居然出言袒護他，反而責怪自己，心中這一口怨氣便按捺不住。他把利劍一抖，厲喝道：「包某這是向梅花教討還血債，也不必論甚江湖規矩，若梅尚清你不敢接戰，包某便要出手討還血債了。」

六大派中不少弟子被梅花教人所殺，此事各大派已深信不疑，因此包少峯提出這段血案，六大派中便無人敢說話了。

任願歎了口氣，苦笑道：「梅老弟，今日之事斷難善了，這一仗你支撐得了麼？」

梅尚清深知此時梅花教中，尚能勉強一戰的，就只有自己了，此時他的內力已回復了三成，便暗歎口氣，暗道梅某若不接姓包的挑戰，他必定向其餘兄弟立施毒手，說不得便拿梅某這條命去一搏，拖延得一時算一時了。

梅尚清心念電轉，便霍然躍起，決然道：「好，梅某就接下包掌門這一戰！」

羣豪眼見梅尚清臨危不懼，決死應戰，心中對梅花教雖然仇恨，但也不能不佩服梅尚清這番勇氣。

羣豪中只有達摩大師、徐正天、元眞子等，已聽出梅尚清中氣不繼，目下他不外是欲以自己生命，換取拖延一刻其他教眾的生命，心中均不禁歉然，但攻打梅花教是六大派一致的決定，目下已勢成水火，就連達摩大師，此時也不知如何善了。

包少峯見梅尚清居然毫不畏懼，心中亦不由一跳，暗道莫非他已恢復功力了？但一想他與教主比拚內力，顯然已受傷極重，一時片刻，功力豈能全復？此時不外是硬挺罷了，很好，這倒成就了玄天劍門的一戰揚名。

包少峯心念電轉，便冷笑一聲，先聲奪人，一招玄天點穴劍法推出，劍花抖出了三點，分別刺向梅尚清天柱、天容、天突等三大要穴，竟欲出手便把梅尚清立斃劍下。

梅尚清勉強凝聚的三成功力，根本不足以抵禦包少峯八成功力的劍氣。他尚未及出手化解，便感天柱、天容、天突三大要穴被劍氣所封，登時便感頭暈耳鳴，眼花失控，幾乎搖晃倒地，心中不禁一陣悲愴，暗道梅某今日竟要命喪此等下三流的小人角色手中！

梅尚清自知難逃一劫，但也決不欲被包少峯佔了這個立威的便宜，便故意不加反擊，待劍尖射抵胸前，蓄勢以待，暗聚體內殘存的眞氣，拚着一劍穿胸，趁機在死前發掌把包少峯斃了。

這危機一瞬即至，羣豪中只有達摩大師、大乞俠任願已瞧出不妙，深知這是一個同歸於盡的結局，但礙於情勢，又不便出手阻止，更不便出手相救，只在心中歎了口氣，暗道梅尚清此舉，已是他保存自己英名的唯一法子了。

包少峯也不知危機將至，還沾沾自喜，暗忖梅魔頭果然是虛張聲勢，其實不堪一擊，這天大便宜，包某人今日撿定了。

包少峯劍勢不停，疾如電閃，已抵梅尚清胸前不到三寸。

此時就算達摩大師，大乞俠任願出手，亦決難解救危機了。

梅花女先前被白額虎王故意踢封了穴道，救了她一命，但也因此令她倒地不起，更不能言語，此時眼見梅尚清利劍抵胸，尚無力反抗，不由心膽俱震，情急之下，竟衝開了被封的穴道，便悲叫一聲：「爹爹，你滿身冤屈，怎能就此死了！」

梅花女的悲叫聲撕人心肺，羣豪中不少人一陣唏噓惻然，但誰也無法化解，更無法出手救助。

就在此時，一道白光電射而至，在千鈞一髮中，把包少峯的劍身攔腰射斷了，包少峯乍覺劍身折斷，大吃一驚，不敢傷人，先求自保，向後疾退一丈，隨手把只剩半截的劍身一彈，尖嘯着射向白光來處，快如電射。

與此同時，羣豪只見一位蒙面男子，越窗射入，身形奇妙之極，他的手上，正揑着包少峯射去的那半截斷

劍。

隨即，又有一位中年婦人電掠而至，搶到梅尚清身邊，疾伸一掌，按在梅尚清的背上。

餘勢未停，大殿外又見兩位年輕男女，一位道士打扮，另一位卻是臉如滿月的人間仙女，兩人併肩飄了進來，腳不沾地，猶如踏着雲彩。

梅花大殿，接連出現二男二女，個個神采飄然，如幻如仙，羣豪不由瞧得呆了。

中年美婦不少羣豪認識，均驚叫一聲道：「梅花教傲雪梅王蕭若蘭……她怎會在此時突然出現？」

摧心老魔一見那青年道士，也不顧他身邊尚有一位美女，便掠到他身前，喜得抓耳撓腮，大叫道：「喂！大道士！你把那顆帝王之珠弄到哪兒去了？帝王寶珠老魔不要，但你可得替老魔再相一次，我那見鬼厄運是否已消退了？」

青年道士原來是徐茂公，那位美如仙子的卻是張青奴。

包少峯也不理會徐茂公如何與摧心老魔答對糾纏，他的視線卻緊盯住那位蒙面青年人，就如瞧着妖魔鬼怪，剛才這一手白光斷劍，登時令他憶起玄天門一役，亦正是這一位白光斷劍人，在絕無可能的情形下，把梅尚清救走了，他的劍法和身法之神妙，簡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 * *

飄進梅花大殿的二男二女，除傲雪梅王蕭若蘭的身份已被羣豪知悉外，其餘的二男一女，也不知是友是敵。

傲雪梅王此時忙於向梅尚清輸送眞氣，助他療傷，對大殿中的肅煞景象渾然不理。而一位衣衫襤褸的老乞丐，正站在她身後，隱隱替她護法，羣豪雖然不知此人是誰，但此人精光閃爍，顯然身負絕頂神功，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蒙面男子露出的雙目藍光烱烱，顯然他的內力比那老乞丐尚更勝一籌，羣豪心中均惴惴不安，暗道江湖中何時出了這等莫測高深的怪物？

蒙面男子目視大殿一周，隨即飄身到梅尚清身前，略一注視，便伸手疾點了梅尚清三處穴道。

傲雪梅王不明蒙面男子的用意，驚道：「你！你是誰？幹甚麼的？」

奇怪的是，她身後替她隱然護法的老乞丐卻微笑不理，任由蒙面男子施為。

蒙面男子低聲道：「放心！梅……大俠剛才天突、天柱、天容三穴被劍氣所傷，因此暫失知覺，不能發話而矣！我以眞氣注入三穴，想必已無大礙。至於他失去的內力，決非一時片刻可復，蕭……女俠不必徒耗眞力了。」

蕭若蘭不禁又驚又奇，正欲說話，卻已聞梅尚清低聲道：「梅王……這便是我說過的那位蒙面大俠……多謝大俠兩番出手相救，但梅某已時日無多，不敢說圖報二字，只好牢記心中永誌不忘。」

梅尚清神智恢復，向蒙面青年拱手道。

蒙面青年神色頓感惶恐，這從他的目光可以看出，他連忙低聲道：「梅……俠請多保重，這是我應盡的義務。」

蒙面男子說罷，隨即又掠到白額虎王凌霄、馳電風王微步生、飛虹雲王雲中子等人身邊，出手如電，分點各人身上五大要穴，三王被他一點，便感痛楚消減一半，全身的抖顫也大為減輕。

蒙面男子目光突然觸及倒卧一旁的梅花女，目中的藍光登時一閃，他二話沒說，便飄身而上，出手向梅花女的委中穴一捺，梅花女腿部被封的穴道登時被解，雖內傷仍重，但行動說話已無阻礙。

梅花女乍見此人的身影，不由一怔，似曾相識，但想想又不像，便驚奇道：「你……你到底是誰？」

蒙面男子微微一笑，也不見他的嘴唇張合，一絲微音已鑽入梅花女耳內：「故人聚首，何必相問？」語帶喜悅，卻不肯暴露身份。梅花女到底想不出此人是誰，急得直眨眼皮。

蒙面男子又飄到梅花教法刑幫幫主都剛正身邊，梅花女一見，連忙尖叫道：「此人與飛狐妖婦勾結為奸，乃梅花教此番大禍的罪魁禍首之一，你……你助他療傷作甚？」

蒙面男子略一猶豫，微歎口氣，終於還是出手替都剛正解去了致命的血脈逆流穴道。都剛正原來已奄奄待斃，但被一點，血脈逆流立即中止，神智便緩緩清醒過來，生命也又暫保無礙。

蒙面男子最後掠到紅袍教主身前，紅袍教主的身軀依然盤坐於殿上，屹立不倒，他僅伸手一探紅袍教主的鼻息，便歎了口氣，再沒有出手了。

傲雪梅王一見，忍不住急道：「教主……他……如何了？」

蒙面男子搖了搖頭，抱歉的道：「全身經脈盡斷，神仙難救。」

蒙面男子此言朗朗而出，遠近清晰可聞，羣豪眼見紅袍教主一代梟雄，竟落到如此地步，倒有不少人一陣唏噓。

包少峯此時確信紅袍教主已逝，膽氣便不由大壯，他恨蒙面男子三番兩次破壞了他的好事，雖然他神功驚人，但當着達摩大師等羣豪面前，諒他亦不敢太過放肆，公然與武林六大派為敵，便斜飄而出，擋在蒙面男子前面，冷哼一聲，道：「你到底是誰？藏頭露尾意欲何為？難道敢公然維護魔教，與武林為敵麼？」

蒙面男子的目光與包少峯乍然相觸，包少峯但感渾身一寒，因為蒙面

男子的目光，竟有一種怨恨的光芒直透他的心胸。

幸而蒙面男子目中的怨恨稍縱即逝，並不與包少峯糾纏，反而向達摩大師這面轉過身來，朗聲道：「請問大師，世俗是否皆道冤有頭，債有主，擒賊先擒王？」

達摩大師甫進梅花大殿，他的目力奇佳，繞殿一掃，便已明白一切，心中不由一陣歉惻。蒙面男子出現時，他不但不驚，反而暗地一陣驚喜。此時見他直接向他發話，便知其意，不由微微一笑道：「阿彌陀佛，這原是佛道戒妄殺生的法則，施主此言，與佛法殊途同歸，不謀而合。」

蒙面男子一聽，當即向達摩大師抱拳道：「多謝大師指點。」他一頓，隨即向羣豪朗聲道：「各位目睹，梅花教教主已逝世歸天，教衆亦死傷無數，如此慘變，各位就算與梅花教有何血海深仇，也大可暫時化解，彼此盡泯仇怨，各自修德，以圖重振武林正氣，未知各位以爲然否？」

羣豪中雖亦有人承認蒙面男子所言有其道理，但誰也默不作聲，因爲羣豪均認定梅花教是殘殺武林人士的兇手，這筆血海深仇，豈會輕易化解？蒙面男子此言，顯見未免太過幼稚天眞了。

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先就冷笑一聲，道：「你是誰？武林盟主麼？憑你一句話，便輕輕放過一干魔頭。」

蒙面男子並不生氣，反而天眞的向清光道人道：「請教道長，然則如何方可善了？」

清光道人呵呵一笑，道：「武林公敵，人人得而誅之，除惡務盡，豈能善了，這位兄弟欲善了麼，除非還我六大派弟子的命來，又或者……」

蒙面男子忙道：「如何？」

清光道人道：「或者梅花殿中的五大魔頭，一齊當衆自我了斷，其餘的教衆，或可網開一面。」

羣豪均知清光道人所指的「五大魔頭」，亦即黑鬚龍王梅尙清等五大護教天王，五大天王一死，梅花教便即立刻瓦解毀滅，剩下的散兵游勇，根本就只有任由宰割的份兒，清光道人所說的「網開一面」，不過是故示大方的虛辭。

羣豪心中雖或有不忍，但六大派與梅花教已勢成水火，一旦梅花教傾覆，便萬不能令它東山再起，再向六大派尋仇，此乃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因此誰也沒有表示，也就等於默認清光道人所言。

蒙面男子此時就算再天眞幼稚，亦知道單憑三言兩語，是不能善了，他歎了口氣，道：「那請教道長，如何還你各派弟子的生命？」

清光道人嘿嘿冷笑道：「血債血償，何必多問。」

蒙面男子目中精光一現，朗聲道：「然則請問道長，此役梅花教千百教衆的生命，又向誰討還了？況且道長一口咬定梅花教乃殺害六大派弟子的兇手，請問又何來眞憑實據？」

清光道人凜然道：「梅花針乃梅花教的獨門暗器，各派弟子均中梅花針的劇毒而死，這便是眞憑實據，豈容你替其狡辯。」

傲雪梅王蕭若蘭一聽，不由怒道：「梅花教行事光明磊落，所有暗器，均嚴禁餵毒，此乃本教教旨，豈容你栽贓誣蔑。」

傲雪梅王此言原本甚有份量，但一來武林各派此刻與梅花教已勢成水火，就算要翻案也太遲了；二來她是梅花教護教天王，由她辯白，便顯得無力，因此羣豪誰也不會相信，也寧願不信。

蒙面男子見梅王道出眞相，但羣豪依然置諸不理，大有錯了便錯到底的「氣概」，心中不由惱怒，他略一沉吟，便道：「單憑一枚梅花針，便一口咬定梅花教殘害武林各派弟子，不嫌過於武斷麼？」

羣豪誰也沒有作聲，蒙面男子一頓，決然地轉向丐幫這面，朗聲道：「請問徐幫主，當日金二丐被害，眉心處是否有一針孔，針孔旁邊是否殘留一絲烏黑瘀血？」

丐幫幫主徐正天心中微一怔，想起當日有人私闖靈堂之事，便有點明白蒙面男子是誰了，他自殺上梅花峯，眼見梅花教毀於內奸之手，心中便已惴然不安，暗道殺害各派弟子的事，當眞另有文章麼？他心存此念，便不揭穿蒙面男子的眞相，坦然道：「不錯，的確如此！」

蒙面男子隨即朗聲道：「當日在下偶爾路過丐幫，私闖金二丐的靈堂查看，因此知道其詳。各位，武林無論何種暗器，就算身餵劇毒乍然刺入，傷口流出的血必帶鮮紅，因爲世上任何毒物，毒性發作均須一定時間，豈會甫刺之下，毒性立刻融進血液，流出瘀血？除非死者在身中毒針之前，便已身中劇毒，這是金二丐眉心傷口流出瘀血的唯一解釋！」

清光道人此時神色一凜，大概唯恐羣豪信了蒙面男子之言，替梅花教翻案，便嘿嘿冷笑道：「蒙面小子，你知道甚麼？見血封喉的毒物，便不可立見瘀血麼？」

蒙面男子微微揚目，道：「見血封喉的毒物不過是誇大其辭，就算如此，其毒性運行亦與先中劇毒截然不同，金二丐若是被梅花針致命，毒性必由眉心到陽白穴上行再抵頷厭穴，再由頷厭穴後斜行目窗、正營、承靈、腦空、風池諸穴，再由風池結聚，下行肩井、淵液、京門、五樞、維道，然後斜行環跳穴，環跳穴乃人四肢大穴，毒性抵達環跳，便會四肢抽搐而亡。」

蒙面男子一頓間，由於他精通脈理，如數家珍，羣豪中有人大表贊同

道：「是呵，不錯！但凡中毒之人，均是四肢抽搐而亡的。」

蒙面男子目光又一揚，環視羣豪，朗聲道：「但丐幫金二丐身中的毒性，卻以腹穴京門爲起點，上行淵液、肩井、風池、與眉心中毒運行路線截然不同！因此足證，金二丐必是先中食物之毒，垂死時再被人用梅花針刺入眉心，那麼請問，兇手這麼幹的目的是甚麼？」

羣豪中有人接口道：「那自然是存心栽贓嫁禍，這還用問麼。」發話的人，卻是丐幫的執法長老嚴林正。

嚴林正自那次有人私闖靈堂，又打了一架，過後他不由亦心生疑念，便走進靈堂，與徐正天一道，仔細檢視金二丐的遺體，當時已發現了不少疑點，但丐幫並無時間追查眞兇，很快就被捲入與梅花教的拚殺，嚴林正心中甚感窩囊。此時一聽蒙面男子朗朗直道，登時解開他心中的疑念，便不由叫道。

清光道人神色一凜，森然道：「嚴長老說得清楚點，是誰栽贓嫁禍了？難道魔教所作所爲，已成武林公敵，嚴長老尙有疑問麼？」

嚴林正怒道：「是誰栽贓嫁禍，誰就心知肚明，金二丐的情形的確如此，這蒙面人並無半句虛言，丐幫若做錯了事，嚴某自然甘願叩頭服罪。」

嚴林正義正辭嚴，蒙面人目光不由一亮，暗道丐幫在徐正天轄下，果然未失正氣，他正欲發話，卻被玄天劍掌門包少峯搶先了一步。

包少峯道：「然則梅花教殺我門下弟子數人，還是有人栽贓嫁禍麼？豈有此理！」

此時梅花女忽然尖聲大叫道：「玄天劍門人當衆調戲良家婦女，如此不良之物，不該殺麼？」

包少峯冷笑道：「原來你這小妖女尙未死，當日殺我弟子，妳亦在場，必定難逃罪責，待會我再跟妳算這筆血賬！」

梅花女氣得大叫道：「梅花女幸而未死，算就算！怕你大掌門麼？」她重傷在身，此時拚命硬挺，模樣甚爲可笑。

羣豪眼見包少峯神色尷尬，料他必是不便當衆向一位女娃兒出手，不禁在肚內暗笑。

蒙面男子此時又朗聲道：「因此梅花教是否眞正兇手，尙未查實，各位貿然攻殺上來，雙方殘殺，已屬不該，就算彼此有何仇怨，也該暫時了斷，又豈可再逼人太甚，務要趕盡殺絕？果眞如此，武林正派與邪魔外道又有何區別？在下斗膽向各位進言，望各位掌門公平定奪。」

清光道人一聽，不待羣豪有所表示，當即冷笑一聲道：「你小子也並無眞憑實據，證明此乃栽贓嫁禍，魔教並非殺人兇手，單憑你空口白話，便欲了斷各派與魔教的數十年仇怨，你也未免太狂了。」

蒙面男子歎了口氣，道：「然則如何方可以了斷？」

清光道人嘿嘿一笑，道：「你是甚麼人？師承何處？」

蒙面男子一怔道：「武林公義，人人均可主持，又豈分門派之別？」

清光道人大笑道：「你連師門、名姓亦不敢示人，可知你的斤兩有多少了，放着衆多武林各宿在此，豈容你這無名小輩在此胡言亂語，你欲主持武林正義，便先勝過我手中之劍，再說不遲。」

清光道人眼見蒙面小子三言兩語，竟把丐幫之人打動了，唯恐其他各派亦有所動搖，而放過了梅花教大魔頭；又見蒙面男子說話多時，並無人接應他，料他必定是瘋瘋癲癲的無名小輩，便心存立斃他於劍下之念，以免夜長夢多，破壞了他一番心血。

蒙面男子目帶迷惑，道：「武林中事，難道當眞強者方可說話麼？」

此時大龍潭老人忽然呵呵大笑，道：「你這小子當眞傻得可以極了，你若不能令他折服，他自恃強勝於你，又如何肯聽你說話了。」

蒙面男子向大龍潭老人這面瞟去一眼，目光便不由閃出一絲喜悅，但卻沒作聲。

梅尙清這時苦笑一下，道：「好兄弟爲我梅花教已盡全力，梅某已深感不安矣！但江湖險詐，數十年仇怨，又豈是你獨力所能化解？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梅某認命了，你莫再插手梅花教中事，盡早離開，免枉送了生命。」

蒙面男子目中閃過一抹藍光，略一沉吟，便射向清光道人，決然道：「既然如此，在下就斗膽接道長數招便了。」

羣豪一聽，均一陣哄笑，暗道你居然自負數招便可打敗清光道人，你就算是紅袍教主再生，亦未必有這本事。

清光道人也被氣得臉色鐵青，沉聲道：「小子狂妄無知，貧道今日就代各位前輩名宿教訓你。」

清光道人話音未落，手中寶劍一抖，乾坤劍的最厲害一招「斗轉星移」便向蒙面男子罩到，劍勢的凌厲、劍網的綿密，簡直可令星轉斗移。

梅尙清一見，怒道：「你這是存心置他於死地，豈是前輩所爲。」

清光道人獰笑道：「待會便輪到你了，你急甚麼？」

此時蒙面男子已被清光道人的劍網困住，根本無從反擊，幸而他的步法神妙，竟如禿龍行空，莫知其踪，片刻之間，便已從容脫困而出。

清光道人眼見最厲害的一招也難傷他分毫，狂怒之下，連前輩的身份也不顧了，竟疾衝而上，形如餓虎，全然是一副死纏爛打之勢。

蒙面男子不再容他從容進招，他

身形一迴，形如禿龍擺尾，繞到清光道人身後，在絕不可能的方位上，伸指一彈，一道白光似的氣勁便猛旋而至，但聽嗤的一聲，清光道人手中的寶劍竟被他在後面以氣勁彈斷了，清光道人寶劍折斷，收勢不住，盲目的向前衝了三步，才勉强定住身形，其狀就如盲人摸象，甚爲可笑。

羣豪中有忍不住口，便嘻哈的笑出聲來。

清光道人持劍怒瞪雙目道：「是誰發笑？」

發笑的人見清光道人氣急敗壞，一副找人拚命的樣子，不敢惹他，便沒作聲。

在大龍潭老人身邊的摧心老魔，卻忍不住冷笑道：「不笑你！不笑你！只笑那蒙面小子過份謙和，怎的不說半招取勝而已！」

清光道人冷芒直射摧心老魔，厲聲道：「你敢與貧道一拚麼？」

摧心老魔大笑道：「不敢，不敢，老魔平生不與和尚、道士交手，因爲這些人毫無油水可撈，老魔出手，豈非白費力氣？」

清光道人怒極，把斷了的寶劍一拋，猛吸口氣，把功力催發到八成的境地，翻腕一掌，便向蒙面男子的胸前拍去，存心一掌斃他，以挽回丟失的面子。

羣豪中有人驚呼道：「乾坤一掌，無可抵禦！」

蒙面男子一見清光道人出掌，目中藍光乍閃，似乎憶起舊日的怨氣，便嘿的一聲，右掌上揚，左掌迎向乾坤一掌。

兩掌相交，只聽砰的一聲，清光道人竟被撞得連退三尺，但餘勢不止，蒙面男子上揚的右掌忽地向清光道人一迴，清光道人便突感一股强大無匹的柔力吸扯，把他扯到蒙面男子的身前，蒙面男子的右掌剛要全力拍上清光道人的胸前大穴，但忽然一偏，掌力偏離了三寸，沉喝一聲，道：「你既不願聽人說話，便退到一角去吧！」

清光道人胸前挨了一掌，猶如撞上一股强烈的龍捲風，呼的一聲，他的身子竟撞向三丈遠的殿柱上，他連一聲也不及叫，便軟軟的倚殿柱委頓坐在地上。

此時，羣豪中有識貨的，已瞧出剛才若非蒙面男子掌力稍偏胸前大穴，清光道人必已心脈盡斷而亡。

蒙面男子與清光道人的乾坤劍和乾坤掌較量，前後不到一招，便把堂堂的峨嵋派掌門擊致重傷倒地，如此內力、如此劍法、如此步法、如此神功、更有如此氣量，在當世武林中簡直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梅花大殿此時鴉雀無聲，均被蒙面男子的絕頂神功震懾。就連極爲自負的大龍潭老人，亦不禁暗暗點頭，心道就算老子出手，八脈神劍齊施，雖然大可置清光雜毛於死地，但也決不似這臭小子的從容之極，這當眞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蒙面男子此時雖然全勝，但目光中並無半點喜悅，他歎了口氣，道：「在下出手，實情非所願，只爲化解這一段仇怨，萬般無奈，勉强一試，務請各位前輩名宿見諒。」

蒙面男子一頓，又慨然道：「在下爲爭發言權，多有得罪，各位若不允的，便只管向在下出手好了。」

羣豪默然。

誰也不敢貿然作聲示勇。

誰也沒有一招把清光道人擊傷的功力。

誰敢自負自己比清光道人强勝數倍？

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强者說話，弱者噤聲；這似乎是武林的規條。

在羣豪的沉默中，丐幫幫主徐正天忽然大步而出，向蒙面男子拱手道：「徐某向閣下領教高招！」

蒙面男子微一怔，似稍露不安，但隨又泰然道：「徐幫主客氣，未知如何比試？」

徐正天亦微一怔道：「閣下有何高見？」

蒙面男子目露微笑道：「武林比試，並非生死之搏，可否用文鬥之法？」

徐正天亦微微一笑，道：「如何文鬥？」

蒙面男子疾退一丈，道：「徐幫主請發招！不必客氣！」

徐正天會心一笑，隨即原地不動，突然雙掌一翻，緩緩向前推出，道：「小心了！我以龍虎掌之潛龍勿用攻你！」

蒙面男子作勢運氣於指，向徐正天一彈道：「來得好，在下便以氣劍擊你右掌合谷，左掌陽谷兩穴！」

蒙面男子這一下雖然是虛招，但羣豪眼見他隔空射出氣劍的神通，均心中一凜，暗道陽谷、合谷均手腕要穴，被點輕則令人痲木失智，重則上肢立刻癱瘓，武功盡廢，若被氣劍射穿，則立有生命之虞。

蒙面男子這一招反擊，徐正天的「潛龍勿用」便非得變招先求自保，否則便必敗無疑。

徐正天坦然一笑，道：「好！以氣劍擊我合谷、陽谷兩穴，果然是破解潛龍勿用的高招！這一招徐某輸了！」

徐正天一頓，掌勢隨即一迴，向前連翻帶拍數掌，龍虎掌的掌勢已展了開來，雖然未帶內力，但威猛仍在，只見掌風刮人臉孔。

蒙面男子也不敢怠慢，當即身走禿龍步，身法神妙，又間爾揚指一彈，往往便逼得徐正天非迴掌自救不可，最後蒙面男子左掌上揚，右掌四指平伸，指向徐正天的胸前，凝立不動，姿勢奇妙之極。

徐正天微一怔，掌勢不由停住，略一沉吟，便坦然道：「是徐某輸了！」

羣豪中不明所以的人均大叫道：「徐幫主的龍虎掌無敵天下，怎會輸了！這一仗不算！」

發話的人，大有不拚個眞章、拚出你死我活，便不覺過癮的意思。

此時大乞俠任願忽然嘿嘿冷笑，突地伸出二指，循聲辨位，隔空向羣豪發話之人彈去。羣豪中說話的人，均突感嘴唇一痳，張開的嘴便合不攏來，嘴雖然大張，卻不能說話，神色甚爲尷尬。

有識之士均暗驚道：「二郎神指！神通一彈！久絕江湖，今日重現！」

任願呵呵一笑，道：「老乞丐也不知甚麼是彈指神通，不過卻知道那蒙面小子取勝一式的厲害！徐娃兒用的是龍虎掌飛龍在天、龍虎風雲、龍戰於野最厲害的三式，但卻被蒙面小子的八指神劍所破！他右掌四指已把飛龍在天，龍戰於野二式破了，卻寬容大量，不以左掌四指擊破中間稍弱的一式龍虎風雲，若他眞以四指發出劍氣，徐娃兒內力不逮，豈容他全身而退？這不是輸了又是甚麼……」

任願一頓，又目注徐正天，道：「徐娃兒，你很好！勝就勝，輸認輸，並未死雞腳硬挺，丟人現眼，光明磊落，這才是我的好徒孫兒，呵呵！老乞丐高興極了！」

衆人心料徐正天被這瘋癲乞丐任意嘲笑，必定動怒，只怕又有一場火拚，豈料徐正天卻向任願俯首道：「是，師伯祖教訓的是！」

任願亦公然受落，呵呵一笑道：「既然輸了，卻又如何？丐幫可莫言而無信呵！」

徐正天坦然一笑，道：「徐某有言在先，若這位蒙面大俠勝了，他便有發言權！丐幫宣佈退出梅花殿之事，若證實丐幫今日攻打梅花峯是誤中奸計，徐某必先誅奸邪，再向梅花教請罪！」

徐正天這一表示，羣豪中不禁一陣嘩然。

丐幫執法長老嚴林正怒道：「丐幫發覺殺人之事另有內幕，貿然攻人山頭，已錯了一半，若再向人趕盡殺絕，豈非奸邪狗盜不如麼！若有人不服丐幫決定，待此事了斷，丐幫隨時候教奉陪！」

大乞俠任願一聽，眉開眼笑道：「很好！你這執法長老之位，可以幹下去了！」

* * *

此時三大派中，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被傷，已不濟事，丐幫又公然宣佈再不插手梅花大殿內的事，剩下崆峒、玄天門、全眞教、少林派，便顯得聲勢大減了。

少林派達摩大師此時與全眞教的元眞子交換了一下眼色，但見元眞子欣然點頭，達摩大師便含笑道：「阿彌陀佛！不管此事眞相如何，但佛道皆有好生之德，梅施主等已傷重在身，殺人血案一事，暫時已不宜追究，各位意下如何？」

全眞教掌門元眞子微微一笑，道：「大師剛才已稱佛道，自然也包括全眞教在內了！」

玄天劍掌門包少峯最善跟風鼓動，此時眼看勢頭不對，他決不會硬充英雄，當即點頭道：「既丐幫、少林、全眞三派均無異議，玄天劍與武林正派同氣連枝，豈會反對？」

玄天劍的鍾師伯却怒道：「錯就錯，對就對！如此拖泥帶水，胡混了事，成何樣子！」

包少峯的夫人于小素低聲道：「鍾師兄！連達摩大師亦心願如此，玄天劍尚能獨撐下去麼？再僵持，不過是丟人現眼罷了！」

崆峒派掌門余空比包少峯更精滑，他也不待別人問及，便搶先向殿中各人抱拳道：「實不相瞞，崆峒派並無弟子被殺，梅花峯一役，崆峒派是跟隨大家吧了！」余空這話，甚至已爲日後尋了退路，萬一梅花教重振聲威，向六大派尋仇，那崆峒派因已當衆表白誤信人言，梅花教或許便可網開一面。

達摩大師卻向梅尚清夫婦合十道：「梅施主！老衲此番上山，乃爲追查眞兇而來，多有得罪，梅施主若不見諒，大可分清是非，老衲願意奉陪。」

梅尚清歎了口氣，苦笑道：「此番浩劫，實非六大派之罪！若非敝教出了妖孽內亂，局面斷不致弄成這般慘酷！是非恩怨一時也難分清，日後必向六大派有所交代！」

大龍潭老人呵呵一笑道：「好！雖敗而不餒，梅老弟，你很好……」

「不好！不好極了！」就在此時，大殿外面忽然飄入一聲女人的尖嘯道。

此時本已天色大明，但梅花大殿卻忽然一暗，不知甚麼時候，大殿的裏外前後左右，已多了一百幾十位黑衣人。

大殿的正門，有四位黑衣人抬着一乘軟輦，軟輦上坐着一位王妃打扮的女子，悠悠的飄了進來。

羣豪中有識得的，不由驚呼一聲道：「梅花教的飛狐夫人！」

軟輦上的飛狐夫人尖聲一笑，道：「不錯！果然是飛狐夫人我！但並非梅花教的！」

羣豪中又有人驚道：「不是梅花教的飛狐夫人，卻是誰？」

飛狐夫人怒目回顧，向發聲處微笑道：「急甚麼？很快便有答案了！」

羣豪中發聲的人又驚道：「你！你到底是何方神聖？」

「嘿嘿！她不說，貧道大概也清楚了！」

在羣豪驚愕中，那青年道士徐茂公忽然目注飛狐夫人，微微一笑道。

飛狐夫人不由一怔，隨又冷笑道：「你知道甚麼？臭雜毛……」

「不許出口傷他！」

徐茂公身邊的絕色美女忽然嬌喝一聲，雙目如電，射向飛狐，她只覺光寒如雪，不由渾身打了個冷顫。

羣豪這才留意，那青年道士身邊的絕色美女，竟是一位武功深不可測的神秘之士。

飛狐夫人亦不由心中一寒，道：「她是誰？龍山一役怎的不見她露面？」

青年道士徐茂公呵呵一笑道：「她是誰妳管不着，但妳的身份內幕關係武林安危，貧道卻不得不大膽揭破！」

飛狐夫人又好笑又好氣道：「我的身份已隱寂十多年，連我自己也幾乎忘記了，你這道士會知道麼？」

徐茂公微笑道：「龍山之巔，初次見面，已露兇兆！不想在劫難逃，果然被你的奸計得逞所願！」

飛狐夫人怒道：「牛鼻子胡說八道甚麼？」

徐茂公微笑道：「貧道自然是胡說八道，但貧道推算你飛狐夫人本姓陳！不知是也不是！」

飛狐夫人暗吃一驚，不由失聲道：「你！你怎知我飛狐本姓陳？」

徐茂公自得「尋龍秘笈」絕學，久經歷練，其觀相尋龍的神術，比起龍山之會，已更為精進，此時他目注飛狐，微笑道：「你左耳稍大，右耳朝東，分明是『耳、東』一個『陳』字，這根本不必費神，便可立判！」

飛狐夫人尚未及有所表示，摧心老魔已大叫道：「她一定是姓陳！決不會改姓其他甚麼！」

大龍潭老人笑道：「你老魔又並非她夫郎，你就敢這般肯定麼？」

摧心老魔大笑道：「這道士小子神術驚人，連老子亦佩服得五體投地，你敢不信麼？老魔可不敢要她做老婆，不然老魔再配一位妖婦，豈非成了妖魔鬼怪麼！」

羣豪一聽，均忍不住哄堂大笑。

飛狐夫人被如此嘲辱，卻仍微微一笑，道：「飛狐忍辱負重十多廿年，才等到今日這一個成功地步，你以為憑你老魔頭一句話，便會把我的大計打亂麼？」

飛狐夫人如此隱忍，倒大出摧心老魔所料，他原以為飛狐夫人沉不住氣，飛下軟輦，向他出手，他就趁勢把她斃了。

飛狐夫人卻轉向徐茂公，微笑道：「道士大俠！那你還知道甚麼？」

徐茂公目注飛狐，歎了口氣，道：「事到如今，你還不肯放下你的復國美夢麼？」

飛狐不動聲息的一笑，道：「甚麼復國美夢？小女子可不懂呵！」

徐茂公以為飛狐當眞愚不可及，便忍不住一口揭破了她眞正面目：「飛狐你本姓陳，桃花滿面又流光，手擺頭搖腰軟粧，雖然出自大貴之家，但福緣淺薄，不足成大氣候；又妳龍宮有破坑，眉垂煞氣直透人中，當主你在二十年前慘逢驚變，其時必有父喪之危！再者妳的父母宮曲綫甚盛，當主你的生父文采橫溢，極善詩賦！因此綜而推之，你父乃……」

飛狐咬牙道：「是誰？」

徐茂公微微一笑，忽然吟道：「手捲眞珠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丁香空結兩中愁！回首綠波三重暮，雲外青鳥接天流！帝王夢醒，不外是一場春夢！陳公主，你至今仍未心死麼！」

飛狐夫人一聽，咬牙道：「很好！你還知道甚麼？」

徐茂公微一沉吟，便決然道：「既陳公主尚難捨帝王夢境，貧道也就代妳說了吧！妳父乃陳朝皇帝陳叔寶，妳是陳叔寶的大公主陳玉仙……」

飛狐夫人恨恨的咬牙道：「你很好！」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你一定奇怪，為甚麼貧道連妳的乳名也知道了？其實也很簡單，自龍山一會，貧道便懷疑你是帝王的後裔，因此便仔細調查，再幾經印證，翻查陳朝的宮譜，自然可以一目了然！而且，貧道尚知道陳公主的一個大秘密……」

飛狐夫人盯看徐茂公，緩緩道：「你只管說下去！反正你已無生離梅花殿的機會了！」

徐茂公坦然一笑，道：「貧道為保存武林精英，不得不挺身揭穿陳公主你的毒計，至於貧道是否可以生存，那是徐某本命中的事，倒也不必陳公主你操心了！」

徐茂公一頓，又朗聲道：「陳公主的娘家便是陳家莊，陳家莊老夫人便即陳後主的皇后張麗華，而三位少莊主陳霸業，陳霸先、陳霸佑，則是陳後主的後人……你尚有一位妹妹，但她在江湖中尚未有惡蹟，貧道便不忍揭穿其名姓了！」

羣豪一聽，均聳然動容，暗道若飛狐夫人是陳後主的女兒，那她不惜紓尊降貴，下嫁梅花教主，必定有她不可告人的大秘密！

徐茂公又續道：「各位一定奇怪，為何陳大公主以千金之軀，竟肯下嫁梅花教主？其實這是陳家莊定下的一着高招，目的是通過飛狐夫人控制梅花教，制造內亂，又派出殺手，四出殺害武林人士，嫁禍梅花教，待武林各派與梅花教火拚，陳家莊人便可以趁機混水摸魚，一舉控制整個武林，進而便可起兵推翻當今朝廷，達到復國的目的！這便是近年江湖如此多事的根源。」

徐正天、達摩大師、元眞子、甚至包少峯、余空等，均感心頭大震，怔怔的不知所以。

徐正天目注徐茂公，凜然道：「徐道長！你所說的絕對準確麼？」

徐茂公點頭微笑，蒙面男子此時忽然接口道：「徐道長所言，絕對不虛！在下還知道，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竟是陳後主的舊臣，他所以如此熱心挑起武林爭鬥，目的亦是從中配合陳家莊人復國的行動！」

徐正天一聽，不由歎了口氣，道：「兄弟你為何不早說？」他的口氣，似乎早已知道蒙面男子的身份似的。

蒙面男子道：「時機未成熟，在下貿然說出，徐幫主必然以為在下是瘋了！」

「臭道士！臭小子！你們難道以為，今日便時機成熟了麼！」

飛狐夫人——陳玉仙忽然嘿嘿冷笑道。

徐正天咬牙切齒道：「原來一切均是你這妖婦所安排好的！幾令徐某成了斷送武林精英的罪人！」

飛狐夫人陳玉仙格格一笑，道：「徐幫主知道了又怎樣？」

徐正天怒道：「徐某豈能放過你這妖婦！」

飛狐夫人陳玉仙不由大笑道：「你目下自身難保，尚敢奢言報復？實不相瞞，本公主今日公然以王妃的打扮現身，便是有意把這求富貴榮華的妙法告知各位，姓徐的道士，不外是早一步代本公主傳話吧了！」

徐正天咬牙道：「你以為妳尚能生離梅花峯麼？」

飛狐夫人陳玉仙大笑道：「這話應該是你問自己，怎麼反而本末倒置了！」

飛狐夫人話音未落，徐正天嘿的一聲，身形已向上躍起，一掠三丈，凌空向飛狐夫人一掌拍去！徐正天含怒而發，這一掌的掌力自然非同小可。羣豪均預料，飛狐夫人必定命喪當場了。

卻只見抬着軟輦的四個黑衣人，神速的向後一躍，在大殿裏外前後環伺的一百幾十位黑衣人，其中的二人恰到好處的飛身迎上，不約而同，均以前胸迎接徐正天的左右兩掌！

徐正天沉喝一聲：「找死麼！」他這兩掌眼看就要拍上兩個黑衣人的前胸！

飛狐夫人在一丈之外，神色泰然，猶如瞧着一頭猴子相搏。

就在此時，在絕無可能化解的情形下，蒙面男子突然身化禿龍，直捲而上，又猛然一沉，向兩名黑衣人捲去！

只見兩名黑衣人竟被平地捲飛，砰的摔到大殿外面！隨即只聽轟轟兩聲巨响，黑衣人竟從前胸着地時起爆，立刻炸得肢離破碎，慘不忍睹！

剛才若徐正天的兩掌拍上去，粉身碎骨的，就必然加多一位丐幫幫主了！

羣豪均驚駭得目瞪口呆！徐正天的臉色亦不由一陣發白，身子倒掠而迴，向蒙面男子拱手道：「多謝兄弟相救！但你怎知妖婦這些黑衣殺手竟內藏炸藥？」

蒙面男子苦笑道：「在下曾吃過這些黑衣鋼鐵人的大虧，剛才見飛狐夫人指使彼等以身體接招，便知其中有機關所在了！」

徐正天神色一變，怒道：「這妖婦好毒辣的手段，竟在活人身上內藏炸藥！」

飛狐夫人陳玉仙大笑道：「誰教你有眼無珠，錯把鋼鐵人當活人了！炸你不死，算你僥倖一時！」

徐正天氣得咬牙不語，蒙面男子歎了口氣，道：「她說的倒並非虛言，徐幫主只須看看地上炸飛的斷肢，便明白了！」

徐正天向地上的一隻斷掌一瞧，不由目瞪口呆，作聲不得。原來這隻斷掌根本就沒有血肉，斷口處烏黑發亮，就如一塊斷裂了鋼鐵般！

飛狐夫人見徐正天神色驚愕，不由開心的大笑道：「瞧清了麼？堂堂丐幫幫主竟被驚嚇成這副模樣！」

飛狐夫人見羣豪誰也沒有作聲，又冷然的一笑道：「不錯，陳家莊為了復國大計，早已秘密製造了一百零八位鋼鐵殺手，再加上本公主在梅花教法刑幫精製的超級鋼鐵殺手，總計共有一百三十八位，剛才不幸被這臭小子弄掉了兩位，但依然足夠一百三十六位武林絕頂高手享受！彼等每位身上均內藏炸藥，人人均視死如歸，誰自負膽量、肉體硬過鋼鐵加炸藥的，只管上前試試吧！」

飛狐夫人此言一出，羣豪中包括達摩大師、大龍潭老人、大乞俠任願，摧心老魔等武林絕頂高手，均一陣沉默，因為就連他們亦決無把握，憑肉身可以鬥贏這些不要命的鋼鐵人！

羣豪一片沉默。

飛狐夫人陳玉仙見狀，又尖聲一笑，道：「本公主還可以告知各位，你們腳下的梅花大殿下面，已埋下足以把整座大殿翻轉的炸藥！至於那點燃炸藥的導火索麼，自然就掌握在本公主手上了！因此各位可以想象，誰若敢貿然衝出去，或者敢於輕舉妄動的，那將是一種甚麼樣的後果！」

羣豪一聽，心知憑飛狐的智計，她所說的必定絕非虛言恫嚇，因此誰都在心內開始思索，飛狐夫人安排下這個驚天陷阱的目的是甚麼。

達摩大師不由歎了口氣，道：「陳女施主處心積慮，精心安排，把武林精英困在此地，到底有何用意？」

飛狐夫人格格一笑，道：「大和尚！你喜歡富貴榮華麼？」

達摩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所謂榮華富貴，不外是過眼雲煙吧了，老衲豈敢妄動此貪念？」

飛狐夫人大笑道：「大和尚不想，本公主卻很想，簡直是夢寐以求，想之極了！大和尚既不想，何不去替本公主求來，為本公主重復父皇失去的皇位！然後麼，自然就是向本公主三跪九叩，口呼我皇萬歲、萬藏、萬萬

歲了！」

飛狐夫人一頓，又格格一笑道：「大和尚不要榮華富貴，那不要緊，但名垂千古，卻是英雄豪傑夢寐所求，本公主登基爲皇之日，大可滿足你等武林英雄的心願，替你各人樹碑立傳，萬世流傳！」

達摩大師歎了口氣，道：「假如老衲等不答應呢？」

飛狐夫人微微一笑，笑得甜蜜極了，「那很好，簡直好極了！本公主就把你等留在梅花大殿，斷水、斷糧，可讓你等不吃不喝，靜靜反思，直到答應爲止！至於想衝出去解圍，那人人粉身碎骨的後果，原非本公主所樂意見到的事！」

達摩大師也沒了主意，因爲他深知武林人士再厲害，也只是肉身，肉身又怎可以與內藏炸藥的鋼鐵人相抗？梅花大殿中數百武林精英，能夠勉强一試的已不多，能夠安然脫身的，只怕更少之又少，更何況大殿下面埋有烈性炸藥，萬一飛狐夫人一怒之下，點燃導火索，那數百武林精英只怕無一可以倖免！

飛狐夫人的智計驚人，她安排的一切，已令她立於不敗之地。

羣豪被門戶、仇怨、利慾遮眼，已陷絕境，進退兩難，必敗無疑。

此時摧心老魔忽然桀桀獰笑道：「大公主！我等假裝答應了，趁你不備，不怕老魔把你的心肝活抓出來麼？」

飛狐夫人尖聲大笑道：「本公主既有本事把梅花教法刑幫的一衆高手變成鋼鐵殺手，本公主難道就不可以令你等歸入其類麼？只要你老魔頭表示答應，本公主就會先賜你一粒仙丹，你服下之後，就根本不想作任何反抗了！」

摧心老魔一聽，不由一陣毛骨悚然，他咬牙道：「你！你竟打算把在場的所有武林高手，全部變成替你復國效勞的鋼鐵殺手？」

飛狐夫人大笑道：「是極！是極！那時全武林再無門戶之見，再無仇怨紛爭，也再無恩怨情仇，一心一意，同心同德爲本公主的復國大業效勞，豈非很好麼？簡直好之極了！」

飛狐夫人一頓，臉色轉而兇厲，掃視殿中羣豪一眼，冷笑道：「本公主言盡於此，各位只管靜靜反思，若有人表示答應，只須向本公主的黑衣鋼鐵殺手示意，便可由其帶領，離開大殿，先登極樂境界！」

飛狐夫人說着，軟輦已然起動，向大殿外疾退。

「飛狐……你就連我也拋下不顧了麼！」嘶叫聲中，梅花教法刑幫幫主都剛正奮力跳起，向飛狐夫人撲過去。

飛狐夫人冷哼一聲，道：「你這副樣子，本公主還要你作甚麼？你已享盡溫柔，便死也該無憾了！」

都剛正又羞又氣又愧，深感已無處容身，只好拚死最後一搏，便奮力撲向軟輦，他雖然傷重，但求生意念支撐，這一撲之下，竟亦異常快速。

飛狐夫人冷哼一聲，軟輦疾閃而出，渾然不顧，另有一名黑衣鋼鐵人卻迎身擋住都剛正的去路。

都剛正的身軀恰恰撞上黑衣鋼鐵人，只聽轟然一聲巨响，都剛正的身軀與黑衣鋼鐵人一道粉碎。

飛狐夫人此時軟輦已出大殿，根本不屑一顧，已疾掠而去。

梅花殿中羣豪不禁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此時一切已眞相大白，羣豪明白一切禍端均由飛狐夫人一手造成。梅花教固然幾成教毀人亡的慘局，武林各派的毀滅，眼看也只是遲早罷了。

包少峯心念電轉，忽地提劍向清光道人躍去，狠狠道：「都是這臭妖道，奸計誤人，陷玄天劍於萬劫不復……」

梅花女一見，連忙大叫道：「誰也不能殺他！」

包少峯不理，一劍便向癱坐地上的清光道人刺去，但忽然劍尖一偏，便撞到地上，幾乎把劍折斷了。

原來是蒙面男子運氣一指，一道氣勁把包少峯的劍尖擊偏。

「你！你爲何阻我殺這妖道？你不是已證明，他是飛狐妖婦的同黨麼！」包少峯狠狠瞪了蒙面男子一眼道。

蒙面男子苦笑道：「梅花女幾被他一掌打死，尚稱不能殺他，其中必有緣故！」

包少峯此時再無信心與梅花教糾纏下去，便停劍道：「梅姑娘，是何緣故？」

梅花女道：「包掌門聽說過峨嵋派老掌門古陰陽的事麼？」

包少峯微吃一驚，忙道：「包某怎知道？只是聽聞一代劍聖古陰陽忽然失了踪跡，峨嵋派便由大弟子清光道人接任掌門。」

梅花女冷笑道：「清光道人的掌門之位，是他害師篡奪得來的！古陰陽老前輩被他害得內力盡失，流落江湖，受了整整二十年的苦楚，幸而古老前輩命不該絕，現下不但內力盡復，而且劍術更爲精湛，清理門戶的事，是否應該留給古老前輩？」

達摩大師馬上點頭道：「既然古施主尚在人世，清理門戶一事，原該留給他去了結，別人不便插手。」

包少峯仍半信半疑，盯着梅花女道：「古老前輩是你甚麼人，你知道得這麼清楚？」

梅花女嘿嘿一笑，道：「我自然知道！因爲古老前輩是我的師傅！」

包少峯一聽，這才不再作聲，默默退了開去。

大龍潭老人卻怪笑道：「你這丫頭！伶牙俐齒，甚麼時候拜了古老兒爲師？你學了他那見鬼末日劍法，我那寶貝徒弟豈非任你欺負？」

梅花女笑道：「龍老爺子怎知師傅

教的是末日劍法？」

大龍潭老人臉上一紅，咬牙道：「古老兒劍出幾乎便遇末日，這不是末日劍法是甚麼？眼下好了，你這丫頭，學了他那見鬼的末日劍法，末日也當眞果然來臨了！你這是不幸而學中！」

梅花女格格笑道：「不對哩，龍老爺子，你錯了哩！」

大龍潭老人道：「老爺子如何不對？如何錯了？」

梅花女道：「第一，這劍法不叫末日，而改爲反末日劍法，因此你所說不對，第二，眼下也並非末日，老爺子太悲觀，因此你也錯了！這豈非不對加錯了麼？」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莫非憑你那反末日劍法，可以把一百幾十位帶炸藥的鋼鐵人制服，而當眞把末日反掉？」

梅花女目光斜向蒙面男子一瞟，道：「小女子自然不能，但有一位小子或有辦法！」

大龍潭老人一怔道：「這小子是誰？」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這小子就是你的寶貝徒弟啊！」

大龍潭老人一聽，不由向蒙面男子瞥了一眼，他已知梅花女亦窺破蒙面男子的身份了，便怪笑道：「可惜我那寶貝徒弟不願露面啊！」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只要有辦法，便可以令他露面了！」

梅花女一頓，忽然向蒙面男子大叫一聲道：「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蒙面小子！你把我害得好苦！」

蒙面男子一聽，登時嚇了一跳，驚道：「我如何不仁不義，不忠不孝了？」

梅花女道：「你目睹滿殿傷危，不施援手，坐視不理，是爲不仁；你下落不明，我爹娘爲你不惜千里奔走，致被妖婦乘虛而入，慘受磨折，你不加拯救，痲木處之，是爲不義；你的兄弟朋友前輩此刻大難臨頭，你不思破解，是爲不忠；你本姓李名靖，堂堂李家大姓，卻藏頭露尾，不肯以李家子弟示人，有辱李家門戶，是爲不孝；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我難道說錯了麼？」

蒙面男子情知梅花女伶牙俐齒、胡說八道，目的不過是逼他露出眞面目，便歎了口氣，苦笑道：「那爲何又說我把妳害苦了？」

梅花女咬牙道：「當日龍山一役，你替我挨了清光牛鼻子一掌，以生命護我，我……我很感激！但你自此踪跡全無，把我急得要生要死，長達三年，這是不是把我害苦了！」

羣豪中有參與龍山之會的，一聽梅花女之言，均大奇，難道這武功高絕的蒙面男子，便是當日那不知死活、捨身救美的傻小子麼！

到此時，蒙面男子感到再無必要掩飾自己的身份，便伸手撕下面罩，微微一笑道：「梅姑娘，三年來李靖所受的苦楚，大概並不比你少啊！」

蒙面男子便是已名震武林的「蒙面大俠」李靖。

李靖向四周抱拳謝道：「先前有諸多不便，請恕在下不以眞面目相見！」

達摩大師微笑道：「阿彌陀佛！李施主仁心仁術，老衲不必見人，就看你的施爲，也早就知道了！」

丐幫執法長老嚴林正亦大叫道：「我早就懷疑，私闖丐幫靈堂、玄天門救人，到此梅花殿義服羣雄，均是你這小子所爲了！」

徐正天卻向李靖抱拳道：「徐某先前有所誤會，致令李兄弟受委屈，請勿見怪！」

李靖連忙還禮道：「徐大哥義勇雙全，光明磊落，小弟豈敢怪罪？」

大龍潭老人乍見李靖終於露出眞面目，樂得連身處末日也忘記了，閃身掠到李靖身前，道：「你這小子！自扶餘島一戰，又在江湖上實幹了幾起快事，很好！但見了師傅，尚不拜見麼？」

羣豪一聽，均又奇道：「李靖明明是玄天劍的弟子，怎的卻拜了龍潭老怪爲師？」有人忍不住，便發聲問道。

玄天劍掌門包少峯、鍾師伯二人，此時均不由臉上一紅，暗道若玄天劍能調教出這麼一位門人，那還用得着拚了命去求取聲威麼？包少峯又暗道此事必須向羣豪有所交代，便無奈道：「李靖……李少俠已非玄天劍弟子，因此他所做的一切已與本門無涉。其中的因由牽涉甚多，一時也說不清楚，總之玄天劍因受奸人所害，望各位見諒！」

羣豪一聽，均暗道你玄天劍最初把李靖視作逆徒，逐人出門戶，如今見李靖名震江湖，自然是心中有愧、無地自容了！雖然沒有說出來，但仍有人忍不住報以一陣「哼」聲。

這一陣哼聲，可就把鍾師伯氣得半死了，不過包少峯卻渾然不覺，就似此事已成過眼雲煙。

李靖想起當日鍾、包兩人對自己的殘酷手段，心中不由一陣惱怒，便向包少峯、鍾師伯抱拳道：「鍾師伯，包掌門！李靖有一句話相勸，日後對門下弟子，不可做得太絕，凡事留有餘地，方不失爲名門正派的風度。李靖說過這句，與玄天劍的恩怨也就從此一筆勾消了！」

李靖一頓，卻向包少峯夫人俯身一拜，以弟子之禮相見，道：「師母身子可好？」

于小素見身陷絕境的李靖，今日竟成了名震江湖的大俠，心中又感又愧，她雙手扶起李靖，眼圈一紅道：「靖兒已非玄天劍弟子，不必行此大禮了！這是玄天劍沒此福份！我……我也無話可說！」

李靖卻誠懇的道：「師母言重，此

一時彼一時，師母待李靖的一番心意，已足令李靖永遠視你爲師母了！」

李靖此言，羣豪均明白，他已向玄天劍作了圓滿交代，不念舊惡，但也恩怨分明，大有大俠者之風。

連環爆炸　鐵人盡毀

李靖了結了與玄天劍的昔日恩怨，這才與大龍潭老人相見，眞心實意行弟子之禮。

喜得大龍潭老人抓首撓腮，但忽然又悲道：「龍潭老怪雖然得一位上佳徒弟，但此地已成地獄，我師徒二人只怕也決難逃離半步，龍潭老怪的衣砵，只怕是不能留傳的了！」

梅花女見李靖並沒有忘記她，心中大喜，身上的傷痛也忘了大半，她格格一笑，道：「龍老爺子，你悲歎甚麼，怎麼不開口求我教你一個脫困的好法子？」

大龍潭老人盯着梅花女怪笑道：「你這鬼女娃，可莫哄老子空歡喜！不然，我就教我寶貝徒弟射你幾個窟窿！」

梅花女格格大笑道：「怕你麼？你師徒倆聯手又怎樣？本姑娘身負反末日劍法，又有一位劍聖做師傅，更有八位舅父姨母！人多勢衆，令你老少兩怪大大頭痛！」

大龍潭老人一怔道：「你怎麼有八位舅父姨母？我老爺子怎的沒聽說過？」

梅花女道：「我問你，龍老爺子，水先生是否我梅花女的舅父？」

大龍潭老人點點頭道：「這倒不假，水先生原姓蕭，乃傲雪梅王蕭若蘭的兄長，自然是你梅花女的舅父！」

梅花女微笑道：「水先生是否風塵八俠的老三？風塵八俠是否結義的兄妹？」

大龍潭老人驚道：「這不錯呵！」

梅花女大笑道：「水先生是我的舅父，那他的結義兄妹，又是否我的舅父、姨母！」

大龍潭老人大驚道：「風塵八俠再加一代劍聖古陰陽師傅，鬼丫頭果然人多勢衆！我這寶貝徒弟豈非被你欺負定了麼！很不好！」

梅花女把頭一側道：「有何不好？」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我這寶貝徒弟若娶了你這鬼丫頭做老婆，你那大師傅加八位舅父姨母，每一位均是令人皺眉的武林老怪物，我這徒弟豈非被欺負得動彈不得，連我這師傅也忘掉了？這決行不得也！」

梅花女歎了口氣，忽然卻幽幽的道：「其實他待我好，我怎捨得欺負他？」

大龍潭老人更驚道：「又好又不好，又愛又恨，又疼惜又欺負，天，這是怎麼了？」

梅花女登時羞紅了臉，再不敢作聲。

大乞俠任願這時忽然接口道：「龍潭老哥敢欺負我的乖外甥女麼？」

大龍潭老人大笑道：「我早就知道任老兄已駕臨此地，可惜堂堂風塵八俠之首，竟不敢以眞面目示人，反而藏頭露尾，成何體統！」

殿上衆人一聽，這才知道衣衫襤褸的老乞丐，竟是傳聞中的風塵八俠之首大乞俠任願，均不禁聳然動容，有人更忍不住驚叫道：「二郎指神功，蘭陵飛刀，雪浪神功，八俠齊出，天下震動，無與爭鋒！」

任願呵呵一笑道：「風塵八俠有甚麼了不起？比起這位李少俠，八俠畢竟老了！任某的二郎神指，也決不敢攖其指發飛劍的絕頂神通！」任願一頓，又對大龍潭老人道：「你調教出來的徒弟，果然驚天動地，也不枉你大龍潭老人的稱號了！」

大龍潭老人歎了口氣，苦笑道：「老不死雖然是他的師傅，但要如他身法之妙，八脈神劍之精，心胸的寬宏大度，你就把老不死殺了也決辦不到！這小子得天獨厚，集古今奇人的內力招式於一身，更能舉一反三，自創驚世禿龍步法，當今武林，只怕已無人可以比較了！」

李靖慌道：「李靖初涉江湖，尚望師傅和各位老前輩提點，豈敢自負天下無敵手？」

任願點頭道：「很好！梅花女能結交你這位伴侶，算是她天大的福氣！」

大龍潭老人得意道：「梅丫頭，你聽清了麼？你的舅父伯伯亦說是你的福氣，可知我這寶貝徒弟神通極了！」

梅花女卻忽然笑道：「他尚有一種驚天本領，你龍老爺子不知道！」

大龍潭老人一怔道：「我有甚麼不知道？」

梅花女微笑道：「大聖手大國手！藥到病除，手到患退！目下的絕境，也唯有他方可解救！」

大龍潭老人一聽，連與梅花女鬥嘴的樂趣也沒了，忙轉向李靖，一本正經道：「靖兒！梅花女此話當眞麼？你眞有解救的辦法？此地羣集武林精英，說甚麼也不能教飛狐鬼妖婦的毒計得逞！」

李靖正沉吟間，見大龍潭老人非常認眞，便苦笑道：「我雖然正在苦思破解之法！但一時間，那來這許多破解的藥物？」

大龍潭老人一聽，登時洩了氣，喃喃道：「這算甚麼解救之法？此地人人自危，誰也不敢貿然出殿，出了殿，也不見得再能回殿，欲尋藥物，豈非作夢麼？」

殿中羣豪原來大喊有希望，這時一聽，果然藥物難尋，登時又垂頭喪氣。

梅花女忽然朗聲道：「我有辦法尋到藥物！」

梅尚清、蕭若蘭一聽，均吃了一驚道：「梅兒！此事關乎整個武林的生死存亡，你說話可要小心！」

梅花女此時已斂去笑容，決然的點點頭道：「梅兒並非說空話，請問李大俠需用何藥物，只管列出，梅花女自會召人送來！」

李靖道：「你不出去，如何可召人來？你就召了人來，也必定不可以重出，所需藥物如何送來？」

梅花女一聽，也不答話，忽然撮嘴長嘯一聲，聲音直飄殿外，又向四下迴蕩。

片刻後，突見一團白雪似的東西，電射而進，其身法之快，竟與武林高手不遑多讓。奇怪的是，守在大殿的黑衣鋼鐵人，竟沒有出手阻攔。

雪白的東西原來是雪豹，牠一直隱在梅花峯上不肯離去，此時一聽梅花女的呼喚，便立刻不顧一切，電射而入，直向梅花女撲來，然後在她身前蹲下，搖頭擺尾，狀甚親熱。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李大俠，如何？這跑腿的人選，合適了吧？」

李靖略一沉吟，暗道黑衣鋼鐵殺手已成殭屍一類的邪物，炮製牠們的主人，必定早已讓彼等聞慣生人的氣息，因此對畜牲一類便失功效，若然如此，所需的藥物倒可以試試由這頭豹子送進來！

李靖這般思忖，便邀達摩大師、任願、大龍潭老人、徐正天、梅尚清等領頭人物，圍攏過來，以傳音入密的功夫道：「破解之法，萬不可被飛狐夫人知悉，否則，她惱羞成怒，不顧一切點燃殿中炸藥，那就無可挽救了！」

在李靖身邊的，均是江湖名宿精英，豈有不明白之理？當下各人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商議了一會，達摩大師感慨道：「如今整個武林的生死存亡，便全繫李施主你身上了！」

李靖默默的點點頭，隨即抬起一塊石板，運氣於指，隔空向石板連點，石板上便接連的現出了數行文字，但衆人均不明白所寫的到底是甚麼妙方。

李靖把石板交給梅花女，梅花女隨即把石板藏於雪豹的腹下，用絲帶繫緊，才輕輕一拍雪豹的頭，道：「去吧！見了萬伯伯，早去早回！」

雪豹低吼一聲，電射而出，在大殿內外守着的黑衣鋼鐵殺手，果然未加阻攔。

梅花女低聲道：「你這辦法果眞有效麼？」

李靖道：「我曾與這類鋼鐵殺手相遇，因此已知其炮製之法，只要所需藥物齊備，此法便或可奏效！」

此時殿中羣豪坐的坐、站的站，垂頭喪氣，誰也不敢貿然接近那些黑衣鋼鐵殺手。

約莫二個時辰後，雪豹又電射而入。掠到梅花女身邊，便軟軟的伏下，呼呼喘氣。

梅花女伸手往雪豹的腹下一探，便摸出一隻葫蘆，葫蘆上有一行小字，道：「驚聞有變，擔心死人！刻字之人，高於老夫，藥丸製成，免研之苦，日後相見，必與比試，欲罷不能！」

梅花女一見，登時格格一笑道：「這是萬人毒老前輩的口氣，他承認李大俠比他高明，他的藥丸，大可一試！」

萬毒谷萬人毒的名頭，江湖中人見人怕，此時知這葫蘆是萬人毒之物，便誰也不敢貿然接着，連大龍潭老人亦皺眉道：「這老毒物之物，老不死遠遠見了，便溜之大吉，還敢看麼？」

李靖卻坦然接了過來，他擰開蓋子，倒了一粒藥丸出來，湊近鼻孔一聞，便微微一笑，道：「好極了！在下的見解，竟與萬老前輩不約而同！這便大可一試！」

李靖一頓，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達摩大師等傳話道：「待會在下一發嘯聲，便請率衆速離大殿，越遠越好！梅花教諸俠行動不便，務請各位援手接應！」

達摩大師等連忙答應了，各自凝神戒備，梅花教受傷的諸王，大龍潭老人、摧心老魔、大乞俠任願等高手立於身邊，隨時準備挾帶而走。梅花女有雪豹相護，李靖倒也放心得很。

李靖見各人已準備妥當，便把葫蘆的藥丸全數倒在掌心之中，凝神運氣。

大龍潭老人一見驚道：「靖兒你打算怎樣化解這些鬼人？」

李靖微歎口氣道：「雖知危險，但若非靖兒出手，便連最後一絲希望也沒有了！」

話音未落，李靖身形一晃，身如禿龍，已旋上大殿上空，忽然向一名黑衣鋼鐵人頭上飛降而下，左掌中指一點，鋼鐵人的口腮便裂了開來，李靖的右掌隨手塞入一粒藥丸，然後向腮部一拍，藥丸便立刻滑入鋼鐵人的體內去了！

黑衣鋼鐵人剛剛有所反應，伸掌欲拍李靖之際，李靖已旋到另一名黑衣鋼鐵人那面去了。

他連拍連點連塞，在任何人均以爲絕不可能的情形下，竟然以無比神妙的身手，奇勇的氣魄，一連餵了一百三十四粒藥丸，換言之，一百三十五名黑衣鋼鐵人，便只剩下最後一名沒有餵服藥丸了。

此時李靖已旋到到最後一名黑衣鋼鐵人的頭上，他忽然在半空尖嘯一聲。

殿上羣豪一聽，當即縱身躍起，齊向大殿門口衝去。

大殿門口此時恰恰是那名沒餵藥丸的黑衣鋼鐵人擋住去路，羣豪驚愕間，只聽李靖嘿的一聲長嘯，運起八成「后羿乾陽神功」，向這名黑衣鋼鐵人拍去！

黑衣鋼鐵人立刻如風箏般的飛射

而去！

群豪趁此機會，立刻蜂湧而出，沒命的向大殿外面跑去，此時衆人當眞是跑得越遠越好了！

李靖見所有人均安然離開大殿，這才轉身一掠，飛出大殿。

就在此時，只聽轟然一聲巨响，似乎是最後那名沒餵藥丸的鋼鐵人，被李靖的掌力推送，撞上另一名黑衣鋼鐵人的身上，被撞的鋼鐵人又立刻被撞得飛向另一名鋼鐵人身上，就這樣撞一個爆炸一個，梅花大殿內外轟聲震耳，竟如一百三十五位黑衣鋼鐵人在慘酷的大火拚！

群豪此時已遠在十里之外，就在此時，只聽一聲轟然巨响，整座梅花大殿竟被埋在下面的炸藥掀去了大半邊！大概是黑衣鋼鐵殺手的慘酷大火拚，引燃了埋在暗處的導火索，埋在大殿下面的炸藥便終於爆炸了。

在巨大的爆炸氣浪中，李靖的身形猶如一尾禿龍，飛掠而出，向群豪所聚的山腰平台電射而至，身形驀地一沉，便穩穩的降在大龍潭老人等武林名宿的身旁。

衆人向山峯上的梅花大殿望去，轟隆一聲，整座梅花大殿也恰在此時坍塌下來。

達摩大師不禁合十道：「阿彌陀佛！舊一代的梅花敎從此去了！」

黑鬚龍王梅尙清微微一笑，道：「新的一代也將崛起！除舊迎新，梅花殿之毀，因而也不值得哀傷！是麼？大師！」

達摩大師會心的一笑，道：「善哉！善哉！梅施主有此氣度，便足證新的梅花敎已站起來了，武林從此可暫免干戈，當眞可喜可賀！」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甚麼善哉，善哉，我說奇哉、怪哉！」

達摩大師微笑道：「龍老施主有何奇怪？」

大龍潭老人道：「我這寶貝徒弟用了甚麼法術，竟把一百三十五名鋼鐵殺手大亂心性，不但不出手阻攔我等出殿，反而視死如歸，殘酷火拚？」

這疑問其實是群豪均欲知道的，眼見大龍潭老人搶先問及，便樂得側耳細聽。

李靖微笑道：「其實也很簡單，因爲在下發覺鋼鐵人乃被陽剛性甚烈的藥物炮製而成，因此便尋思，何不來個以毒攻毒，再加重每名鋼鐵人的陽剛之氣？萬老前輩送來的藥丸，正是這種陽剛性甚烈的藥物，加諸鋼鐵人身上後，果然令其陽剛之氣接近爆炸，於是在下便以一名未服藥丸的黑衣鋼鐵人作導火索，誘發彼等的自相殘殺……」

說到此處，李靖忽然歎了口氣，苦笑道：「雖然此乃解救武林浩劫的唯一辦法，但因此令一百多位無辜死者的屍身粉身碎骨，還累及梅花大殿整座坍塌，在下也不知此舉是對還是錯了！」

「李兄弟！此雖人爲，實屬天意，你又何必內疚？」此時忽然有人微笑接道。

李靖轉身一看，原來卻是徐茂公，直到此時，他才有與李靖相見的機會。徐茂公身邊的絕色女子，李靖卻不認識。

「這位便是李靖麼？」絕色女子忽然道。

徐茂公連忙向李靖引介道：「這位是張青奴姑娘，她豪氣驚人，發誓要手斬隋煬帝的人頭！」

李靖向張青奴點頭微笑道：「張姑娘神功蓋世，膽色過人，心懷壯志，在下佩服之至。」

張青奴冷若冰霜的俏臉忽然露出微笑，道：「你很好！果然是幹大業的人才，不枉徐兄他千里尋踪！」

李靖苦笑道：「在下豈敢奢談大業之舉，但能令武林干戈盡息，李靖便心滿意足了！」

大龍潭老人插口道：「徐道長！你剛才說雖乃人爲，實屬天意，到底是何意思？」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紅袍敎主之『紅』字，一邊是如繩的導火索，另一邊是個『工』字，『工』字稍一出格，便是一個『土』字，合而推之，貧道當日在龍山之上，乍見紅袍敎主時便有凶兆感覺，其後詳加推算，也便一目了然！」

徐茂公一頓，又道：「紅袍敎主不幸寵信飛狐夫人，垂老之年，納了一位妙齡少女，正是人倫出格之事，他稍一出格，『工』字便即變成『土』字，另一邊的『糸』如導火索，一旦點燃，紅袍敎主也便『入土爲安』了！如今紅袍敎主已葬身在他親手興建的梅花大殿中，這還不是半是天意麼！」

徐茂公話音剛落，摧心老魔和大乞俠任願亦一掠而至，摧心老魔搶先一步，忙道：「大道長！你快看看，老魔的衰運是否有改變的希望？」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摧心老前輩自龍山一會，兇性頓斂，不再以殺人爲樂，此次梅花峯浩劫，更勇而救出不少武林人士，所謂運亦根基，根基已改則運亦變之！恭喜摧老前輩，你的不祥惡運已大爲消減了！」

摧心老魔怪笑道：「消減了有何好處？」

徐茂公呵呵一笑，道：「也沒甚麼，不過從此貧道保你安渡晚年，決不致橫加災劫！」

摧心老魔大笑道：「很好！江湖中不少人詛咒老魔不得好死，但能晚年舒服，這便足矣！老魔發誓以後決不再幹殺人賺錢的生意了！」

此時大乞俠任願才有機會，趕緊向徐茂公開口道：「徐兄弟！我老乞丐又如何了？」

徐茂公見是大怪人任願，想起他爲一隻「麝香雀」竟不惜苦苦哀求，暗道別看他表面放蕩不羈，其實內心卻極重親情！

徐茂公仔細向任願的眉間一瞧，忽然便微微一笑，悄聲道：「任老前輩子嗣宮喜星已動，正中黃而帶紫，直抵龍宮，當主兒女團聚，以敘天倫！」

任願一聽，先是狂喜欲舞，但突然喜色一斂，狐疑的盯着徐茂公道：「你這人鬼神莫測，所說的眞的如此應驗麼？」

徐茂公仔細再一瞧，但見子嗣宮位不但現出黃紫，且微微躍動，顯然已急不及待，便不由呵呵一笑，向任願拱手道：「恭喜任老前輩！若貧道所推算不差，你的子女已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了！」

任願咧嘴道：「遠在天邊倒是眞的，但近在眼前只怕未必！」

就在此時，山腰平台上，忽地掠來六男三女，人人輕功卓絕，其中六男一女均已上了年紀，二位女子卻是妙齡的少女。

任願遠遠一瞧，嚇得連忙轉身就逃。

「老大！任大哥……你逃得了麼！」六男一女突然各以氣勁御音，直鑽任願的耳朵。

任願一聽，知已被他們發現，再不能逃了，便咧嘴苦笑道：「一班老不死，也來梅花峯湊甚麼熱鬧？可惜已經遲了！」

六男一女又道：「我等驚聞老大哥欲上梅花敎救人，唯恐老大哥千年道行一朝喪，因此便立刻趕來了！半路已見梅花峯上轟聲隆隆，火光衝天，任大哥你無恙麼？」六男一女七種聲音七種口氣，一齊鑽入任願的耳朵，把他弄得直皺眉頭，也不知回答誰好。

說話間，六男一女已飛掠而至，二位妙齡少女亦隨後跟上。

此時，山腰平台上的群豪大多不識六男三女的身份，因此大多暗感驚疑。

丐幫幫主徐正天仔細一瞧九人的身法，便聳然動容，低聲對執法長老嚴林正道：「是風塵八俠駕臨梅花峯了！」

原來徐正天已認出六男一女的身份來了。

其中老大任願不消說，因爲按輩份，他應該是他的師伯祖。

老二是以禿龍旋內力驚世的蘭陵老人。

老三不消說，自然是身負絕頂雪浪神功的水先生了。

老四卻是人見人懼，因爲他就是傳聞已練成「御劍術」絕頂境界的李勝大俠。

老五空空兒不以武功見長，但他那一手「妙手空空」的本領，卻敎天下的捕頭大皺眉頭。

老六靑丘子則以「鑄劍術」著名，在他的手上，莫邪、干將亦僅是下三流的製品。

老七絕少在江湖露面，但不幸見過他的人，就算不死也嚇傻了，因爲他的「蟹爪神功」簡直形如鬼魅，不可思議！他人如其名，名叫彭郎。

老八年輕時必定是一位絕色美女，因爲她直到今日依然風韻猶存，江湖中很多人均聽說風塵八俠有一位八妹，她自然便是聶隱娘。

此時風塵七俠已紛紛掠到任願面前，不約而同，齊聲詢慰，狀甚關切，風塵八俠的兄弟情誼，竟然到老亦如此濃烈。

兩位妙齡少女隨後掠到，其中一位尙未落地，任願嚇得疾退一丈，豈料那少女凌空轉了個彎，驀地一沉落了下來，恰恰抱住了任願的脖子，隨即格格一聲嬌笑道：「大師伯！你再逃走，紅拂兒揪你的鬍子！」

八妹聶隱娘忙笑着喝道：「拂兒！不得無禮！小心大師伯打你屁股！」

任願扳起面孔，故作怒意道：「很好！妳師傅有令，大師伯便代她執行家法了！」

紅拂兒一聽，連忙跳了下來，咬着指頭道：「你……你敢！」

任願大笑道：「我不敢！但我會記下打屁股的數目，待你嫁了夫婿，大師伯就要他狠狠的代勞了！」

此時另一位少女笑道：「任老爺子！你再欺負拂兒姐姐，小心我要靖哥哥莫炮製麝香雀你吃！」

任願一見小菊，不知怎地，便感心頭一喜，登時眉開眼笑道：「小菊姑娘，你怎會上來此地？」

老三水先生大笑道：「這女娃兒獨個兒在江湖流浪，說要尋一位搶了她一塊家傳玉珮的小賊李靖，小弟知李靖已抵此地，便把她帶來了！」

水先生一頓，又轉向李靖，道：「你，你不會眞是搶姑娘家傳玉珮的小賊頭吧？」

李靖乍見小菊，心中一陣歉然，但感自己委實欠了她許多，也不知如何圖報，不由便歎了口氣，苦笑道：「她這塊宮中玉珮，果然是因李靖而失去的！因爲當時李靖窮途末路，她爲了替我籌集治命銀兩，竟把那塊玉珮給當了，我欠她的債務，也不知何日方可奉還！」

水先生瞟了妙手空空兒一眼，忽然大笑道：「你是風塵八俠老大、老三的兄弟，亦即風塵八俠的小弟弟，放着普天下最大的賊頭在此，你爲何不去求求你的妙手五哥！」

空空兒銀鬚一動，欣喜道：「很好！有你這位小弟，我很喜歡！你快開口求五哥我！你一開口，我就立刻答應，替你去把當了的玉珮索回，就當是五哥給你的見面禮！」

小菊瞪了水先生一眼，道：「我……我又沒說要靖哥哥交還玉珮！水老前輩多事麼！」

大乞俠任願一聽，心中忽然一動，突地凝注小菊，異常認眞的道：「菊

姑娘，那塊玉珮是否是宮中物？」

小菊坦然的點點頭道：「這是娘親留下給我的，上面有陳朝宮記，我想，這大概是皇宮中物了！」

任願一聽，臉上神色更見凝重，道：「玉珮上是否有『相聚一刻，勝過白頭』八個刀刻小字？」

小菊不由一怔，奇道：「是呵！但任老爺子怎麼知道？」

任願一聽，目中精光大熾，緩緩道：「妳娘親的乳名是否叫『賽風仙』？」

這時輪到小菊驚疑了，她知道娘親自代陳朝皇后張麗華受死後，她的乳名便再沒第三者知道了！小菊不由驚道：「任老爺子原來是陳朝宮中的人麼？」

任願皺眉道：「陳叔寶還沒這份本事，要任某人爲他效勞，但當時我與一位宮女有過一段……往事，因此知道宮中之事！」

小菊大奇道：「任老爺子結識的那位宮女是誰？」

任願歎了口氣，道：「當時任某已步入中年，不幸動了春心，與那宮女有了……那事！後來我與她快樂了三年日子，因爲不肯替陳叔寶賣力，只好逃了，臨走親手刻了一塊陳叔寶賜給我的玉珮，上寫：相聚一刻，勝過白頭等八字，留給她作傳家之寶！」

小菊越聽越激動，她盯着任願，目光中已有淚花閃動，顫聲道：「那宮女的乳名就叫賽鳳仙！是麼？」

任願歎了口氣，道：「果然是她！後來任某得知她已產下一女，趕去相見後，陳朝皇宮不久便被人攻陷了！從此，就再沒有她母女二人的下落了！」

此時，小菊的身份已呼之欲出了，但小菊依然不肯相信世上竟有這等奇遇，她盯着任願，顫聲道：「任……老爺子！你……你還知道甚麼？」

任願心中不由一痛，道：「我當時記得我的女兒背部有三粒紅痣！而且，是我親口替女兒起了個名字，叫……」

小菊咬唇道：「叫甚麼？」

任願道：「叫任素菊！」

小菊一聽，不禁喃喃道：「我背上是否有三點紅痣，我不知道，但……他知道！」

任願一聽，大吃一驚，忙道：「他是誰？莫非有人欺辱了你麼！」

小菊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他並非欺負我，而是拚了命用內力救我！以他的后羿眞氣在背部替我療傷！我……當時沒穿衣服，他……他自然知道了！」

任願一聽，便立刻知此人是誰了！他虎地轉向李靖，沉聲道：「李兄弟！只有你才能證實她的身份！你如實說出，任某人誠心求你了！」

李靖一聽，忙道：「任大哥言重了！當日小弟替小菊運氣療傷，偶然發覺，她背部果然有紅痣三點，非常觸目！」

任願一聽，不由老淚縱橫，喃喃道：「如此說，她是任某的女兒了！」

小菊大哭道：「你眞是小菊的生父麼！」

徐茂公這時走過來，微笑着向任願、小菊恭喜道：「千眞萬確！半點不假！天意註定你父女今日相逢，當眞可喜可賀！」

小菊終於哭道：「爹……爹！你可知道娘親已代人受死了？」

任願怒道：「鳳仙她替誰死了？」

小菊——任素菊道：「娘親替她死的，便是陳朝皇后張麗華！如今的陳家老夫人啊！」

任願大怒道：「我去把張麗華殺了，替你娘親報仇！」

任素菊收住淚，幽幽的道：「替死的事，乃娘親心甘情願，爹爹豈怪得了陳老夫人？天註定小菊要做二十多年無父無母的孤兒，這又怪誰？」

任願心神激蕩，一把抱住任素菊，喃喃道：「爲補爹爹之過，爹爹必定把一身功夫傳授於你！而且……而且必定替你尋一位你合意的好夫婿！」

任素菊一聽，含羞帶笑道：「你辦得到麼？爹爹！」

任願大笑道：「爹爹有甚麼辦不到？你快說！相中了誰了？爹爹這就馬上把他提來，逼他立刻娶妳拜堂！」

任願說得一本正經，羣豪倒也不敢發笑，但心內均樂道，哪有丈人逼女婿拜堂的道理？

任素菊斜瞟李靖一眼，幽幽的歎了口氣，道：「我……我甚麼都給他看到了，今生今世也只好跟定他了！」

任願順着小菊的目光一瞧，不由咬牙道：「是他……」

任素菊道：「菊兒早知你不敢逼他了！」

任願咧嘴一笑，道：「他果然是上佳人選！任何人均可逼，但他麼，無奈只好慢慢做功夫了！此事爹爹果然不便插手，一切但看女兒的本事了！」

李靖也知道任願父女在說他，但只詐作不聞，誠意的向任願父女恭喜道：「恭喜任大哥父女相逢！小菊姑娘從此有人相護了！」

任願瞪了李靖一眼，道：「你這小子，欠了許多，難道便不思圖報麼？」

李靖訕訕的不知如何回答，梅花女一見，再也忍耐不住，插口道：「不是那玉珮麼？我立刻去偷了回來還給她就是了！這不是圖報了麼！」

羣豪一聽，見梅花女如此熱烈坦率，均不由開心大笑。

梅花女卻不笑，瞪了衆人一眼，又轉向水先生道：「你……你是我的親舅父？」

水先生一怔道：「我是妳娘親的兄長，不是妳的舅父是甚麼？」

梅花女咬牙道：「人家做爹爹的，便替女兒出面爭……甚麼，你是我舅

父，便不替甥女出頭麼？」

水先生不由苦笑搖頭，道：「老天！任老哥！你看，這事夠我等老不死痲煩的了！」

任願大笑道：「心煩甚麼？便任由她們公平競爭便了！我等做長輩的，只須站穩中間立場，也就泰然心安了！」

此時羣豪中，已有不少下山去了。

徐茂公與張青奴走到李靖面前，道：「李兄弟日後有甚麼打算？」

李靖沉吟道：「梅花教多人受傷，我打算先把各人的傷患治好了，然後再想想我可以做點甚麼。」

徐茂公點點頭，道：「梅花教新受創傷，委實應助之復原！但愚兄有一事相求，不知李兄弟是否肯答應？」

李靖一怔道：「徐大哥已有青奴姑娘相助，她的武功足以馳騁江湖有餘，徐大哥還有甚麼做不來？」

徐茂公肅然道：「徐某爲救蒼生，拯救萬民於水深火熱，已發誓把隋煬帝這暴君除去！目下眞龍已尋，行將橫空出世，領導反隋大業，李兄弟目下已是武林人士衆望所歸，若李兄弟肯投身反隋大業，則比百個徐大哥還强多了！」

李靖沉吟不答，似是感爲難。

達摩大師忽然道：「李施主仁心仁術，甚合佛心，但我佛亦主普渡衆生、濟世爲懷，當今朝廷昏敗，百姓流離失所，慘不堪言，若能尋機除去，於國於民，倒是一大功勳！」

大龍潭老人道：「師傅原不想你捲入江湖恩怨，免招殺身之禍，但如今看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惹人，人來殺你，江湖中事，的確逃避不了，靖兒，但你認爲該做的，便不必患得患失，勇敢去做便是了！」

梅花女忽然亦向梅尚清、蕭若蘭道：「你們傷勢好了，梅兒打算隨他出去闖闖，好麼？」

梅尚清、蕭若蘭微笑道：「很好，祇要所幹的是正經事，爹娘怎會阻你？但不知李兄弟是否答應了？」

李靖尚未及有所表示，紅拂兒忽然亦格格一笑，向聶隱娘道：「拂兒亦要隨李靖這小子去！」

聶隱娘微笑道：「爲甚麼？」

紅拂兒咬唇道：「徒兒與他有一戰之約，發誓要與他的八脈神劍較量！況且……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何本事，把衆多女娃兒均哄得暈頭轉向！」

風塵八俠中的老四李勝、老五空空兒等一聽，均大笑道：「八妹！你遇上痲煩事了！」

聶隱娘一怔道：「我有甚麼痲煩？」

李勝、空空兒大笑道：「紅拂兒拿別人擋箭，其實說的正是她自己的心事！倒是連她也被李兄弟哄得昏頭轉向了！你做師傅的，碰上徒兒這等男女情怨，豈非痲煩死了？」

聶隱娘一聽，登時想起老二、老七數十年來對她的痴心苦纏，不由臉上一紅，怔怔的再也說不出話來。

大乞俠任願見狀歎了口氣，對任素菊道：「李兄弟已成武林衆望所歸，對他動心的女娃兒不知還有多少，你的勝算委實不大，趁早收起這條心吧了！」

任素菊卻決然道：「我也隨他去！」

任願道：「爲甚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麼？」

任素菊咬牙道：「不爲甚麼，因爲女兒已發誓，今生今世跟定他了！」

李靖的功力奇高，衆女的說話，他自然聽得一清二楚，他也沒了主意，無奈向徐茂公道：「既蒙徐大哥盛意相邀，三個月後，再在太原李府見面便了！」

徐茂公微笑點頭，與張青奴一道欲離去。

李靖忽然又把他喊住，臉紅道：「徐大哥神算驚人，可否指點一二，小弟該如何應付……這等男女情事？」

徐茂公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李兄弟要徐某做甚麼均可以，但這等男女情事，卻是普天下最鬼神莫測的痲煩，如何化解？結局如何？一切只好由兄弟你自己回答了！」

徐茂公說罷，與張青奴相視莞爾一笑，携手併肩，猶如神仙伴侶，飄然而去了。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黃雀——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16.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星島中心有售

三國演義之四十

八卦陣（三）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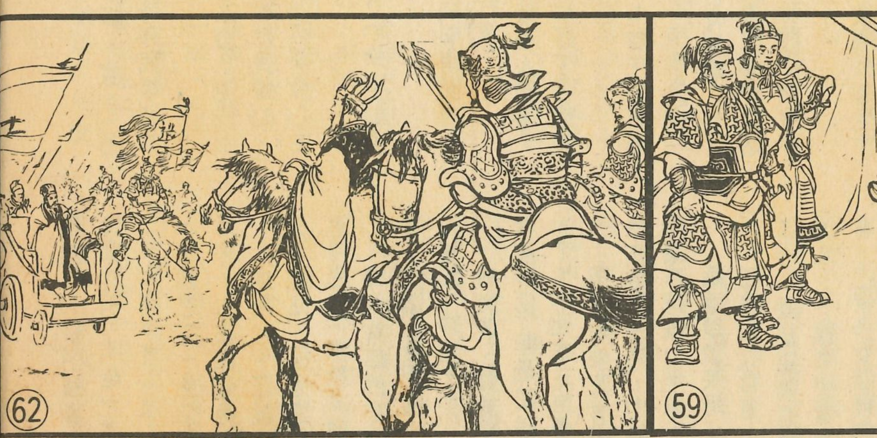
59　當夜，曹眞死於軍中。魏主知曹眞已死，下詔催司馬懿出戰。司馬懿帶領大軍，來到祁山，寫了戰書，派人送往蜀營去。



60　孔明看了戰書，對衆將說：「曹眞必然死了。」就批了「來日交鋒」，打發來人回去。



61　第二日，孔明將密計分授姜維、關興、就盡起祁山之兵，來到渭濱。這裡一邊是河，一邊是山，中央平原曠野，好一片戰場！兩軍相迎，各用弓箭射住陣角。



62　三通鼓罷，魏陣中門旗開處，司馬懿出馬。只見孔明端坐在四輪車上，手搖羽扇，態度安閑。司馬懿勸孔明回兵，孔明笑道：「等我收了中原，自然回兵。」



63　司馬懿大怒，要與孔明決一勝敗。孔明笑道：「你要鬥將？鬥兵？鬥陣法？」司馬懿要先鬥陣法。孔明輕搖羽扇，把早在漢中操練精熟的八卦陣佈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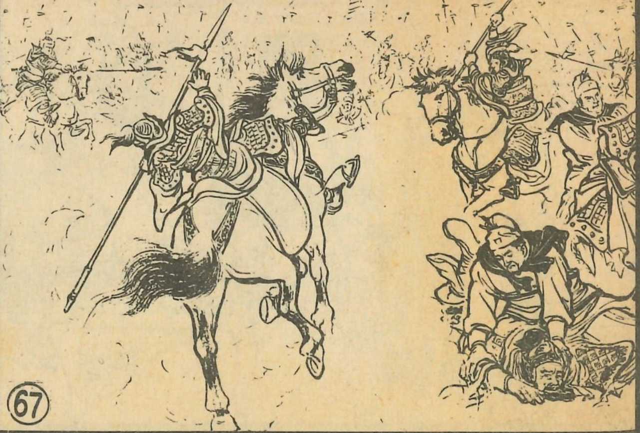
64　孔明笑道：「識便識了，可敢攻打？」司馬懿道：「識了便敢打。」他叫過戴凌、張虎、樂綝三將，吩咐他們從正東生門殺入，往西南休門殺出，再從正北開門殺入，可以攻破這八卦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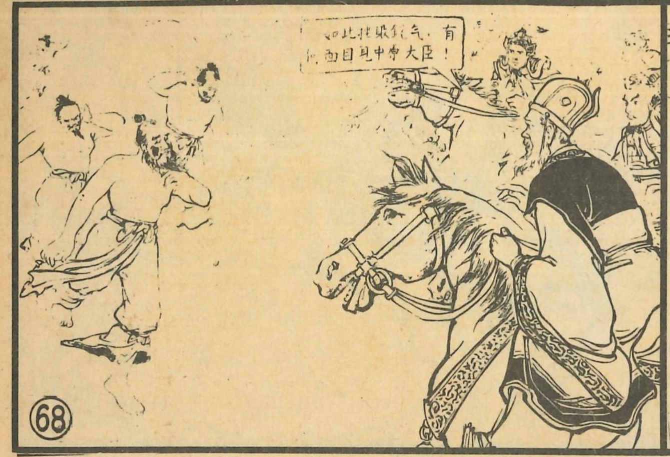
65　三將得令，戴凌在中，張虎在前，樂綝在後，各帶三十名精兵，衝到陣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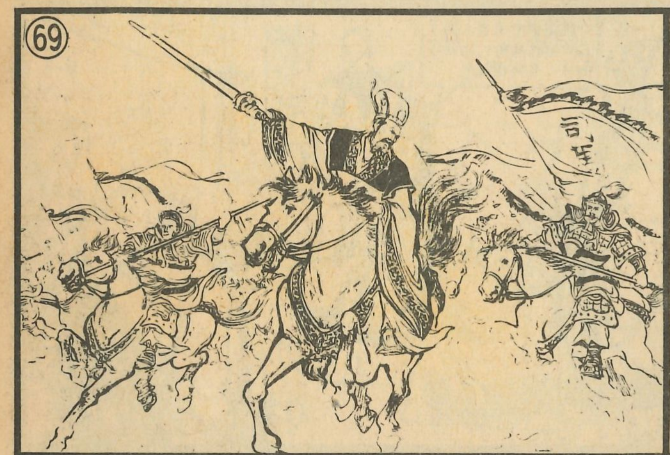
66　三人殺入生門，往西南衝去，却被蜀兵射住，衝突不出。陣中門戶重重迭迭，難分方向，三將不能相顧，只管亂衝亂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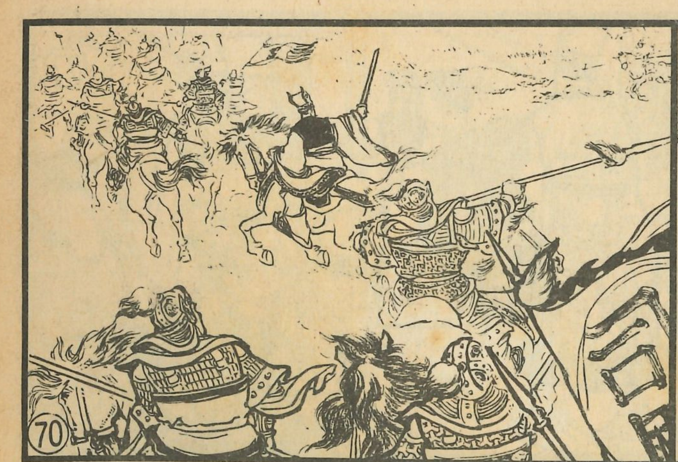
67　撞了一會，只聽得四面喊聲大起。魏軍精疲力盡，昏昏沉沉，一個個都被縛住。孔明便叫左右將他們衣服脫了，臉上塗墨，放出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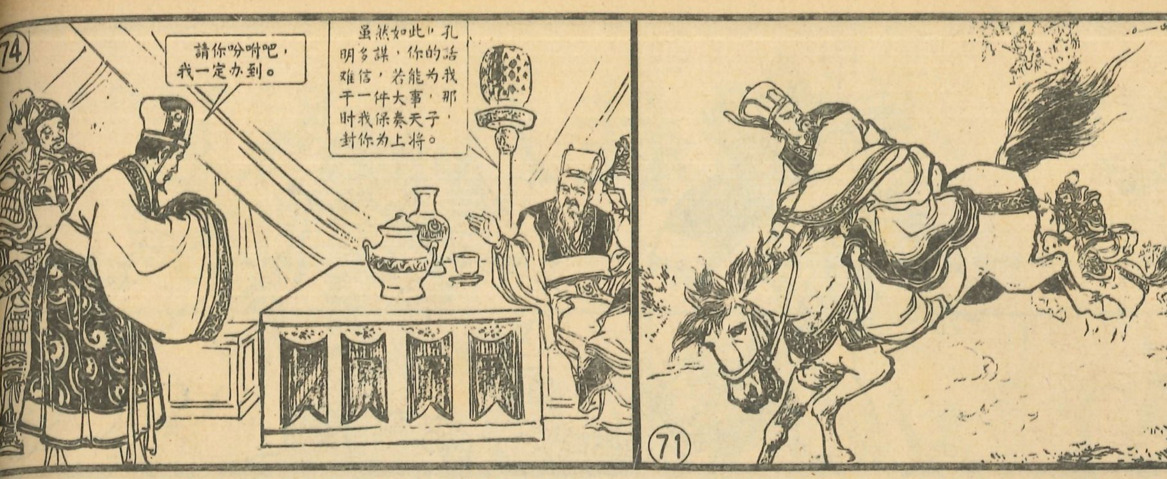
68　張虎、戴凌、樂綝和九十個軍士，臉塗黑墨，光着上身，從蜀陣中步行逃出，向魏陣奔來。司馬懿一見，咬牙切齒，怒氣冲天。



69　司馬懿拔劍在手，指揮三軍，向蜀陣衝殺，定要攻破八卦陣，報仇雪恥。他自引百餘騎督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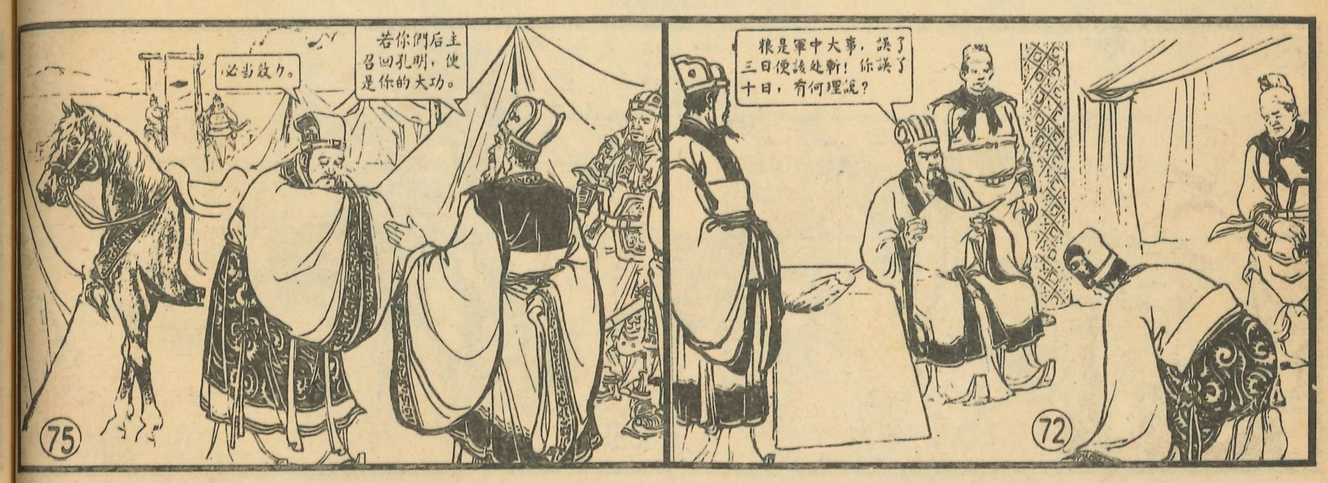


70　兩軍剛剛相會，忽然陣後鼓角齊鳴，喊聲大震，乃是關興領軍殺來。司馬懿立即分兵迎敵，自己仍催軍向前攻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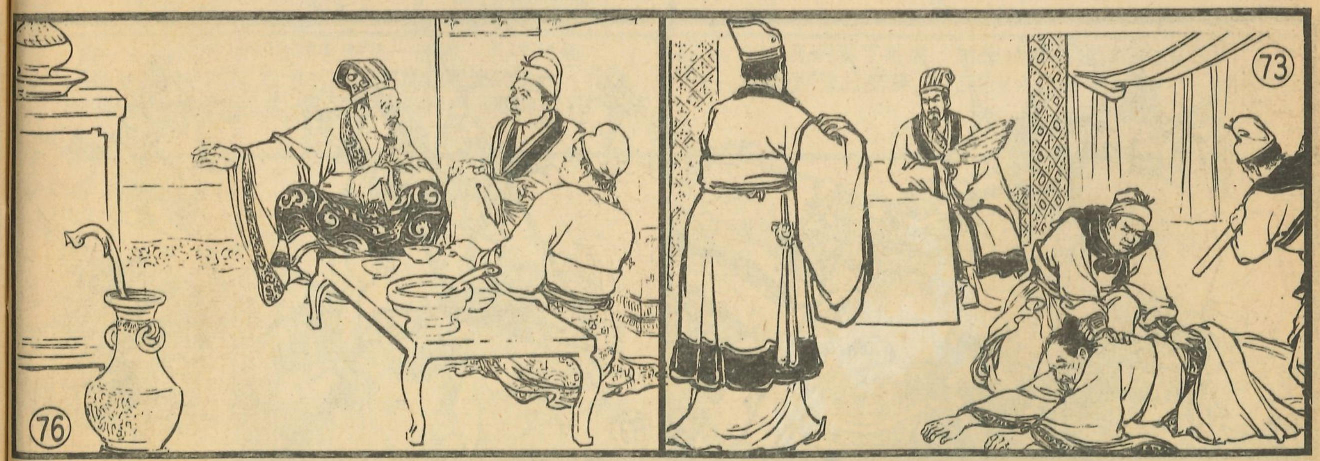
71　忽然姜維又引軍從斜刺裡殺到，魏軍三面受敵。司馬懿大驚，急忙退軍，蜀軍隨後趕殺，魏軍退到渭濱，已經傷亡了十之六七。

74　苟安受了軍棍，心中懷恨，乘黑夜帶了五六個親隨，到魏寨去投降。司馬懿把苟安叫到寨中，聽他說了受責之事，忽然得了一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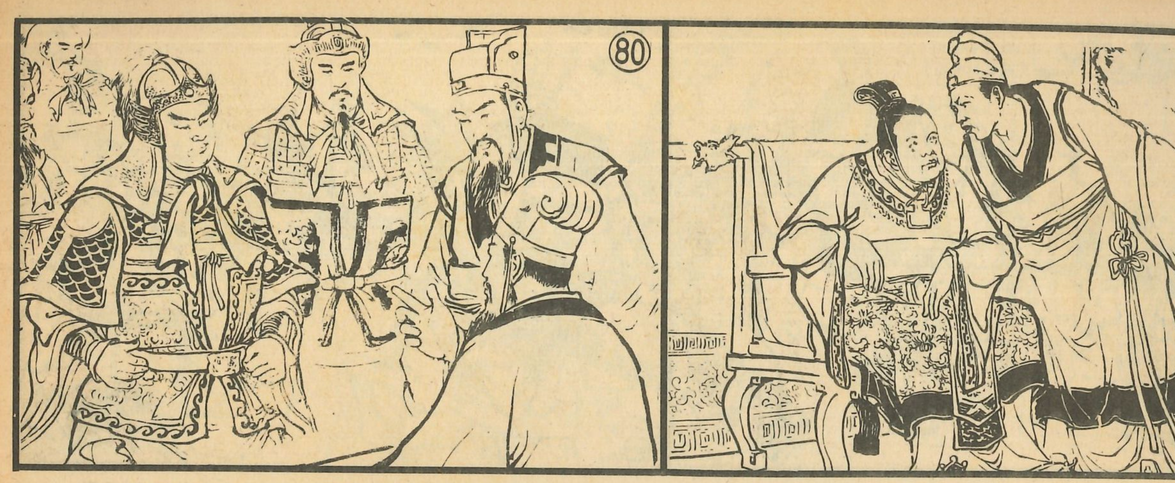
72　孔明收了八卦陣，引兵回到祁山時，都尉苟安解送糧米到軍中交割。苟安是個酒徒，沿路飲酒誤時，違限十日。孔明看了文書，不禁大怒，便要將他處斬。

75　司馬懿教苟安速回成都散佈流言，說孔明自恃功大，怨恨後主，早晚要篡位稱帝。苟安連連答應，決定照計行事。臨行，司馬懿又叮囑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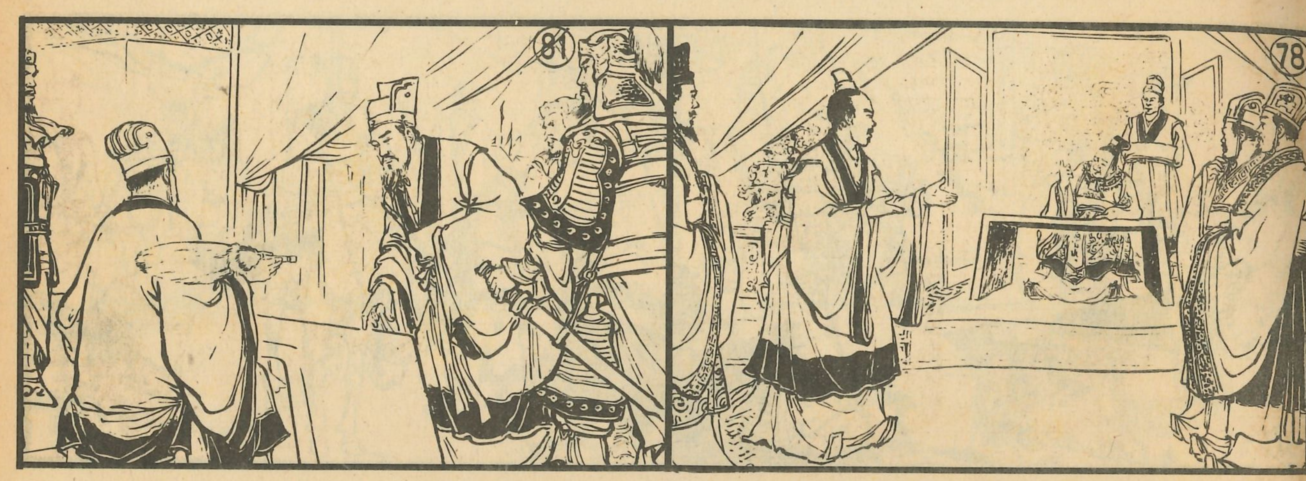
73　長史楊儀替苟安苦苦告饒，說如果殺了此人，恐怕以後無人敢來解糧。孔明叫武士打了他八十軍棍，把他放了。

76　苟安回到成都，就到處散佈謠言，遇到後主宮裡的宦官，更把司馬懿教的一套說得活龍活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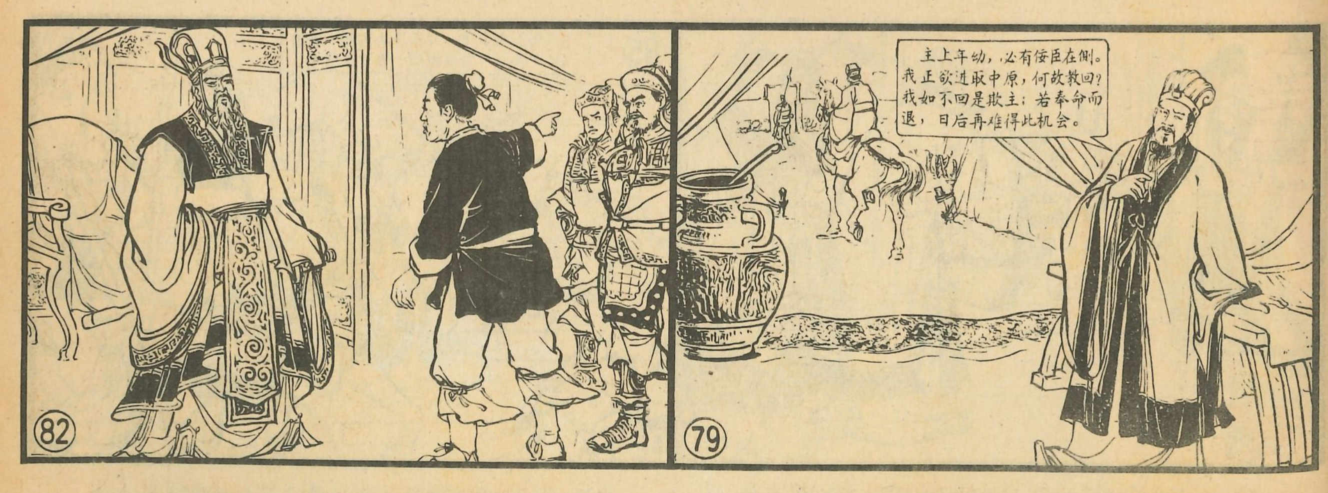
77　宦官聽了，慌慌張張來報告後主。後主大驚道：「那如何是好？」宦官獻了一個計策：把孔明召回成都，削掉他的兵權，免得發生意外。

80　孔明傳下命令：大軍分五路撤退，各軍每日安下營寨，便須掘灶，今日掘一千灶，明日便掘二千灶，後日要掘三千灶。要在添灶以後，才能拔營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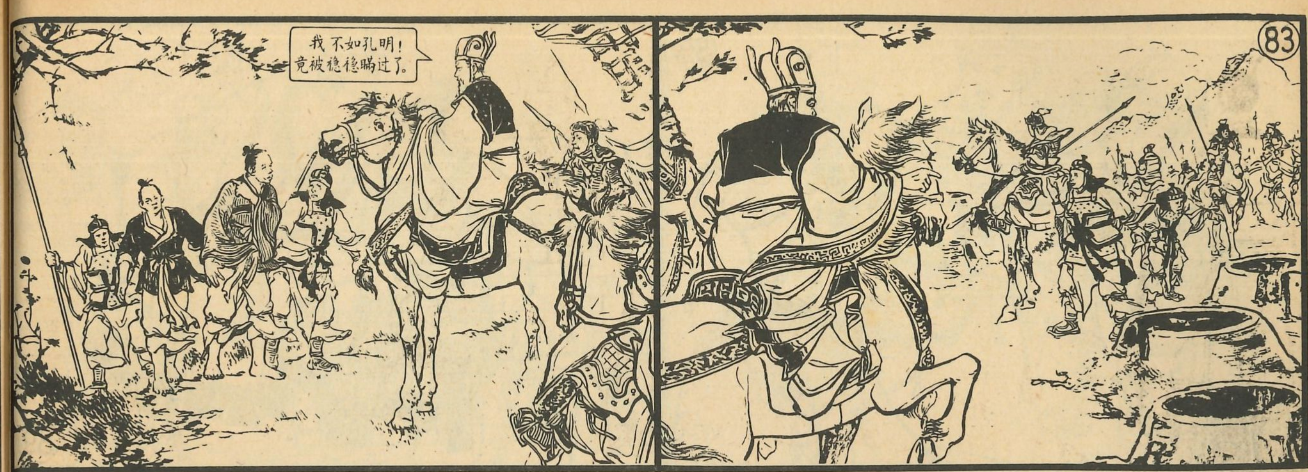
78　後主剛要下詔，蔣琬奏道：「丞相自出師以來，屢建大功，爲甚麼要召回？」後主道：「我有機密事，要和丞相面議。」

81　楊儀問道：「兵書上有添兵減灶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灶？」孔明解釋道：「司馬懿知我退兵，必然追趕，但疑我有伏兵，定於舊營內查點灶數，他見每日增灶，便生疑慮，不敢追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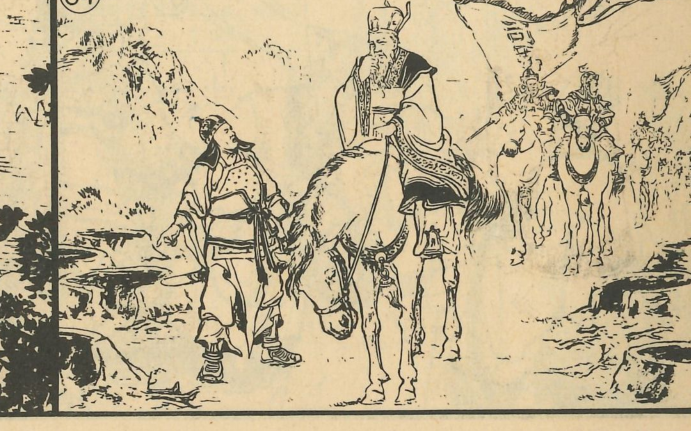


79　後主不聽蔣琬的勸告，派人送詔書到祁山去。使者來到祁山大寨，宣讀詔書。孔明不禁仰天長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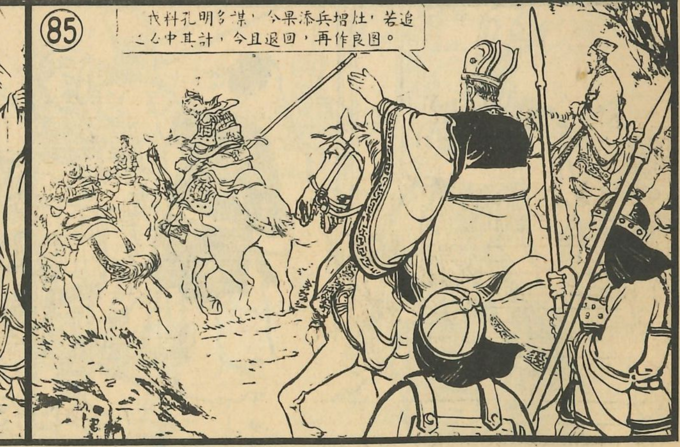
82　蜀軍撤退的消息，早有細作報入魏營。司馬懿料到苟安的流言已生效，正想指揮大軍，一齊掩殺，忽又想到，孔明多謀，不可輕進。



83　司馬懿親自領了百餘騎，到蜀營內來踏看，教軍士點清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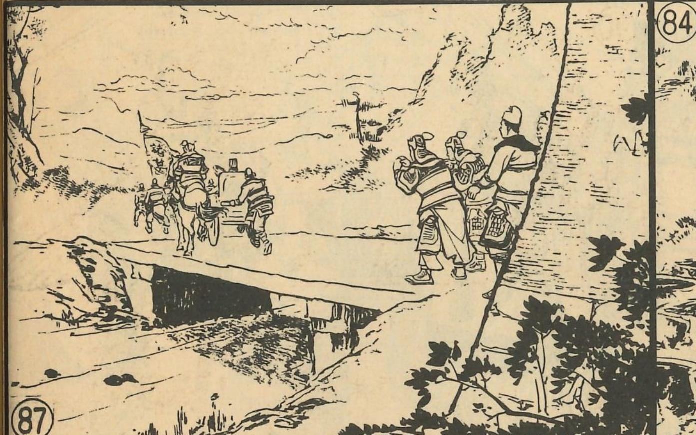


84　第二日，司馬懿率軍往前趕了一程，到了蜀軍留下的營地，清點灶穴，較昨日多了，不禁疑惑不定。



85　一連追了幾天，查得蜀營逐日增灶。司馬懿告誡部下諸將，不必再追。

86　直到蜀兵退盡，司馬懿才找川口的土人來問。據說當時只見蜀兵緩緩退去，却始終不見增添過一兵一卒。司馬懿仰天長嘆，覺得自己的謀略，不如孔明。



87　再說孔明的大軍回到漢中，不曾折了一人。孔明大賞三軍已畢，自己起身赴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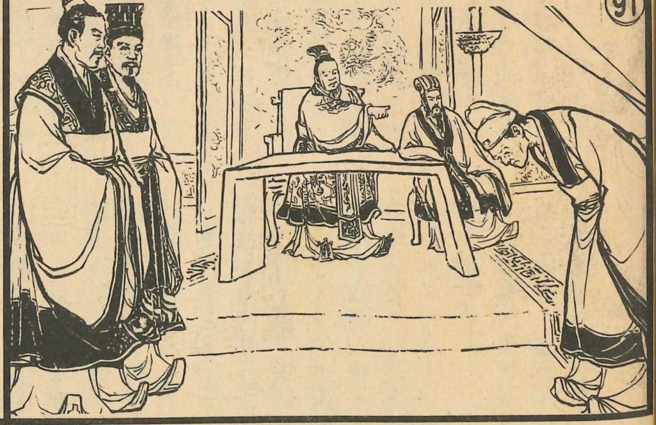
88　孔明朝見後主，奏道：「這次出了祁山，正欲進取長安，陛下忽然降詔召回，不知有何大事？」



89　後主無言可答，過了好一會，才說道：「好久不見丞相之面，很是想念，所以召你回來。」孔明說：「這並不是陛下的本心，定有奸人造謠，說臣壞話。」



90　後主一時答不上話來。孔明又道：「內有奸人，臣怎能在外討賊呢？」後主慚愧道：「我錯聽了宦官傳言，召回丞相，懊悔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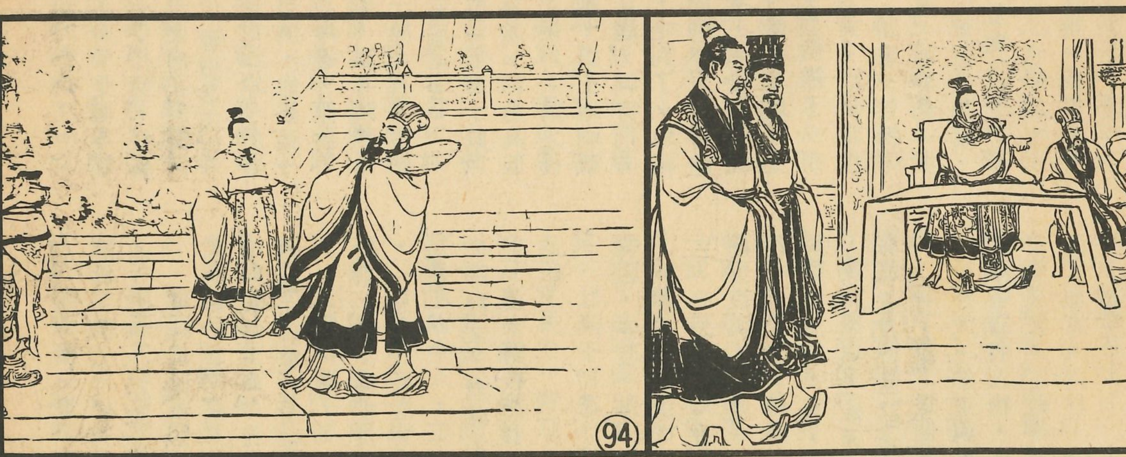


91　孔明召喚衆宦官查問，才知是苟安散佈的流言。



92　孔明急忙派人去捉苟安，苟安早已投魏國去了。便把傳佈流言的宦官治了罪。

93　孔明又責備蔣琬、費禕二人，說他們不能覺察奸人，規諫天子。兩人聽了，都承認沒有盡到責任。



94　孔明對衆大臣勉勵一番，拜辭後主，又赴漢中準備出師伐魏去了。（本段完）

江湖恩怨錄

麥中青·文
可飛·圖

竹仙復仇令

仇恨雖得報　難填喪子哀

一葉扁舟，在遼闊的曹娥江中，隨着春水，順流而下，舟中是個年輕壯漢，衣着樸素，他一手持槳，輕輕在右舷水面一按，小舟便向左斜馳，漸漸的近岸。

這壯年漢子望到這沿江岸一所莊院，面色由陰沉變了悲憤，他健腕一翻，小舟便箭射般到了岸邊，他放下槳，一手持了繫舟粗繩，縱身跳到岸上，把粗繩在岸邊的一塊大石上繫好，然後大踏步由這莊院左側走去。

離這莊院左側，散落着有十數戶人家，此外便是一片荒涼，都是高低不平的小土丘，在這十幾戶人家之後，有一所小小的土地祠，這土地祠祇有三丈長，一丈高的瓦屋，祠旁則有一所茅舍，這壯年漢子走到了土地祠前，也未進門，對土地祠中土地神像跪下叩了一個頭便起身，然後走到祠後，在亂墳間找到了一個小土堆，上面有一塊粗糙的石條，祇鐫了一個「江」字，壯年漢跑了下來，把斜背在肩上的一個小包袱解了開來，包袱內是一柄短劍，一具鏢囊，此外是一塊與劍一般長的竹片，但較劍身爲闊，竹片上有四個字，是「血債血償」，下署「兒江漢誓於父墳前。」他把這竹片插於土堆旁，然後再拆開一紙包，內有一副香燭，他把香燭點燃，跪拜了三拜道：「爹，孩兒奉母之命，前來找這仇人，爲爹復仇，望爹神靈，保祐孩兒手刃仇人，還這血債。」

他祝禱完畢，慘笑了一聲，繫上鏢囊，佩上了劍，轉身便走，直往右面那座高大的莊院走去。

面江這座莊院，正是在江湖上名聞浙東的甘家莊，也是雄霸曹娥江，由嵊縣起至海口爲止的當地梟雄，外號「鎭江神鰲」甘天生的莊院。

這壯年漢子，一到了甘家莊，一挺胸，大步向前走去，二個守門壯丁，一見這壯漢肩背短劍，一身勁裝，知是江湖中人，忙上前相迎道：「爺台從那裡來？老莊主昨晚正由天台回來。還未請教爺台大名，小的可替你通報上去。」

壯漢子初還以爲這二個莊丁前來攔阻，本想一拳一脚和他們打發開去，一聽這莊丁這樣說，立即按下了怒火，心想自己單身一人，原本來找這莊主復仇，若是一旦出手，勢必驚動莊中人，上來相助，勢寡還在其次，驚動了仇人，有了準備，便會礙事了，便乘機道：「你通報莊主，說三門灣海道上有個姓江的來探望他。」

莊丁聽了這個壯年漢子語氣似乎十分托大，知道與莊主來往的，都是江湖中成名人物，也許這壯年漢子也有點來歷，不敢得罪，便在前領路，直引他進入內莊，在客廳內落座，然後去通報莊主。

約莫一盞茶工夫，這莊丁由屏後轉了出來，高叫一聲：「莊主到！」散立在廳內的幾個莊丁，都肅然而立，

這壯漢也不期然立了起來。

隨着這莊丁後到的，是個身材瘦長寬袍大袖的老者，唇間留了二撇鼠鬚，足有六七寸長短，掛到頷下，他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神，直射到了這壯漢子的臉上，打量了一眼，才一拱手道：「江朋友從三門灣那一處而來，探望老夫有何指教？」一面說一面擺手請這壯年漢子就座，自在主位上坐下。

隨在這位莊主身後，又有二個中年人，分在莊主上下兩邊站立，目光一直不離這壯漢子肩背上短劍和腰間鏢囊。

那莊年漢子神情十分激動，一瞪眼道：「大爺不是由三門灣而來，來探望你，是想問你一個人，你認識不認識？」

這位在浙東名重一時，雄霸曹娥江的甘莊主，一聽壯漢出言無狀，神態上也有異，不禁面色一變道：「甚麼人？你且說出來聽聽！」

壯年漢子道：「這位老太爺姓江名安松，江湖朋友有個外號，稱他老人家爲『百草奇』，著名的跌打神醫。」

甘莊主略一沉思，道：「老夫似沒聽到過這『百草奇』外號，也並不認識此人，你闖進莊來這等無禮的向老夫探問，究因何事？你是甚麼人？」他詢問時雙眼精光四射，自有一股威勢，直逼到這壯漢子身上。

這壯年漢子一聲冷笑道：「好不要臉的老賊，這位江老太爺七年前喪生在這莊中，你還裝甚麼傻？你大爺江漢，是這太爺的長子，今日來此，就是要你這老賊償還這筆血債！」一說完，左脚一起，座下的一把太師椅，早爲他踢向身後一丈開外，身形向後一斜，便從肩上撤下了那柄短劍。

這一邊莊主甘天生的身邊二個中年人，早在這江漢身形一動之時，攔在莊主身前，也早在長袍下撤出了兵刃，一個是柄厚背刀，一個則是一條軟鞭，都橫在胸前。

甘天生一見這樣情形，反倒一揮手道：「你們閃開，老夫倒要問個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姓江的七年前幾時喪命在這甘家莊上？這廝怎會平空白賴的賴在老夫頭上？老夫……」

他話未說完，江漢短劍一翻，一劍「毒蛇吐信」直向甘天生咽喉點去。

甘天生身形微微向橫一場，右手袍袖揮了出來，向江漢劍上捲去，江漢短劍驟然一圈，一招「舒捲雲羅」疾劃對方腕脈，左掌已搭向鏢囊，二個中年人一見他有探取暗器情形，刀、鞭立由左右攻上，江漢左掌祇得向左邊點來鞭尖抓去，飛起右脚，直踢持厚背刀的腕脈，右手短劍招式未變。

甘天生一見這壯年漢子身手極爲不凡，左手抓鞭，右脚飛踢，所發招式，仍然疾進，這份功力，已在自己兩個手下之上，他右袖一撤，身形一個猛旋，左袖便拂向這江漢雙目，硬生生教他身子向後倒縱而去。

江漢向後倒縱之間，瞥見持軟鞭中年人身形也快疾，已跟踪欺進，慌忙一滑步，左脚一撥一挑，把先前踢翻的太師椅挑了起來，直向持鞭的中年人踢去，中年人一閃身，這太師椅已踢到了廳正中的供几上，嘩啦一聲，把供几上放的古玩擺設，砸得粉碎。

兩個中年人還想分左右硬攻上去，甘天生一聲叱喝道：「待老夫來收拾他，這廝不管如何錯認老夫是仇人，或者爲人慫恿來此，但膽敢在老夫莊中如此放肆，也容他不得，你把刀給老夫！」說完對那持厚背刀的中年人一揚手，中年人立把厚背刀丟了過去，他隨手接了。

江漢短劍一指道：「老賊，你不用裝作不知，大爺今日既尋上門來，就是爲了七年前的血仇，與別人毫無恩怨，就祇想你這老賊納命來。」

甘天生目含兇光道：「老夫一生殺人無算，也難計清刀下之鬼的名和姓，但未聞有這姓江的，你既夢囈似說老夫殺了這姓江的，就算上一份便了，看你有甚麼法兒勝過老夫手中這柄刀來討這血債。」

江漢一咬牙，雙脚一點，短劍隨着身形飛縱之勢，一招「潛龍昇天」疾點過去，甘天生厚背刀對準飛射而來的短劍，「撥雲見日」硬封了一招，這一招甘天生用上了八成功力，勁道絕强，江漢凌空飛射而來的短劍，一碰上刀身，連人帶劍，磕飛開了七八尺，他凌空一個翻滾，短劍一圈，又一招雷電交閃，凌空下擊，甘天生雙目注定他的身形，一見他下射之勢已盡，才猛往後撤，接着一閃身，避過了他劍身閃起的劍暈，反倒一招「吳剛砍桂」猛劈而下。

甘天生這一招由上下劈，手勢既順，勁力雄厚，江漢短劍迅即「上叩天門」，不閃不避，反倒欺步猛進，甘天生見狀，反倒吃了一驚，這廝招式完全是兩敗俱傷之勢，他既不閃這雄渾一招，這一刀下去，不給他一個攔腰斬斷，也必無倖理，但自己也非吃他一劍，由脅上射進不可，心想自己一條命豈能與這個不知來歷的無名小輩交換？由不得刀勢一橫，身形猛旋而開。

甘天生一橫刀，江漢短劍匕，一拉刀身，向下疾劃，甘天生一劃一絞一封，立把短劍卸向外門，身形也立即盪開。

江漢短劍不及厚背刀能着力，這一封之勢，把他震退了三步，身形一定，短劍又復閃起劍暈，向甘天生攻去，這一次甘天生不再和他對招，已看出這對手劍勢，無一招不是豁出本身安危、同歸於盡的險招，故展開刀法，先阻住了對手攻勢再說。

這「鎭江神鰲」甘天生，原本施的是厚背分水刀，由這中年人手中接過這柄厚背刀，雖則分量仍輕一點，但

一手「八卦刀法」仍是凌厲無比，他成名三十年，全仗手中刀法威霸一方，江漢短劍，招式毒辣詭異，二人一交上手，七八招後，已爲甘天生的八卦刀法闖進了身形，但江漢一邊化解，一邊還不顧危險，從刀影中硬攻出來，這種拚命的打法，倒敎甘天生大大駭異。

甘天生一邊力戰，一邊記起七年前自己正去鄱陽和巢湖一帶，探訪幾位水道上朋友，並不在莊上，這斷却說他父親「百草奇」喪生在莊上，內中必有緣故，且把他擒下問個原故。他一邊在想，可是手中並不慢，二人不覺已鬥了五十多招。

這江漢與甘天生硬封過二招，知道對方內力純厚，又見對方施展刀法，凌厲嚴密，無怪能獨霸一方，自己知劍上雖苦練了惡毒招式，這等嚴密刀法下，無從近身施展，老賊身手如此了得，何況還有二個手下在旁虎視眈眈，大廳前早已擠滿了莊丁，手中各執短棍，鈎鐮槍在旁監視，心中大爲悲憤，此來原爲老父復仇，看來仇復不成，這倒要賠上一命了。

他想到這裡，突然一聲大喝，短劍上已施出「奪命七快劍」，祇見劍影縱橫，向甘天生全身要害攻去，却不顧甘天生的刀勢，甘天生看出自己縱能劈上他一刀，自己要害也非吃他一劍不可，又看對方雙眼發赤，滿面發紫，知是情急拚命。

但也知道他這等拚命猛攻，已是強弩之末，和他再虛耗一陣，必能將他擒下，可是一想到他在拚命之間，自己一不小心，反倒有吃虧可能，於是長嘯一聲，身形一猛旋，立在地上翻翻滚滚，施出了「地趟刀」法夾雜了「鴛鴦連環腿」。

這一路刀法和腿法，正是北雁蕩東海門的絕技，江漢功力雖高，却窮於應付這門絕技，早爲之迫得東竄西跳，無法化解，略一疏忽，爲甘天生一腿掃個正着，身形猛地飛起，他身形尚未落地，甘天生已自旋風般猛旋了過來，他知形勢危急，手中短劍，立向旋滚而來的甘天生身形飛射過去，甘天生一見銀光一閃，慌忙滚向左側面，江漢身形一落地，一伸手，滿把透骨釘已由鏢囊中抓出，向甘天生猛撒而去。

甘天生和江漢交手第一招，袍袖捲他短劍時，已瞥見他左手欲伸下鏢囊，爲手下夾攻才縮了手，故早留意他的暗器，他這脫劍飛擲，早就提防到他鏢囊中暗器，現下一見他滿把暗器以「花雨繽紛」手法撒射出來，身形一挺而起，厚背刀立即揮舞起了一道光墻。

江漢因在百忙之中，才施上了「花雨繽紛」手法，這一把透骨釘，去勢都不緊急，故紛紛爲甘天生刀光磕飛，第二次他伸手入探鏢囊，祇剩下十幾枚透骨釘，這時又猛發出去，甘天生用刀一磕，又紛紛磕飛了，在透骨釘爲刀磕飛之間，擠在廳門前的莊丁，已有一個爲流釘所中，其餘的拖了這中釘莊丁閃避，江漢見機不可失，直往廳門上飛縱過去，甘天生大喝一聲，縱身攔阻，江漢手中還剩餘二枚透骨釘，立向甘天生眉間及咽喉發射而去，相隔旣近，甘天生身形又已縱起，一見江漢揚手，兩點寒星向他面門疾飛而來，慌忙凌空一側身形，打眉心一釘，擦耳而過，直取咽喉的一釘却避讓不開，嗤的一聲釘進了右肩，甘天生勃然大怒，身形下跌時，右手厚背刀已飛射而去。

江漢身形已縱到廳外，一落地剛又縱起，猛聽身後勁急破空之聲，似有兵刃襲到，慌忙一翻身用手相隔，已自不及，厚背刀尖，已由脅下貫入心膛，他凌空雙手抱刀，待等跌到地下，雙手除大拇指外，其餘八指，全爲刀鋒削斷，紛紛落地，身形祇滚了一下，已自不動。

甘天生手按肩頭，走到階前一看，祇見這年輕壯漢，雙目怒突，死後還有一副悲憤神情，他歎息了一聲道：「老夫原意，倒並不是要他命，想擒下來問個明白，爲何要向老夫尋仇？不想飛刀喪了他命，這斷武功得過高人傳授，年紀輕輕這樣喪命，眞個可惜！」他回頭對那中年人道：「劍雄，備一副棺材好好收殮他，老夫倒要查查此中內情。」

甘天生到了偏廳，命另一中年人取來金創藥箱，治療肩頭釘傷，他拔出透骨釘，敷上了金創藥，細視這透骨釘，約有一寸左右長，釘尾圓平，約有三分圓徑大小，釘身約有一分半粗細，他從這透骨釘上看出，這年輕壯漢，必是名門大派門下傳授的武功，若是左道旁門的黑道中人，施用暗器，要歹毒得多，這透骨釘之尾，必打成扁形雙翅，不留阻力，釘身也帶有血槽，一打中人身，立即沒入肉裡。治療時非用刀割開傷口不可，不如這釘尾圓平，而有阻力，可隨手拔下，倘釘身有血槽的，便可在這血槽中安藏毒藥，用火封固，中上人身，蠟溶毒侵，倘無解藥，則非喪命不可，這壯漢聲言此來爲報父仇，在暗器上既不歹毒，又不淬毒，可知定是格於門規，不敢違例。

他已紮好了傷口，立命人傳莊中總管前來，這總管甘福，早立在偏廳外，就走進廳中，甘天生問道：「剛才之事，你諒已知得內情，他說他父親『百草奇』跌打神醫江安松，七年前喪生在莊，前來復仇，老夫計算，七年前老夫正在皖中巢湖，贛北鄱陽湖一帶訪友，不在莊中，是誰留下這過節？留下了這怨仇？否則怎麼平白有人前來尋仇？」

甘福期期艾艾道：「老奴記得七年前有個姓江的走方郎中前來莊中借宿，不過第二天却暴斃在房中，老奴不

知他來歷，祇得草草收殮，把他葬在莊外亂墳之中。」

甘天生一瞪眼道：「本莊又非荒山野地，上行六七里，便是嵊縣，下去十幾里就是仙岩嶺，都有宿店，怎會到莊上來借宿，再說老夫早已吩咐過你們，若有異鄉客地之人路過，遇有困難，可資助一點盤川，助他們回鄉，你這老奴才怎聽老夫吩咐？把人留在莊中，惹出這等事來？」

甘福一臉惶急道：「這姓江上門之時，曾提起過莊主的名諱，剛好少莊主也在莊中，由少莊主作主留他在莊中，老奴焉敢阻攔？」

甘天生面色立即沉下，揮手命甘福退出廳，就對身旁中年人道：「林崑，老夫敬他是個孝子，敎劍雄命人葬在他老子身旁的墳側，立一個碑，老夫倒要詳細追究此事。」

＊　＊　＊

夕陽西下，暮靄蒼茫之間，甘天生手下二個得力人物外號「浪裡翻」林崑，「蛇鞭」高劍雄，都進內院來探問莊主傷勢，甘天生酣睡了幾個時辰，所傷又不重，故精神旺健，他一見林崑手中持了一個竹片，對他看了一眼，林崑把竹片奉上道：「小的把這個孝子已葬在『百草奇』江安松的墳側，這是墳前插着的一塊竹片，莊主請看。」

甘天生一看，上寫「血債血償」，下署「兒江漢誓於父墳前」，他沉思一陣，抬頭向二人道：「老奴才甘福所說，你二個相信嗎？老夫懷疑這件事定與劣子霸先有關，老夫一生殺孽雖重，但從未錯殺無辜，故還爲江湖中人所重，今日飛刀殺了這江漢，却有點耿耿於懷，見這竹片，心神有點震動，你二個要爲老夫仔細探問這事，若『百草奇』江安松眞因病暴斃在莊中，這江漢雖孝也愚，他沒問明青紅皂白，便亂闖進莊院，硬迫老夫動手，那是自取其咎，老夫還能有個慰解，倘江安松另有別情，橫死本莊，老夫再殺了他子，天理良心，俱都有愧，這是老夫晚年畢生令譽所繫，你倆必須仔細查問，老奴才若有誆騙之處，立即把他開刀。」

林崑、高劍雄都連聲稱是，剛想退出房來，甘天生又道：「你們替他父子倆去立二個碑，這江漢墳上，就用這竹片所書之字鐫碑，一字不更改，竹片也插在墳上。」

＊　＊　＊

暑往寒來，轉眼已過了三年，這是一個深秋的黃昏，一抹斜陽，尚掛在天邊，幻出了千層雲彩，落葉在秋風中旋舞，土地祠後的荒墳中，更見淒涼，一個少年跪在一座墳前，喃喃的在自言自語，他手中正摩挲着二塊竹片，一塊已是烏黑殘舊，一塊却是新竹，在他身旁，殘燭已盡，剩香未熄，他把二塊竹片插在墳上，然後拜了三拜，再走到側旁一座墳上，也拜了三拜，方始立了起來。

這少年不過是二十歲左右，却是壯健非凡，濃眉大眼，臉上一片肅穆，他對遠處甘家莊瞥上了一眼，眼中透露出二道令人震懾的兇光，正當他欲舉步之間，突然轉身往左側看去，右手不期搭在腰間。

左側正是土地祠後的一片竹林，竹林中建有一座茅舍，依傍祠壁，這時在竹林前正站了一個老者，看他打扮，似是個落第不舉的窮秀才，一襲青袍，千綴百補，秋風凌厲，他雙手攏在袖中，緩緩的走了過來。

他走到近前，對墳前未熄的剩香看了一眼，又瞥見插着的新竹，不禁長歎了一聲，然後對那少年說道：「你看來是跌打神醫『百草奇』江安松的後人了？」

少年躬身一揖道：「老丈何人？敢是與亡父相識？」

這老者搖搖頭道：「老朽與跌打神醫不相識，只是見到了他的屍骸，老朽在此結茅十幾年，最初在這荒郊亂墳中，見到了一具新死屍骸，混身是血，似被人毆打而死，他身旁有個藥箱，正中有四個字是『百草奇X』，末了一個字已斑爛看不清楚，以老朽看來，大約是個花字，老朽打開藥箱一看，箱蓋內正中有個江字，江字四角有『跌打神醫』四個字，箱中有點草藥和六七個磁瓶，磁瓶中有點藥末，此外還有一點碎銀和幾張膏藥。

「老朽不忍他這樣曝屍荒郊，就把箱中碎銀，替他備了一具薄棺，請前面村中二個鄰居，合力挖了一個穴，草草把棺掩埋，因不知他叫甚麼，拾來一塊斷碑，就刻了一個江字，豎在墳前。

「不到半天，有個青年少婦走來，沿家探問，滿處亂走，老朽一問，才知她來找一個走方郎中的屍骸，老朽就將情形相告，並取出藥箱，她見了藥箱，在墳前跪拜哭了一場，向老朽要了這個藥箱而走，老朽問她是誰，她祇說這個姓江的走方郎中是她恩人，她要這藥箱向他家中人去報訊去。

「直到三年前，老朽正在病中，躺在竹椅上不能起來，眼見一個壯漢，清晨來掃這墳，插了一塊竹片拜別而去，到了黃昏，有人抬了一副棺槨，葬在這墳側，老朽看清這抬棺來之人，正是這甘家莊中人，待老朽病癒，前來看墳碑和竹片上三字，才知這墳是『跌打神醫百草奇』江安松，那一座墳，正是那天清晨來掃墳的壯漢，江安松的兒子，報仇不成，反倒喪命，今日見你這副神態，宛如那壯漢當年，老朽好奇，由不得出來看看。」

那少年聽了，跪下向那老者拜了一拜道：「原來老丈就是掩埋亡父骸骨的那位好心人，小的江蒙，在此特向老丈叩謝仗義收殮亡父骸骨之德，來時家母曾囑祭掃亡父之前，先向土地祠一拜，默祝這位好心人福壽綿綿，家母祇知毆死亡父的，是這甘家莊莊

主，因此要血債血償，三年前命大哥前來爲父報仇，事先說定，逾期不歸，那是殺身盡孝了，逾期之後，才有人送訊來，知大哥報仇未成，已與亡父埋骨一處了，小的奉母之命，繼大哥遺志，也來爲父報仇了，父兄血仇，小的與這甘家莊已不共戴天了……」說到這裡，語音哽咽，幾不能成聲。

那老者面色沉重，無神的眼光，對這自稱江蒙的青年掃了一眼道：「小哥兒，這甘家莊是這條曹娥江上的霸主，浙東一帶，誰不知『鎭江神鰲』甘天生，除他本人有一身高超武功之外，莊中上下大小，沒有一個不會武的，憑小哥兒一個，怎能報得了仇？三年前你大哥來此，老朽適在病中，若知爲令尊復仇，孤身犯險，老朽一定阻止了，俗語云：『好漢不吃眼前虧』，小哥兒功夫再好，怕亦難敵人多，再說，老朽居此多年，得知這甘家莊的莊主，雖是江湖中人，却沒有惡跡，對鄉里鄰近，時有扶助，江湖中人上門，也肯代爲解決困難之事，如致送盤川等等，上次你大哥下葬之後，老朽病癒後問起莊中前來巡視莊丁，聽說你大哥進莊尋仇，說是七年前殺害令尊，不問詳細情形就動上了手和莊主惡鬥。總因功力不及，喪在莊主飛刀之下，但莊主也中了你大哥一枚透骨釘，不過不在要害，略受小傷而已，事後甘莊主曾詳細查問此事，因七年前，甘莊主並不在莊中，係在皖中贛北一帶訪友，既不與令尊相識，也無恩怨，怎說得下手殺害？老朽也記得這個時候，甘莊主確不在莊，令尊究竟爲何人毆斃？倒是一個問題，小哥兒既奉令堂之命，令堂當知當年內中詳情，有否相告於你？」

江蒙點點頭，道：「家母當然知悉詳情，知悉這老賊適於亡父喪命前一天回莊，事後又匆匆的走了，否則怎會平白認他是仇人呢！小的既奉命而來，又是父兄血仇，這甘家莊即使是龍潭虎穴，小的亦要闖上一闖，能把老賊手刃，小的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了。」

那老者一翹拇指道：「好漢子，好孝子，有種，老朽敬佩，不過前一時，甘家莊中，防備既嚴密，此處經常有人在暗中窺視，也就怕有人再接再勵的去莊中亂闖，還祇是近半年來始爲鬆弛，你爲孝行，替父兄復仇，老朽不能阻你，但莊中有備，你要詳加考慮。」

江蒙聽了，對甘家莊高大樓房怔視了一陣，拱手對老者道：「小的若是不能親報父兄之仇，定必喪身甘家莊中，小的有個不情之請，說不定三五年後，家母會令弱弟再來報仇，老丈請將家兄和小的情形相告，請家母息了報仇念頭，爲我江家留一份香烟，莫教弱弟再壯烈犧牲，忍辱偷生，訪尋亡父生前好友，或結交些江湖有正義之士，待等有了援手，再作打算，不作小的和家兄那般無謂的犧牲，小的就感恩不淺。」說完又跪了下來。

老者一把拉着道：「聽你口氣，令堂諒是個性烈如火，小哥兒的武功，諒是令堂所傳的了？」

江蒙點點頭，道：「老丈猜得不錯，小的今晚便入莊找老賊，但願天從人願，得報血仇，免得老母弱弟，再跋涉犯險了。」

老者沉思一陣道：「現在時間還早，小哥兒不妨在老朽茅舍中休息一陣，老朽尚有點酒食，可供小哥兒飽餐一頓，增長一點氣力。」

江蒙有點沉吟，老者一拉他道：「老朽敬你孝行，完全一片誠心，來吧！」就拉了江蒙進那茅舍。

當夜星月晴朗，三更過後，甘家莊上一條人影，由側墻翻了上來，飛縱上屋面，直向內院撲去。

這夜行人，眼含淚花，心胸悲憤，正是爲報父兄之仇的江蒙，他飛縱上屋面，似覺有物絆足，但一觸即斷，耳中却聽到了各處傳來的鈴聲，始知莊中防備，果眞嚴密，到處都佈下了消息機關。

他剛到內院，西廂一帶，早有人縱上屋面，同時由鈴聲傳播之處，都亮起了燈，那個縱上屋面的人，一橫手中厚背刀，沉聲喝道：「甚麼人敢夜闖甘家莊？」

江蒙知道身形已洩露，屹立在進內院大廳的屋脊上，冷哼道：「不必多問，少爺來找的是誰，你們會不知？否則也用不到這等防備，快教老賊現身，否則少爺到處放火，先燒平了這甘家莊再說。」

刷的一聲，東廂房屋上也縱上一人，手中一條軟鞭，對江蒙喝道：「朋友可是姓江的麼？」

江蒙答道：「少爺早已說過，你們完全不知少爺來意？你們這批狐羣狗黨，別以爲人多，少爺却不放在心上，快叫老賊出來。」

「蛇鞭」高劍雄喝道：「上次一個，也無辜尋上門來，强指本莊莊主是殺他父親的仇敵，已平白的誤傷在莊主飛刀之下，朋友你要探聽明白，究竟本莊莊主是否是你們的仇人，否則也是徒自喪命，在下有點替你不值。」

江蒙高喝道：「少爺沒有閒功夫和你說廢話。」說完左右手揚處，二團黑點，分東西飛出，直向二人之處射去，「浪裡翻」林崑斜縱兩步閃避，「蛇鞭」高劍雄手中軟鞭一起，鞭尖向黑團點去，祇聽「波」的一聲，一蓬火光爆裂開來，洒了一屋面，高劍雄身上早沾了七八點火星，燃燒了起來，高劍雄帶着燃燒火燄，身形倒縱，向屋脊另一面滾了下去。

那一邊林崑，斜縱開這黑團，落在屋面上立即碎裂，也化成一股烈火燃燒起來，才知屋面現身少年，所發的是青燐硫磺丸，是江湖上用以縱火的火種。

江蒙利用腕力，在大廳屋脊高處，把這火種，向所有房屋頂飛射過去，一時之間，甘家莊內院十幾處房屋都起了火，照耀得如同白日，林崑逼不得已，持刀飛向大廳屋頂，江蒙冷笑一聲，手在腰際一搭，撤下一條細長軟鞭，手一抖，軟鞭猶如怪蟒般呼的一聲直飛而出，鞭尖直點林崑胸腹之間，林崑身形橫移，江蒙右手一抖一揮，軟鞭凌空游移不定，阻住了林崑撲近，左手却還不斷發這青燐琉璜丸，一時之間，內院屋面俱都着了火。

直等他所帶的青燐丸發完，才身形一縱，長鞭向林崑疾揮過去，呼呼呼一連三招，逼得林崑連連後退，手中刀祇護住頭部，退得無可再退，才縱回西廂屋面。

這時莊中一片混亂，所有莊中莊丁俱各齊集，紛紛前來救火，幸虧江蒙的青燐丸大半都丟在屋面上，硫磺一燒盡，火漸漸熄滅，祇有三五顆接近簷間，沿簷燒了起來。

莊丁想撲前救火，一陣飛瓦打了過來，把莊丁打得頭破血流，不敢近前，祇得任其燃燒，這都是瞬息間事。

西廂屋面，這時縱上一個老者，一身銀灰勁裝，背插厚背刀，身材瘦長，看來自有一股威嚴，他高聲叫道：「姓江的，老夫在此，你們死認老夫是殺父仇人，究竟是爲何？」

江蒙一聽這老者口氣，敢情他便是甘莊主「鎭江神鰲」甘天生，身形立即欺前，飛縱到西廂屋面，丈餘長的軟鞭，已凌空揮出，一招「神龍擺尾」鞭尖纏向甘天生的頸項，然後罵道：「老賊，寃有頭，債有主，你放光棍點，何必圖賴？」

甘天生一翻手，撤下肩頭分水刀，改招爲「渴驥奔泉」，一刀往江蒙縱落身形前劃去，口中却喝道：「都是些黑白不分的莽漢，前來送死。」

他這「死」字出口，凌空飛瀉的江蒙身形，突然虎腰一挺，瀉落身形，却橫竄出三四尺，剛避開一刀，他手中長鞭反倒「老樹盤根」向甘天生持刀手腕纏去。

這一招，不但快速，身法之妙，更教人驚心動魄，甘天生慌忙撤招，一塌身形，慢了一步，啪地一聲，江蒙軟鞭尖上的通天角，已掃中了甘天生的腕背，幾乎教甘天生分水刀脫手，幸虧林崑厚背刀一招「流星趕月」，刀尖直點江蒙飄落的身形，江蒙突然反鞭橫掃，足一點到屋面，斜縱出五六尺，才穩定身形。

甘天生在對方身法和鞭法改招之快上，看出這少年功力，較三年前的江漢高出很多，立即施開八卦刀法，疾攻上去，同時一揮手，命林崑夾攻，三人在傾斜屋面上展開激戰。

三人這一激戰，莊丁乘勢救火，可是東廂一帶房屋，已有二間燒穿屋頂，莊中鑼聲大起，亂成一大片。

三人激戰祇十幾個照面，高劍雄重複竄上屋面，外院也有五六個人飛縱過來，立時之間，西廂屋面，有七八個人圍攻江蒙一人。

江蒙手中一條軟鞭，雖則矯如遊龍，封住了七八件兵刃，但後來五六人中，有二個都是勢沉力猛的重兵刃，一個手中二條粗銅棍，一個是柄八角錘，軟鞭與這三樣兵刃一封擋，立即盪開，好在是在屋面上，這七八人不能配合此進彼退，否則早爲他們攻進，可是在形勢上看來，江蒙已陷入了險境。

正當危急之間，突聽嗤嗤亂响，六七道破空之聲，飛向圍攻江蒙的各人，雖則飛來暗器，都爲各人手中兵刃格飛，可是圍攻之勢已被打亂，那邊有人發話道：「以多勝少，算得了甚麼英雄人物？再要這樣倚仗人多，在下欲打這不平！」語音甫歇，屋面上已立了一個全身黑衫的幪面人，手中所持的似是一根木棒。

江蒙身形微微後退，已到了西廂屋簷邊，這時一揚左手，四五枚暗器直向甘天生飛去，甘天生身形一矮，全數由頭頂飛射而過，江蒙原可由這包圍圈中乘機突圍而擊，可是他報仇心切，揮舞手中長鞭，猛然一招，「長虹飛潑」全身竄起，隨着長鞭飛撲甘天生，甘天生一見來勢緊急，向側面滾倒，誰知江蒙在這長鞭上，造詣極高，畢直鞭尖猶如活物，凌空一抖手，鞭尖也倒向側一閃，「啪」的一聲，已點中了甘天生的面門，甘天生一聲大吼，身形一個翻滾，跌下了屋面，但江蒙亦爲兩旁疾竄而上的林崑和另一個人二件兵刃所中，林崑一刀斬在他腰脅下，另一個一鋼棍擊在他後心，也悶吼一聲凌空身形被打墜在屋面上。

然林崑和另一人，同時慘叫一聲，林崑一撤刀捧了小腹，滾到屋面，另一人丟了雙棍，雙手捧着顏面，也往屋面滾去，這時有人大吼一聲，嗤嗤暗器破空之聲亂响，高劍雄和另外三人，早爲這緊急暗器打得鷄飛狗走，縱身飛避，有二個已向屋下縱去。

一條人影如大鵬展翅般直飛過來，高劍雄一瞥，正是站立在大廳屋脊上的那個幪面黑衣人，他一落到西廂屋面，右手一抄，挾住了江蒙，一扭身形而走。

高劍雄一看這人身法，手中挾了一個人，還可縱跳如飛，那裡敢去追阻，再說自問也追阻不了，東廂那邊火勢燒得極爲旺盛，看得清晰，江蒙倒墜屋面上，留有二堆鮮血，慌忙與另一個人抱了林崑和另一個雙手掩面的人，縱下屋面。

屋面上停了惡戰，莊丁乃爬上屋頂，合力救火，把各處火頭救熄，東廂已燒成了一個空殼，這一邊，在後園南書房中，甘家莊莊主甘天生受傷

甚重，左面臉頰，已爲鞭尖通天角打穿，連上下大牙也打下了四枚，傷口由唇角豁起，足有二寸多長，雖不是內傷，但血流甚多，這時已由莊中懂得醫術的莊客，替他敷上了藥止血，外用膏藥貼住，由頭頂至頷下，用布條包紮，跟隨莊主多年的「浪裡翻」林崑，小腹中了一樣暗器，由於發暗器的人，腕力特强，這暗器沒入腹中，無法取出，林崑祇有進氣少，出氣多，看來無法醫治了，另一個名叫金彪的，右眼被打瞎了。

甘天生一邊滿口瘀血吐了出來，一邊含糊不清吃力道：「劍雄，你快發『鎮江令』火急命沿江口子上抽調人來護莊，把海口大寨的總副二寨主也去請來，今晚對方二個身手高强，再來侵襲，沒法阻擋……」說到這裡，又吐了一大口鮮血，那個莊客忙阻止他說話，令衆人退出書房，讓莊主靜養，他則去醫治金彪和林崑去了。

高劍雄一邊命人持「鎮江令」乘快船沿江急下調人，一邊指派人去書房左右護衛莊主，並敎人巡視全莊，而他自己本身，早已衣衫破爛，身上也被火灼傷了五六處。

一晃四五天，沿江口子近處，已有人趕來，甘天生傷勢也停止了出血，但終因流血過多，身子軟弱，還躺在軟榻上，他最傷心的，則是跟隨他多年的心腹林崑，卻在這一戰中喪命了。

高劍雄取了一塊竹片，走了過來，面色沉重的道：「莊主，這江家父子之旁，又添了一座新墳，這是墳前所插一塊新竹片。」

甘天生取來一看，祇見上面寫着：「父兄血仇，不共戴天」，下署：「江蒙奉母命復此血仇。」

甘天生混身一震道：「看來還有第三次上門尋仇了，老夫本與這『百草奇』毫無瓜葛，不過他借宿本莊暴斃，而引起誤會，如今喪了他二子，這怨仇欲解也難了……」說到這裡，長嘆了一聲，然後又愀然道：「天下居然有這陰差陽錯之事，近二年來，老夫探問這『百草奇』跌打神醫江安松來歷，祇知他是位跌打醫術高明的江湖郎中，往來各地，爲人治傷，從一般人口中聽來，倒是個貧富不計，頗有仁心濟世的正氣人物，偏偏會橫死在老夫家中，惹來這樣無妄之災。

「這江安松的妻子，不知是怎麼一位人物？能調敎出這樣二個兒子來，眞敎老夫欽佩和羨煞，劍雄，你還把竹片插在他墳前，老夫受他們兄弟一釘一鞭，並不懷恨，如此孝烈的英雄人物，老夫能起身，必去他們墳前一祭……」

他說到這裡，有點氣促，高劍雄剛想回身，甘天生叫住他問道：「你可問過甚麼人，是誰把他葬在他父兄墳側的？」

高劍雄道：「在下已問過了那土地

環球出版社精選介紹

陸小鳳
重出江湖！

陸小鳳 兩集
(陸小鳳傳奇①)
全套港幣
$50.00

繡花大盜
(陸小鳳傳奇②)
每本港幣 $25.00

決戰前後 兩集
(陸小鳳傳奇③)
全套港幣 $50.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祠旁茅舍那個寒儒，據他說，那晚天色甫曉，有個幪面黑衣人挾了一個混身是血的少年屍骸，到他竹林前，用劍斬了他門前幾十桿長竹，用竹把少年屍骸捆了，向他借了鏟鋤，草草葬在那裡，去時賞了他五兩銀子，說是補償他門前竹子和幾條草繩的，這寒儒因五兩銀子太多，問幪面人要不要替死者買副棺材改葬？幪面人說是孝子死得壯烈，青竹裹屍，令根枝重發，將來報了他的父仇，才改葬不遲云云。」

甘天生聽了，瞪大眼睛說不出話來，好一會才喃喃道：「後患無窮。」始一揮手命高劍雄退出。

甘家莊此後戒備森嚴，日夜都有人巡守在出海口的大寨，總副寨主都應召了來莊上，總寨主是威震海道的「鬧江金蛟」郭天洪，副總寨主便是甘天生之子「小霸王」甘霸先，此外便是沿曹娥江十一分寨的寨主，集中了浙東北一帶水路好手，來拱衛這甘家莊。

可是戒備了一年多，毫無跡象有人來犯莊，形勢就鬆弛了下來，又一年後，這荒僻的土地祠旁的小村中，忽然遷來了一對中年夫婦，更有一艘小舟，似在曹娥江中討生活的，這中年夫婦雖則亂頭粗服，但相貌極爲端莊，夫婦倆，日出而作，黃昏後便回來，也不與鄰里交往，祇不過知他們姓周而已。

住在茅舍旁的那個窮儒，卻認得這中年婦人，正是十二年前下葬「百草奇」，後來墳前拜哭，拿去藥箱的那個少婦，知道這中年婦人來此，必不是尋常之事。

這中年夫婦住了將近一年，這一日，正是清明節，晨早一陣朝雨，挹注輕塵，荒郊野地，草木清新，曹娥江上流，一葉扁舟飄了下來，近岸之後，一個十六七歲的英俊少年，扶了一個老婦人上岸，這老婦人一頭白髮，卻是面色紅潤，宛如童顏，左足業已殘廢，腋下撐了二條烏黑拐杖，一上岸，便向那土地祠前小村中走去。

奇怪的是那對中年夫婦，這日也不去幹活，在村中出來相迎，對這老婦人執禮甚恭，陪這老婦人到了土地祠前，白髮紅潤的面龐上，立見肅穆，她把那拐杖一頓，這英俊少年，便跪到地下，恭恭敬敬對土地祠叩了一個響頭，老婦人對土地祠微微一欠身。

接着，他們都到祠後的亂墳堆中，由那對中年夫婦領路，這情形引起了茅舍中那個窮儒注意，也出茅舍跟了過去。

這老婦人一來到「百草奇」的墳前，腋下二條拐杖一丟，單足慢慢的跪了下去，那對中年夫婦和少年，都接連翻身跪在她身後。

這老婦人拜了一拜，目含淚花，一臉愁苦道：「夫君，爲妻的爲替你報這血仇，已把二個兒子斷送了。」說了對旁邊二座墳看了一眼，又道：「今日爲妻乘這斷魂時節，才來一掃你墳，也將替你討這血債，今日爲妻的有個難題，在你墳前卜個休咎，就是爲妻的今日帶了你我末一個兒子同來，若是能報得你血仇最好，若是天不從人願，那你江家豈不絕了香烟？」說到這裡，她回身一伸手，伸進了少年的領背，拔出一根新竹片，再一拱手道：「由你英靈取捨，這竹片跌下，若是有字，爲妻的就敎你我這一個兒子，爲你報仇雪恨。」隨着語聲，她把竹片往空拋起，閉目默禱。

祇聽輕輕呼的一聲，拋上竹片，久久未曾落下，她張目一看，不知飛到何處？回身一找，她身形猛立起，原來她們身後不到一丈外，正立了一個衣衫破爛的窮儒，手中捏住的，正是她拋起的竹片和一根細長的軟鞭，她一看這軟鞭，正是她兒子的遺物。

這窮儒和那婦人一對面，不禁一怔，接着道：「原來是『竹仙姑』卓二娘！」

老婦人兇毒的眼光，漸漸變成驚詫，冷冷的道：「尊駕是那一位？怎知老身來歷？這軟鞭是那裡來的？」她急不及待的一連串問了起來。

那窮儒道：「仙姑當年失踪，原來已嫁了『百草奇』江安松，早年久聞仙姑之名，這軟鞭是令郎之物，二年前老朽原本有意替令郎解圍，在八個强敵圍攻他時，老朽用飛彈逼開他們，令郎原可突圍而出，可是他報仇心切，不顧自身安危，軟鞭直取甘家莊莊主甘天生，他雖爲令郎鞭尖掃中面門，使甘天生受了重傷，但他也爲他的二個心腹手下所襲，中了一棍一刀，老朽已發彈急救，一個銀彈貫腹而死，一個被打瞎了一眼，待等老朽上前搶救令郎而回時，可是一刀中在腰中要害，無法可治了，這軟鞭他臨死時還捏在手中，他死時祇說了一句：『老丈記得小的相托之事』這一句話。」

卓二娘一邊聽，一邊流淚滿面，聽了這窮儒語音告一段落，忽然想起了一個人，於是急忙微一欠身道：『爛衫秀士』方大俠老身久仰了，但不知小兒有甚麼相托？還望大俠賜示爲盼。」

「爛衫秀士」方春鳳歎息了一聲道：「老朽既未和尊夫論交，也不知他名頭，至近在咫尺之事，懵然不知，仙姑撫養遺孤，有這等孝悌、壯烈的兒子，眞是沒有辱你當年的英名，當老朽發現尊夫的屍骸時，還當是普通江湖郎中，爲人毆斃，就隨手替他掩埋了。

「七年後，你第一位令郎來祭掃時，老朽適因運功岔氣，癱瘓在床，雖眼見而無法起身詢問，直待他身殉孝道之後，甘天生命人卜葬尊夫墳側，心中才覺得有點不平常，老朽重覆運氣，逼通經脈，已在十天以後，到了

這墳旁一看，才知道這年輕人是來為父報仇，由甘家莊中人替他卜葬，那麼對於此事必與甘家莊有關。

「第二晚老朽入莊偵查，知甘天生也已命人在四外查探尊夫為人，據老朽探得，甘天生七年前尊夫喪命之時，他正在皖中巢湖、贛北鄱陽湖中訪友，不在莊中，令郎不容他分辯，仇人見面眼紅，立即動手，他本無意傷令郎，在逼不得已時，中釘後才脫手飛出手中厚背刀，適中令郎要害而送命，老朽為此事，也曾遠去巢湖和鄱陽湖，探查得甘天生這時候正在那邊，探聽都在暗中進行，想來不是虛言，但據說尊夫乃是上莊借宿，第二天便暴斃，老朽看到尊夫屍骸，都是滿身血漬，內中以老朽猜想，怕有人從中嫁禍。故不再追究下去，因老朽居此將近二十年，倒從未聽過甘天生作惡過。

「第二位令郎來時，老朽曾和他見面，用話點穿，告訴他甘家莊不是善地，莊內防禦嚴密，同時也將甘天生七年前不在莊中之事相告，教他慎重處事，可是妳這位令郎，祇知奉妳之命，不計其他，定欲入莊報仇，甚至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老朽敬他是個好漢子，便有意暗助於他，他臨去時，就相托老朽，若是他因此跳入龍潭，一去不返，說不定三五年後，他母親與他弟弟會再來報仇，要老朽以他和他哥哥為例，請妳稍加考慮，莫斷了江家香烟，不妨忍辱，等待一個時期，結交一些江湖上有正義之士和他父親生前友好，再打算報仇。

「老朽沒料到這二位孝烈的好漢子，是妳仙姑的兒子，否則情形便不同了，剛才見妳拋竹卜休咎，老朽想起令郎所說，才用他軟鞭，將這竹片接了過來。這報仇之事，仙姑却眞要仔細考慮才好。」

卓二娘聽了，早已泣不成聲，她身旁一個中年婦人，立即上前向方春鳳施了一禮道：「方前輩想還記得起小婦人來，當年是小婦人向前輩手中討的藥箱，江恩公為救小婦人，才罹喪生之禍，小婦人是個人証，不怕這賊子賴這血債，小婦人與丈夫在對江章家埠開一小酒店，甘莊主來酒店飲酒，見小婦人姿容不惡，便命手下人强搶，我夫婦雖則懂點拳脚，但不敵人多，我丈夫被打傷，小婦人被搶來這莊上，適江恩公在章家埠行醫，醫治我丈夫之後，得知情由，立即趕過江來，進莊探查，他在內院內尋到小婦人，助小婦人逃去，這賊子率人追來，江恩公命小婦人先逃，他則攔阻追來之人，在莊前大打起來，打到一半，忽然停手，和這賊子一齊進莊，小婦人在江畔亂石中躲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便見這莊中人搬出恩公屍骸，走向此地，這賊子也在中午過後率人下船向下流而去，小婦人才向這裡來尋覓恩公屍骸，向前輩討取恩公遺下藥箱。」

卓二娘接口道：「老身接到夫君死訊，便離開章家埠旁楊村，去新昌縣孫家田村一位世家暫避，老身三十年前在五洩山中，為毒蛇咬傷左腿，混身腫脹，命在頃刻，得夫君急救後，保得一命，但左脚已廢殘，為了報恩，夫君也不嫌老身殘廢，才結成夫婦，夫君既死，甘家莊老賊又是雄霸一方人物，老身幾個兒子既年幼，身又殘廢，不得不隱居教養幾個兒子，不想含辛茹苦了十二年，仇未報成，反折了老身二個愛子，教人好不心疼……」這位當年名重一時，性烈如火的「竹仙姑」，這時也不禁哀痛欲絕。

方春鳳沉思一陣，低喟一聲道：「當年仙姑綺年玉貌時，江湖不知有多少英雄少俠，欲譜『求鳳之曲』，表達愛意，祇要仙姑有所吩咐，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依老朽看來，這些口是心非的傢伙，那裡懂得一點情愛，眞眞有情有義之人，不論妳仙姑已是嫁過人的寡婦或是殘廢之身，遇到這等困難處境，早應出手相助，才不致有負當年的表達之情，以老朽看來，這些都是花言巧語，口是心非的薄倖兒。」

「竹仙姑」卓二娘，正錯愕這位名重一時的「爛衫秀士」，怎會說出這種話來？可是已有人從土地祠茅舍內和竹林中閃身出來笑罵道：「你這窮酸，不必用話來激老夫們，祇要仙姑開口，老夫們怎會袖手旁觀？」

卓二娘一看，那邊立了三人，都是六十左右年紀，一看之下，眞是心中又驚又喜，一個穿紫衣袍，留有花白三綹清鬚的，正是浙東大俠趙家嶺的趙慕竹，當年正是追求「竹仙姑」卓二娘最力的一人，另二個一個穿青布袍，是西天目「八仙劍」關翼，一個紅面老者，身體魁梧，乃是桐廬「赤龍神」曹幼成，為富春江一霸，都是浙中江湖中前輩。

趙慕竹笑道：「連你這窮酸在內，老夫想來，踏平這甘家莊，易如反掌，說去就去，立即尋上門去，老夫準備如你所說，實行去赴湯蹈火了。」

「赤龍神」曹幼成笑聲道：「老夫已聽聞一切，心中已熱血沸騰，還等甚麼？」他說完之後，當先開道。

甘家莊門丁，看到遠遠這夥人向莊門走來，早已飛報進去，等這夥人一進莊門，莊內已嚴陣以待，甘天生和「鬧江金蛟」郭天洪都立在大廳前，兩旁分立十一寨寨主，與「小霸王」甘霸先。

甘天生、郭天洪一見當先一個「赤龍神」曹幼成，不禁一驚，再看到身後的浙東大俠趙慕竹，「八仙劍」關翼和「竹仙姑」卓二娘，都心中大奇，雙目怔視各人，到了近前，趙慕竹和曹幼成向旁一站，卓二娘撐了竹杖走前幾步，沉聲問道：「誰是甘家莊老賊甘天生？」

甘天生上前一步拱手道：「仙姑為何這等惱怒？老夫便是甘天生。」

卓二娘一口唾涎直吐了過去，喝道：「老賊！你還假作痴呆？你殺我丈夫，連傷了我二子，老身要你命來了。」

甘天生驚退一步道：「老夫幾時傷害過妳丈夫？妳兩個兒子前來報仇，也不問情由，動手就與老夫拚命，老夫為了自衛，失手誤傷却是有的。」

那個中年婦人刷的一聲竄了出來，指着「小霸王」甘霸先道：「是這個賊子殺害恩公的。」

她語聲甫歇，卓二娘身邊那個少年，早已飛縱過去，一柄短劍出手，直射甘霸先咽喉，他兩旁十一寨寨主，剛想上前相助，方春鳳身形一閃，早已拳脚齊施，立把撲出來的三四個踢打出去。

「小霸王」甘霸先，撤下金刀，和這少年一柄短劍戰在一起，這少年短劍雖較甘霸先金刀份量為輕，但招式奇詭，每一招都是貼身硬攻，祇六七招，已逼得甘霸先手忙脚亂，連連後退。

甘天生神情焦急，郭天洪和幾個寨主都手搭在兵刃上，「赤龍神」曹幼成自身上解下了「細龍金鍊」，左手一抖，閃起一道金光，他洪聲道：「誰敢出手，老夫今日要大開殺戒了！」

曹娥江上各寨寨主，沒有一個不認識這個威震浙境的「赤龍神」，果為他聲威所懾，不敢妄動，趙慕竹一柄鏤金戈，關翼一柄長劍，也都露了出來，監視各人，這二個又都是赫赫成名的人物。眼光到處，各人莫不心驚膽戰。

那邊甘霸先和這少年惡戰了二十多回合，少年身形一矮，甘霸先一招「獨劈華山」，金刀直劈而下，少年微向左一偏，短劍乘「小霸王」甘霸先身形劈空前衝之間，一招「上叩天門」，噗的一聲，短劍已戳入甘霸先胸腹，穿體而過，少年飛起一脚，把甘霸先身形踢出，甘霸先帶着一股飛噴鮮血的身形，跌在一丈外地上，翻滾一下，一動也不動，少年趕了過去，在領背後抽出竹片，對準甘霸先心口一插，然後飛縱到卓二娘前跪下道：「娘，兒已替父報了這樁血仇了。」

卓二娘冷冷的道：「還有你二位兄長嘛！」

少年身形「刷」一聲縱起，飛向甘天生，他身形一竄起，旁邊立有一條人影跟着縱起，凌空攔阻道：「且慢。」

眾人一看，正是「爛衫秀士」方春鳳，他攔下了這少年人，對卓二娘道：「血債已償，二位令郎當初報仇找錯對象，怪不得這甘天生，他眼見兒子喪命，也夠受了，老朽認為對他再下手，有點不公平，妳當年也是位正氣凜然人物，當知正義二個字。」

卓二娘還未開口，曹幼成已喝道：「方春鳳，你怎婆婆媽媽，對這種江湖恩怨，還說甚麼公平不公平，强者為先。」

方春鳳道：「大丈夫當應恩怨分明，『赤龍神』，你稍冷靜一下！」

「浙東大俠」趙慕竹道：「照理父債子還，子過父當，方老二既這樣說，諒有緣故，這樣吧，這甘家莊改為他江家墳地，由甘天生改葬江家父子三人，算了過去這重恩怨吧！」

「鬧江金蛟」郭天洪這時上前一拱手道：「在下代莊主作主，準聽趙大俠吩咐，還望卓仙姑和赤龍神念在甘莊主不知情上，解了這怨仇吧！」

卓二娘雖則心如烈火，但也極明是非，立即點頭應允，甘天生疼子心傷，由手下扶進內堂，一切之事，全由郭天洪代為招待作主。

一場江湖恩怨，就此結束，卓二娘事後才知曹幼成、趙慕竹、關翼三位，正有事來訪方春鳳，想去近處掃一位知交之墳，適逢她母子這時祭墳，碰個湊巧，方春鳳知趙慕竹當年是卓二娘的情侶，才這樣出言相激，教這三位前輩相助，其實方春鳳都是極敬佩卓二娘的為夫報仇這番苦心，是有意成全她的。故事至此就暫作一小結束。

（本文完）

環球出版社發行

武俠小說

簫劍情仇

江湖上一片風聲鶴唳，皆因新成立的統一盟，所向披靡，唯一能與之對抗的武林雙秀，却又因情反目成仇，未肯聯手對抗，統一盟的勢力更見擴張……

西門丁著

全套三集·每套港幣五十四元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超級市場有售。



上文提要：龍三公子自從鬥智設巧置白福于死地之後，從京師出發，率領由八大鏢局負責聯保的三百四十輛的運輸車隊，帶着錢銀、米麵等沿途而來，時值黃河水患，災民數十萬面臨飢餓的災難，龍三公子即將此財、糧全部派發給災民，個個得益，一時之間，無論武林或是黑道都被震撼，龍三公子從此成爲家喻戶曉的英雄，萬家生佛的神靈……



俠義詭異傳奇故事

麥長青・文　可飛・圖

龍三公子

協助捕頭追兇手　詭計害人身自亡

直等到「無孔不入」陸路通走了個沒影子，馬如飛這才悄悄安排好馬勝和馬勇，然後飛身直入！

馬如飛人影乍落，堂屋燈火突然熄了，公孫鳳沉聲叱道：「甚麼人？」

馬如飛輕聲的答道：「別喊，公孫鳳，是我馬如飛！」

話聲中，馬如飛不管屋內是否有燈，坦步推門而進。

雖然是在晚上，但馬如飛由外面往屋內裡走，等於是由明處走入暗處，公孫鳳認出了他來。

公孫鳳仍然沒有點上燈，更是沒有鬆懈戒備，道：「馬當家的，這總不能說是巧合？」

馬如飛答得妙，道：「說出來妳不會信，正是巧合，快些準備好趁手傢伙，小三子這個狗娘養的，立刻就到。」

公孫鳳人在極暗中的角落裡，但仍然禁不住打了個冷戰，道：「不會吧？是那裡來的消息？」

「公孫鳳，難道妳忘了當年的事有我姓馬的一份？小三子要宰的黑名單上，也有我？」

「沒有忘記，只是……只是小三子今夜斷斷不會前來，我已請人……」

「嘿嘿……」馬如飛陰森森地笑道：「我知道，『無孔不入』陸路通剛走，妳已和他談好了條件，他也告訴了妳，小三子業已答應他這兩天不採取行動，更定約明夜三更，相會暢談，公孫鳳，我這消息不假吧？」

公孫鳳傻了，由不得駭然驚問道：「這消息你是……」

「得了，我說公孫大妹妹，這還用問嗎！陸路通不會告訴我馬如飛，他小三子若是知道我也在京師，早就已下了手，一句話，小三子不是一個人，有同伴，否則白瑞何等樣人物？死了，白福又有多陰狠厲害，死得更慘，多想想自然明白，他若是一個人，能一夜之間搬空了白福的金庫？」

「可是陸路通不會騙我，他說過小三子已經答應了他……」

「不錯，他是說過，不這樣他怎麼能派人追躡陸路通，進而找到了妳呢？」

「馬大哥，你這消息究竟是……」

「我剛才說過了，小三子有同伴，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人多眼多手多而危險少，壞處是人多自然話多，熟朋友多，妳懂了嗎？」

公孫鳳已從暗影裡走了出來，焦急的說道：「那……馬大哥的意思是……」

「哎唷！我說公孫大妹妹，妳這是怎麼的啦，我獲得消息，曾經仔細想過，若是等他解決了妳，自然就輪到我了，一個對一個，不說他暗咱們明，就算明打明鬥，咱們也差他一截……」

公孫鳳黛眉一挑道：「這還用得着你說了，哼！」

「別急，大妹妹……」

「慢着，馬當家的，那怕你叫我公孫鳳，或者是『俏天狐』全都可以，我可不是你半天雲當家的大妹妹。」

半天雲馬如飛哈哈的大笑道：「好好，是我馬如飛的錯，不過現在還稱呼妳『俏天狐』已不合適，直呼名姓又不太禮貌，何況妳今日的身份……」

「半天雲！」公孫鳳沉聲道：「今日我的身份，仍是『俏天狐』公孫鳳！」

「好好，那就恕我直呼妳公孫鳳了，公孫鳳，事已逼急如火燃眉，妳願不願聽聽我的辦法？」

「我在聽！」

「很好，當我想通了這些之後，下了決定，要乘這小三子這狗娘養的，還不知道我馬如飛也在京中時，悄悄的處治了他，可是我先前說過，明打明鬥咱們不是他的對手，正巧由朋友方面知道了他將對妳下手的消息，逾暗中秘密偵查，進而明白他的心意，這才冒險來求見……」

「請直說你的用意！」

「公孫鳳，小三子明着答應陸路通，暗中業已決定今夜三更過後，率衆對妳下手，我得此消息前來，用意用和妳聯手，今夜妳明我暗悄悄埋伏，等他來後立下殺手，公孫鳳，我認爲這是彼此有利而又『一勞永逸』的辦法！」

公孫鳳沉思答，緩步踱到靠牆的太師椅旁，一面慢吞吞地坐下，一面說道：「萬一仍然不敵呢？」

半天雲馬如飛豪放的說道：「公孫鳳，那也算是『一勞永逸』！想想看，遲遲早早，是會要我們的命，如果今夜聯手，或能天從人願，否則，祇有等死這一條路了。」

公孫鳳又豈是傻瓜，她所以遲遲不能決定的原因，最緊要的還是爲了「無孔不入」陸路通的承諾。不過現在半天雲突然來到，事情出乎意外，公孫鳳不能不考慮到可能發生的後果。

半天雲馬如飛也是老薑中最辣的老薑，那有看不出公孫鳳的心事的道理，於是低低的長嘆了一聲，道：「其實就算是聯手，只怕結局仍是兩敗，所不同的，兩敗勝過我亡，當然啦，我們不能說小三心狠手辣，當初我們做得是過份了些。」

公孫鳳冷冷的掃了馬如飛一眼道：「你這些話是甚麼意思？」

馬如飛苦笑了一聲道：「沒有甚麼意思，算是發發牢騷吧！」

話聲一頓，他又把頭一搖，再次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算了，公孫鳳，妳不必多費心思考慮得失厲害了，算我沒有來，告辭了。」

他說走眞走，擧步疾快地出了房門。

公孫鳳慌不迭的說道：「馬如飛且慢走！」

馬如飛停步轉身，沒等公孫鳳開口，搶先說道：「對了，公孫鳳，希望妳多少看在江湖道義的份上，我走之後，小三子等人來時，不要提我半天雲一個字。」

公孫鳳已追到了門口，道：「不用忙，再仔細的商量……」

「沒有甚麼好再商量的了，說實話，若是沒有妳，剩我一個人也沒有膽子和小三子硬碰，不過天涯遼遼，海角闊闊，只要我半天雲不回甘涼，只要我馬如飛永遠記牢這件事，不信他小三子能找得到我，再見！」

一聲「再見」，人已到了牆頭！

公孫鳳眞的急了，半天雲說得對，固然「無孔不入」陸路通說過，能和小三子約定時日，但最後總要眞刀眞槍的作個了斷，了斷殺父之仇，公孫鳳自己心裡有數，陸路通是幫不上忙的，那要用自己的鮮血去換自己的生命。

提到「以血換命」，想到「拚命保命」，公孫鳳心中是熱氣少涼氣多，她再加個她，只怕也不是小三子的對手。

既然是遲早也是死路一條，當然是在死中求活才算上策。

半天雲雖然來得太巧，但人家不是已經解釋過嗎？應該是沒有甚麼可疑的地方，何況「同仇敵愾」，對付的又是同一的生死對頭。

於是公孫鳳下了決定，揚聲喚道：「馬當家的，請下來，今夜咱們就聯手和那位冤家拚命一戰！」

她話正好說完，半天雲馬如飛不知何故突然翻下了牆頭，飄身回到門前，面色已變作蒼白，低沉而急促的說道：「快些回屋，我已經走不了啦！」

公孫鳳聞言神色驚變中，和半天雲雙雙閃身回屋，半天雲已順手關了屋門，一拉公孫鳳隱立於前窗左側。

這時夜行風動，兩條黑影如流星過渡投射到院墻上，來人好大的膽量，目光向四外微掃，內中一人已揚聲喝道：「公孫鳳，好朋友找上門來了，我們小三子立刻就到，妳還不滾出來受死。」

另外一人接着這人話聲道：「四鄰住戶們請聽清楚，我們找的是寃家對頭，搜的是殺父之仇和毀家之恨，與他人無關，稍待動手，請緊關上你們的門窗，不要外出，免遭池魚之殃爲是。」

屋內的半天雲，這時附於公孫鳳耳邊低聲道：「現在妳相信我的話了吧，留意，這不是正主兒，沉住氣，等他們欺近了再用『暗青子』招呼！」

公孫鳳銀牙咬出聲响來，低沉而憤怒的說道：「好個無信的小三子，老娘不信就眞能跌翻在你小子手中，哼！」

半天雲已立於公孫鳳稍後左方，突然輕輕一笑道：「發空狠是沒有用的，只怕今夜妳是『跌翻』定了。」

公孫鳳冷哼一聲道：「莫太過長人

志氣，憑你我聯手……」

「唉！」半天雲突然又一聲長嘆，右手突出，公孫鳳突然地張大嘴，駭、愕、怒的圓睜着雙眼，緊瞪着半天雲，身軀索索的直抖。

半天雲飄身退出丈外，背已接近了粉牆，注意公孫鳳，嘴角噙着微笑。

再看公孫鳳，左肋上插着一柄「馬頭」玉柄的匕首，尺長鋒刃全部射插腹中，一縷縷鮮血，順着那匕首玉柄滴流下來。

公孫鳳氣息漸粗，面色轉紅，掙扎着說道：「爲……爲甚麼？半天雲……爲甚麼。」

半天雲似乎是悲天憫人的又一嘆息道：「有甚麼辦法？我敵不過小三子，而甘涼『馬家溝』的財產家小，我都捨不得……」

公孫鳳實難理解半天雲的意思，雖然這時她已試出，眞氣即散，活已不久，但仍然以最後一口氣擠出話來，道：「你……你殺了……殺我……有甚麼用……」

半天雲道：「有！『無孔不入』陸路通重任總捕，對我有利，此人生平說一不二，旣已答應了妳和小三子談判，他一定作得到，改約他日也是事實，現在我殺了妳，嫁禍小三子，陸路通勢必非逮捕小三子歸案不可……」

「我……懂了！」公孫鳳手已扶在窗櫺上，人也已經有些搖晃了，面色也轉作蒼白。

半天雲馬如飛嘿嘿一笑道：「妳是聰明人，我也知道妳會懂的，在『無孔不入』的逮捕下，小三子這個狗娘養的，就沒有時間去涼州城外馬家溝了，只要有半年時間，我就能從容的變賣家產，悄悄的全家他遷，這輩子……」

「噗咚」！公孫鳳摔倒地上。

半天雲猛一咬牙，上前舉掌道：「外面是我的人，揚聲呼叫正是讓四鄰聽到，也正是給陸路通留下個線索，公孫鳳，別怪我這老朋友，人不自私天誅地滅，公孫鳳，爲免妳多受痛苦，我要打發妳早些兒上路。」

話到掌到，奪魂手已印向公孫鳳的頭頂。

誰料公孫鳳猛地向外一滾，半天雲一掌擊空，寒光突射，半天雲一個跟蹌退了五步，左大腿上插着他那柄送入公孫鳳腹中的匕首。

公孫鳳拚着最後一口眞氣，作臨死掙扎的一擊，未能如願，狂呼道：「我好恨你……半天雲……」

她一梗而死，死前沒有能夠說出心中要說的話。

她的一聲狂呼，正趁上面兩名夜行人擊碎門、窗的暴響，接着那兩條黑影投入屋中，扶住大腿帶傷的半天雲。

半天雲低沉的喝道：「馬勇，快，用刀，斬這騷貨的左肋，多斬兩刀。」

說着，他拔出腿上的匕首，地上濺出一串血水。

剎那，半天雲在手下的扶架下離了這座院落，很快的走個沒影踪。

＊　＊　＊

是拂曉，「無孔不入」陸路通寒着一張臉，來到了公孫鳳的家。

這座昨天還默默無聞的宅子，今朝出盡了風頭，從街巷口起到院房裡止，少說也有三十名公差，出出進進，看來煞有介事。

是有事，由鄉鄰作證，證明昨夜發生的兇殺案件。

陸路通獲得通知，先去了和兇殺現場及死者有關的另一座府邸，大清早，他就碰了個極難堪的釘子。

這府邸中的總管，傳出後宅女主人的諭令，封鎖消息。

有這句話，難怪他看上去是一臉苦水的樣子了。

抬埋死者，是當然的事，緝捕兇手更是不勞吩咐，但這「封鎖消息」談何容易，誰的鼻子下沒有張嘴，誰能封得住人家的嘴？

那些公門捕快，早已熟悉了這位總捕爺的脾氣，一瞧「天陰臉」「苦水滿口」，一個個噤若寒蟬，小心答對，留意伺候，謹謹愼愼。

他，陸路通，脚踏進大門，不喊人，不提名姓，冷冷的向近前手下道：「裡裡外外站着這麼些人，是幹甚麼的？」

誰站得離他最近，誰最倒楣，誰就先要回話，那名離他最近的公差，十分小心的答道：「回覆頭兒，屬下等知道這所宅子的來路……」

「放屁，」陸路通火上了眉，罵道：「宅子嗎？磚造的，木造的，石頭造的，有甚麼來路？」

這位公差從話意中料想陸路通脾氣由何而來了，急忙改口道：「回總頭兒，最該管的縣太爺在獲知內情後，查出這座宅子和內城有關，於是加上了小心，一口氣差派出這麼多弟兄……」

「哼！」陸路通一揮手，阻止這名公差再說下去，然後冷冷的吩咐道：「你留下，再留下一名會驗屍的，聽清楚，我是說『會驗屍』的，而不一定是專門管着驗屍的人，我要的人一定要有耐心、仔細，然後挑兩名追捕搜索有經驗的伺候，其餘的都叫他們回去。」

「是是，小的馬上去辦，只是大家回去之後，太爺一定要追問原因，那……」

這句話使陸路通本就強壓着的火氣，突然冲上了頂門，立刻沉聲道：「很簡單的，你們太爺如果追問下來，就說是我的吩咐，他要是認爲我這個處置不當，那太好了，這件人命案子就叫他帶着人來辦！」

這名公差不敢再開口了，別看縣太爺是朝廷命官，也別管古語有話「威門知縣」這句話，現在，就算八個縣太

爺加在一塊兒，權勢威風，也比不得陸路通這個總捕頭。

果如陸路通吩咐，整個宅中只留下了四名幹捕，其餘的都打道回衙了。

陸路通吩咐緊掩上大門，然後任由四名幹捕自己檢看各處。

約隔頓飯光景，他已經查遍了各處，並且全都仔細看過後，遂召集四名幹捕於兇案現場。

四名幹捕全都肅立着，他却拖過張圓木欖兒坐好，目光掃向那名驗屍極有心得的幹捕道：「尹海青，你先報告，死者會被甚麼兇器所殺，死在甚麼時候？」

尹海青恭敬的答道：「死者致命傷痕是肋間一刀，兇器長約尺二，鋒利至極，鋒刃寬爲二寸，是匕首之類，死者死後不久，又遭刀斬，死的時候約爲三更。」

陸路通並沒有誇讚尹海青甚麼，但他一笑道：「從今天起，向刑部報到，我會把調職令送到縣衙。」

尹海青大喜道：「多謝總捕頭的提拔。」

「錯了，」陸路通搖搖頭道：「我只是自私了點，我跟前希望每個人都是一個能頂十個的能手。」

尹海青怎會不知道，這不過是陸路通的飾辭，不希望落人口實，也不希望受惠者有感恩的想法。

但是尹海青心裡明白，別的好處不說，單講月俸，縣裡是三兩，部裡是十二兩，這相差到甚麼地方去啦！

錢！自古至今，世人都喜歡自己有許許多多，越多越好。

這些人，並非不知道「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這句俗語。

但殘酷而現實的世界，只要你活着一天，任何人包括出家的和尚，唸經的尼姑，拂塵淡擺法劍輕握的「三丰」子弟，全都明白那一句「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一日無錢。」的俗語，是至理，也是名言，勝過他所知道的「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說空話是沒有用，君不見「有錢王八坐上席」嗎？

所以白花花的銀子，那才眞是人見人愛，世上的人，若能有十之二三對取財而守「君子之道」的話，敢說「孟子」再傳「至聖」儒學的時候，天下已「大同」了。

責己應嚴，罰人當寬，不爲五斗米而折腰的，相信家中是薄有良田的了。

當然，錢並不佔人生主要的因素，因此尹海青被召調離職，心中也並不是全爲了俸錢。

在縣裡當差，名義是捕快，這錯不了，事事親爲那是應該的，但是如果縣太爺的小舅子，吩咐你送十兩銀子一石米到五十里外姘頭的娘家兄弟的丈母娘家，沒話說，你就只有哈腰應聲是，然後擺着屁股當小跑，辦好這件雜碎的事。

如今調到部裡，事就只有一項了，一項緝兇破案除暴安良的事。

陸路通手下的幹捕，不管任何王公大臣的私務事，那怕是送趙順風的私函，陸路通都會臉一板，頭一搖說聲「不行」，別的就更不用提了。

人都有人格，天下沒有人生成賤骨頭，願意作賤而不當「員外」的。

捕快是人，陸路通拿人來對待他們，敬重他們，他們因之而能挺起腰來，不當奴才！

兇案中，陸路通一共留下的四名捕快，沒有一個是他親信。

陸路通根本沒有親信，誰有眞本事，他敬重誰而用誰。

尹海青已被諭示即刻調職離開縣衙調往刑部，其餘三位當然代他慶幸，自然也希望本身也能獲得這種榮幸。

別慌，機會是均等的。

陸路通這時一掃最早和他答話的捕快道：「你是宋仁泰，對吧？」

「是的，小的是宋仁泰。」

「記住，咱們這一行，上下一般樣，只是服務不同而已，所以沒有誰是大的，也沒誰是小的。」

「是，屬下記下了。」

「很好，現在縣裡是那一門專長？」

「追索。」

「好極了，說說你對這件兇案的心得？」

「是，」宋仁泰恭敬應聲後，字句清楚的說道：「死者傷處雖多，致死原因尹兄弟已然說過，屬下看出兇手和死者是熟人，肋間一刀是近身時突下殺手，除元兇外，還有幫兇二人！」

「還有別的嗎？」

「回總班頭，屬下祇能看出這些。」

「嗯，我問你，你由甚麼地方斷定，是熟人的近身刺殺？」

「傷口，傷口齊整，沒有傷痕。」

「不含糊，對於幫兇的事，也解釋一下。」

「是，死者除是肋下致命刀傷外，其他傷口爲刀、劍刺砍痕跡。」

「你的意思我懂了，不過帮兇也可能只有一人呀，元兇極可能另外有柄長刀或劍，對不？」

「是的，有此可能，不過元兇旣以匕首一刀竟功，似無可能費事反將匕首改用刀劍。」

陸路通拍手笑了，道：「高明，高明，說句不客氣的話，從前我對府、縣三班的看法是『辦事不足，欺民有餘』，如今非改口不可了。明天你和尹海青一齊到刑部裡報到。」

宋仁泰大喜，高聲應是退立一旁。

另外兩名幹捕，本務是「偵察」，也報上了心得。

他們是實偵實察而實報，一共分

作了四條。

一是地上脚印足痕正如宋仁泰所說，三男一女是四個人。

二是四鄰可証，元兇警告威脅說是來報殺父之仇毀家之恨。

三是，元兇手下人先到，聲言其主「小三公子」就來，由此可見主犯名叫「小三公子」！

四為帮兇中可能有一個外號叫甚麼「恨」的，另一個叫甚麼「半天」，這也是根據四鄰所說，由死者臨終狂號的話聲而判斷。

陸路通點點頭，自己掏出五兩銀子來，分給這兩名「偵察」幹捕，並且叫他們回去不必再來。

兩名幹捕十分失望，陸路通故作沒有看見他們那種痛苦的神色，直待他兩人走後，才轉對宋仁泰道：「由你作主，派四名捕快守住此宅的前後門戶，買口棺木安放死者，棺不釘，其他的你明天到部之後再說。」

宋仁泰答應下來，陸路通又對尹海青道：「回去好好的寫一份驗屍報告，明天拿到部裡來給我，現在沒有事了。」

陸路通走了，尹海青也回家了，宋仁泰去辦他應辦的事，兇宅中又只留下了公孫鳳的屍體。

這是大白天，陸路通和尹海青及宋仁泰剛走了，兇宅四鄰就又來了位地面上的人物。

這人年紀不大，人也並不好看，但有一股子使人望而生畏的威風。

他沒用多少時間，就把想知道的事全都問明白了，然後寒着一張臉，大搖大擺進了兇宅。

恰好時正無人看守，他這次可用了不少時間，走遍了兇宅多處，對屍首更驗看得仔細。

當他又大搖大擺走出兇宅時，妙了，正和押送棺木的宋仁泰及另外四名幹捕碰頭，地點是在兇宅大門裡，宋仁泰等人在兇宅大門外。

他沒有容宋仁泰開口，臉一板說道：「買口棺材要這麼久，陸爺是怎麼吩咐你的？哼！」

宋仁泰本要攔住他問個所以，一聽這句話，急忙含笑肅立道：「是是，為了調人手，我又回了趟縣衙，所以……」

這人喔了聲道：「是這樣我錯怪你了，別忘記了陸爺的吩咐，懂嗎？」

「懂懂，不敢忘，不敢忘！」

「嗯！」這人官架子十足，一挺胸，搖擺着的走了。

＊　＊　＊

沉黑的夜，陰森森的樹林，林木深處，正站着兩個人！

他倆相距不足八尺，天太黑，連他們究竟穿的是甚麼顏色的衣物也全看不清。

左邊那人先開口，聲調冷冷像塊冰，道：「你不會沒有聽說昨晚的兇殺案子吧？」

右側那人道：「不只聽說，我曾去過。」

「哦！」左邊的人驚嘆一聲後，威嚴的說道：「你太放肆了，若不是我一心在想兇手的事，不會推測不到你會到現場的，你太拿王法不當一回事了！」

「別動火，換了你是我，能不去看看嗎？」

「哼，換我是你，根本不會發生這種事！」

「陸頭兒，你這麼說我是不該報仇的了？」

「俠以武犯禁，何況你一而再的視人命如糞土，哼！」

「陸頭兒，在下一向十分敬重你，希望不要使我改變想法。」

「那是你的事，你儘可天天罵我陸路通不通情不達理，我不怪你，但你視國家王法如無物，我無法忍耐！」

「恕在下不懂陸頭兒所指。」

「哼！首先說你殺白瑞……」

「陸頭兒，這事我承認，不過你以這件事來罰難我，就太嫌多餘而且過份了，別忘記白瑞為敵所用，殘我同胞，是個『賣國賊兒』，你……」

「對，白瑞確是一個叛國忘祖的賊子，不過他既犯國法，遲早國法會加諸其身，你，不能代表國家，你，無權制定他的生死！」

「在下再提醒你陸頭兒一件事，白瑞是死在清兵攻佔的地方！」

「一樣，你身為大明子民，不論是在何時何地殺人，一樣是犯了王法，一樣是個殺人兇手！」

「陸頭兒，我相信你不是個『蠻不講理』的人，然則你就矯情而罔顧情理道理了！」

「身為執法吏，以事論事！」

「陸頭兒，這不是玩笑吧？」

「陸某和你立場敵對，沒有甚麼好玩笑的。」

「那也好，各以立場而分是非，在下求之不得。」

「只怕陸某要得罪了你。」

「沒有甚麼好談『只怕』與否的，在下要的是証據，只要你陸頭兒能拿得出人證物証，別說已死的白瑞，就算天下命案全栽在我身上，那也是情屈命不屈，在下認命打這場官司！」

「這也許是上蒼的安排，也許算是一種幸運和便宜，也正因為你有這種幸運和便宜，如今才能穩站在陸某的身前，和陸某談話，不過像這種難得的幸運，便宜的機會，今後不多了！」

「陸頭兒的話有些哲理，在下如今也不過僅僅希望，再獲得最後一次的幸運和便宜，上蒼行事，斷不致有始無終！」

「哼！反正陸某人已經告訴過你了，希望莫以耳邊風視之，何況先有白瑞，又有白福……」

「陸頭兒消息雖快，可惜不夠確實，應該是先有楊威之死才輪到了那曲

大海，繼之為白瑞、白福，所可惜的是，昨夜公孫鳳喪命，在下未在當場！」

「你用不着用這個方法來表示自己昨晚的事情，陸某雙眼不瞎，看得出誰是昨夜的兇手的。」

「在下十分感激陸頭兒的正直公平，沒有把昨夜的兇案，壓向在下。」

「是你的話，你是跑不了，今夜我也不會還拿你當朋友般簡單的談一切。」

「說的是，不過兇手太過狠毒，巧用『移花接木』嫁禍在下，姑且不講，更敢惡行『一石三鳥』歹毒之計，下手公孫鳳，在下實難忍耐……」

「且慢，陸某的看法，從現在開始，你必須忍耐，否則將逼使陸某奉命請你暫作貴賓！」

龍三公子笑了，道：「何不直接了當的說，要捕我送入牢裡去。」

「現在還談不到送牢的事！」

「只怕仍如我曾說過的話，總捕頭你苦無證據？」

「不再談証據的事，你若眞把陸某看作朋友，請答應我克守良民的本份。」

「對那殺人嫁禍的兇手嗎？」

「陸某自能緝捕歸案！」

「陸頭兒似乎是知道那人是誰了，請教！」

「別裝佯，你也知道。」

「陸頭兒，你要我等上多久？」

「十天，十天之後……」

「十天之後，我要自己去幹了，陸頭兒，可是咱們的信約？」

「不！十天之後，如果我未能緝獲兇手，你可以憑自己的辦法去擒人，但是非留活口交給陸某不可！」

「是為了銷案？」

「何必明知故問！」

「好吧，陸頭兒，醜話我可要說到前面去，兇手不是個甘心束手就擒的人，所以說我只能盡力而為，不敢保證。」

「你必須在動手前，通知陸某。」

「可以，若是沒有其他事的話，陸頭兒，想在下要告辭了。」

「還有一句話請教，剛才你說兇手嫁禍，存『一石三鳥』之意，陸某想不明白內情。」

「他故意叫喊出在下的名字，使四鄰共聞，傳話總班頭之耳，然後殺死公孫鳳，逼使總班頭找上在下……」

陸路通冷冷地接口道：「公孫鳳是一鳥，你是一鳥，正應古云：『一石二鳥』之計！」

「不，如果這八部班頭不是你，換上個『作官』勝過『解事』的庸才，他今夜將不會放過在下，可對？」

陸路通點點頭，小三公子說得不假。

龍三公子默然一笑，又道：「請想，一個庸才的總班頭，在認定擒獲在下即可破案獲功時，今夜必已埋伏好手，圍捕在下，在下對這種人，却無對陸頭兒你的容忍能量，一言不合勢必動手，陸頭兒，誰是那第三隻鳥呢？」

陸路通恨恨的哼了一聲道：「好個狂妄的『半天雲』！」

言下之意，他已動了眞怒，存着必欲生擒半天雲之心！

龍三公子哈哈一笑道：「陸頭兒可要在下提供一點極小的消息？」

陸路通也哈哈兩聲道：「好意心領了，不必啦！」

「陸頭兒，馬勝、馬勇雖然算不得好手，但甘涼馬家的獨門『飛弧』，却是天下莫敵，何況……」

陸路通心驚小三公子消息的確實，和特殊來源，不由變色道：「看來你今夜是想動他的，嗯？」

龍三公子正色搖頭道：「不！我是要到『馬家溝』再動他！」

「是想叫他死後身敗名裂？」

「不應該嗎？陸頭兒，想想看，他已經作過多少惡行事？」

「好啦，我謝謝你的關心，我自會小心應付。」

「陸頭兒，可是今夜就要動手？」

「馬如飛刁猾陰毒，去遲了豈不作成你十日之約了？」

「陸頭兒在說笑話，不過……」

陸路通看出龍三公子欲言又止，不由沉聲說道：「想說的為甚麼又不講了？」

龍三子微吁了一聲道：「是句老話，我有些小消息，只是陸頭兒已經認為用不着它……」

「好，算我說錯了話，向你致歉，你可以講吧！」

「致歉不敢，請問陸頭兒，緝捕半天雲可是要去『牛街』茶樓？」

陸路通神色又是一變道：「你果然厲害，正是去那個地方！」

「陸頭兒，半天雲太過大意，當他刺殺了公孫鳳時，也被公孫鳳所傷，血流不少，傷也許不重……」

陸路通這次竟伸出拇指說道：「龍三公子，陸某人很少由心裡欽佩過誰，但是今夜由衷的服了你！」

「這是陸大俠你在謬讚，據在下所獲消息，半天雲今夜不會在茶樓上！」

這消息出乎了陸路通的想像，由不得上前兩步急聲道：「可靠嗎？」

「十分可靠，你最好帶人到『正陽門』外，在有名的『鑫雅閣』裡找一位『紫菊』姑娘！」

「鑫雅閣紫菊？她……她好像就是鑫雅閣的主人嘛？」

「對極了，她是十五歲賣身，三年間自贖身出，然後又一年，買下了鑫雅閣，成為花國之后，閣中最後一進，是她的私宅，半天雲正躺在那牙床上養傷！」

龍三公子說得像是親眼看到一樣，這不由不叫陸路通誠服深信，道：「你這消息來源是……」

龍三公子道：「行有行規，陸大俠，敢情少問一句。」

陸路通笑了，道：「龍三公子，你不會不認得寒舍吧？」

「陸大俠有何吩咐？」

「吩咐不敢，明天中午，陸某人寒舍備好水酒恭候，想跟你龍三公子往深處交談，如何？」

「寵召心若驚，敢不恭敬從命？」

陸路通又上前一大步，伸出手拉住龍三公子的雙手，搖了搖頭道：「一言爲定，一言爲定，不要失信。」

龍三公子點點頭，陸路通拱拱手，一位往東，一位西行，立即分手。

＊　＊　＊

「鑫雅閣」是京城裡最最有名的一家班子，懂的人不必細說，不明白的朋友必要千萬注意，它不是「戲班子」，更不是「雜耍班子」，是道道地地的「美人窩」，地地道道的「毀人爐」！

時爲四鼓，「正陽山」外這塊廣大形如凸字的地區內，縱橫直斜的八條寬窄不一，長短不齊的花街柳巷中，早已黑燈熄火難見行人。

不是嘛？好那個調調的爺們，趕早的可說絕無，但四更才去「小作風流」的也沒有！

「鑫雅閣」在「石頭長巷」（後改胡同），這條長巷左左右右的門戶，有的半開，門頭沒有燈，有的掛着紅燈，却緊掩着門，在這個地區，沒有宵禁之說，叫賣的仍在間中的呼叫着，有的叫「蘿蔔賽黎來」——形容其脆其甜，有的叫「脆香的來」——落花生。

這時，陸路通大步兒走進長巷，直到鑫雅閣前。

他是一個人，沒有帶任何幫手，不過他裡面已換上了勁裝，腰中也圍着他的那柄吹毛可斷的軟劍。

鑫雅閣已熄滅了門頭燈，不過還半開着一扇門。

陸路通心裡有數，這是表示班子裡面客滿了。不過有一位或多位風流宿客，必須在五更天亮前離開，也許這一位或多位風流客，要早起趕遠路，也許他們內中有着偶而小風流，但不能整夜不歸「怕老婆」的漢子。

不過，不管怎樣說，這成了陸路通的方便，他用不着叩門了。

他坦然邁着大步進了鑫雅閣，別看四更多天了，輪值應門的「大茶壺」，可絕不偷懶的守在大客廳，大客廳正對大門，進來的，出去的，都別想逃過大茶壺的雙眼。

陸路通一邁進大門，應夜的大茶壺已經看到他了，三大步跑出大客廳，一個揖禮施到了地。

大茶壺未語先帶上十成假的笑笑道：「爺你哪包涵，小班子門頭的燈全熄滅了，這是說姑娘們全都有了恩客，關着扇門，是表示……」

陸路通沒有容他再說下去，道：「這我全都知道！」

大茶壺外號叫做「管不飽」，他也正好姓管，這個姓少見，據他說這是名家的後代好子孫。

管不飽一聽來客的答對，首先就驚了心，既然知道還往裡面闖，又在更深半夜的時候，準沒有好事！

他心驚之下笑得更濃，道：「爺你請恕小的眼拙，是咱們這地區『管事』方面來的，還是……」

所謂「管事」，說穿了就是一羣有財勢的橫行客，專給各班子裡槓事打橫保財路，月討「規費」年索「外紅」，吃這些操皮肉生涯的可憐虫血的「地痞」！

陸路通笑了，道：「你眼拙我可眼亮，你看我像個地痞嗎？管不飽！」

一喊出管不飽的外號，管不飽可眞傻了眼，道：「爺你哪提個醒，讓小的自己給自己來兩個大嘴巴，敎訓小的這顆不管用的狗頭。」

看！這種人可也眞不容易，一開口就撿着自己來罵，直罵到人家爺們能開了心。

陸路通仍然臉上帶着笑，道：「管不飽，咱們就站在院子裡講？」

「瞧！瞧！你瞧小的我有多混蛋，爺你哪請，請到大客廳。」

陸路通沒有猶豫進了大客廳，管不飽跟隨在後面，院子裡沒有掛着燈籠，管不飽看不甚清楚，這也是他馬上答應而恭請陸路通進大客廳的原因。

一進了燈火明亮的大客廳，管不飽就快三步走立在陸路通的對面，一對老鼠眼，緊盯着看個仔細。

第一眼只覺得陸路通有點面善，腦海中馬上就翻起舊賬人影。

再看一眼，認定了陸路通是從前見過，但仍未想起是那年那月那個時候了。

第三眼，正趕上陸路通冷冷的一翻眼，管不飽的一顆心，幾乎由心腔跳了出來，他認出來了。

心亂跳，神已變，老鼠眼不停的亂轉，陸路通心頭一動，單憑這一點，就已足證龍三公子的消息兒正確，半天雲馬如飛的確是藏身在這鑫雅閣。

老鼠眼亂轉之下，終於靜止了，陸路通明白，管不飽已經想出對付自己的主意來了。

果然，管不飽嘻哈一笑道：「爺您上座，小的先給你沏壺上好的茶。」

說着就往外面走，已走過了陸路通，陸路通才開口道：「只要你管不飽認爲能快得過我陸路通，你就盡管去給紫菊送信，聽明白，在你脚尖走過門檻之後，我將斬下你的狗頭！」

管不飽全身都打了一個冷戰，輕手輕脚的走回原處，一張臉成了死灰色。

「答話！」陸路通沉聲道：「半天雲姓馬的，可在紫菊私宅裡養傷？」

管不飽是鑫雅閣的「老」茶壺了，自紫菊還是「搖錢樹」時就伺候紫菊，

所以如今他是紫菊的親信。

剛才的確是要去送信，不過當聽到脚尖出了門檻先掉了頭之後，打死也不敢去了。

他回老實話，道：「是有位老恩客在紫菊宅裡養傷，姓甚麼我是不知道。」

管不飽老實了一半，陸路通並不過份的毒罵他，道：「很好，你聽明白，姓馬的是今晨命案子的兇手，是個江洋大盜，你給我老實的坐在這裡，裝作不知道我來了，敢叫一聲或是通知任何人，我拿幫兇來辦你，好好想想，幫兇可是會掉腦袋的罪。」

管不飽噗通一聲的跪下，哭喪着一張臉道：「陸爺你老行行好，小的一定坐在這裡動也不動。」

陸路通哼了一聲道：「隨便你，反正要死或想活全由你自己選擇！」

話聲中，陸路通根本不理會管不飽，已出了大客廳門，縱身直撲後宅。

其實後宅僅僅與前面班子隔了一道「圓月門」，陸路通悄然越過矮牆，直登上了紫菊所住的小木樓。

陸路通首先在木樓梯四外走了一遍，最後飛身樓頭，直落房脊上面，悄悄的先揭開了九面瓦，開好了三尺見方的通孔，然後揚聲喝道：「半天雲馬如飛，火速就傳，昨夜刺殺公孫鳳的案事發了！」

這聲暴喝，不僅是鑫雅閣三十幾位姑娘的房中客人被驚醒來，連左、右隔鄰的「天香樓」和「庭芳」都全驚動了。

大家乍醒，呼叫出聲，陸路通已再次沉聲喝道：「這是八部公差在辦案，不論是姑娘或是嫖客，全都守在房中不要動，那一個出外驚動，格殺勿論！」

聲調一落即起，道：「半天雲，是我陸路通找你來！」

前幾句話震住了亂雜人聲，後一句話報名陸路通，那可眞是人的名字樹的影子，竟連半絲絲的雜聲全都聽不到了！

小木樓中的紫菊，一千一萬個的暗呼要命，她可不知道馬如飛是殺人兇手，只知道這位大恩客碰上了仇家，被人在大腿上插了一刀，生怕再次遇險，避禍鑫雅閣，出了大把的銀子，買得紫菊的守口瓶。

現在，紫菊慌了手脚，沾上這種事，弄得不妙是命去財亡，就算到頭來打不上幫兇官司，窩藏兇犯也夠有得受了。

別看她慌是慌，可還知道輕重利害，神不敢變，話不敢重，含笑對着用白布繫裹着傷腿的半天雲馬如飛道：「馬爺，您怎麼個逃法呀？」

混了半輩子江湖的半天雲，竟然鬥不過一個「窰姐兒」，把紫菊的話當成了眞心關懷，他苦笑了一笑，悄聲道：「不管怎麼逃，也是非逃不可，只是害了妳。」

紫菊搖搖頭，想了想，道：「逃不掉的，陸路通從沒辦過砸的案子，馬爺，現在只有行險！」

「行險？快說說怎麼樣行險法？」

「馬爺，咱們睡的這床下面……」

「不管用，陸路通是『無孔不入』！」

「別急馬爺，這床下是暗道，下面有躲藏處，還另有門戶出去。」

馬如飛欣然之色現於臉上，道：「這太好了，通到甚麼地方？」

紫菊會說話，道：「事急了，講這些沒用的做甚麼？不論通到何處，以先逃出去爲上策，快！」

一聲快，馬如飛已跳下了床來，紫菊更早已下床，正穿上長衣服。

馬如飛推開床，不錯，有塊活板，揭開板子，下面黑漆漆看不清楚，正要問，紫菊已開口道：「是夾牆，丈五高，落地已在樓下牆中，朝直走，能摸到門閂，輕輕開，快快走。」

馬如飛抓着紫菊的手一個勁的搖，道：「眞不知道說甚麼謝妳的話才好，總之我不會虧待妳，必有重報。」

紫菊道：「說這些做甚麼，對了，前面睡在金華和小紅房中的那兩位……」

馬如飛接口道：「那是我的兩個手下，按說他們似乎早就應該露了面，並且和姓陸的戰在一處，不知甚麼緣故今夜這兩個小子聽明啦，竟沒出聲，這眞是鬼使神差，否則早就露了底壞了事！」

紫菊提着一顆「吊桶心」，順情說了違心的好話，道：「這還不是你馬爺福大，馬爺快請吧！」

馬如飛一點頭，摸黑兒提着輕身功力，在往黑坑跳的刹那，悄聲道：「小寶貝，我會報答妳的。」

話聲中，他已跳了下去。

他剛剛下去，只怕人還沒有穩落下地面上，紫菊已經緊閤上活板，並且扣上了粗鐵索。這樣她還不放心，拚盡了吃奶的氣力，拖過一口樟木槓子，壓在上面，然後像亡命似的跑出小木樓。

樓脊上的陸路通，這時沉喝道：「甚麼人？停步答話！」

紫菊嚇得腿一軟，咕咕嚕嚕的從木樓滾了下來，所幸沒有傷到甚麼地方，她自己爬起，陸路通這時已飛身自樓脊上落了下來，站在紫菊身前。

紫菊可不認得陸路通，不過幹她這一行的，眼睛全都雪亮，頭一抬，不待陸路通開口問便道：「可是陸爺當面？」

陸路通嗯了一聲道：「妳是紫菊？姓馬的人呢？」

紫菊就這一句話的工夫，可看清了陸路通的樣子，那顆如勾着十七八個水桶上下直動的心，漸漸平落了下來。

（未完・四）

上文提要：巨蛟幫遭長龍幫乘其不備攻上總舵，其勢如破竹，楚天翔即領導五毒教衆挺身奮戰，誓與巨蛟幫共進退，但敵衆我寡，上官百拜受創，徒衆死傷無數，情勢危在頃刻，楚天翔當機立斷棄車保卒，率衆脫險逃出總舵，從長江潛離，回首望見總舵硝烟滚滚，上官百拜無限唏噓，戰火中見楚天翔智勇雙全，立意託於重任，親自主持儀式立楚爲新幫主，藉以重振旗鼓，自己便悄然隨長江水而去……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武林謎圖

隱居一隅勤訓練　招兵買馬振幫綱

巧得很，白英來到巨蛟幫，正是董存禮和白如霜大婚之前夕，眞是喜上加喜。

此時白英只帶了七八個親信，據知長龍幫來襲時，他正帶着他們幾個去狩獵，是以逃過大難。

次日，山裡喜氣洋洋，因恐太過招搖，引致行藏敗露，一切儀式從簡，但巨蛟幫的弟兄却比甚麼都還要高興。

到晚上，有個簡單之宴會，五毒教的頭頭們都過來，白髮娘子見到楚天翔，劈頭第一句便道：「弟弟，姐姐得提醒你，莫將咱們所有的堂主全娶去，否則五毒教日後還有人麼。」衆人均哄笑起來。

忽然有人提議道：「五毒教和巨蛟幫何不聯合起來，一來可解教主之憂，二來實力大增。」

白髮娘子搖首道：「兩幫聯合，取消我五毒教之名，姑奶奶要成爲罪人，取消貴幫之名，楚幫主也會成爲罪人，此法不通，何況，如今彼此唇齒相依，來往密切，跟聯合有何分別。」

楚天翔道：「教主不用擔心，這次本幫只要了白堂主，今後若有此種情況，咱們仍然放她在你身邊，如此教主便可放心了。」

白髮娘子笑道：「本座今日來此，就是要聽你這句話，否則我可要下令，不許嫁給你們巨蛟幫的人了。」笑鬧了一陣，相繼入席。

楚天翔替白英引見，衆人見他一表人材，滿臉英氣，已生好感。白髮娘子問道：「少堂主可知道如今長龍幫主動態麼？」

白英苦笑道：「教主莫再稱我少堂主，那只會使在下悲傷耳。最近長龍幫靜了下來，去年連番征戰，大概在養息吧。在下估計下一步他會將黑手伸向長江下游，還會鞏固其勢力，換而言之，他會清除『漏網之魚』。」

白髮娘子愕然問道：「你認爲他如今是不清除，或是不知道咱們之下落？」

白英道：「這只是在下猜測而已，若想生存下去，最好把人派到遠一點去放哨，可不能讓人思疑。」

「好，就這樣決定，咱們最好能再熬一年，明年便可以反擊長龍幫。」白髮娘子沉吟了一下又問：「白少俠又知否長江一帶原有之舊幫會，可有像咱們這種秘密組織者？」

「在下不知道，不過估計很多人不願意甘心受欺壓，只是未必有人有這種魄力，將他們組織起來。」

白髮娘子道：「此乃咱們之實力所在，只要將他們組織起來，合成一股可觀之力量，必可與長龍幫周旋。」

「在下早有此意，但最重要的是蛇無頭而不行，太早吸收他們又恐樹大有枯枝，會暴露咱們之行藏。」

楚天翔此時恰好走過來，插口道：「不能將他們吸收過來，因爲咱們住

宿成問題，最好讓他們也各有組織，只要咱們實力强，他們自會依附，咱們最重要的是大將，兵多將不良，眞正惡鬥時，付出的代價太大。白兄，這半載在外面奔波，可知昔日長江流域之幫會，有甚麼可靠而又武功好的人尚在人間者？」

白英道：「這半年來，小弟東躲西藏，也沒去打聽，只知道昔日『千帆幫』之副幫主勞劭就匿在巫山，不過無人知道其下落。」

白髮娘娘接口道：「聽說此人不但武功高，而且十分能幹，千帆幫其實是由他撑大局，白少俠認識他麼？」

白英道：「在下與他有數面之緣，不過不知他的下落，還是白搭，幸好我有兩位親信見過他，可以派他們去巫山查查。」

楚天翔道：「反正咱們一邊訓練，一邊招羅高手，我看仍能將駱致遠擊敗。」

白髮娘子問道：「弟弟爲何對此突然這般有信心？」

「你別忘記武林謎圖，咱們利用此點，必可號召天下英雄去長龍幫向他要武林謎圖。」

「如今不是已有很多人知道麼？爲何不能對他造成威脅？証明未必有效。」

楚天翔道：「問題是駱致遠一向給人家之印象甚佳，否則也不會有人放棄找他，反而要去找萬千歲了。你別忘記，萬千歲尚欠我兩件事，屆時我便要他出面向天下英雄說出眞相，屆時駱致遠可就有痲煩了。」

白髮娘子鼓掌道：「妙計，只要能鼓起天下英雄找他晦氣，則咱們又何須擔心？」羣豪聽他們這樣說，都寬懷暢飲，這一夜直鬧至四更，衆人方伏桌假寢，天亮之後，五毒教的人方返回去。

有了希望之後，巨蛟幫上下鬥志比前更加强盛，幾件大事分頭進行，磨拳擦掌，準備反擊長龍幫。

這天，忽有人衝進楚天翔的房，道：「幫主，外面有個姑娘，她自稱朱乙乙，說是幫主的好朋友，有事來探望您。」

楚天翔大喜，道：「快出迎！」他閃過那漢子，往門口跑去，不料幾乎跟朱乙乙撞了個滿懷，楚天翔紅着臉問道：「朱姑娘，你……你怎會進來的？」

朱乙乙道：「適才碰到董總堂主，他放我進來的。」

楚天翔肅手道：「快請！」他回頭又對那漢子道：「快泡壺上好的茶來。」

朱乙乙進房，上下看了一下，道：「想不到你一個人住，還收拾得這般乾淨整齊。」

「這是他們替我收拾的。」楚天翔與她已近年不見，有點陌生，吶吶地道：「你這向可好？」

「好，長了許多見識。」朱乙乙拉着椅子坐下，道：「咦，你在看孫子兵法？我還以爲你在看劍譜哩。」

「你不是說有事來探望我麼？」

「一定有事才能來麼？貴幫人員似乎多了許多。」

「是的，如今已有四百多人。」楚天翔把近年來之情況，扼要地介紹了一下。下面的人把茶送了進來，他邊說邊替她斟茶。「朱姑娘可有長龍幫的消息麼？」

「聽說駱致遠要做六十大壽，準備大宴天下羣豪，小妹想到時一定有好戲可看，是以趕回來看看你。」

「哦？」楚天翔想了一下，問道：「他何時做大壽？」

「不大清楚，但如今才在準備，尚未發帖，我是在酒家裡，無意中聽到他們長龍幫的人在竊竊私語的。」

楚天翔站了起來，道：「那最少還有三個月的時間，廣發武林帖，非有三個月時間莫辦。」他搓搓雙手，又道：「事不宜遲，咱們可得開始準備才行。」

「你有何打算？」

楚天翔反問：「長龍幫之實力如何，你可知道？除了原有之强手之外，是否有增加甚麼好手？」

「小妹只聽他們說來了幾個苗疆來的好手，是甚麼脚色却不甚了了。」朱乙乙嘆了一口氣。「如今長龍幫不但威鎭長江，連駱致遠在武林中也炙手可熱，他實有資格去競選武林盟主。」

「以你之意思看，三個月後其壽宴是否是咱們最佳反擊之時？」楚天翔又將自己之計劃說了一遍。

朱乙乙反問：「假如天下英雄仍不相信萬千歲的話，又該如何？」

楚天翔搖搖頭。「不可能，練武之人，不爲武林謎圖而瘋狂者，猶如鳳毛麟角，只要天下英雄對駱致遠採取行動，咱們便可成功，一舉殲滅長龍幫。」

朱乙乙沉聲道：「小妹認爲你還是該三思。」

楚天翔突然覺得朱乙乙這一年來，成熟了許多，他沉吟道：「不管如何，我也想試試，因爲錯過這機會，以後便未必再有此良機了，朱姑娘，你準備在此住多久？」

朱乙乙紅着臉反問：「你希望我住多久？」

楚天翔吶吶地道：「最好是……越久越好，不走更好。」

朱乙乙嗔道：「我又不是你甚麼人，能不走麼？」

楚天翔心頭一跳，脫口問道：「朱姑娘，你有多久未見過家師？」

朱乙乙微一怔。「已有多年了，你因何問此？」

「我想帶你去看看他老人家。」

「這是爲甚麼？咳咳……其實他是我長輩，是應該去看看他。」

「然後你再帶我去看令師！」

朱乙乙有點猜到他的意思，芳心如小鹿亂撞，聲音低若蚊吶地道：「也應該……甚麼時候走？」

「待愚兄安排好一切便出發，回頭再去巫山找萬千歲。」

兩人吃過午飯，楚天翔便帶朱乙乙到五毒教，把情況告訴白髮娘子。白髮娘子深居了一年，早已靜極思動，聞後大力讚成楚天翔之見。「不錯，此乃千載難得之機會，萬勿錯失，弟弟準備幾時去找萬千歲？」

「小弟把事情交代好後便走，我不在時，希望姐姐多點往敝幫處跑動，要你多勞心了，另外小弟還想回師門看看家師他老人家。」

白髮娘子看了朱乙乙一眼，心中有點明白，「此乃應該，不過不可樂不思蜀，早去早回，幫內之事，姐姐自會替你監督，放心吧！」

* * *

次日一早，楚天翔便把董存禮及白英喚來，將自己之計劃告訴他倆，白英和董存禮都十分興奮，「不過本座不在時，請兩位多費點心。」兩人一力負擔一切責任。楚天翔和朱乙乙便化裝了一下才離開。

楚天翔乃師其實住在巫峽神女峯之後，兩人在黃昏時分，便到達其居所，袁鐵舟住所四周種了許多竹林，曲徑通幽，一見到那兩棟竹舍，楚天翔便忍不住快奔起來。

只聽竹舍內傳來一個清脆之聲音：「翔兒是你麼，瞧你還像個小孩子，咦，你背後那人脚步十分輕盈，不像是顧塔，到底是誰？」

楚天翔把朱乙乙拉至身後，道：「師父，給您猜。」

袁鐵舟沉吟道：「爲師又非神仙，怎能知道？不過看來她必是位姑娘……哈，莫非是你之紅顏知己？」朱乙乙又羞又佩服他。

楚天翔忙道：「師父，姑娘是巫山姥姥巫前輩之得意弟子。」

「哦？原來你們已經認識啦，那敢情好，還不快請她進來。」袁鐵舟一語未畢，楚天翔已拉着朱乙乙，推開竹扉走進去，不料袁鐵舟正好要來開門，雙方幾乎碰了個滿懷，楚天翔羞慚地喚了聲師父。

袁鐵舟不看他，道：「乙乙，原來你已長得這麼高啦？若在外面偶遇，說不定老夫認不出你來啦，快坐下，翔兒，還不快去泡茶。」

朱乙乙見他雙鬢半白，但身子依然十分挺拔，精神奕奕，瀟洒不減當年，忍不住道：「袁前輩眞是風采更勝從前，料功夫又有所精進啦！」

袁鐵舟仰頭打了個哈哈。「你這小丫頭，居然跟我說這種話。令師可好？」

朱乙乙道：「晚輩自去年下山之後，至今未曾回過師門，看望了前輩之後便回去。」

「好好，你下山之後，令師懸念得很，是該回去看看她了。」

「家師曾經來過？」

「春節時候來過。」袁鐵舟岔開話題。「你下山之後，可有甚麼收穫？一切還順利吧？」

「多謝前輩關懷，一切還算順利。嗯，走的地方廣了，看的人多了，見識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打鬥經驗豐富了。不同以前一天到晚只跟師父餵招。」

袁鐵舟興緻勃勃地問道：「這次你下山，所遇之人，以誰的武功最高？」

「晚輩曾跟他鬥過的，數萬千歲的武功最高，其次便是令徒了。」

「你們還鬥過，照道理你必非萬千歲之敵手，後來是如何脫險的？」

朱乙乙乃將當日之情況扼要地說了，正好楚天翔捧着茶具進來，笑道：「你們說了這許久話，一定口渴啦，先喝茶潤潤喉嚨吧！」

袁鐵舟臉色微微一沉。「翔兒，你說話越來越輕浮了，別以爲你長大了，爲師便不會罵你。」儘管他在罵徒弟，但朱乙乙卻覺得他比前和藹多了。袁鐵舟一向給她之印象是一個傲字，但如今隨和了，大概年紀已大了吧！

楚天翔道：「徒兒很久未見到師父，是以難免有點失態，請師父原諒。咦，好像有人來了。」轉身欲去。

袁鐵舟叱道：「別毛躁！必是顧塔來了。」

只聽顧塔道：「老主人，我怕少主人回來後，沒人煮飯，是以也趕了回來，因爲去買糧食果菜，是以來遲了。」

袁鐵舟推門道：「小顧，以後莫再喚我老主人，我已說過好多次了。」

顧塔道：「已喚了二十多年，一時改不了。」

楚天翔道：「以後也不要再喚我少主人。」

「是，以後我喚你幫主就是。」

「幫主？」袁鐵舟瞪着楚天翔。「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弄了個甚麼幫會？爲何爲師一點也不知道？」

朱乙乙道：「前輩，令徒當上巨蛟幫幫主，是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且亦是衆望所歸。」

袁鐵舟拂袖道：「是否有不得已之苦衷，待我聽了他之解釋方能決定。」

楚天翔遂將事件原原本本告訴乃師。袁鐵舟臉色稍霽。「爲人幫主者，最重要一環是把全幫弟兄引入正路，否則累人累己，連爲師也得蒙羞。」

楚天翔唯唯受教。朱乙乙：「前輩不知道，自從令徒接管了巨蛟幫之後，連人也變了許多，一顆心只放在發展幫務上，因爲巨蛟幫面對一個强敵，長龍幫。」

袁鐵舟道：「爲師見過幾次駱致遠，此人相貌篤實，實則城府深沉，野心極大，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你跟他周旋，須小心在意，凡事須再三考慮，你有何妙計反擊？」

楚天翔又將駱致遠要做六十大壽之事說了。「徒兒想趁此良機，利用武林謎圖反擊……」接着又將自己之計劃說了。

袁鐵舟沉吟道：「萬一萬千歲食言不去，萬一天下英雄不信，屆時你可能會陷於險境，這些事先都得先考慮清楚，不能貿然從事。」

楚天翔喜道：「然則師父是原則上同意了？」

袁鐵舟點點頭。「你最好留在此幾天，待爲師把這幾年的心得傳授與你。」時已天黑，顧塔請他們到廳內吃飯。袁鐵舟一看滿桌之菜，喜道：「老夫已許久未吃過這等豐盛的飯菜了。」

袁鐵舟見到徒弟，又隱約看出徒弟與朱乙乙有私情，心情大佳，吃了不少飯，還喝了一壺酒，飯後他搓搓肚子道：「你們自己去玩耍，老夫要先休息一下。」

山裡半夜有何處可去？顧塔道：「小主……幫主，待我先去替你倆收拾房子，你們先到竹林談心吧！」楚天翔和朱乙乙面頰上都同時紅了，但竟不約而同，一起走出去。

* * *

袁鐵舟次日便把徒弟喚去房內，道：「你先把劍法演習一次給爲師看看。」他臥室甚大，以前便常在此授徒。楚天翔依言在師父面前，將所學習練了一遍。袁鐵舟沉吟不語，既不表示好，也不表示不滿，但楚天翔深知乃師脾氣，知道已經過關。

袁鐵舟遂將這兩三年來，自己之心得及所創新招，傳授給他。「學無止境，不進則退，此乃至理名言，你必須牢牢記住。」

楚天翔唯唯受教，袁鐵舟又道：「你去喚朱姑娘進來。」楚天翔在竹舍外找到朱乙乙，引她去師父臥室。袁鐵舟先請她坐下，道：「乙乙，我與令師關係不比一般，料你也知道。」

朱乙乙一時不明其意，只默默地點點頭。袁鐵舟又道：「我與令師很想替你跟翔兒合創一套雙劍合璧之術，因此請你將所學演習給我看看。」

朱乙乙大喜，欣然長身拔劍，先抱拳行了一禮。「晚輩愚昧，家師武功學不到三成，請前輩不吝指教！」言畢將巫飛仙所授、自己所識的全都抖了出來。

袁鐵舟看畢，點頭道：「貴派這套仙女劍法，不知的只道講求輕捷多變，注重身形步法之配合，其實最高境界，是空靈，若能使出空靈眞髓，威力大之極矣。目前你雖只能算登堂入室，但亦不止學到令師之三成武功。不過年輕人能謙虛總是好的。」

朱乙乙垂首道：「晚輩資質不高，前輩多多指教。」

袁鐵舟道：「你且休息一下，再慢慢使一遍。翔兒，你也得用心揣摸。」

朱乙乙不願讓人輕視，也不休息，又揮起劍來。由於使得慢，反而較費勁，演畢已香汗淋漓。袁鐵舟閉目冥思，楚天翔向朱乙乙打了個眼色，兩人輕輕出房而去。「家師思索時，最忌別人打擾。朱姑娘，我且帶你去一處好玩的地方。」

「山裡有甚麼好玩之處？」

「到時你便知道。」楚天翔引她到後山，只見一匹飛瀑瀉下，在陽光下閃鑠着霞光。

「這有甚麼奇怪？巫山也有瀑布。」

楚天翔笑而不語，又引她自一個小洞鑽進去，不想裡面十分寬大乾淨，山腹之中一洞穿一洞，竟似全是中空的，到得前端一望，只見瀑布就在前洞尺許之處瀉下去，水珠迎面飛濺進來，甚是涼快。「這水帘洞，巫山似乎沒有。」

朱乙乙喜道：「此處必是避暑勝地。」

「我夏天經常跑來這裡睡覺，難得的是此洞在冬天並不覺得寒冷。」

山腹光線甚好，那是向陽之處有許多洞口，洞口有瀑布遮擋，太陽又不會直接射進來，眞是個好地方。楚天翔忽然問道：「不知令師會否喜歡我？」

朱乙乙微微一怔，期期艾艾地道：「令師是家師的好友，他的徒弟她老人家又怎會不喜歡？」

「這又很難說，喜歡也有好幾種……」

朱乙乙大着膽子問道：「你想她老人家喜歡你甚麼？」

楚天翔吶吶地說不出話來，半晌才冒出一句話來：「其實我眞傻，只要你喜歡我就好，還管得了別人。」這是他第一次大膽表白，朱乙乙一顆心幾乎由口腔裡跳出來，一張臉更是紅得像個柿子。

楚天翔慢慢轉頭望向朱乙乙，不料朱乙乙也正轉頭望向他，兩人目光剛一接觸，便像觸電般又挪開。

良久，楚天翔方稍定下神來，低聲道：「你一定怪我剛才那句話說得太唐突了。」

「沒有。」

朱乙乙的聲音低得幾乎不可聞，但聽在楚天翔耳中，卻如響雷般，他脫口道：「如此說來，你也是喜歡我！」

朱乙乙迅速轉過身去，道：「我……我沒說過甚麼你也是喜歡我，你有很多姑娘喜歡麼？」

楚天翔連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我自己很喜歡你，希望你也喜歡我。」

朱乙乙雙頰更紅，雙手弄着衣角，嗔道：「傻子，那有人像你這樣說話的。」

楚天翔絕非傻瓜，聽她這樣說，心中也就明白了，喃喃地道：「那就好，那就太好了。我眞笨，其實一早答

應令師提親，也不用今日這般尷尬了。」

朱乙乙嗔道：「如此很爲難你麼？」

「不是不是，太好了太好了！乙乙，咱們下山去吧！」

「去那裡？瞧你像個孩子，那裡有大丈夫的氣概？」

楚天翔這才冷靜下來，訕訕地道：「以後再不會孩子氣了。咱們回去吧，免得師父找不到咱們要生氣。」朱乙乙噗嗤地一笑，溫順地跟着他下去，再繞路到竹舍。

到了那裡，只見袁鐵舟一手提着一把劍在揮舞，一見她倆走來，便道：「翔兒，快過來，你們一手握一劍，看爲師之動作。」他邊說邊揮劍。「這是你使的，本門之『飛猴摘果』稍作改動，朱姑娘應該這樣使……這一招是『仙女下凡』之變化……」

兩人依言施展劍法，一上手便覺得配合得絲絲入扣，陡增幾許威力。袁鐵舟一口氣授了他倆三四招，道：「目前我只想到這些，嗯，明天咱們一齊去巫山。」

楚天翔脫口道：「師父你也要去看巫前輩麼？」

袁鐵舟瞪了他一眼。「大驚小怪！爲師正想與她研究一下這合璧之術，只便宜了你們兩個。」

楚天翔和朱乙乙大喜，下午袁鐵舟問了許多招「仙女劍法」，然後又閉目思索。朱乙乙心中甚是佩服其天資聰明，心中暗道：「難怪天翔武功比我好！」

次日一早，四人收拾了一下行裝，便走陸路去巫山探望巫飛仙。不料到歸秭這地方，却見街上有兩名漢子正起爭執，左首那個喝道：「你再不讓開，大爺便不客氣！俺正要去賭錢，最怕人家囉囉嗦嗦，滾！」

右首那個涎着臉道：「大哥，咱實是有事相求，才請你借一步說話，只要你老實答我一個問題，俺可以給你十兩銀子，足夠給你當賭本了。」

左首那個冷笑一聲：「你以爲大爺沒錢賭博，告訴你，俺下一注都不止十兩銀子了。」

右首那個依然低聲下氣道：「那就請大哥開個價吧！」楚天翔認得此人正是白英之親信，也姓白，單名喚一個典字，乃信步走過去。

左首那漢子高聲道：「你奶奶的，也不知你是甚麼人，一早來瞎纏，老子可要高聲喚了！」

楚天翔走過去，一把抓住白典，道：「兄台，何必強人所難呢？說到銀子實在有傷人家之品格！」左首那大漢見有人拉住白典，嘟囔兩聲，快步走了。

楚天翔低聲道：「我是楚天翔，這漢子是甚麼人？」

「聽說千帆幫副幫主勞劭，與他是親戚，是他將他藏起來的，屬下正想問其下落！」

楚天翔低聲道：「你這樣問人家怎會告訴你？誰知你是不是長龍幫的奸細！」他走回去把情況告訴乃師。

袁鐵舟道：「你們且到前面那麵店等我！」言畢快步走了。楚天翔等人依言到麵店內去等候，不料待他們都吃飽了，仍不見袁鐵舟回來，心中均甚焦慮，生恐他遇上長龍幫的人，一時脫不了身。

顧塔道：「快去找主人！」

朱乙乙忙道：「你這一身太惹人注目了，還是我去吧！」她匆匆走出街角，恰好袁鐵舟回來，急問：「前輩你找到那廝麼？」

袁鐵舟點點頭。「那漢子嘴巴頗緊，不過……請他們過來！」朱乙乙忙回麵店招呼他們，一行人隨袁鐵舟走出小城，至一山坡下，只見那裡有一條小村，倚山而建，楚天翔等人心中有點明白。

袁鐵舟拍拍門，裡面便有人將門打開，開門的正是跟白典起爭執的彪形大漢。「請進！」袁鐵舟一躍而入，楚天翔急急進去。

那大漢急忙將門關上。袁鐵舟道：「快些，這種事絕對不能再拖了，人在何處？」大漢向山壁指了指，接着便弄開一扇石門，袁鐵舟抓住其腕脈道：「陪我進去！」

山腹不大，只有一間臥室，只見床上盤膝坐着一名四十許大之漢子，他聽見脚步聲，睜開雙眼問道：「甚麼人？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某乃『白衣神劍』袁鐵舟是也！閣下便是昔日千帆幫副幫主？」

那人毅然道：「不錯，要殺便殺，是眞英雄的便不可傷害無辜者！」

袁鐵舟鬆了手，示意楚天翔上前。楚天翔先自我介紹了一番，然後道：「咱們素仰副幫主之大名，是故今日才來請您大駕，希望您加入敝幫，共抗長龍幫，以報大仇！」

勞劭道：「在下如何相信你的身份？」

朱乙乙接着道：「憑他是袁鐵舟大俠之傳人，你還怕他欺騙你？何況袁大俠在面前！」

袁鐵舟道：「你也許未見過我，但諒必你曾聽貴幫馮幫主馮玉峯提及袁某，曾在萬縣救過他一命，當時他被『黃河三妖』圍攻，袁某出現時，馮幫主的腹部已中了一劍！」

這件事勞劭的而且確聽馮玉峯提過，當下再無疑問，忙下床行禮道：「請恕在下失禮，實則如今長龍幫到處找我，不得不小心提防，且在下身負滅幫大仇未報，不敢輕易言死！」

袁鐵舟道：「你小心乃應該，咱們怎會怪你？」

楚天翔道：「敝幫巨蛟幫情況與貴幫差不多，只僥倖咱們保存一點實力，又開創了一片基業，目前已有五百人員，只是欠缺大將，是故專誠來邀

副幫主加盟，本幫主副幫主一職，正專候副幫主上任！」

勞劭道：「要共同消滅長龍幫，正中我下懷，不過我身負復幫大任，又怎可擔任貴幫副幫主？」

「這個大可以便宜行事，待長龍幫消滅後，副幫主隨時可離開，並帶走您手下離去，本幫絕不留難，而且今後仍是好朋友，有難同當，有福共享！」

勞劭又沉吟了一陣，毅然道：「好，在下便斗膽應允你，不過我應先此聲明，我未必有能力擔任副幫主……」

楚天翔未待他說畢已道：「您放心，咱們對副幫主之能耐知之甚詳。總之你放心坐上副幫主之位，放手施展您之抱負就是！」

當下雙方就此說定，楚天翔並着勞劭隨白典先回去，待自己回去之後，才替他主持入幫儀式。四人拜別了勞劭，匆匆上路，楚天翔因爲無意中收羅了勞劭，心情格外愉快。

次日便到了巫飛仙居所，原來她隱居之處，離萬千歲並不遠，其時巫飛仙正在門外餵雞，見到他們到來，不由一怔，長身笑道：「眞是稀客！」

朱乙乙偎着師父道：「師父，徒兒很想念您老人家，見你風采更勝從前，一顆心才安定下來！」

巫飛仙啐了她一口，「你少賣弄唇舌，鬼才相信你的話！袁兄快請進來！」她邊放下手上的那盤米糠，邊問：「這位後生小子便是楚天翔吧！哈，想不到長得這麼大了！」

楚天翔上前行了一禮。「巫前輩，晚輩正是楚天翔，今日特地隨家師來聆聽教益！」

「赫，鐵舟，你這徒弟嘴巴比我乙乙還甜，眞是有其師必有其徒！」

袁鐵舟嘆息道：「我嘴巴若甜的，也不會形成今日之局面了！」

「你胡說甚麼？快進來喝茶再說！」

當下四人進她居所，小廳裡收拾得一塵不染，教人一進去便捨不得離開。巫飛仙有點手忙脚亂，哎了一聲，又喊道：「丫頭，還不快燒水煮茶！」

四人坐下，袁鐵舟道：「飛仙，你最近氣血甚旺，料內功大有精進，可喜可賀！」

巫飛仙白了他一眼，道：「你今日來此，便是爲了說這幾句話？」

「當然不是，我是有事來與你商量的！」袁鐵舟把自己之計劃告訴她。

巫飛仙喜道：「正是求之不得之事

「相信你不會反對！」，我又怎會反對？」

朱乙乙更喜。「師父，你今後便可日夕與袁伯伯在一起了！」正是童言無意，只羞得巫飛仙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就是袁鐵舟亦十分尷尬。

「乙乙，你胡說八道甚麼！大人的事，你不要管！」巫飛仙道：「你倆也不可只顧玩，而忘了大事！」

袁鐵舟這才將楚天翔榮任巨蛟幫幫主之事，仔細說了一遍。「想不到這小子，因緣際會，肩起此一重任，要消滅已成氣候之長龍幫，又豈是易事！」

「這倒是眞的！不過也難得他有此志氣，咱們更應該合創幾招絕活，讓他倆好派用場！」巫飛仙道：「楚侄，你且將自己所習之劍法，使幾遍給我看看。」

楚天翔也不客氣，當下抽出長劍，先行了一禮，再道：「請前輩多多指教！」他先快速地將乃師所授之劍法使了一遍，再放慢使一遍。

巫飛仙道：「袁兄，眞是恭喜你了，衣砵有人繼承！」

「你別寵壞了他，這小子自恃聰明，練功不見得用功，你再讚他，以後更加自高自大了！」袁鐵舟稍後又道：「前幾天愚兄已創了幾招，你們兩個使一下，讓前輩指指點點！」

楚天翔和朱乙乙也樂意讓巫飛仙指正，當下在他倆面前，一口氣使了幾遍。巫飛仙閉目不語。袁鐵舟忙道：「飛仙，此乃關係到他倆的前途，請莫客氣，也別顧念我之顏面，請不吝指正！」

巫飛仙道：「平情而論你這幾招的確見匠心，威力也不小，只是配合上似乎尚欠了點甚麼，但小妹一時之間又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待明天再說吧！」

次日，巫飛仙未想到改善之點子，却新創了一招，她先拉袁鐵舟琢磨了一番，至下午才施教。

楚天翔在巫飛仙處住了三四天，心急如焚，但兩位高人只創了兩招新招，他很想下山回幫內去，又恐錯過學習新招之機會。

第五天，巫飛仙和袁鐵舟終於又創了一招，合共創了五招。袁鐵舟道：「我倆準備創一套另有七招之合璧劍法，但目前只能創出五招，餘下之兩招，可能一兩天之間，難以成事，爲了証實一下合璧劍法之威力，待我親自與你倆先試招！」

楚天翔又驚又喜，拉一拉朱乙乙，抖擻精神，先擺下架式。袁鐵舟道了聲小心，人已射出，速如閃電，只一眨眼，已至兩人跟前，手腕一抖，劍尖顫動，分襲兩人之肩腹！

楚天翔喝道：「第一招！」雙劍齊出，不但封住了袁鐵舟之攻勢，朱乙乙尚能反攻！

袁鐵舟又叫了聲好，身法一變，劍法亦隨之變化，意在劍先，長劍急刺楚天翔脅下，楚天翔沉劍一封，又喊道：「第五招！」

不料袁鐵舟未等朱乙乙出劍，手腕一翻，劍刃反削朱乙乙之腰際，這一招妙至顛毫，猶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朱乙乙忙不迭地退開，袁鐵舟如影隨形，緊追朱乙乙。

朱乙乙見他出手毫不留情，那還顧得雙劍合璧之事？急急沉肩抖劍遮擋！萬沒料到這乃是絕招，只見袁鐵舟長劍黏了上來，用力一絞，喝道：「撒手！」朱乙乙手中劍應聲落地！

與此同時，楚天翔方搶到，袁鐵舟回身一劍，便將楚天翔之攻勢封住，喝道：「還不拾劍再來？如此如何合作？莫說是雙劍，就是二十把劍合璧也沒用！」

朱乙乙十分羞慚，急忙拾起地上之長劍，抖擻精神，配合楚天翔之攻勢進退。猛聽楚天翔喝道：「第一招！」

這次朱乙乙不爲眼前景象所迷惑，依言使出第一招，果然威力陡增，反將袁鐵舟壓了下去！

「這才像點樣，目前你們尚未達到心有靈犀，由一個開口喊招，也是個辦法！因爲只有五招，不敷應用，是故各自爲戰時需互相關照，要看對方之動作，來決定自己使用甚麼招式，有機會才合璧，要做到天衣無縫，不要勉强成事！」

經袁鐵舟不斷提醒，兩人在合作上有很大之進步，漸漸能得心應手，巫飛仙道：「袁兄且退下，讓小妹來跟他們試招！」

袁鐵舟聞言抽身退後，巫飛仙立即補上其位，她跟袁鐵舟相反，大部分之攻勢都集中在楚天翔身上，楚天翔長劍同樣脫過一次手，巫飛仙依樣畫葫蘆，要楚天翔拾劍再鬥。

袁鐵舟心中暗道：「飛仙好勝之脾性依然不改，日後相處，還得小心一點！」

兩人輪流訓練，足足陪他倆練了個多時辰才稍歇，只累得楚天翔和朱乙乙滿頭大汗，氣喘如牛。過了頓飯工夫，袁鐵舟又道：「咱們再來，看看是否有進步！」

＊　＊　＊

苦練一天武，次日，楚天翔直睡至日上三竿才醒來。他盥洗完畢，便去找乃師：「師父，徒兒離幫已久，實在放心不下，何況勞劭回去，我也得去安排一下他之職務！」

袁鐵舟伸手猛搖，「不用你開腔，我已猜出你這小子之耐性有限！爲師不留你，但你可得先跟巫前輩說一聲！」

楚天翔只好硬着頭皮向巫飛仙告辭，巫飛仙雙眼一瞪，道：「怎地走得這般快？是嫌老太婆招呼不好，還是嫌我囉嗦？」

「前輩誤會了，晚輩怎會有此想法？只因幫內大小事務實在太多，如今又多了一位昔日千帆幫副幫主勞劭加入，更需晚輩回去交代一下，過些日子有空再來探望前輩！」

巫飛仙又瞪了他一眼。「不許，你跟乙乙合璧之術尚未練好，這就離開，豈非半途而廢？」

「晚輩希望朱姑娘且留下來，把兩位前輩之新招學會才離開，如此雙方便都不會躭誤。」

「你想得倒美，告訴你，我看乙乙對你可是一片眞情，你可不能辜負她。」

楚天翔雙頰立即發燒，期期艾艾地道：「晚輩怎會……我只怕她看不上晚輩。」

巫飛仙笑道：「傻小子，知徒莫若師，她之心意我豈有不知之理！她若不喜歡你，又怎會一直跟着你？你放心好了，就怕你用情不專。」

楚天翔紅着臉，表明了心跡，巫飛仙方化嗔爲喜地道：「如此我也不留你，不過上午你還得在這裡，待老身跟令師再跟你倆練習一下，俾能進一步加强配合。」

楚天翔怎敢說一個不字？又練了一個上午，他跟朱乙乙果然逐漸心意相通，合作威力大大加强。

吃過午飯，楚天翔把顧塔留下來，巫飛仙示意徒弟送他下山。兩人走了一陣，楚天翔道：「乙乙，你學會了新招再去找我吧！」

朱乙乙問道：「設若一兩個月後，令師跟家師仍未能創出甚麼新招，又如何？你要小妹一直等下去？」

楚天翔沉吟道：「你自己決定吧！」

朱乙乙噘着小嘴道：「那有這樣說話的？你還是個男子漢哩！」

楚天翔只好道：「那就以一個月爲限吧！過了時限，着顧塔送你回去。」

「大哥，你路上可得小心，免得小妹牽掛。」朱乙乙第一次說這樣親熱的話，言畢已羞得滿面通紅，轉身往山上跑去。

楚天翔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難分難捨，說不出之難受。俄頃，朱乙乙回過頭來，見他未走，方揮手作別。楚天翔猛吸一口氣，抖擻精神，辨別了一下方向，邁步而去。他雖急於回去，但更不敢忘記此次出來之目的。

楚天翔至上次見到萬千歲之地方，找了塊石頭，用力敲打岩石，敲了半天，方見另一端走出一位青年來，可不正是駱河？

「楚兄何事來騷擾咱？」

楚天翔長身道：「令師可在麼？在下有急事與他商量，先此聲明，此事對他只有好處，而無壞處。」

駱河含笑問道：「不知此事對小弟又是否有好處？」

楚天翔微微一怔，低聲道：「這就難說！」駱河對他極具好感，也不將他的話放在心上，只請他稍候便「走」下懸崖。未幾又聞其聲傳上來，「楚兄請下來，家師答應見你。」

楚天翔走到懸崖邊向下一望，這才發覺，峭壁上有凹凹凸凸之石頭突了出來，有如石級一般，攀爬下去，對練武之人來說，並不困難。

萬千歲之居所——石洞，距離崖

頂只有一丈左右，入口只能供一人進出，但裡面却頗爲寬敞，而且通風頗好，十分乾燥清爽。

石洞佈置十分簡單，左首那邊鋪了兩張蓆子，下面墊以乾草，餘下來的地方仍頗爲寬敞。萬千歲就坐在草蓆上，聽見聲音乃問道：「楚少俠，聽說你有事來找老夫，未知是何事？老夫心性耿直，向來喜歡直來直往，請開門見山，不必拐彎抹角。」

楚天翔看了駱河一眼，道：「駱兄可否上去代咱們把把風？」駱河一怔，轉頭望向乃師，只見萬千歲點點頭，遂一聲不吭，爬出洞外。

「如今你大可以放心說了。」

楚天翔清一清喉嚨，然後將駱致遠壽誕，廣發武林帖之事說了一遍。「前輩若想澄清自己沒有謎圖，此乃千載難逢之良機。」

萬千歲沉吟問道：「你小子這樣做，有何用意？」

「晚輩要弄垮長龍幫及駱致遠。只因爲如今他勢力已大，非集合武林精英，羣起而攻之不可！」楚天翔再將年來長江武林之形勢說了一遍。「陰差陽錯，晚輩當上了巨蛟幫幫主，身負重任，不能不如此。」

萬千歲又沉吟了一陣方問：「這是你之第二條件？」

「不錯，不過晚輩却不希望用條件來請你出山。」

萬千歲笑道：「你可否想過，老夫如今是駱河之師父，陪你去弄垮他父親，你說他會不會恨我？」

「正因爲晚輩亦考慮到這一層，是以方支走令徒。」楚天翔問道：「前輩認爲隱居在此十分安全？」

萬千歲怒道：「你想以此威脅老夫？」

「晚輩若想以此威脅你，又何須使用你給我之條件？」楚天翔道：「巫山人不少，說不定會讓人發現你們師徒，傳將出去，還能安居？嗯，賢師徒再小心，也得上去購買食物，那便難免會洩漏行踪。」

「你說的道理，老夫比你都清楚，但你教老夫如何跟小徒解釋？不管如何，他都是他父親。」萬千歲嘆了一口氣，道：「只要你能替老夫解決這個問題，老夫必隨你去長龍幫。」

這確是個解不開之難題，良久，楚天翔方長嘆一聲。「晚輩也無良策，只求前輩以大局爲重。」

「其實老夫比你更痛恨駱致遠。如今我一雙眼睛已全瞎了，這全是拜他之賜。但老夫唯一可依靠的，又是他兒子。師父去指責其父親，做兒子的還會跟師父麼？」

至此地步，楚天翔只能以沉默答覆他，洞內一片寂靜。過了頓飯工夫，楚天翔方道：「晚輩還是那句話：希望前輩以大局爲重。晚輩告辭了。」他拱拱手便向洞口走去。

萬千歲忽然道：「老夫且考慮一下，若決定出席，自會先通知你。」

楚天翔聽了他這句話，總算有了點希望，又謝了一番方爬上去。駱河一見到他便問：「楚兄，你跟家師談好了否？」

楚天翔力持鎮定，不動聲息地道：「令師謂尚要考慮，駱兄，後會有期。」

駱河那裡肯放他走？「楚兄一年方來一趟，何不多躭一會兒？小弟這就下去燒飯，待飯後再走吧！」

楚天翔忙道：「對不起，駱兄，小弟尚有急事待辦，他日有機會再跟駱兄歡聚。」他不管駱河答不答應，便快步走了。

＊　＊　＊

巨蛟幫上下都在翹首而望，楚天翔趕回去，大家都圍了上來，楚天翔不等他們開口便問：「幫內一切正常吧？」

白英道：「幫主放心，一切平安。勞劭副幫主也早已到了，只等你安排職務。」

楚天翔眼尖，見勞劭就站在牆角，乃走過去，牽着他的手走回來，高聲道：「弟兄們，勞劭之大名，相信大家早已聽過了。昔日千帆幫顯赫一時，勞副幫主居功最大，這種人才正是本幫亟欲物色的，因此本座請他加入本幫，仍擔重副幫主之職。」

楚天翔說至此，目光在人叢中掃過，再問道：「誰反對，請提出來。」

巨蛟幫弟兄不但無人反對，且贊成之聲如雷歡呼。

楚天翔大喜，又喝道：「速準備開堂，本座要爲勞副幫主主持入幫儀式。」

勞劭忽道：「在下有話說，我本是千帆幫副幫主，原幫主已爲長龍幫所殺，在下肩負報仇大任，今日加入巨蛟幫，乃爲了滅長龍幫，殺駱致遠，他日壯志得酧，先此聲明，在下可能會退出巨蛟幫，重組千帆幫，諸位須先答應，在下方肯加入。」

山洞裡不發一聲，只有粗濁之呼吸聲，此起彼落，所有的目光都落在楚天翔身上。楚天翔乾咳一聲，道：「本座同意，弟兄們認爲如何？」

衆人竊竊私語，白英道：「勞副幫主之要求，亦頗合情理，不過日後千帆幫與巨蛟幫……」

勞劭不待他說畢便截口道：「永世爲友，有難同甘共苦；有福共享榮華富貴，有違此誓，勞某死後必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衆人聽後又鼓起掌來，董存禮道：「有副幫主這句話，咱們還有甚麼疑慮。副幫主眞想重建千帆幫，本幫上下也會盡力支持。」

楚天翔接道：「不錯，董總堂主已說出了本幫弟兄之心中話，副幫主該無疑慮了吧？準備開堂。」

（未完・七）

上文提要：蕭郎將天魔女母女重逢，古墓盤谷與玉離宮的恩怨詳細對紫黛說了，也把他和瀟湘子的結識詳盡解釋，紫黛聽後才滿意的離去。送走紫黛，迎來瀟湘子、小猴兒，怕被海鷹幫的人跟踪，避入烟霞洞相會，因事先與紫薇相約過，却被瀟湘子利用將他戲弄一番，二人在洞中小睡片刻，蕭郎又被海鷹幫的人擒回畫舫內，因易了容，對方未能証實，紫薇辯說不是蕭郎……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巴彥・文　可飛・圖

溫柔鄉是英雄塚

老婆子身手敏捷　混江龍一命嗚呼

「還有那小猴兒，」武夷優曇道：「若我猜得不錯，這孩兒與白娘子大有淵源，亦是我親眼見過的。」

「妹妹更吃過他不少苦頭，簡直神出鬼沒，所以……」

是紫薇在說了，却不說下去。

紅娘子道：「所以甚麼？」

紫薇道：「大娘，所以，咱們這裡雖是銅牆鐵壁，我仍不放心，還有，師傅說得是，我也疑心那小猴兒是白娘子的甚麼人，還有他……這天劍蕭郎，我聽小猴兒叫他大哥哥，我懷疑，他與白娘子也有淵源，所以……」

紅娘子說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若是，這時候可不能樹此强敵。」

「所以，大娘，在未弄清楚前，可別難爲這人，你知道，大娘，妹妹那性子，若然一惱怒，可就……」

紅娘子叫了聲「師傅」，稱出家人叫師傅，那乃是一般的稱呼，何況武夷優曇是她女兒的師傅，只聽她說道：「師傅，我實在不信他不是易了容，但我幫中不乏易容高手，竟都異口同聲說這是他的眞面目，故爾請師傅來查驗一下，天劍蕭郎，天劍風流，江湖中無人不知，豈是這麼個醜模樣！我們知道天魔女能化身百變，都知是白娘子的徒兒，不用說，易容之術也極到家了，若他眞與白娘子有淵源，那麼，自也難以辨得出來，有勞你看看。」

半晌，都沒言語，還是紫薇先開口了，她一定在提心吊膽，說道：「大娘，苗叔叔是老江湖了，可有瞞得過六扇門中人的，連苗叔叔也說是眞面目了，如何假得了，師傅正大光明，豈會這種江湖上的鬼蜮技倆？」

只道高帽兒一戴，武夷優曇便不查驗了，一時間，又沒了聲音，蕭郎差點皺了下眉頭，因爲他可明白，同樣來自古墓，當然也和瀟湘子一樣，目光之銳利，倍於常人。

一股寒意從頭傳遍全身，不用睜開眼睛，也感覺得出武夷優曇的一雙眼睛，在盯着他瞧。

忽聽魔婆冷笑兩聲，說道：「恭喜，秦帮主得到了一員大將，你得到了個好女婿，我那徒兒得到了個風流夫婿。」

「你是說……優曇，你是說：這不是他的本來面目？」

是紅娘子的聲音，應該是個中年女子了，但却有年輕的聲音，只不過大冷了些。

「我只問你兩件事，」武夷優曇道：「他行走在江湖上多年，見過他的人不在少數，異口同聲，是怎麼說的？醜漢子？人家會不會把一個醜漢子稱爲天劍風流？」

「說得是，」紅娘子道：「而且，化妍爲醜易，化醜爲妍，豈能無破綻。」

蕭郎恨得牙癢癢，就知瞞不過這魔婆，若是她見到瀟湘子也易了容，不用查驗，亦知道不是他的本來面目了。

只聽武夷優曇又冷笑一聲，說道：「我有一個法兒，冷洗不成，就來熱敷，一時不能，不信時間長了，不能還他本來面目。」

「好主意。」紅娘子喜道：「你還站着做甚麼？還不快去。」

紫薇應了聲是，只聽紅娘子又道：「我沒見過天魔女，但平江府的捕快頭兒苗雄，不會過天下英雄，也在天魔女的飛劍之下斷了髮，而且二十多位捕快，一瞬之間，盡斷頭髮，天魔女的劍術已如此了得，白娘子便可想而知了。」

武夷優曇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有了這個女婿，白娘子和你，也就是一家人了，那時天魔女，天劍蕭郎，征戰沙場，還怕不望風披靡。」

「優曇也許還不知道。」紅娘子道：「白娘子德澤遍江湖，暗中消弭的武林紛爭與劫難，不計其數，莫不視之爲神，稱其所居住的東海爲神山，得她一言，便可號令武林，這天劍蕭郎與她必有淵源。但究竟有何淵源，我們不得而知……」

武夷優曇道：「我明白了，你放心，我必還小秦姜一個天劍風流的蕭郎。」

一定又有不少人進入屋中來，脚步之聲雜沓，但皆躡足而行，陡聽紅娘子吩咐道：「你們好好侍候，小公主醒來，不許難爲她，優曇請，若白娘子與他眞有淵源，早晚必然前來，這裡交給紫薇，這次多虧你這徒兒，有她在這裡，我們可以放心了。」

脚步聲遠去了，蕭郎大大鬆了口氣，走了，一定全走了，那知他一睜眼，一張臉兒正俯視看他！儘管是一張如花的笑臉，也嚇得他跳了起來，就在那瞬間，燈光也同時熄滅，登時伸手不見五指。

他甚至尚未看清是甚麼人，但既然笑臉如花，當然是友非敵，同一瞬間，他的手亦被握住了，耳邊細語如蠅，說道：「跟我來。」

全憑手上的感覺，跟隨着她，她！端的是誰？若是眼下的人，他必然認得出來的，不是紫薇，當然也不是小妖女，瀟湘子和他一樣易了容，當然也不是的，笑臉也不會如此，那麼，是誰？

但既是善意，既是來救他的，又何必問。

那女子顯然對路徑極熟悉，所行皆在黑暗中，但脚下絲毫不慢，忽然間，勁風撲面，難道是在地道中，而且極狹窄，否則怎會有陰濕的感覺，試一揚肘，可不是撞在岩壁上了。

他亦步亦趨，啊啊！紫虛微步，分明這女子施展的亦是紫虛微步，因爲他不自覺，也把紫虛微步施展開來，由於步韻相合，是以黑暗中，亦能跟得從容。

曲曲折折，行了約有盞茶工夫，忽聽風聲有異，是了，是濤聲。

現在，貫耳的風聲消逝了，濤聲盈耳，知已離開了地道，已在水邊了，但仍黑暗得對面不見人，握着他手的女子也放開了手，道：「快走，水邊有人在接應你，有人追來了，我來阻擋追兵。」

身後的地道中，可不是有脚步聲隱隱傳來，正想詢問，那女子霍地一旋身，已轉到他背後，一托一送，他的身子已飛了起來，落地已在數丈外了，黑暗中，覺得被人一推一帶，若不是被人家抓住了他的胳膊，幾乎站立不穩，因爲脚下在沉浮晃蕩，水聲！才知身已在舟中。

一葉小舟，那經得起兩人下墮前衝，立即滑行開去了。

就在那瞬間，身後岸邊火光一閃，啊呀！蕭郎一回頭，燕叱鶯嗔，已傳來無數女子的叱咤聲，道：「綠衣女！小妖女的綠衣女，不好！」

小舟上的女子已運槳如飛，離岸更遠了，才知身在黑暗無邊、波濤洶湧的海上，但小舟雖然迎浪起伏，却不顚簸，這女子顯然是個海上行舟的高手。

只聽那女子噗嗤一聲，笑道：「可知你吃過這幾個綠衣女的苦頭，你放心，沒人能奈何得了她的。」

「她是誰？你……又是……啊！原來是你。」

蕭郎大喜，原來是天魔女夷光，天色實在太黑了，何況後有追兵，是以一時間未認出她來。

沒人能奈何得了她？蕭郎眼前再又浮現出那如花的笑臉，正因久閉的眼睛才睜，燈光即熄滅了，簡直是在同一瞬間，那能看得清，登時心中一陣劇跳。

除非是白娘子，能從銅墻鐵壁的密室中，把他救出來，除了白娘子還會是誰？

自從來到臨安，就無時無刻不在盼望中，以前不知，現在已知白娘子是他親生的娘了，由盼望而渴望，先有紫黛，繼而天魔女也現身了，他怎會不想到白娘子，想到他娘，如何不激動，又如何不關心，道：「你說得不錯，我吃過苦頭，這幾個綠衣女，各有不同，而又各有所專，武功皆了得，休以爲她們是侍女，而且，人多勢衆……」

火光中，那叱咤的嬌聲不絕於耳，更隱約可見兔起鶻落，天魔女一怔，只一翻槳，小舟立即橫了過來，說道：「好吧，那我就助你一臂之力。」

一揚手，一道寒光掠空，只有驚呼連聲，岸上的火把登時盡滅，連星光也沒有的黑夜，眼前登時一片漆黑，啊喲！只覺寒氣砭膚，知是天魔女的彎劍飛了回來，那敢動彈。

小舟一晃，知是又掉了頭了。

天魔女道：「喂！你聽出甚麼來了？」

「我！」蕭郎道：「驚呼，不聞慘呼，再不敢說天魔女殺人不眨眼了。」

天魔女哼了一聲，道：「我從不殺奉命差遣，身不由己的人，殺的人，必是萬惡不赦，死有餘辜的，我又爲甚麼要眨眼兒。」

那麼，以往只聽傳聞，是冤枉她了，不由想到那日在樓外樓頭，天魔女在被二十多個六扇門中人圍攻之下，不也未曾殺過一個人，僅斷人髮，可知不假，也不由心中生愧，因愧而生敬，也倍覺天魔女其實可愛。

「可惜……」

「你！說甚麼？」

他想說她可惜欠缺了紫薇的柔媚，瀟湘子的純眞與溫柔，心下的比較，那敢說出來。忙改口道：「可惜你沒把她接上船來。」

難得一笑的天魔女，像是轉性，又一聲噗嗤，說道：「誰說她沒上船來，你瞧身後是誰？」

身後？蕭郎一回頭，身後可不是有人，那飄起來的衣帶，差點拂在他臉上，那人背身而立，注視着岸上，小舟在黑暗的海上飄蕩沉浮，那身影映在灰色的天幕上，却隨同沉浮而不晃擺，反而是遠山看來倒像在地轉天旋。

可是……她娘！時刻在他心中，他也時刻在等待他的娘！

除了白娘子，誰能進入銅墻鐵壁的密室，如入無人之地！

他心中一陣劇跳，他沒叫出聲來，因爲窒息令他發不出聲來。

却是那黑影開口了，說道：「那是紅娘子的流星彈，一發兩彈，一先一後，後發的更勁急，在空中一撞，就能炸裂開來，化作一蓬星雨，把兩三丈內罩在那星雨之下，當年不知多少武林英雄，命喪在她這流星彈下。」

天魔女道：「彈丸炸裂開來，能有多大勁道？我不信。」

早聽右邊岸上，夜空中閃出一蓬火光，但一閃而滅，隨傳來一聲炸響。

「你那知道，那彈丸上餵有劇毒，見血即封喉。」那黑影道：「遇上了，可千萬要小心，她在這流星彈上，確有獨到功夫，亦可見她內家功夫之深厚，休要以爲你的飛劍能傷人在百步之外，但她這流星彈體積更小也更快，何況化作星雨，擴散面大，即使打落不下你的飛劍來，也能令你的飛劍失了準頭。」

蕭郎在靈隱寺山中見過那綠衣女發出的飛彈，還道只是作信號之用，不料這麼厲害！

只聽天魔女哼了一聲，道：「既已化作了星雨，破空的劍氣便能蕩開，你不見適才我的飛劍穿林斷枝，仍能削滅火把，不失準頭。」

那黑影一定皺了眉頭，說道：「一年來，你的功力果然精進了，但要知道，枝葉是靜物，休要小看了這紅娘子，不行，不能在這裡靠岸，再往前。」

黑暗中，果然現出黝黑的岸影來，小舟倏橫，又駛回海上了。

這人是誰？若是白娘子，天魔女豈敢放肆，但海上風勁，海濤之聲盈耳，一時分辨不出。隨聽那黑影又道：「紅娘子這流星彈，已指示了方向，岸上必已趕來了大批人馬，且繞過金山衛，天明前，你們必要趕到嘉興，還有你。」

「我！」蕭郎肅然。

「玉清寶籙心法，能助你快速恢復功力。」

蕭郎忙不迭盤膝而坐，聽得一連聲的指示吩咐，天魔女也不再言語，他那敢不遵從，也才知道，他並未失去抵抗力，其實他早該知道的，他從地道中跟隨而出，並未曾落後，心想：是了，必是他醒來後，紫薇已暗中相助。

他知道金山衛在何處，那嘉興乃是南來必經之地，必然事關重要也緊急，忙氣沉丹田，一個週天，又一個週天，耳邊再也不聞天魔女的運槳聲了，眞氣渾圓光灼起來，更光亮了，更光亮了靈台，驅走了黑暗，大千世界，一片光明。

耳邊忽聽天魔女道：「好了，咱們該上岸了，起來。」

蕭郎一睜眼，眼前豈僅一片光明，簡直炫目，一瞬之間，覺睜不開眼來。

海上東昇的旭日，眞已驅走了黑暗，小舟撞在岸邊，一陣劇晃，忙就坐勢，飛身而起。

「好！」天魔女原在他身後運槳，不料他脚下點地，天魔女已在面前，說道：「當眞士別三日，已非吳下阿蒙。」

蕭郎朗朗一笑，道：「我道怎生睜不開眼來，原來三日不見，魔女立地成了仙姬。」

他不是說笑，眼前更亮了，初見天魔女時，他會驚爲天人，當眞人要衣裝，玉離宮已把她改頭換面，眞箇是雲賞衣裳花賞容，她不但回復了女兒身，羅衣飄飄，似要乘風飛去，這那還是殺人不眨眼，眉兒挑煞的天魔女，簡直成了美絕人寰的仙姬。

他又怎麼不朗朗大笑，旭日東昇，却像從西邊出來，天魔女，這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竟也會害臊，臉兒紅紅，瞪了他一眼，說道：「你再不轉眼兒，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來。」

蕭郎可不是直了眼，道：「你不講理，誰教你！」

這麼好看，嘴巴子尚未刮在他臉上，他未說出來，倒先駭着了自己，掩着臉，慌忙退了一步。

天魔女又噗嗤一聲，笑道：「夷姝說得不差，原來你眞是個銀樣蠟槍頭，走啦，我可沒工夫和你鬧玩兒。」

「啊啊！」蕭郎早見那小舟一橫，

隨浪滑入了海中，道：「人呢？她……她呢？」

舟中無人，她是誰？昨晚的黑影去了何處？若不是白娘子，又會是誰？

天魔女道：「快把臉洗淨了，回復你的本來面目，蕭姊姊這易容之術，乃是家學淵源，却難不倒我。」

懷中取出一顆藥丸，塞在蕭郎手中。

「但……姊姊她……」

天魔女瞪了他一眼，道：「你放心，這裡再沒有小妖女了，現在，你就是金童，我是玉女，我師傅是菩薩，菩薩身邊當然要有金童玉女，你快些兒，時候不早了，我們還得兼程趕路，我已替你備下了衣衫。」

蕭郎大喜，那麼，小舟上的黑影，眞是娘了，他和天魔女，是白娘子身邊金童玉女，當然就是要伴在菩薩身邊，如何不喜。

忙去水邊把臉洗淨了，換上天魔女替他備下的衣衫，原來是早有安排了，也知必有重要之極的大事要辦，剎時間，又成了天劍風流，瀟洒的佳公子，原來，天魔女扮成了個玉女，是有原因的，道：「現在，我們那去啊？」

天魔女已不耐了，已當先走了下去，道：「前面便是嘉興，可是個挺熱鬧的去處。你記住了，隨機應變。」

她一邁步，已是紫虛微步，就知事在緊急，那敢詢問，也不敢怠慢，那嘉興與金山一帶，本是漁米鄉，晨早道上亦多行人，但兩人行來，看似緩步而行，但對面的行人，會以爲自己眼花了，身前的，倏忽已在身後。

正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若非急事在身，誰會一大早趕路，誰又有工夫去多瞧他們一眼，雖然一個是金童，一個是玉女。

蕭郎忍不住，也笑出聲來，在前走的天魔女瞪大了眼兒，回頭道：「你？笑甚麼？」

發出笑聲來的蕭郎，忽然又嘆了口氣，道：「眞不明白，以往你爲何要繃着臉兒，以往在東海神山上，人家叫你天魔女，鎭日嬉戲頑皮，刁頑得近於狡獪，怎生一出來在江湖上行走，就成了天魔女？」

她若不是鎭日繃着臉兒，若不是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不論是臉上，還是心理上，都那麼拒人於千里之外，也許，她心中就再能容納他人了。

啊啊，忽然間，他想起了那婕妤的話來，就是這麼說：「她心中再容納不下他人了。」原來，這就是他嘆氣之故，既然她心中除了他，再也容納不下他人了，爲甚麼却又拒人於千里之外。

天魔女似乎明白他爲何又嘆息，道：「她們從不許我離開神山一步，那海上沉浮的是甚麼啊，於是她們就告訴我：那是打漁船兒，於是，他們就告訴我，在海的那邊，有一個塵世，一個罪惡的花花世界，花花世界，爲甚麼又罪惡啊？於是，我長大了些，紫黛就告訴我，對我描述，這塵世中充滿了險詐與罪惡，衣冠中最多禽獸，永不要相信笑臉的人。」

「之所以，」蕭郎道：「你繃緊了臉兒，就殺人不眨一下眼兒，你就……一見我，你那彎劍就擱在我脖子上。」

「誰教你……」天魔女回過頭來，恨恨地瞪了他一眼：「誰教你笑，該死，而且……我感覺得出來，更該死的就是……就是你的眼兒也在笑。」

「但你的彎劍擱在我脖子上，却又不殺我。」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怎會一見你，就……嘿！你瞧，咱們趕上了，來得不早也不晚，記住了，隨機應變，看我的眼色行事。」

原來已來到一個城市。已行走在大街上，太陽已昇高，但仍是早上，奇怪，應該仍是冷清的街道！迎面竟來了一大羣人。

趕上了，正是時候，天魔女顯然就是指這般人了，只見那大羣人，莫不是高一頭，低一臂，臂寬腰也圓，器宇軒昂，一看就知是武林中人，那爲首的數人，看氣派，就知在武林中必然是德高望重，非一般江湖中人可比。

天魔女道：「趁他們未見到我們，走，我們先進去，這酒樓已開了門。」

兩人一閃身，已溜進了酒樓，速上樓來，在一角坐了，探頭下望，只見那夥人已來到門前，忽見門內搶出一人，拱手道：「奉秦幫主命，在此迎候。」

若然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人一邁步，更可見氣派，蕭郎一怔！秦幫主！那自是海鷹幫主秦宓了。原來是海鷹幫邀請來的。這人在海鷹幫中，必是有頭有面之人，派來迎接，可知對來的這夥人極是敬重。

只見那爲首的人年逾花甲，捋髯道：「兩日前接到秦幫主飛鴿傳書，大義當前，當仁豈敢讓，除遵命部署外，特來與會，何勞尊駕遠迎。」

天魔女道：「你可認得這般人？」

蕭郎搖了搖頭，道：「聽口音，是北地來，我多在江南行走。」

天魔女道：「我却認出幾人來，在泰山道上見過，那年逾花甲的老者姓谷，掌門沂蒙……」

「啊……」蕭郎皺了眉頭，道：「原來是他，山東道上稱尊，而不是稱霸，仗義慷慨，怎會與海鷹幫勾結，你看他，可不是凜烈正氣。」

「好一個不稱霸，」天魔女道：「若不是遇到師傅，就差那麼一點兒，幾乎一生英名掃地，你可知膠州嶗山，近年來崛起一個幫會……」

「這却聽說過，」蕭郎道：「是嶗山派的一位新掌門，自以爲無敵天下，不數年間，把烟台、蓬萊一帶幾個小

門派降服了，妄想稱霸山東道。」

天魔女眼角兒一掃，蕭郎早見那夥人盡皆登上樓來，怕不有三十多人，坐滿了八張桌面，店家夥計走奔忙，眞個咄嗟筵開，熱騰騰的酒菜立即送了上來，顯然算準了時刻，等候這般人到來。

「你適才怎說？」蕭郎道：「若不是遇到……我明白了，嶗山派要稱霸山東道，自要與這姓谷的爭霸，你師傅……」

「正當危急之時，師傅恰巧遇上了，暗中幫了這姓谷的一手，才保全了他的一生英名。」

只見那海鷹幫的人氣度果然非凡，在武林中，必也是位成名的人物，可惜蕭郎雖在江湖上已行走了數年，却不與武林中人往來，是以不識，那天魔女更不把這般武林中人放在眼裡，除非遇上了，是那敗類，彎劍飛出，懲惡除奸！那劍只會飲血，可不會開口，都不過見這人氣度非凡，一見便知他武功不弱而已。

只見他站起身來，端起酒杯，說道：「谷掌門與各位當仁不讓，日夜秉程而來，秦幫主無法分身，故命在下迎來，在此備下水酒恭候，各位請滿飲此杯。」

那姓谷的掌門捋鬚道：「可知秦幫主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等的行踪，秦幫主在千里外，亦瞭如指掌，實是可敬，大義當前，既奉命召喚，敢不秉程而來，聽候差遣。」

天魔女瞧了蕭郎一眼，道：「你可知他們在說甚麼？」

蕭郎點了點頭，道：「既說義旗高舉，那自是打天下了，了不得，這麼看來，天下武林，必已奉海鷹幫幫主秦宓爲尊，皆已聽候他的號令了。」

「這人更好眼力，可記得我的吩咐。」

「隨機應變，」蕭郎不動聲色，低聲道：「你放心。」

說時遲，只見海鷹幫的來人步出席來，只一點頭，便有兩人捧了托盤前來，把杯筷菜餚擺在兩人面前，一看就知並非店中夥計，那人端着酒杯，竟然滿面堆笑，說道：「適才待慢了，這酒樓雖然今日不做買賣，兩位遠來是客，敢不奉敬一杯水酒。」

蕭郎和天魔女交換了一瞥，不自覺都點了一下頭，這人好眼力，一定已看出兩人都有一身功夫，既然扮成了玉女金童，自然裝扮得更年輕了，天魔女秀髮披肩，蕭郎頭上亦無冠，天魔女眉不挑煞，眼中不現凌芒，自是更秀麗了，蕭郎本就似玉樹臨風，前髮齊眉，也掩了英氣，都不是以往行走江湖模樣，不料仍被這人看了出來。

蕭郎也端起了杯來，道：「確是我們冒昧了，原也奇怪，酒家樓竟會清晨開門做買賣，閣下慷慨，若不領情，反是我們無禮了。」

蕭郎並未站起身來，那人顯然有些不快，道：「豪氣凌雲，當眞英雄出少年。」

可知亦不把兩人放在眼裡，便也退了回去，早聽樓梯响處，快步奔上一人來，在那人耳邊說了兩句，蕭郎與天魔女雖在樓角，靠北臨窗，但也聽到嶗山二字，只見海鷹幫那人皺了皺眉頭，立即掀了起來，說道：「甚麼？不遠千里而來，不到三日，便已到了。」

樓中登時鴉雀無聲，只見那姓谷的掌門一怔之下，面色微變，他門下的徒衆也面面相覷。

那來人道：「洪幫主親率烟台、蓬萊兩舵主，一行八人，快馬秉程而來，快船十艘，舟師五百，也已到連雲港了，烟台蓬萊兩舵的弟兄，各有百人，隨後便到。」

只見海鷹幫那人喜形於色，向姓谷掌門拱手道：「在下洪天岳，向谷掌門告一個便。」

此言一出，那數十人中，便起了一陣騷動，姓谷的掌門也立即抱了拳，說道：「原來是三當家的，失敬了。」

蕭郎也不由一怔，既已在江湖中行走了數年，豈有不聞這洪天岳大名的，江南地，提起這洪天岳，都以洪孟嘗稱之而不名，豈僅江湖武林中人，連官府亦要敬他幾分，疏財仗義，濟困扶危，當眞是江南一孟嘗，不料竟是海鷹三當家。

蕭郎聞名却未見過面，天魔女，嘿！殺的是江湖敗類，彎劍豈會飲孟嘗君的血，甚至倒有多半，死在她飛劍之下，她連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即使亦聞名，也不過當作耳邊之風。

只見那洪天岳呵呵一笑，也抱拳道：「秦幫主宏才偉略，義薄雲天，得附驥尾，當眞是萬千之幸，何況也不敢妄自菲薄，也和谷掌門相同，大義當前，當仁不敢讓。」

那姓谷的掌門道：「我谷鵬有何才能，敢勞三當家的親來迎接，實是愧不敢當。」

只見那洪天岳含笑道：「不瞞谷掌門說，適才想已聽到了，那嶗山幫的洪濤，非是別人，乃是舍弟，聽聞舍弟曾有冒犯之處，在下此來，不僅奉命相迎，秉要代舍弟向谷掌門請罪。有道是不打不成相識，還望谷掌門海涵，今後多親多敬，今後作個朋友，嘿嘿！將來麼，自也作個一殿之臣。」

蕭郎與天魔女交換了一瞥，心下哼了一聲，海鷹帮主秦宓，豈不是早以帝王自居了。哼！甚麼民族大義，壓根兒就是打天下。

谷鵬顯然也一怔，一時愕然相向，洪天岳再又一抱拳，道：「秦帮主對我這兄弟委以重任，倒也不負所托，不到三日，舟師竟已抵達連雲港了，在陸上的弟兄必也日夜秉程南下了，在下這裡告個便，稍後即來奉陪。」

谷鵬說：「三當家請自便。」

那洪天岳匆匆去了，偌大的酒家樓頭，這麼多人，竟無一人出聲，半晌，才聽座中一人道：「嘿！敢情這洪濤是海鷹帮的人，打出嶗山帮的旗號，其實是海鷹幫在擴充地盤。」

「嘿嘿！」又有人哼出兩聲，說道：「當眞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悄沒聲，已把膠州道、山東道的天下打出來了，不怪烟台的魯大海、蓬萊的孟飛，那麼桀傲的人物，盡皆俯首稱臣了。」

「好一個一殿之臣。」轟然一聲，有人推桌子站了起來，「咱們只道是反抗滿清異族統治，還我漢家山河，原來不過是助人家打天下，谷掌門，咱們此來，是否來錯了。」

話聲未落，陡見寒濤一閃，轟然一聲，大夥兒不是跳了起來，而且不約而同站起身來，但那劃了個弧形的閃光，乍現，已倏杳，只見那谷鵬面現肅容，拱手道：「原來……是恩……仙姑駕到，必有吩咐。」

一聲噗嗤，脆生生，一聲輕笑，只有蕭郎才明白是由天魔女掩着的口中發出的，寒光陡現，在空中劃了個半弧，乃是天魔女的袖中飛出的彎劍。

天魔女道：「現在，輪到你啦，天劍蕭郎，博古通今，不現身，更待何時。」

蕭郎朗朗大笑，霍地一拂袖，站起身來，道：「各位，休得誤會，神山海外，雖然咫尺東海，却非仙姑駕到，而是白娘子的徒兒，除奸懲惡誅邪魔，飛劍取人首級於百步之外，天魔女的大名，各位想來亦有過耳聞。」

天魔女呔了一聲，瞪了一眼，霍地一旋身，飄然出位。

那沂蒙門的數十個漢子大吃一驚，即使不駭，也面上變了色，天魔女飛劍殺人於百步之外，早已傳遍遐邇，如何不知。那沂蒙派門規謹嚴，正派名門，行得端，立得正，更何況，誰會懼怕一個似玉如花的姑娘！

適才那一道寒光，從衆人頭上掠過，砭膚生寒，才知是飛劍，如何不信，敢情聞名喪膽，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竟會是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

那谷鵬的肅容上更現驚喜，拱手道：「原來……原來……」

蕭郎呵呵笑道：「你叫她天魔女，她會更高興，既然人家都這麼叫她，又有甚麼叫不得的。」

天魔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谷鵬信以爲眞，道：「原來近年來在江湖上替天行道、鋤奸降魔的天魔女，是白仙子的弟子，我武林之中，莫不額手稱讚，更是人人尊敬。」

即使谷鵬與奮驚喜，亦不失肅容，可知所言不假，天魔女惱在面上，可笑在心頭，道：「各位，可又知他是誰？好教各位得知，這位便是天劍風流的天劍蕭郎，與我師傅，更大有淵源……」

此言一出，只聽啊啊之聲不絕於耳，那風月秦淮，成了血腥秦淮，春風十里的揚州路，成了十里的血雨腥風，「魂兮歸來，風流長埋」，更是膾炙人口，眞箇是不脛而走，早已傳遍了大江南北。

要知那天魔女殺人雖不眨眼兒，殺的可是武林敗類，天劍風流，可是在江湖上流傳，一傳十，十傳百，一再渲染，如何不艷聞遠播。

啊啊！敢情眞是個風流的俏郎君，天魔女、天劍蕭郎，雙天至尊，竟然都與神山的白娘子大有淵源。聽在深感大恩的沂蒙門衆的耳中，如何不倍加驚喜。

啊啊！分明一個是金童，一個是玉女，已是如此武功劍術，卓絕驚人，不怪白娘子一伸手，便嚇退了嶗山帮的桀傲羣雄。

那谷鵬更是驚喜之極，拱手道：「原來是仙姑座下，仙姑對我們沂蒙門恩重如山，兩位此來，必有指示吩咐。」

蕭郎忙也拱手道：「各位都請坐下，坐下好說話。」

天魔女哼了一聲，道：「你們可知是在助紂爲虐，幾乎鑄成了大錯，把錦繡江南，變成血腥的戰場，令生靈塗炭！」

谷鵬惶恐道：「驅除韃虜，還我漢家山，匹夫有責，當仁豈敢讓？老夫愚昧，實不明白，何謂鑄成大錯。」

天魔女說：「原來蕭姐姐亦是有心人，更是菩薩心腸，既命你前來臨安，你必也知道她的心意，嘿！我也瞧瞧你又如何博古通今，見識如何高明，你來說吧。」

蕭郎一笑，道：「好一個還我漢家山，請教谷掌門，且看今日天下，究是誰家天下？」

谷鵬愕然，顯有不快之色，道：「吳三桂那賊子衝冠一怒爲紅顏，引得清兵入關，淪我國於滿清異族統治，成爲滿清的天下，又何必問。老夫雖愚昧，倒還懂得民族大義。」

蕭郎呵呵大笑，道：「好一個民族大義，好一個漢家山，谷掌門所謂的漢家山，那自是漢朝的天下了。當知漢末又三分，魏文帝曹丕受漢禪，是爲魏，武帝司馬炎受魏禪，是爲晉，那劉裕稱宋王，明年受晉禪，是爲宋，而後又齊、梁、陳，文帝陷建康，擄陳主，於是，天下又復一統，而爲隋，隋有天下不過二十九年，那李淵起兵稱唐王，次年即帝位於長安，是爲唐，由於藩鎮之禍，導致五胡亂華，五胡者，匈奴、羯、氐、羌、鮮卑也，五胡今安生？且慢……」

蕭郎一揮手，阻止那谷鵬開口，繼續說道：「我知谷掌門要說甚麼，可是要說，你所稱的漢家山，並非指漢朝，而是指我大漢民族，你適才言的五胡，皆非我漢族，而皆曾稱帝中原

，而今安生？那漢而後的司馬炎受魏禪，是爲晉，而後劉裕篡晉，於是宋齊又梁陳，是爲南朝，北朝的北魏，乃是鮮卑族拓拔氏所建，北魏的道武皇帝，原名拓拔珪，可知非我漢族了……」

「胡說，」天魔女忽然接口道：「那拓拔珪乃鮮卑族，請教飽學的蕭郎，這鮮卑族又何來？」

蕭郎一怔，道：「鮮卑族乃北疆胡人，又何必問，自非我漢族了。」

天魔女掃了各人一眼，道：「這漢族之稱，乃因漢朝開疆拓土，國勢最爲强大，有如盛唐而後，那外國之人，稱我爲唐人，我等又自認爲炎黃子孫，是也不是？」

蕭郎說：「正是。」

一時愕然，竟不知天魔女話意何在。

只聽天魔女冷笑一聲說道：「那鮮卑果然是胡人，而非漢族，但你敢說不是炎黃的子孫，請教飽學的蕭郎，那二十四史中的北魏史，開卷第一句是甚麼？」

「黃帝封幼子於少華之山……啊！」

「那少華之山，便在今俄羅斯人所改稱的西伯利亞，俄羅斯人紅眉綠眼，形同鬼怪，自古國人以羅刹相稱，羅刹實亦羅斯的轉音，俄羅斯人蠶食鯨吞，佔據黃帝幼子的封地後……」

「所謂西伯利亞，啊，我明白了，原來西北亦即是鮮卑的轉音。」

蕭郎恍然大悟，能不對天魔女肅然生敬。

「那黃帝封幼子於少華之山後，子孫繁衍綿延，這就是鮮卑族的由來，中原文明一日千里，那與中原隔絕的北疆，文明却在停滯，日久年深，由於文化差異天淵，竟視同是炎黃子孫的鮮卑爲胡人了。」

蕭郎朗朗大笑，道：「谷掌門，各位，都已聽清了，這倒令我亦有所悟了，那漢以前，是爲秦，各位又可知那秦的祖先，原亦西戎，其先祖世代皆爲周天子養馬，周孝王以伯益養馬有大功，封其後人於秦，今甘肅之天水，即爲故秦地，傳至孝公時，國勢日强，定都於咸陽，傳至秦始皇，戰敗戰國六雄，終於一統天下，且號稱始皇帝，請教谷掌門，早在唐人漢族之稱前，那西洋之人，稱中國爲秦(CHINA)我中國豈不是早在秦時，已淪於異族統治了？」

一席話，直說得那在座之人，目瞪口呆。

只見天魔女正容道：「一個民族的形成，不全在血緣、傳統、宗教信仰、生活習俗、文字言語、道德藝術的融會，日久就能形成新的民族，我國自漢唐盛世拓展西域，三保太監下南洋，海運大開，對外認識亦大開，始知在世的民族，皆由這一切的融會，形成了文明，於是也產生了新的民族，有如那羅馬人、安格爾人、薩克遜人、丹麥人、諾曼第人，從不同地區，不同時間，進入英倫三島，融會而爲英吉利人，世界上的民族，莫不如此，唯獨我中華民族，創造了文明，文明的光輝燦爛中也無異成了個大鎔爐，任何外來的民族，一旦投入這大鎔爐之中，立被溶化了，而被消失於無形。」

那蕭郎不僅肅然生敬，而且驚得目瞪，心想：「是了，那海鷹帮所在的溫州，原是三保太監下南洋，首開海運之地，而她師傅白娘子時往盤桓，居住的又是海外神山，對外洋知識自也更爲豐富，是以也比閉塞的中土之人，倍常淵博。

「好一個文明大鎔爐。」蕭郎興奮之極，接口道：「休道那亂華的五胡了，甚至連强秦一統天下，秦人今又安在？朝代有盛衰興亡，而文明却能持續不絕，且發揚光大，是以那以武力征服入主異族，日久反而溶於大鎔爐於無形，反被我中華文明所征服，所同化了，且看當今之世，究竟是異族滿清征服了中華，還是中華的文明，不僅征服了滿清，而且將其同化，連滿族日久也消滅於無形。」

目瞪口呆的已不僅是蕭郎，連那沂蒙門的數十人衆，亦莫不目瞪口呆。

天魔女得理不饒人，接口道：「自古至今，由盛而衰，由興而亡，朝代嬗遞，但堪稱盛世治世的，却少之又少，不過漢有文景，唐有貞觀而已，滿清雖異族入主，但這康熙乾隆，國泰民安，較之大亂的明末又如何？既然以武力征服於一時的滿族，現已漸被我文明所同化，被我文明所征服，且日久必消滅於無形，滿族所僅存者，不過僅其上層的衣冠而已，谷掌門所謂的民族大義，不知何所謂、何所指，難道必要回復明末亂世，血流成河，屍骨堆山，樂業安居之民，死溝渠，成餓殍，方合民族大義？」

蕭郎雙眸烱烱生輝，昂然道：「谷掌門，這已逐漸且在加速被我文明所征服、同化的異族滿清，即使終被逐出關外，所毀滅的，就不僅是滿清異族，一旦亂世持續，戰亂百年，干戈不息，也連帶毀滅了我文明，可知所謂的民族大義，反而成了民族的罪人，要知滿清的入主，與蒙古韃子的入據，不可同日而語，谷掌門達人，想來已不用我多說了。」

雖然仍是清晨，那谷鵬早已汗流浹背，天魔女早跳了起來，道：「我們也該走了，谷掌門，是助那海鷹帮主秦宓爲禍爲亂，還是回頭是岸，你們自去裁決吧，咱們還有要事待辦。」

谷鵬慌忙道：「兩位請留步。」

天魔女却早對蕭郎一使眼色，說了聲：「走！」只一拂袖，陡地寒濤再又湧現，寒濤斂時，兩人已去得無影無踪，把沂蒙門數十門徒，留下在無比驚駭，也無比羞愧之中，兩人却早已到了嘉慶城外了。

蕭郎忍不住問道：「現在，我們要去那裡？」

「適才那海鷹帮三當家的，是去何處？那嶗山帮的洪濤，率衆日夜兼程而來，咱們豈可不去迎接。」

蕭郎登時一掀眉兒，道：「不用說，咱們這番不是用唇舌，而是……」

天魔女眼中已射出凌芒，哼了一聲，道：「雖是殺雞，却不得不用牛刀了，你沒聽說麼，這嶗山帮的水師，已到了連雲港，陸上的人馬也已兼程南來，陸上的人馬，自然由你去打發，咱們要即刻分道而行，水師自然由我去掃蕩。」

蕭郎道：「好，我明白了，紫黛必是受命而來，傳達你師傅的吩咐。」

天魔女道：「正是，紫黛奉命阻截西路來人，師傅現已南下溫州，釜底抽薪，亂他海鷹帮巢穴之地，令其大隊人馬不敢妄動，臨安失了外援，各路人馬無一到達，豈敢發難。」

蕭郎色舞眉飛，道：「咱們不過出動四人，豈不是把一場大動亂，舉手之間，便消弭化解於無形，豈不是遠遠勝過萬馬千軍。」

「好！」天魔女道：「那肥頭的洪濤，好一雙大耳，且看天劍蕭郎，舉手之間，割下他雙耳來。」

兩人身似風飄，說話間，早見官道上，那海鷹帮的三當家洪天岳，迎着一夥人，不下七八個，當先一個肥頭大耳，呵呵笑道：「何勞大哥遠迎，接得傳書，水陸並進，日夜兼程不辱命。」

只聽那洪天岳道：「兄弟，那功勞薄上，開國的第一功，是非兄弟你莫屬了，兵貴神速，堪稱得是飛將軍。」

蕭郎只一撩衣，迎着昇高的旭日，一片寒光湧現，眞箇是從天而降，朗朗道：「教你們見識飛將軍，神州朗朗，豈容你們這批狼子野心，興風作亂！」

凌空尚未飛落，寒濤初現，那洪濤隨身的人衆中，果然不乏高手，早發起一聲喊來，霍地一分，那知兵刃尚未亮出，蕭郎已從天而降，旋乾轉坤，喝道：「留下耳朵，暫饒爾等狗命，給我滾回去！」

只見寒濤暴漲，那還能見人影，早聽聲聲慘呼，那洪天岳怒吼一聲，洪濤腕底翻雲，嘩啦啦一聲暴響，蕭郎才滑步半旋身，停下步來，鍊子鎚早已攻到了，端的勢疾勁猛！

蕭郎的天劍同樣是軟兵器，却輕靈有餘，幻奇確也詭絕，道：「不怪你橫行山東道了，果然有點功夫，却也饒你不得。」

只一旋身，錯過鎚頭，天劍靈蛇吐信，在那鎚後一點，洪濤那還收得住勢子，收勢不住，反被自己的鍊子鎚帶動了，竟向蕭郎立身之處撲來！

蕭郎圈劍只一抖，登時劍影如山，道：「禍首罪魁，更是饒你不得！接住了。」

被圈在如山劍影中的洪濤，連人家亦未有看清，早是一聲慘呼，兩隻大耳，已脫離了他的肥頭，直向天魔女立身之處飛去。

天魔女道：「這漢子叫得耳噪，何不給他閉嘴。」

那洪天岳正大喝一聲，不料兩隻大耳飛來，塞入他的嘴中，寒光一斂，天魔女已收回飛劍，哼了一聲，道：「不堪一擊，竟妄想打天下，爲禍人民，你等聽清了，幸是大禍尚未造成，今日只割下你們的耳朵，權且寄下你們的狗命，還不快滾！」

蕭郎霍地一挫腕，如山劍影，立即成了吞吐的寒光，指着那海鷹帮三當家的道：「寄語那秦宓，趁早回去溫州，也許還能保存他的巢穴，作他的帮主，否則，今日小施薄懲，他日就輪到他了。」

天魔女人影倏斂，與蕭郎併肩而立，揚了揚眉兒，道：「再傳語那小妖女，休要自作多情，好教你認清了，這位便是天劍風流的天劍蕭郎。」

蕭郎朗朗大笑，道：「也好教你認清！飛劍取人首級於百步之外，殺人不眨一下眼兒，天魔女便是，你們若要性命，趕早快滾！」

那洪天岳被兩隻大耳塞滿嘴，那叫得出聲來，那七八個被割去雙耳的漢子，早嚇得魄散魂飛，才知遇到的是雙天至尊，人家天魔女尚未出手，天劍蕭郎若要取他的性命，分家的就不僅是兩隻耳朵了，嚇得轉身就跑，四散奔逃。

天魔女道：「事不宜遲，咱們明日此刻，在銅山會合，走。」

蕭郎說了聲：「好！」天魔女一晃肩，已去如一縷輕煙，却也不敢怠慢，只把個嚇得面色慘白，說不出話來的洪天岳留下在當場，也即忙飛奔北上。

分明有大夥人打城廂那面奔來，蕭郎只一掃眼，便已認出了，是沂蒙門的谷掌門，率領門徒奔來了，自是回轉沂蒙。

蕭郎不願驚世駭俗，捨了大道，只不過太陽才偏了西，便已到了徐州。

那徐州乃是古時九州之一，包括有兗州、宿縣、泗水等地，即今之銅山，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槍，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那九里山便在城外，韓信十面埋伏，大敗西楚霸王，以致無面見江東父老而自刎烏江，果然地控北，兵家必爭。

蕭郎心想：天魔女相約於此，豈是無故？是了，嶗山派陸上人馬，必已南下，潛伏於這銅山，等候發難，敢情海鷹帮中，果有高明，一朝發難，據有銅山，便阻截了南下的援軍，當眞是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倒小看了這秦宓。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鐵山為遞送甘夫人之信，擅闖將軍府，陷入美人計中，赤身裸體面對如玉似雪的美艷嬌軀，經百般引誘乃百折不撓，剛强的鐵山心懷忠義，人格不可辱，意志不可摧經受考驗，終于使羌笛怨組合中要員之一的孫采蓉心服，願捨命相助之，並吐露羌笛怨要逮捕身負冠蓋天下武學之鐵山。鐵山暗幸自己易容術之高藝，否則……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　皋·文　可　飛·圖

羌笛怨

網春堂主表衷情　鼎力相助巧安排

「啊……」鐵山不由驚奇。

「同樣的一種道理，如若讓敵人三軍無主，就可不戰而勝，又何必浪費人力物力？」孫采蓉道。

「這姑娘，妳說得太可怕了。」

「我說的全是事實，不過你不要着急，未來雖是險惡，並非全無轉圜的餘地。」

「請姑娘賜教。」

「許飛卿也明白這項危機，所以他不惜重金，禮聘武林高人，此次更藉玉瑪比武招親之便，連京師五大高手也被他請來了三個。」

「姑娘消息的靈通，叫在下好生佩服。」

「這沒有甚麼，只要在社會各階層安放幾顆棋子，任何事都逃不過咱們的耳目，其實許飛卿聘請武林高人，不見得會收到甚麼效果，最多只是保護他自己的生命而已。」

「姑娘說的有些道理，但也並不盡然。哦，適才妳說我冤枉羌笛怨了，這話怎麼說？」

「公子認為羌笛怨是一個邪惡的組織，其中的成員是居心叵測，心懷不軌的魔道，你却沒有想到他們是被摒諸塞外，像孤魂野鬼一般的棄兒，為甚麼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這公平麼？」

鐵山呆了一呆，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姑娘有沒有聽說『生有方，死有地。』的諺語？上蒼叫你生長在塞外，未嘗不是一種磨鍊。咱們可以創造一片天地，何須要那玉門關裡的春風。」

孫采蓉點點頭道：「公子果然高明，你說，要我怎樣幫你。」

鐵山道：「在下不想與羌笛怨為敵，也希望羌笛怨不要將在下當作目標。」

孫采蓉道：「他們要除去的目標原本不是你，是你擅闖將軍府，將龍潭虎穴視作康莊大道，你的表現太驚人了，所以才算上你一份。」

鐵山咳了一聲道：「在下只是替甘夫人送信，想不到竟然惹上無妄之災。」

一頓接道：「他們要除去的究竟是誰？」

孫采蓉道：「江南神捕鐵山，還有他的妻子奪命蓮花包蓮兒。」

鐵山啊了一聲道：「一個捕頭罷了，也值得你們如此重視？」

孫采蓉面色一正道：「不錯，他只是一個捕頭，但他却具有直逼公卿的氣勢，與冠蓋天下的武學。咳，中原果然是地靈人傑，出衆超羣的奇人竟然如此之多。」

鐵山心頭暗懍，他絕未料到羌笛怨對他如此重視，如非及早易容改扮，所遭遇的困難就難以想像了。

但易容並不是絕對安全，除非當眞天衣無縫，很難瞞過高人的一雙法眼，白山刀霸不是太過高明，却已對包蓮兒的身份產生懷疑。

於是他微微一笑道：「羌笛怨既然要搏殺鐵山夫婦，必然知道他們現在何處了。」

孫采蓉突然雙目暴睜，冷冷的注視着鐵山，她沒有說出一句話，面色却在不停的轉變。

鐵山是何等人物，孫采蓉的內心發生了突變，自然瞞他不過。

他沒有做任何應變準備，笑容如舊，神色依然。那份洒脫，眞令人不得不衷心折服。

良久，孫采蓉長長一吁道：「大哥，是你？」

鐵山道：「是的，妹子。」

孫采蓉道：「我早該想到的，靈氣所鍾的畢竟不多。」

鐵山道：「鐵某平凡得很，不敢當妹子的誇獎，只是，今後……」

孫采蓉道：「今後聽你的，生死以之，無怨無悔。祇不過，大哥，你總得給我一個名份。」

鐵山道：「多謝妳對我的信任，可惜鐵某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怕要辜負妳這番錯愛。」

孫采蓉道：「大哥，咱們都不是世俗的人。」

鐵山道：「所以咱們應該讓時間來作考驗。」

孫采蓉道：「好吧，你要知道甚麼，要我替你作些甚麼？」

鐵山道：「我想知道羌笛怨的首腦是誰，它是怎樣一個組合，有些甚麼人物？」

孫采蓉道：「小妹所知不多，只怕會使大哥失望。」

鐵山道：「不要緊，妳知道多少說多少。」

孫采蓉道：「羌笛怨的首腦稱為笛主，一般都尊他為主人，至於主人是誰，沒有人知道，所以小妹無法回答。」

鐵山道：「這在意料之中，它的組合也必然十分神秘了。」

孫采蓉道：「是的，小妹只知道笛主之下，有七大狂蚪，八大魔虺，九天神煞，十三毒蟻。狂蚪，魔虺，神煞，是羌笛怨組成的領導中心，毒蟻分佈全國，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都有他們的組合。」

鐵山愕然道：「這麼說羌笛怨不只是組織龐大，無所不在，而且心懷異圖，志在天下了？」

孫采蓉道：「我想是的。」

鐵山道：「妳呢，在羌笛怨中，擔任何等職司？」

孫采蓉道：「小妹職司卑微，只是網春堂主。」

鐵山道：「甚麼叫網春堂？它必然另有含意了。」

孫采蓉道：「有的，因為春風不度玉門關，所以咱們要將它網來塞外。」

鐵山哈哈一笑道：「這是荒唐的想法，也是偏激的作為，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只是詩人的意境，如若春風當眞不度玉門，又豈是你們能够將它網來的。」

孫采蓉道：「聽起來的確有些荒唐，它却能激勵人心，提高鬥志，使塞外之人團結在羌笛怨的神秘組合之下。」

鐵山點點頭，道：「看來這位笛主必然是一位野心極大，智慧極高之人。」

一頓接道：「妳既是網春堂主，負有執行的責任。請問這個春麼，是如何的網法？」

孫采蓉道：「四個字，網羅，消滅。」

鐵山道：「就像對付在下一樣？」

孫采蓉道：「你應該明白采蓉並非低賤之人，我那幾名婢女，每一個都能潔身自愛。」

鐵山道：「別生氣，我只是因話趕話的隨口說說而已。」

孫采蓉道：「我沒有生氣，只是把話說個明白。網春堂主的職位不算高，却擁有頗為强大的實力，咱們金錢充裕，人手衆多，可以使用各種方法吸收一位高手，也可以無敵殺手去消滅某一對象，多年以來咱們予取予求，從來沒有失過手。這回當然是栽了，但芸芸衆生之中，像大哥這麼超羣的畢竟不多。」

鐵山道：「妹子是受誰指揮？」

孫采蓉道：「姐姐孫采芙，她是旗主，烏魯木齊及鄰近地區，全部受她管轄。」

鐵山道：「是將軍夫人？我早該想到的，這天山南北的羌笛怨，必然以她最大了。」

孫采蓉道：「不，旗主是按形勢需要而設立的，一個省可能設有幾個，統歸毒蟻指揮。」

鐵山道：「每一個省只有一個毒蟻？新省的毒蟻是那位高人？」

孫采蓉道：「玉瑪，她才是新疆實際的統治者。」

鐵山啊了一聲道：「玉瑪是羌笛怨新疆的最高首腦，也是這兒實際的統治者？」

孫采蓉道：「是的，大哥，我有一點想法，不知道對是不對。」

鐵山道：「妳說。」

孫采蓉道：「大哥以少數人力，決難與羌笛怨為敵。」

鐵山道：「這叫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形勢如此，實在無可奈何。」

孫采蓉道：「退一步海闊天空，大哥，你這是何苦？」

鐵山道：「妹子，我義無反顧。」

孫采蓉幽幽道：「看來我是無法勸阻大哥了，那你就聽我一句話。」

鐵山道：「甚麼話？」

孫采蓉道：「收服玉瑪。」

這正是鐵山希望的，他却故作沉吟道：「妹子的想法沒有錯，只是妳太

看輕玉瑪了。」

孫采蓉道：「玉瑪是十三毒蟻之一，統轄全新的旗主及網春堂主，手下擁有攻堅執銳的黑騎士暨無敵殺手，還有令人聞名喪膽的三人，我怎敢看輕於她。」

鐵山道：「三人是甚麼？」

孫采蓉道：「侏儒、傀儡、優伶，是玉瑪的秘密武力，在武林中具有極大的震撼，連羌笛怨的主人都對她另眼相看。」

鐵山道：「她有如此龐大的實力，在邊塞當得是舉足輕重，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女人，要想降服她可就難了。」

孫采蓉道：「你說的雖是不錯，但天下很難找到一個毫無瑕疵的人。」

鐵山道：「妳是說……」

孫采蓉道：「我是說玉瑪也有她的弱點，會予人可乘之機。」

鐵山道：「對付玉瑪，妹子好像胸有成竹，咱們應該怎麼做？妳說。」

孫采蓉道：「玉瑪原已準備嫁人，對象是九天神煞之一的紅神端木枋，誰知在成婚的前夕，紅神竟然暴斃，使玉瑪遭到極重的打擊。比武招親，是讓她重新獲得快樂的惟一法子。」

鐵山道：「這個辦法不錯，可是江湖傳言……」

孫采蓉道：「江湖傳言，是說能夠接下她十招的，獲贈一粒天山雪蓮，這是一個極大的誘惑，所以引來不少貪婪及好奇之人。」

鐵山道：「莫非這只是一個騙局？」

孫采蓉道：「不是，因爲沒有人能够接下她十招，甚至一招也不可能。」

鐵山微微一笑道：「妹子這是小看天下之士了，或許玉瑪的武功很高，但前來西北的，有不少是身負絕學的一方霸主，玉瑪不見得就能擺平他們。」

孫采蓉道：「大哥如果知道玉瑪習的是甚麼武功，你就不會這麼說了。」

鐵山道：「那必然是一種絕世奇功？」

孫采蓉道：「絕世奇功四字，風門的確當之無愧。大哥可知道姑墨？它是漢代西域三十六國之一。」

鐵山道：「妹子怎麼扯到西域三十六國去了，風門又是甚麼？」

孫采蓉道：「因爲玉瑪所習的絕世奇功名叫風門，它是姑墨國的國師風門大匡的獨門武功。姑墨國雖然早已是歷史的名詞，但國師風門的絕學却留傳了下來。」

鐵山道：「看來我是孤陋寡聞了，這風門武功究竟有甚麼厲害之處？」

孫采蓉道：「風門神功同時具有兩種功能，一是控制對方的心智，一是腐蝕對方的身體。」

鐵山道：「控制心智是一種精神感應，腐蝕身體是以極端高深的內力傷人，能將這等極剛至柔的武功同時施展，玉瑪姑娘果然不是常人。」

孫采蓉道：「聽說她還有一種十分歹毒的暗器，大哥如果遇到她，可要當心一些。」

鐵山道：「如此說來，咱們就不可能有降伏她的機會了。」

孫采蓉道：「別人是很難，大哥如若能够剋制她的暗器，你就可以佔到八成的勝算。」

鐵山笑笑道：「妳太高估我了，妹子，這是很危險的。」

孫采蓉道：「我沒有高估，大哥，以你的定力，無論她的目光如何邪惡，絕對不可能控制你的心志，至於風門神功麼，我想大哥必定不會畏懼。」

語音一頓，忽又嫣然一笑道：「大哥成熟穩重，英朗洒脫，對一個曾經滄海的女人來說，實在具有無比的吸引之力，你如果登台比武，她那些絕招，只怕一件都不會使出。」

鐵山道：「別尋大哥的開心，我要走了。」

孫采蓉有點依依不捨的道：「大哥，明天帶着包姐姐來吃晚餐，好麼？」

鐵山道：「我想早一點趕到沙灣，去遲了只怕食住都有問題。」

孫采蓉道：「這你用不着擔心，血鷹王已經搭建了很多臨時賓館，只要是參加比武的一律歡迎，不過那地方龍蛇混雜，我不希望你住在那兒。」

一頓接道：「我會替你安排住處，還有，如何應付姐姐，咱們也得作一番研究，明晚來吧，我等你。」

鐵山道：「這個麼，我可以答允妳，但不一定能够辦到，好在來日方長，以後慢慢研究吧，告辭。」

他擔心包蓮兒因爲找不到他而着急，及回到客棧，她果然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嘴上嘟嚕不斷，脚下走個不停，看樣子，鐵山要是再不出現，她非發瘋不可。

「蓮兒。」

「啊，大哥。」

在一呆之後，她投進了鐵山的懷裏，然後櫻唇一噘道：「你是怎麼啦？爲甚麼忽然不見了？」

鐵山道：「我掉進陷阱之中，妳自然找不到了。」

包蓮兒大吃一驚道：「大哥，你還好吧？」

鐵山道：「瞧妳大驚小怪的，我不是好好的麼？」

包蓮兒由頭到脚，作了一番全身檢查，待確定她的大哥毫髮無損之後，她的櫻唇又噘了起來。

「不對，你在騙人。」

「嗨，蓮兒，我幾時騙過妳了？」

「現在你就在騙我。」

「哦，我騙妳甚麼了？」

「你沒有掉進陷阱，而是……而是……」

「而是甚麼？蓮兒。」

「你當眞要我說麼？大哥，唉，你知道我平素是不用胭脂花粉、香料甚

麼的，但我聞得出來。」

「原來妳說的是這個。」

在眞人面前不能說假話，尤其是心愛的妻子。

於是他由中伏被擒說起，說了一個十分動人的故事。

這不是英雄救美，而是美救英雄，這裡面沒有兒女私情，只有磅礴的正氣。

鐵山不會騙人，更不會騙心愛的妻子，可是他却撒了一個大謊，編了一個美麗的故事。

這實在不能怪他，因爲他深愛着他的妻子包蓮兒，如果他說出眞實的情形，難免會醋海興波，弄出一些不必要的困擾，善意的欺騙，有時候是必要的。

包蓮兒對那位深明大義，救了她丈夫的姑娘孫采蓉非常感激，因而提出要求道：「大哥！我想見見孫姑娘，好麼？」

鐵山道：「當然好，不過孫姑娘已被將軍夫人找去了，甚麼時候回去很難預料，比武之期迫在眼前，咱們只怕沒有時間躭擱了。」

包蓮兒道：「咱們明早就走？」

鐵山道：「是的。」

包蓮兒道：「尚大哥師徒及湘菱他們，找不到你也該回來了，咱們出去瞧瞧。」她語音甫落，門上已响起剝啄之聲，包蓮兒道：「誰呀？」

「娘，我是湘菱，爹有沒有回來？」

「妳爹回來了，沒有事，去告訴你師兄及熊少俠，咱們明早起程去沙灣，天一亮你們先走。」

「是，娘，尚伯伯要不要女兒通知一聲？」

「不必，我跟妳爹還有事要跟尚大哥聊聊。」

「是，女兒告退。」

鐵山與尚曉春本無話說，他適才離奇的遭遇，連妻子都隱瞞了事實，對朋友如何能够公開。

因此他只是說找朋友迷了路，惹得尚曉春替他擔心有點過意不去，並說明翌晨離開烏魯木齊，就辭了出來。

次日凌晨他們出城向西走，走出不足十里，包蓮兒的柳眉就皺了起來。

這是天山北路最大的一條官道，由甘肅邊界的雙泉子、星星峽，橫貫新省北部，直到中蘇邊境的綏定(伊犁)。

這條官道日常過往的商旅本就不少，現在更是摩肩接踵，絡繹於途。

使得包蓮兒皺眉頭的不是這個，只要不礙着誰，人多有甚麼關係。

問題是這般行人之中，有八成是跨刀配劍的武林人物，這般人無事也會生事，無意中瞄人一眼，就可能挨上一刀。

因此官道之上時常發生毆鬥兇殺，前面有了阻礙，後面的就不得不停止下來了。

這才是包蓮兒皺起眉頭的原因，由於他們行不得也。

行不得就歇一會兒，這原本沒有甚麼要緊，只是他們夫婦聽出一股十分熟悉的叱喝，是自己人出了亂子，想歇也歇不成了。

出亂子的是鐵湘菱，自然，諸葛麟及熊起鳳也捲進了這場是非。

鐵湘菱只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別看她年歲不大，武功及見識均有過人之處。

這些都是跟鐵山學的，她有一個不平凡的爹，自然會培育出一個不平凡的女兒。

此次塞外之行，迢迢萬里，沿途都是前來參加比武招親的人，處在這等龍蛇混雜的環境之中，要想一路平安談何容易？

鐵湘菱他們的運氣似乎不壞，一直過了烏魯木齊，才第一次遇到痲煩。

找痲煩的是一個豹頭虬髯的醉漢，他的酒量可能不高，三杯黃湯下肚，就瘋瘋癲癲起來了。

「嗨，小妞兒，過來讓大爺親親。」

這是甚麼話，光天化日之下，稠人廣衆之中，此人居然敢向一位大姑娘瘋言瘋語。

在這般時辰，走在這條官道上的大姑娘，必然不是深閨弱女子，也不會是鄉下的妞兒。

要是他招惹上一位煞星，豈不是自尋死路？

他沒有惹上煞星，惹上的可也不是等閒人物。

鐵湘菱原非常人，祇不過她不願生事，虬髯漢子雖是語帶輕薄，她竟然忍了下去。

按說她如此寬宏大度，息事寧人，應該不會再有問題了。

偏偏虬髯大漢不知好歹，被她低頭急走的模樣，逗起了他的興趣。

「別走嘛，小妞兒，快過來陪大爺聊聊。」說話之際同時出了手，一記巧快的擒拿，扣向鐵湘菱的右腕。

「找死。」一聲叱喝之後，帶來一股剛猛的掌力，它以急如飆風的速度，撞上虬髯大漢的前胸。

出掌的是諸葛麟，小師妹受到侮辱，他豈能袖手不管。

不過他出手並不太重，只是想給對方一點教訓而已。其實就這樣已經够虬髯大漢受的了，蹬蹬蹬一連退後三步，胸骨雖然沒有折斷，嘴角却已溢出血絲。

這一掌算是將他的酒打醒了，受傷雖是不重，可是當衆挨揍，豈不太過丟人！

反臂一撈，摘下肩頭的銅戈，橫跨一步，便已攔在諸葛麟的身前，道：「朋友，請賜招。」

此人手橫銅戈，霸氣橫溢，不僅瞧不出半點酒氣，還顯得他一身功力頗爲不凡。

諸葛麟並不怕他，只是不想招惹太多的麻煩，因而淡淡道：「想打架找別人去，在下恕不奉陪。」

虬髯大漢冷哼一聲道：「伸手管閒事的竟然是沒種，這倒是一件稀罕的事兒，只可惜你惹錯人了，銅戈莊一柱，豈能作賠本的買賣。」

銅戈莊一柱？不錯，他手中拿的可不就是一隻光芒耀眼的銅戈？

使用此等兵刃的不多，當以五軍保的金銀銅鐵四戈爲代表人物。

五軍堡是當代武林聲威顯赫的門派，他們財雄勢大，高手如雲，無論黑白兩道，任誰也會對這般人忍讓三分。

於是五軍堡的部屬狂傲自大，目無餘子，才有銅戈莊一柱借酒裝瘋，當衆調戲婦女的事情發生。

只是他絕未想到有人敢到老虎嘴邊拔毛，而出手的竟然是一個嘴邊無毛的小夥子。

不管怎樣，這小夥子打了他一掌，使得銅戈莊一柱當衆出醜，讓五軍堡蒙上耻辱，因此，諸葛麟不想擴大事端的想法就難以如願了。

在一聲厲嘯之後，銅戈以橫掃千軍之勢劈了過來，戈芒映日生輝，還帶來重如山嶽的壓力。

五軍四戈，果然是名震江湖的人物，他這揮戈一擊，內力的深厚與招式的精奇，都已到達一流的水準。

諸葛麟哼了一聲，足尖一點，斜跨五尺，不待脚下立穩，一對判官筆已經撤到手中了。

他的兵刃較對方爲輕，所以避免硬碰銅戈，只是展開身形遊走，避實就虛，同時雙筆奇招百出，專攻敵人的要害。

銅戈莊一柱是湖海聞人，可是他那威風八面的銅戈，却無法碰到諸葛麟的一絲衣角，二十招以後，他的額頭就已冒出了冷汗。

五軍四戈，名滿江湖，功力之高，縱然與當代一方霸主相比也不遑多讓。

但諸葛麟只是一個二十不到的大孩子，却能以雙筆力鬥銅戈，而且直點橫擊，招招精妙，面對武林高人，他居然佔到了上風。

五軍堡前來西北的，可不只一個銅戈莊一柱，除了他還有龍馬軍的軍頭海洲，以及龍馬武士二十人。

龍馬軍是五軍堡的五軍之一，也是五個招牌中的一個，那麼軍頭海洲自然不是等閒人物了。

海洲的確不簡單，單憑他手下的龍馬武士，每一個都身具不凡的功力。

銅戈莊一柱丢人現眼，是海洲不能容忍的，一股令人頭皮發炸的怪嘯，掀起了一場罕見的搏殺。

銅戈莊一柱退出了戰圈，二十名龍馬武士，遞補了他的位置。

二十比一，鐵湘菱及熊起鳳自是不能袖手旁觀，就算三對二十，他們仍是絕對的少數。

這般龍馬武士擺的是斬馬陣法，又稱武穆陣，相傳此一陣法是得自岳武穆破金兵拐子馬的秘技，他們是以快速身法貼地急滾，專攻敵人的下盤。五軍堡屹立江湖十餘年，從來沒有人能在斬馬陣法中全身而退。

龍馬武士用的全是一對短戈，穿的是黃色雙排扣勁裝，一經展開攻勢，但見黃雲瀰漫，煙塵滾滾，連人影都看不清楚了。

這的確是一個可怕的陣法，爲鐵湘菱等帶來極大的威脅，連旁觀者都目瞪口呆，內心之中感到一份戰慄。

按常情來說這三名陷入斬馬陣中的年輕人必無倖理，因爲這個陣法太絕，縱然是成名江湖的高人，也不可能直着出來。

可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有些事是不能以常情來論斷的。

鐵湘菱等三人沒有成名，但成了名的高人不見得會勝得了他們，斬馬陣雖是威力驚人，不一定就能困住他們。

果然，這般專攻下盤的龍馬武士，竟然遇到了要命的煞星，鐵湘菱師兄妹運起了九九旋陀神功，身如九天旋陀，泛起耀目的異彩，也帶來醉人的和風。

這雙師兄妹不想傷人生命，所以撲向他們的龍馬武士只是像多喝了兩杯一樣，醺醺然地倒了下去。」

撲向熊起風的就不一樣了。這位五龍世家的門下，是以飛龍九絕斬來保護自己，劍芒所及，鮮血飛洒，繪畫出一幅慘不忍睹的場面。

海洲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這三位年輕人的功力如此之高，縱然他親自出手，最多只能與五龍世家的門下打個平手，另外兩位，簡直叫人莫測高深，他實在沒有出手一搏的勇氣。

於是他再度發出嘯聲，龍馬武士聞聲撤陣，連死帶傷一起撤了下來。

雙拳一抱，海洲衝着鐵湘菱等三人道：「三人好高的功力，眞叫在下開了一次眼界。」

諸葛麟見對方兩死三傷，覺得有些過意不去，因而淡淡道：「好說，適才……在下十分抱歉。」

海洲道：「這沒有甚麼，少俠不必放在心上，請恕在下冒昧，尊稱及貴師門能否賜告？」

諸葛麟道：「咱們兄妹姓葛，是幾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前輩如果別無他事，愚兄妹就此告辭。」

別人不肯多說，海洲也無可奈何，只得說了一聲「請。」就率領手下，連死帶傷一起離開了官道。

鐵山瞧到了經過，眉頭不由皺了起來。

包蓮兒道：「怎麼啦，大哥，這不是湘菱他們的錯。」

鐵山道：「我知道。」

包蓮兒道：「既然知道，何必還要皺眉頭。」

鐵山道：「這個……咳，五軍堡可是一個十分難纏的强敵。」

包蓮兒哼了一聲道：「江湖原本是個是非窩，要害怕就不必行走江湖，何況……」

鐵山微微一笑道：「好啦，算我說錯了，湘菱他們已經走遠了，咱們也走吧。」

此後一路西行，並未發生任何事端，這天傍晚時分，終於趕到了沙灣。

沙灣是一個縣城，位於古爾班通古特沙漠的西南，實際上縣城的東西部是綠洲，南北兩面仍然是一望無垠的沙漠。

新疆是我國人種最複雜的省份，但沙灣幾乎只有一種民族「哈薩克」。

來到這等地區，自然十分不便，最不便的是語言。

包蓮兒多才多藝，似乎無所不能，這回可難住她了，她想打聽那裡有客棧，却得不到路人的回响。

「嗨，尚大哥，你久居邊塞，也不會說哈薩克的語言？」

「很抱歉，弟妹，維吾爾的語言我還能應付幾句，哈薩克的話就聽不懂了。」

他們正在感到爲難之際，一名身着當地服裝的中年人走了過來，道：「那位是連大俠？」

此人說的一口不太流利的漢語，顯然是當地的土著，但目射神光，舉止沉穩，看來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鐵山只是向他打量一眼，立即抱拳一拱道：「在下就是，請教兄台……」

中年土著道：「小弟桂雙新，跟孫姑娘是朋友，住處已經準備好了，各位請。」

鐵山道：「是孫采蓉姑娘？咱們同伴共有七個，只怕太打擾兄台了。」

中年土著桂雙新道：「那是一整棟房子，人多一點不礙事的，連大俠請。」

他將鐵山等帶往西門附近一處僻巷之中，此地房舍寬敞，環境清幽，是一個適宜的居住之處。

桂雙新道：「廚房儲藏着足够各一位一個月所需的食物，如果不够食用，咱們會隨時補充的。」

鐵山道：「多謝桂兄。」

包蓮兒道：「請問，比武的場所設在何處？」

桂雙新道：「白鹿坡，出西門向西北走，三里不到就是比武的擂台了。」

包蓮兒道了一聲「多謝」，桂雙新就告辭離去。

晚餐之後，鐵湘菱道：「爹，女兒想去白鹿坡瞧瞧。」

鐵山道：「時間太晚，要瞧，明天吧，反正後天才是比武之期。」

由於環境特殊，鐵山不要鐵湘菱在夜間外出，以免發生不必要困擾。

次日早餐之後，他們聯袂前往白鹿坡，一陣鼓噪之聲，遠遠就傳了過來。

鬥毆、兇殺，在此時的天山北路，甚至整個大西北，幾乎隨處可見，動輒拔劍而起，五步流血的事，可說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

鐵山並不怕事，只因他有遠大的理想與目標，所以不願意節外生枝，惹些不必要的麻煩，不過他總不能遇事就躲，聽到噪音就走回頭路吧。

於是他仍以不急不徐的速度，一逕前往白鹿坡。

終於，他們瞧到了擂台，也瞧到一羣爲數驚人的武林人物。

最能引人矚目的是擂台上面，比武的日期是明天，現在已經有人在台上拚鬥了。

那是兩名中年人，鐵山全都認識，一位是居住古城子的塞外風，風帆，另一個虬髯鷹目，身材魁梧的大漢，是白山刀霸申達美。

風帆的功力似乎差了一籌，只是他身法太快，行動如風，申達美的紫金刀雖是光芒四射，勁風迫人，却連風帆的衣角都無法沾到。

但風帆也無法攻破申達美的刀芒，看來這兩人各有所長，因而鬥了個半斤八兩。

尚曉春瞧了一陣道：「白山刀霸不是壞人，就這樣敗在沙灣，倒有點叫人惋惜。」

包蓮兒一怔道：「尚大哥是說白山刀霸會傷在風帆的手裡？」

尚曉春道：「論功力，風帆自然比不過白山刀霸，但，如若他暗中放蠱，申大俠只怕就難以倖免了。」

包蓮兒啊了一聲道：「好在他不願意跟咱們交朋友，要是跟此等人混在一起，那該多麼彆扭。」

尚曉春道：「風帆這人的確不好惹，他的輕功太高，在搏殺中常能取得主動，所以他有機會施放蠱毒。」

包蓮兒道：「如果不讓他有機會放蠱，他就黔驢技窮了。」

尚曉春道：「是的，不過很難。」

包蓮兒扭頭對鐵山道：「大哥，咱們救不救白山刀霸？」

鐵山道：「有錦衣門跟他接應，咱們就不必多此一舉了。」

鐵山沒有說錯，錦衣門少門主烏元一，率領雙衛柴保，宗宏，及該門高手天山飄雪和幻幻，瓦上飛霜白如烟正擠在擂台之下，全神注意台上的搏殺，這般人每一個都有一身不凡的身手，風帆如是傷了白山刀霸，他就惹下殺身之禍了。

包蓮兒向台前的人羣瞧了一陣道：「塞外風並不孤單，一旦錦衣門插手，可能演變成一場混戰。」

鐵山道：「爲了避免池魚之殃，所以咱們應該站得稍遠一點。」

他們立身之處，距離人羣約莫兩丈，如若當眞變爲混戰，這點距離是很容易波及的，因而他們再退五丈。

此時擂台之上，果然發生了出人意外的變化。白山刀霸一拳直擊，風帆向左跨步閃避他的虎虎拳風。這是直覺的反應，應該沒有甚麼不對，但白山刀霸的身形猛的一轉，一片刀光急如閃電，忽然劈向風帆的胸膛。

這一刀是白山刀霸仗以成名的絕學，縱使武功高過風帆之人，也很難逃過這一絕招。

也許風帆有自知之明，所以他不逃，只是臨危反擊，希望同歸於盡。

他是以左手直抓，長劍橫劈，這一招雙式，他是以全力使出。

其實使用全力也沒有用，不待他碰到別人，他早已被別人開腸破肚了，如何還能傷人？

令人不解的是白山刀霸，風帆左手遙遙一抓，跟他至少也有兩尺左右的距離，分明抓他不到。誰知他竟然神色一呆，劈向風帆的那一刀，忽然去勢一窒，在空中停了下來。

這就糟了，他的紫金刀停滯不前，風帆的長劍可不跟他客氣，劍芒帶起一溜血雨，也挑起一顆斗大的人頭。

白山刀霸在獲得絕對勝利之際，竟然被剁掉了六陽魁首，在場羣豪幾乎全部神色一呆。

這一呆十分暫短，天山飄雲和幻幻一聲尖叫，第一個飛身撲上了擂台。

「姓風的，你敢使詐？」

「兵不厭詐麼，這有甚麼不可。其實閣下在天山土生土長，你却搬着胳膊往外彎，我倒要問問你，這究竟是甚麼心態？」

天山飄雪和幻幻面色一沉道：「當年在下不願跟你們同流合汚，作那些喪天害理之事，竟被你們橫加迫害，如非巧遇烏門主仗義相救，和某豈不作了枉死寃魂！就拿現在來說吧，申大俠與你祇不過口舌之爭，你竟然以卑鄙的手段置他於死地。」

風帆冷冷道：「動手過招，生死各憑天命，你這麼說就有點不上道了，怎麼，有興趣咱們過幾招玩玩？」

和幻幻道：「正要請教。」他業已撤出慣用兵刃鍊子槍，語音甫落，單臂急振，槍尖撕破寒風，刺向風帆的肩頭。

這兩人交手的情形，跟白山刀霸相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和幻幻窮追猛打，絕不讓風帆有施放蠱毒的機會。

如此一來，這位馳譽邊陲的塞外風難免要陷入險境了。

不過他是有備而來，散佈在人羣中的同黨，怕不有數十名之多。

此時有兩人先後上了擂台，其中一人是跟風帆一夥的，另一人是瓦上飛霜白如烟。

台上有兩對在廝殺，還有人想上台去，却被攔下，於是混戰展開了，場中羣豪立即捲入一場盲目而毫無意義的血戰之中。

鐵山等一行相距稍遠，他們是在隔岸觀火，不想插手這場瘋狗似的混戰。但鐵湘菱對那鮮血四洒，肢體橫飛的場面十分不忍，因而咳了一聲道：「爹……」

鐵山道：「甚麼事？菱兒。」

鐵湘菱道：「爹，這些都是武林精英，培育十分不易，就這麼讓他們毀掉豈不可惜。」

鐵山長長一吁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就算他們不是武林精英，也不應該如此摧殘。可是，菱兒，他們已經殺紅了眼，誰去阻止他們就會殺誰，只要接近鬥場，立刻會成爲攻擊的目標，咱們人單勢孤，如何能面對近百名瘋子？」

包蓮兒道：「這只怕是一個有計劃的陰謀，他們要毀滅的可能是特定的對象，一些有組織的門派，多半可以自保。」

鐵湘菱道：「既然如此咱們不必再看下去了，回去吧，爹。」

鐵山嘆口氣道：「來不及了，尚大哥，請你與令徒先走，咱們隨後就到。」

尚曉春哈哈一笑道：「鐵兄弟，你認爲老哥哥會臨危棄友麼？」

是的，尚曉春不會走，江湖道上義字爲先，雖然鐵山是爲他好，但白馬銀槍豈是貪生怕死之人？

他們交談之際，二十餘名彪形大漢已經撲了上來。他們一言不發，掄起殺人的傢伙，就展開一輪猛攻。

雙方一交上手，鐵山就心頭一懍，因爲這般人的武功別走蹊徑，招式的怪異與毒惡，是中原武林前所未有的。

他立即貫注內力，發出一聲叱喝道：「住手。」

鐵山的內力何等深厚，這一聲如同驚雷般的叱喝，使得敵我雙方一起停了下來。

令人駭異的是這般彪形大漢，他們只是微微一頓，忽然一聲怪叫，再度展開兇狠的搏殺。

鐵山心頭一懍，他想到了一種可能，這般人不像中原人氏，中原武林也沒有這等怪異的武功。

而且他們揮刀攻擊之際，很少顧及自己，似乎每一招都是同歸於盡的打法。

是甚麼門派會訓練出這等兇殘的武士，莫非他們就是玉瑪的「無敵殺手」？這般人武功怪異打法兇狠，在拚鬥中造成一股氣勢，使得在場各派落得很大的傷亡，只是他們的武功不算太高，如果玉瑪的無敵殺手只有這點技倆，那麼這位羌笛怨邊陲最高負責人，豈不是浪得虛名？（未完·十一）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玉辟邪

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不解之仇說原由　伏虎山後遇師叔

上文提要： 隗通天代師父報仇，殺上伏虎寺，偷襲峨嵋派，八位長老爲保大師兄殘命，寧願忍受打擊，終於無法抵擋隗通天之寒極神功掌，正在危急之際，丁天仁急揮一劍，玉珮墜地，隗通天一見此珮，急急傳令收兵，一場浩劫才告終止。但因八位長老受創甚重，峨嵋宣佈封山十年，身爲俗家弟子之丁天仁只得依依難捨地淚別衆師父以及師兄們，下山而去，意外中認識到含寃三十年的師祖……

三個漢子刀光乍合，竟然撲了個空，急忙收勢，回頭看去，青袍老者已經站在階上，也解開了布衣少女受制的穴道。

丁天仁暗道：「好快的身法！」

爲首漢子冷然道：「不錯，咱們是雪山派門下，閣下呢？該是峨嵋門下吧？」

青袍老者又是一陣咳嗽，冷然道：「老夫正是峨嵋門下，你們三個找到峨嵋後山來，大概就是衝着老夫來的了，但你們三個絕非老夫對手，老夫也不想無故傷人，你們走吧！」

爲首漢子收起鋼刀，狠笑道：「好，咱們也自知不是你的對手，但總有是你對手的人會來找你的，閣下亮個萬兒，咱們也好回去覆命。」

「你們不用回去覆命了。」

一道人影宛如閃電般飛來，從三人身邊掠過，再一閃而逝，好快的身法，丁天仁看到的只是一條灰影而已。

灰影過去，雪山派的三個漢子才一下倒了下去，敢情是被那灰影點了死穴。

青袍老者急忙抬目叫道：「師兄請留步。」

灰影人早已走得不知去向，自然沒有理會他。

布衣少女臉上泛起喜色，偏頭問道：「乾爹，他就是那個師伯嗎？」

青袍老者只「唔」了一聲，走到三個漢子身邊，只看了一眼，就一言不發從懷中取出一個青色瓷瓶，打開瓷瓶，用小指甲挑着粉末，輕輕彈到三具屍體之上，收好瓷瓶，才抬起頭來，看到丁天仁站在林前，這就問道：「你也是雪山派門下嗎？」

丁天仁走上幾步，抱着拳道：「弟子是峨嵋門下丁天仁，叩見師叔。」

青袍老者含笑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是你師叔？」

丁天仁被問得臉上方自一紅！

青袍老者忽然低聲喝道：「快進來，又有人來了。」

丁天仁急步走入籬笆。

青袍老者回過頭去，說道：「你們快到屋裡去，不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准出來。」

布衣少女看看丁天仁，粉臉微酡，叫道：「乾爹……」

青袍老者喝道：「你們還不快進去，再遲就來不及了。」

布衣少女道：「好嘛！」一面回頭朝丁天仁道：「你隨我來。」說完，翩然往屋中走去。

丁天仁只好跟着她走入屋去。

青袍老者道：「把門關上。」

丁天仁依言把兩扇木板門掩上了。

只聽一聲冷峻的笑聲傳了過來，說道：「這裡居然還有人家！」

布衣少女因木門掩上了，自己和一個陌生少年在一起，正不知道如何

和他說話才好？這時聽到外面有人說話，她抬眼望望丁天仁，悄聲道：「來的不知是什麼人？」

丁天仁也悄聲道：「我也不知道。」

布衣少女道：「你當然不知道了。」

她忽然招招手，朝左首一扇木格子窗走去，然後用食指沾了些口水，把紙窗戳了一個小孔，湊着眼往外看去，接着又朝丁天仁比了個手勢，要他也來看。

丁天仁走到她右首，也沾着口水戳了一個小孔，湊着眼睛看去。

這時來人已經走近竹籬笆，看到青袍老者負手站在階前，不覺問道：「老哥可曾看到有三個人從這裡經過嗎？」

丁天仁聽得奇怪，那三個漢子被人用重手擊斃，明明就躺在門口地上，視綫移往門口看去，却果然不見三人影子。(他不知青袍老者彈在三人屍體上的是「化骨丹」，屍體早已化去了)

青袍老者道：「在下沒有看到什麼人。」

來人走到籬笆門口，就站定下來，遲疑的道：「小徒三人留下的記號，明明是朝這裡來的……」

他這一走近，丁天仁就認出來了，這人中等身材，臉型略扁，下巴留着一排短鬚，雙肩較闊，穿着藍布大褂，正是昨晚站在隗通天右首的那人。(他不知道這人是隗通天的三師弟司達)

這就回過頭去，悄聲道：「他是雪山派的人。」

布衣少女聽了也趕快轉過頭來問道：「你認識他？」

兩人一左一右靠近木格子窗朝外偷看，她這一轉過臉來，兩張臉就相距極近了，四目相投，布衣少女粉臉驀地紅了起來，急忙避開他的眼睛。

丁天仁只覺她說話時，隱隱可以聞到香澤，他從沒和姑娘家說過話，俊臉也自熱烘烘的發燒，一面悄聲道：「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昨晚他就站在隗通天的右首，好像是隗通天的師弟。」

布衣少女偏臉問道：「隗通天是誰呢？」

丁天仁道：「隗通天就是雪山派的掌門人。」

布衣少女好奇的問道：「昨天晚上？你在那裡看到他們的？」

「伏虎寺……」丁天仁忽然「噓」了一聲，低低的道：「快別說話，他們動手了。」急忙湊着眼睛朝外看去。

司達打量着青袍老者，過了半晌，問道：「閣下隱居峨嵋後山，那是峨嵋派的人了？」

青袍老者微哂道：「住在峨嵋山上的不下千人，難道都是峨嵋派的人嗎？」

司達一手摸着頦下短鬚，嘿然道：「老夫三個徒兒，一路都曾留下記號，但到了這裡，就不再有記號，而這裡恰巧是閣下居住之所，令人不無可疑，因此老夫要進去瞧瞧。」他正待跨入籬笆門。

青袍老者已經迎着走出，擋在門口，冷然道：「老夫和閣下素昧平生，閣下並未徵得主人的同意，怎可亂闖？」

司達大笑道：「老夫說要進去瞧瞧，就非進去瞧瞧不可，你給老夫滾開。」

左手揮起，袖風如刀，使的是一記「鐵袖功」。

青袍老者沉哼道：「未必！」

同樣左手揚處，揮起大袖，朝前迎出。

雙袖乍接，聲若裂帛，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半步。

青袍老者這一使勁，牽動眞氣，忍不住引起一陣咳嗽，他一經咳嗽，就咳得很兇。

司達看得目中厲芒連閃，大笑道：「你果然是峨嵋派的人，哈哈，峨嵋派的人，要隱姓埋名躲在後山，那準是三十年前殺害我師弟陸曉天的兇手了，哈哈，咱們找了你三十年，這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青袍老者突然腰骨一挺，目射精芒，沉喝道：「住口，路某隱居後山，乃是奉掌門人令諭，也爲了減少兩派紛爭，並不是怕了你們雪山派。」話聲一落，又起了一陣強烈的咳嗆。

布衣少女悄聲問道：「乾爹怎會殺他師弟的呢？」

丁天仁道：「我也不知道。」

「哈哈！」司達大笑一聲道：「這麼說，你承認是殺陸師弟的兇手了。」

青袍老者沉哼道：「當年路某中了你陸師弟一指，你陸師弟也中了路某一掌，落得個兩敗俱傷之局，江湖武林，既然動手，就有死傷，誰也怨不得誰，何況路某那時掌上只不過練到四成功力，也未必能够一掌就要了令師弟的命，但令師弟的一指，却使得路某終生成殘，兇手？哈哈，你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三十年來，你們一直追索路某下落，屢次向伏虎寺挑釁，眞的是爲你們陸師弟報仇嗎？」

司達怒聲道：「陸師弟死在你掌下，難道替他報仇有什麼不對嗎？」

青袍老者咳嗆着道：「是否如此，你們心裡明白。」

司達一臉俱是怒容，大有立時和青袍老者動手之意，但他還是忍了下去，問道：「老夫三個小徒呢？是不是閣下把他們拏下了？」

青袍老者道：「路某已經說過，沒有看到。」

司達雙手緊握拳頭，厲聲道：「老夫不信，你讓我進屋去瞧瞧。」

「要進屋去搜也可以。」青袍老者道：「但閣下先要勝了路某才行。」

司達怒笑道：「好，咱們遲早總要放手一搏的，先解決了也好。」說話之時，立即往後退去。

青袍老者跟着走出籬笆門，還未站定，就看到八個青衣女尼，疾奔而來，稍後是一個年約四十來歲的中年女尼和一個五十出頭的青衣老尼。

布衣少女看到青衣女尼，不覺喜道：「好了，師叔來了。」

一行人來得很快，而且迅速把司達圍在中間，爲首老尼年已五十出頭，臉型清瘦，皮膚白晰，是峨嵋白衣庵庵主無垢師太，另一個臉型較圓，年約四十來歲的，是無垢師太門下首徒淨緣。

白衣庵，在武林中頗負盛名，但大家並不叫它白衣庵，却稱之謂峨嵋青衣庵，因爲白衣庵上至庵主，下到門下弟子，穿的都是青衣，反而青衣出了名。

司達眼看一羣青衣女尼，迅速的把自己圍在中間，不覺大笑道：「姓路的，原來你還有後援！」

無垢師太沉着臉，喝道：「姓司的，你率徒擅闖峨嵋後山，我是跟蹤你身後來的，雪山派對峨嵋山究竟有何企圖？你給我從實說來。」

司達在雪山派中地位極高，如今被無垢師太當面訓斥，還要自己「從實說來」，心頭不禁大怒，厲笑道：「妳是青衣庵的無垢？哈哈，司某經歷過多少大風大浪，憑妳這點陣仗，也跟司某吆五喝六？」

無垢師太不讓他多說，不耐的道：「我問你率徒擅闖峨嵋後山有何企圖？你說是不說？」

這話說得實在咄咄逼人，但也只有這樣說法，才能把青袍老者撇開。

司達沉哼道：「司某不說呢？」

他上鈎了。

無垢冷峻的道：「不說，就把你拏下。」

司達仰首向天大笑一聲道：「妳來拏拏看？」

以他的武功，青衣庵這點陣仗，確實不在他眼裡。

無垢冷哼一聲，喝道：「淨緣，把他拏下了！」

她自己還不屑動手，只是吩咐她門下弟子拏人。

布衣少女輕聲道：「師叔好像很生氣哩。」

圍着司達的九名青衣女尼，看她們年齡，最多不過二十四五，一個個生得明眸皓齒，身材苗條。

九人中領頭的一個年紀較大，也不過四十來歲，聽到無垢師太的喝聲，立即肅然躬身道：「弟子敬遵法旨。」

話聲一落，立起身，右腕揮處，「嗆」的一聲掣出長劍，在頭頂打了一個圓圈。

這一刹那間，其餘八個女尼隨着一下掣劍在手，同樣在頭頂打了一個圓圈。

司達站在中間，沒有動作，只是看着她們拔劍，打圈，這也許是「亂披風劍法」的起手式，他當然知道峨嵋「亂披風劍法」的厲害，一經展開，令人不可捉摸，但就憑這九個小尼姑把「亂披風劍法」練得再精，要把自己拏下，除非自己甘心束手就縛，否則怎麼也想不出如何能把自己拏得下？

就在司達思忖之際，由淨緣爲首的九個青衣女尼業已展開劍法，但見她們迅速繞圈疾走，手中長劍隨着向空連續劈出。

「亂披風劍法」，看去就像毫無章法，東一劍、西一劍胡砍亂劈，但九枝長劍這一陣亂劈，居然漫天劍影，宛如在空中張開一層劍網。

司達自恃功力，也自恃身份，因爲九人長劍並未攻向自己，所以連隨身雁翎刀都未出鞘，(他要使刀，自可很快出手)只是負手仰觀，要看看她們有些什麼門道？

他這一遲疑，却上了她們的當，因爲九個青衣女尼右手發劍，只是爲了分散司達的注意力而已，就在她們長劍一陣亂劈之後，好像漫天劍影，佈成了一片劍網，左手却在此時同時揚起，打出一蓬飛針。

峨嵋白衣庵素以飛針著稱，每一蓬飛針出手，頓時隨着擴散，面積足有笆斗大一圈，但九個女尼却在飛針出手之後，纖手依然往上抬起，從她們掌中撤出一縷銀絲，朝空中投去。

這一縷銀絲，是她們用特殊手法撤出的，到得司達頭頂上空，九縷銀絲一觸之際，就已各自鈎住，九名女尼纖手再輕輕一抖，每一縷銀絲就各自舒展開來，變爲一張銀絲織成的網罟，緩緩下落。

司達是雪山派掌門人隗通天的三師弟，號稱雪山三傑，平日自視甚高，那會把九名白衣庵青年女尼放在眼裡，眼看對方九人長劍向空一陣亂劈，左手却打出一蓬飛針，口中大笑一聲，右手抬處，一道刀光繞身而起，把九蓬飛針一齊磕飛，落到他身外六尺光景，(六尺之內，一枝飛針也打不進去)。

但就在他磕飛飛針的這一刹那，由九縷銀絲擴展開來的銀絲網罟，已經落到他頭頂，迅速罩落。

等到司達發覺不對，急忙舉刀封架，已經遲了，銀絲網罟每一個網眼，都綴有極細倒鈎，落到你頭上、肩頭、手肘等處，就把你頭髮和肩頭、手臂的衣衫緊緊鈎住，再經你舉刀封架，稍一掙動，更被許多細小倒鈎鈎得更緊，轉瞬之間，已把他整個人都網住了。

司達空有一身極高的武功，竟然連半點也掙動不得，因爲只要你稍一掙動，細鈎不但鈎住你的衣服，還會鈎到你皮肉裡去。

九名青衣女尼左手拉緊細索，就

把網住的司達定在中間。

丁天仁道：「無垢師叔果然把姓司的拏下了。」

布衣少女看了他一眼，問道：「你也叫他師叔？」

丁天仁道：「我沒見過無垢師叔，但我聽過她的法號。」

布衣少女問道：「你也是峨嵋派門下？」

丁天仁點點頭，黯然道：「但峨嵋派封山了。」

布衣少女問道：「爲什麼？」

司達感到身上每一寸皮肉都被倒鈎鈎住，十分疼痛，心頭又急又怒，厲聲喝道：「無垢，妳待怎的？」

無垢師太冷哼一聲道：「司達，你現在不是被我拏下了嗎，說，你擅闖峨嵋後山，有何企圖？」

司達咬牙怒笑道：「妳有種就殺了老子。」

無垢師太目光冷厲，閃過一絲殺氣，沉聲道：「三十年來，你們雪山派屢次藉故尋釁，峨嵋弟子傷亡不下二十餘人，殺了你也並不爲過。」

一面喝道：「淨緣，給他一枝焚心針。」

青袍老者急忙叫道：「師妹……」

無垢一揮手道：「師兄，你不用管。」

司達聽到她吩咐淨緣給自己一枝「焚心針」，心知無垢動了殺機，心頭一顫，大聲道：「無垢，妳要殺我滅口！」

在他說話之時，淨緣右手揚起，一點藍芒朝司達胸口一閃而滅，司達大叫一聲，身軀一顫，就沒再作聲。

九名青衣女尼左手輕輕一抖，綑住司達的銀絲網罟便自動鬆開，依然變成一縷銀絲，收了回去，司達一個人也砰然一聲，撲倒地上。

無垢師太朝青袍老者合十一禮，說道：「師兄保重。」

青袍老者連連抱拳道：「多謝師妹，又給我解了一次圍。」

無垢師太看了他一眼，口中輕「唉」一聲，沒有再說什麼，就揮了揮手，率着門下弟子離去。這一陣工夫，司達已經化爲一灘黃水，原來「焚心針」竟然會是「化血針」！

青袍老者望着她後形，微微搖頭，也發出一聲輕喟，突然掩着胸口，一陣猛咳，回身走入籬笆，走上石級，推門而入。

布衣少女喜孜孜的迎了上去，叫道：「乾爹，要不要女兒給你老人家捶背？」

青袍老者一手掩胸，說道：「不用。」

布衣少女匆匆往裡走去。

青袍老者已在上首一張木椅上坐下，目光落到丁天仁的身上，問道：「年輕人，你是峨嵋何人門下？」

丁天仁連忙躬身道：「弟子師父就是方丈。」

布衣少女已經從後面端着兩盅茶走出，一盅送到青袍老者身邊，說道：「乾爹，喝盅熱茶。」接着又把另一盅放到下首一張茶几上，望着丁天仁說道：「請用茶。」

丁天仁連忙說了聲：「謝謝。」

青袍老者抬了下手道：「你請坐。」

丁天仁依言在下首一把椅子坐下。

青袍老者問道：「你怎麼知道老夫是你師叔的？」

丁天仁欠身道：「雪山派昨晚找上伏虎寺去，弟子是聽師父說的，師叔是傷在手太陰肺經，方才弟子尾隨三名雪山派的人來此，聽到你老不時的咳嗆，就想到你老一定是師叔無疑。」

青袍老者取起茶盅，輕輕喝了一口，點着頭道：「不錯，老夫就是你們殘廢了的師叔。」

丁天仁慌忙站起，拜了下去，說道：「弟子丁天仁叩見師叔。」

青袍老者伸手扶起，一面問道：「是大師兄派你來的？」

丁天仁回到椅上落坐，一面說道：「不是，是弟子下山去，在路邊麵攤上遇上的，看他們一身裝束，就像是雪山派門下，才跟下來的。」

青袍老者問道：「你下山去何事？」

丁天仁道：「是師父宣佈封山，才要弟子下山的。」

青袍老者聽得雙目乍睜，急急問道：「什麼？大師兄宣佈封山，這是爲了什麼？」

丁天仁道：「弟子也不知道。」

青袍老者道：「你說昨晚雪山派的人找上伏虎寺去，大師兄今天一朝就宣佈封山了？」

丁天仁道：「是的。」

青袍老者道：「你把昨晚雪山派尋釁的情形，說給老夫聽聽。」

布衣少女要聽他述說昨晚兩大門派決鬥的情形，不覺也在他對面一把木椅上坐了下來，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盯着丁天仁一霎也不霎。

丁天仁就把昨晚雪山派率衆尋釁的事，一字不漏說了一遍。

青袍老者面有戚容，仰首說道：「都是爲了我一個人……我眞是峨嵋派的罪人……」

話未說完，突然一陣咳嗆，直咳得他脹紅了臉，連腰都彎了下去。

布衣少女急忙替他輕輕捶着腰背。

青袍老者雙手掩口，等到咳聲稍停，放開手來，掌心血迹殷然。

布衣少女站在他背後，自然看到了，不由吃了一驚，叫道：「乾爹，你咯出血了。」

青袍老者喘了口氣，從懷中取出一塊面巾，把血迹拭去，徐徐說道：「不要緊，爲父這是老毛病了。」

布衣少女道：「但……」

青袍老者臉色漸漸恢復正常，用手攏了下，面向丁天仁道：「你說雪山派隗通天連傷八位師兄之後，突然撤手，那是爲了什麼？」

丁天仁道：「這個弟子也弄不懂，但……聽八師叔的口氣，好像和弟子身上的一塊玉珮有關，只是他老人家好像不肯說……」

「和你身上的一塊玉珮有關？」

青袍老者聽得奇怪，問道：「你身上是什麼玉珮？」

布衣少女眨着一雙盈盈秋水，也流露出好奇之色，朝丁天仁投來。

丁天仁從身上取下玉珮，雙手遞了過去，一面說道：「因爲那時弟子氣不過隗通天，朝他刺了一劍，他大袖一揮，把弟子打了一個觔斗，但弟子也把他大袖刺穿了，等弟子站起來時，玉珮已經掉在地上，他好像很注意這塊玉珮，叫出『辟邪玉符』四字，接着就下令走了。」

他因八師叔暗示過這方玉珮很重要，但又不肯告訴自己，希望這位師叔也知道，能夠說出來才好。

青袍老者伸手接過玉珮之時，似乎並不怎樣，但聽了丁天仁說到隗通天叫出「辟邪玉符」，口中不覺「啊」出聲來，驚異的道：「它就是辟邪玉珮！」接着又哦了一聲，目注丁天仁問道：「你一劍刺穿隗通天的衣袖？」

隗通天一身功力何等精純，他拂出來的一記衣袖，又豈是一個年未弱冠的少年一劍所能刺得穿的？

丁天仁臉上一紅，說道：「是的。」

青袍老者問道：「你使的是那一招？」

丁天仁臉上更紅，囁嚅的道：「弟子使的是大哥教我的那一招劍法。」

青袍老者愈聽愈奇，問道：「你大哥是誰？」

丁天仁道：「大哥叫丁大衍，這方玉珮也是他送給我的。」

青袍老者道：「你們是親兄弟？」

「不是。」丁天仁道：「那是中秋晚上，在萬佛頂認識的。」

青袍老者道：「你說給老夫聽。」

丁天仁就把如何遇見丁大哥，他因自己和他同宗，極爲高興，就送給自己一方玉珮，並約自己明晚再去。第二天晚上，他送給自己一柄短劍，並問自己練劍練得如何了，要自己練一遍給他瞧瞧，後來又傳了自己一招劍法，源源本本說了一遍，一面從身邊取出一柄短劍來。

青袍老者看他取出來的短劍只有二尺來長，劍鞘非金非石，十分精緻，已是極爲注意，左手接過，右手一按吞口，但聽「錚」的一聲，一道紫虹應手出匣，頓覺森寒逼人。

布衣少女「啊」了一聲道：「這柄劍好鋒利，只可惜短了些。」

青袍老者呵呵一笑道：「此劍名爲紫虹，乃是武林中僅存的三柄名劍之一，功能切玉斷金，無堅不摧……哈哈，紫虹神劍玉辟邪，你遇上的眞會是他……但……這也不對……」

丁天仁聽他口氣，似乎認識大哥，這就急忙問道：「師叔，你老人家認識我大哥嗎？」

青袍老者微微搖頭道：「據你所說，你大哥只有三十五六歲，那就不對了，這位大俠，老夫小的時候，聽先師說過，那時他已有五十多了，但看去只有三十出頭，如今算來少說也在八九十以上了。」

丁天仁心想：「那就不是大哥了。」

布衣少女問道：「乾爹，你說的是什麼人呢？」

青袍老者笑道：「他就是爲父方才說的紫虹神劍玉辟邪，人稱天殺星的丁天行。」

布衣少女啊道：「紫虹神劍，乾爹，你說的紫虹神劍，就是這柄短劍？」

青袍老者頷首道：「不錯。」

布衣少女偏着頭問道：「乾爹，天殺星丁天行武功很高嗎？」

青袍老者笑道：「不高，會叫他神劍嗎？當年黑白兩道，只要聽到他丁天行三個字，莫不聞名喪膽，無怪隗通天看到玉珮就匆匆離去了。」

青袍老者把玉珮和短劍一起還給丁天仁，一面說道：「你遇上的也許不是這位大俠，但這方玉珮和這柄紫虹劍，却是這位大俠之物，你好好收起來，不可遺失了。」

丁天仁伸手接過。青袍老者一手撚鬚，又道：「你有這兩件東西，走遍天下，也沒有人敢欺侮你了。」

布衣少女忽然眨着一雙大眼睛，朝丁天仁問道：「你剛才說，你那大哥叫什麼名字？」

丁天仁道：「他叫丁大衍。」

「大衍……」布衣少女眼珠一轉，急急叫道：「乾爹，他大哥很可能就是紫虹神劍玉辟邪的天殺星丁天行了。」

青袍老者道：「爲父方才也想到了，但兩人年歲相差甚多……」

「不，乾爹！」布衣少女道：「他告訴他叫丁大衍，可能是他臨時化的名，『大』字和『天』字，只差了上面一橫，『衍』字和『行』字不是也差不多嗎？他大概不願意讓他(指丁天仁)知道他丁天行的來歷，才化名丁大衍的，如果不是他，怎麼會有這兩件東西呢？」

青袍老者瞿然動容，點頭道：「妳說的也不無道理，一個練武的人，尤其像丁大俠這樣的人，到了功臻上乘，就不能從容貌上看得出年齡來了。」

布衣少女問道：「乾爹，聽你老人家的口氣，這人不是壞人咯！」

青袍老者笑道：「丁大俠一生行俠仗義，當然不是壞人。」

布衣少女道：「那怎麼會叫他天殺星的呢？」

「唉！」青袍老者輕輕歎了口氣，才道：「丁大俠是個血性漢子，嫉惡如仇，不論白道、黑道，只要這人犯了該死罪惡，就沒有人能包庇他，在他劍下，不知死了多少該死的人；但這樣一來，黑白兩道，都對他並不諒解，視同煞星，天殺星這外號也就不脛而走，三四十年前，江湖上惡人幾乎絕迹，他的功勞，不可謂不小。」

「啊！」布衣少女忽然「啊」出聲來，急匆匆的往屋裡奔去。原來三人只顧着說話，這一陣工夫，天色已經逐漸暗了下來，她自然要進去做飯了。

丁天仁望着青袍老者問道：「師叔，弟子聽說師父(無根禪師)因本派『心燈禪功』不足以抗衡雪山派的『寒極神功』和『寒冰掌』，才宣佈封山的，不知什麼功夫，才能破得了『寒極神功』？」

布衣少女掌着一盞燈走出來，放到桌上，又匆匆進去。

青袍老者微微搖頭道：「這很難說，柔可以克剛，剛也可以制柔，水可以滅火，火也可以勝水，這全以個人的修爲而定，『心燈禪功』，原是以禪爲主，縱然不足破解『寒極神功』，但也足可自保，幾位師兄傷在隗通天『寒冰掌』下，該是幾位師兄功力不如隗通天之故。」

丁天仁問道：「這麼說，沒有人能破解『寒極神功』了？」

「那也不然。」青袍老者一手撚鬚，徐徐說道：「雪山終年積雪不消，因此雪山派的人練的都是極陰極寒的功夫，冰雪到了陽春就會融化，因此東方乾陽之氣和南方丙火神功，都可能是它的剋星，但這是原理，也並不是一定如此，譬如水能滅火，杯水車薪，依然無濟於事了。」

丁天仁心中只是想着：「東方乾陽之氣，南方丙火神功，不知是什麼門派的功夫？自己如能學會了，就可以克制『寒極神功』了。」青袍老者後面的一段話，就沒有聽進去。

這時布衣少女已經端着十個托盤走出，盤中是四菜一湯，和一桶白飯，一一放到桌上，然後又放好三副碗筷，一面嬌聲叫道：「乾爹，可以吃飯了。」

青袍老者在飯桌上首坐下，朝丁天仁含笑道：「小兄弟，山居簡陋，快坐下來吧。」

丁天仁和布衣少女分別在橫頭坐下，布衣少女給青袍老者裝了一碗飯，又替丁天仁裝飯。

丁天仁忙道：「姑娘，在下自己裝好了。」

青袍老者笑道：「你不用和她客氣了，今晚你是咱們父女倆的稀客。」

丁天仁只好紅着臉說了聲：「謝謝。」

青袍老者舉筷道：「來，這些菜蔬都是山裡現成的東西，你隨便吃吧。」

四碗菜餚，有兔肉炒筍片、油燜鮮菇、燻獐腿、炒青菜，和一大碗冬瓜湯，都做得很可口，丁天仁一連吃了三碗飯，才停筷。

布衣少女取過木盤，收拾碗筷，丁天仁要待幫着她收拾。

布衣少女嬌聲道：「你只管陪着乾爹聊天好了，我會收拾的。」

說完，端着木盤進去，一會工夫，泡了一壺茶走出，放到桌上，又匆匆回了進去。

丁天仁拿起茶壺，倒了一盅送到青袍老者面前，然後又給自己倒了一盅，一面問道：「師叔，你老人家怎麼會和雪山派結怨的呢？」

「唉！」青袍老者輕輕歎息一聲，說道：「雪山派仗着武功陰毒，人多勢衆，門下弟子橫行川康，由來已久，峨嵋派雖是武林中的一個門派，但派中弟子都是皈依佛門，與世無爭的出家人，俗家弟子每代只傳一兩個人而已，很少有人在江湖上走動，自然不會和雪山派構怨，其他川中門派如青城、邛崍，人數較少，更不敢得罪雪山派，這也就是雪山派弟子目空四海，驕橫跋扈的由來……」

他取起茶盅，輕輕喝了口，又道：「那是三十四年前，老夫在青羊宮前遇到一個道人，手中持着一卷裱裝已十分破舊的墨拓碑文，說是六朝時代的古物，沿途兜售，索價十兩銀子，路人幾乎沒有一個人理他，他忽然走到老夫面前，說道：『貧道一路行來，找的是有緣之人，哈哈，看來這有緣之人就是施主了，這樣吧，貧道就半送半賣，算你五兩銀子好了。』說完，就把卷軸朝老夫手中遞來，老夫那時不過二十五六，明知這些沿途兜售的東西，多半是騙人的，但因臉嫩的關係，人家遞過來了，不好意思推却，正在猶豫之際，突聽耳邊響起細如蚊子的聲音說道：『施主不可失之交臂！』這句話他竟以『傳音入密』說的，老夫心頭暗暗一怔，能以『傳音入密』說話，內功必然已達上乘境界，不覺抬目朝他看去，那道人正朝老夫含笑點頭，就憑這一句話，老夫就化了五兩銀子，把它買下來了……」

布衣少女道：「乾爹，女兒怎麼從未聽你說過呢？」接着「啊」了一聲，又道：「乾爹，你說的就是放在木櫃裡的那卷墨拓碑文了？」

青袍老者微微頷首道：「不錯，唉，但也因此和雪山門下結下了怨。」

布衣少女問道：「那又是爲什麼呢？」

青袍老者道：「當天中午，老夫剛在臨江樓找了個座位坐下，拿起茶盅喝了口茶，就有一個錦袍青年朝老夫走來，他指着放在桌上的那卷碑文問道：『這卷東西你從那裡來的？』老夫那時也年輕氣盛，看了他一眼，反問道：『我從那裡來的，與閣下有何關？』

「那錦袍青年冷哼道：『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老夫道：『我花銀子買來的，怎麼會不知道？』其實老夫只是因那道人傳音入密，才送他五兩銀子，他說是六朝時代的古物，老夫根本沒有打開來看過，更不知道它是什麼了。

「錦袍青年忽然冷笑道：『你知道就好，告訴你，這是咱們家傳之物，你縱然花銀子買來的，也應該物歸原主，你現在明白了吧？』說着伸手來取。

「老夫伸手一攔，說道：『且慢，你說是你們家傳之物，那麼你且說說看，這是什麼東西？』

「錦袍青年道：『我自然知道，這是六朝時代的一幅古畫。』」

布衣少女道：「他說的不對呀，那是一幅墨拓的碑文，怎麼會是古畫？」

青袍老者笑道：「他大概只是聽人傳說，我在青羊宮路上用五兩銀子買了一幅六朝時代的古物，他以爲是古畫了。」

布衣少女道：「那是他存心訛詐的了。」

青袍老者笑了笑道：「老夫因道人說過是幅碑文，如今聽那青年說是古畫，心中也有些不信，何況在酒樓上這一起了爭執，就有不少食客朝我們兩人看來，就算老夫是用銀子買來的，也變了收購贓物，心頭自然十分氣憤，不覺站了起來，大聲道：『閣下只怕認錯了，這是在下在青羊宮前用五兩銀子買下來的，你說是你家傳的古畫，現在我打開來讓大家瞧瞧，也請大家作個公証，如果是一幅古畫的話，閣下只管取去。』當下就取起碑文當衆就打了開來，那當然不是古畫，而是墨拓的碑文，只是這方碑文，形如符籙，刻的並非中土文字。

「那錦衣青年大聲道：『就是這個，這是我家的東西，一點沒錯！』又要伸手來取……」

布衣少女氣道：「這人是個無賴。」

青袍老者道：「老夫豈會讓他取去，這就大笑一聲道：『閣下原來是想巧取豪奪，那你就看錯人了！』就這樣兩人在言語上起了衝突，動起手來，老夫才知道他是雪山派的人。」

布衣少女道：「雪山派的人也不能蠻不講理，哦，後來呢？乾爹是不是出手把他打死了？哼，這種人死了活該！」

青袍老者道：「我發現他是雪山派的人，他當然也發現我是峨嵋派的人了，大概打出十招左右，依然不分勝負，他冷冷笑一聲，振腕一指點了過來，老夫驟不及防，被他擊中左胸，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顫，一時心頭大怒，擊出一記『伏虎掌』，他正因擊中老夫一指，洋洋得意之際，被老夫擊中他胸口，當場仰跌出去，吐出一口鮮血，其實當時老夫一記『伏虎掌』，只有三四成火候，縱或內傷，也不至於傷重不治，倒是他練的『透骨陰指』乃是獨門陰功，當時雖然也只有三四成火候，但老夫傷在太陰肺經，當時經過運氣療傷，也並不覺得如何，直到半個月之後，才有咳嗽咯血的現象，趕回伏虎寺去，經師尊以心燈禪功治療，因爲時已遲，落得個終身殘廢……」

布衣少女氣道：「這人眞是該死！」

青袍老者續道：「不料此人傷重不治，竟然故意顚倒事實，說他和老夫是爲了爭奪一幅達摩祖師遺留的神功而起，這幅神功，原是他在青羊宮前向一個道人以五兩銀子買了，老夫恃强從他手中搶過來的，雪山派的人三十年來，一直在找尋老夫下落，其實說穿了，只是在找這幅墨拓碑文罷了！」

布衣少女問道：「乾爹，到底這幅碑文是不是達摩遺留的神功呢？」

青袍老者笑了笑道：「這個老夫也不知道，因爲當年先師聽了雪山派的話，曾要大師兄遠上少林寺，向藏經閣識得梵文的老師父請教，但也認不出來，據告昔年西域不下數十國之多，同是梵文，也各有異同，而且有許多小國，早已不存在了，因此縱是梵文，也無人能識了。」

布衣少女道：「那雪山派爲什麼還要爭呢？」

「他們自然不知道了。」青袍老者續道：「但不論是不是達摩遺留的神功，它總是上千年的古物，是老夫花錢買來的，雪山派也沒有理由心存覬覦，藉口尋釁。」

丁天仁半晌沒有開口了，這時抬目問道：「師叔，師父是不是因無法化解雪山派的『寒冰掌』才封山的？」

青袍老者微微點了下頭道：「照你方才說的，隗通天『寒冰掌』很可能已練到十二成境界，就是『三陽神功』也未必剋制得住他，大師兄練的『心燈禪功』或可自保，但其他幾位師兄就不是他對手了，封山，對一個門派來說，是不得已的事，如無重大變故，誰也不願意宣佈封山，因爲封山之後，這個門派也就在江湖上除名了……」

丁天仁聽得心頭一陣激動，胸口宛如壓着一塊沉鉛。

青袍老者緩緩吁了口氣，接道：「但封山也有一個好處，在封山期間，一切江湖恩怨都隨着停止，另外在封山期間也可以專心一志，集思廣益的去研討高深武學，作爲他日重出的準備。」

丁天仁垂着頭，黯然道：「那不知要等到那一年了。」

青袍老者道：「時光不早了，小兄弟也該休息了，老夫睡在東廂，今晚只好擠一擠了。」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丁天仁醒來，青袍老者早已起床，不在房中，當下也並不在意，上了年紀的人，大都睡眠很少，習慣早起。

開出門去，堂屋板桌上早就放好盛了半盆清水的木盆，邊上還放着一方面巾。

布衣少女迅速的從左首房中走出，她一張嬌靨似乎稍事修飾，秀髮梳得一根亂絲也沒有，還打了兩條辮子，垂在胸前，這時看到丁天仁，眨動一雙清澈如水的眼睛，叫道：「丁大哥早。」

她叫出「丁大哥」，粉臉微微有些發赧。

丁天仁忙道：「姑娘早。」

布衣少女道：「桌上臉水已經打好了，你快洗把臉。」

丁天仁道：「多謝姑娘。」

布衣少女迅快的往後面走去。

丁天仁走到板桌前面，洗了把臉，就把臉水往門外倒了，回進堂屋，布衣少女已經端着一鍋稀飯，和四式小菜在桌上放好，一面朝東廂嬌聲叫道：「乾爹，吃早餐啦！」

丁天仁道：「師叔不在房裡。」

布衣少女奇道：「那會到那裏去了？」

她匆匆走近大門，在屋前屋後找了一回，依然不見乾爹的影子，心下大急，叫了幾聲，也沒聽到回音，就匆匆回了進來，說道：「乾爹不知道去了那裡……」

她急得連粉臉都脹紅了。

丁天仁道：「師叔也許在附近走走，很快就會回來的。」

布衣少女道：「但乾爹平時就算要出去走走，也都是吃了早餐才出去的，就是出去，也總在附近，不會走得很遠，叫一聲就聽到了，方才我叫了幾聲，都沒有答應。」

丁天仁道：「姑娘不用急，師叔不會有事的。」

這樣等了將近半個多時辰，依然不見青袍老者回來，布衣少女早就坐立不安，在門口進進出出的不知走了多少次，這回實在忍不住了，雙眉緊蹙，望着丁天仁道：「丁大哥，這怎麼辦？要不要出去找找？」

丁天仁也沒了主意，說道：「師叔一身武功，應該不會遇上什麼强敵的，何況又沒有人來找師叔，是師叔自己出去的……」

「哦！」布衣少女好似想到了什麼，急急問道：「你知不知道乾爹什麼時候起來的？」

丁天仁道：「這個……我也不知道，我醒來的時候，師叔已經不在了。」

布衣少女又道：「昨晚……乾爹有沒有睡呢？」

「哦！」丁天仁說道：「對了，我起來的時候，看到師叔枕頭下面，好像有一角白紙，會不會……」

布衣少女心頭猛然一沉，沒待他說完，急急說道：「快去看看！」

她急不容緩一陣風般朝左首房門衝了進去，等丁天仁跟着走入，她已從乾爹枕頭下面抽出一個信封，這一瞬間她臉上已掛下兩行珠淚，哭出聲道：「乾爹果然走了，他怎麼不帶我去呢？」

丁天仁走到她身邊，已可看到她手上拿着的信封上就寫着：「字留雲兒親拆」。這就柔聲道：「姑娘先看師叔信上怎麼說的？」

布衣少女用手背拭着眼淚，從信封中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着：「雲兒：爲父與雪山結怨經過，汝已知之，三十年來，爲父隱居峨嵋後山，久有離去之意，一再因循，一是諸師伯叔盛意難却，二來也因汝年齒尚幼之故，如今雪山派不僅找上伏虎寺，導致本派宣佈封山，而且也找來此地，爲父已非走不可。本來可將汝託付白衣庵無垢師叔，惟白衣庵均係皈依佛門之緇衣，不收俗家弟子，所幸丁師侄因本派封山下山，此子誠實可靠，爲父託他照料，自可放心，汝可視之若兄，與他一起下山，一切要聽丁賢侄的，至囑，父留示」

布衣少女看到乾爹要自己和丁大哥一起下山，心頭小鹿不禁一陣跳動，接着又流淚道：「乾爹爲什麼不告訴我就走了，爲什麼不讓我一起去呢？」

她把信箋朝丁天仁遞來。

丁天仁看完信箋，心頭一陣作難，自己也是初次下山，何況男女有別，怎好和她同行？但師叔已經走了，他信上把她託付自己，自是不能棄之不顧，一陣爲難之後，終於想到自己這次下山，自然要回家去看母親，就讓她住到自己家裡去，這樣母親也有個伴了。

想到這裡，心頭已經有了主意，一面安慰着道：「師叔已經走了，他不帶妳同去，也許另有困難之處，姑娘不用難過，慢慢的總有一天可以找到他老人家的。」

布衣少女抬目道：「乾爹沒說去那裡，怎麼找得到呢？」

丁天仁突然心中一動，說道：「妳去看看，師叔是否把那卷碑文拓本帶走了？」

布衣少女道：「我去看看。」迅快走到右首靠壁一口木櫃前面，打開櫃子，用手翻動了一下，就直起身道：「乾爹果然帶走了。」

丁天仁含笑道：「這就是了！」

布衣少女眨着眼睛問道：「你想到了什麼？」

丁天仁道：「師叔當時用五兩銀子買下這卷拓本的時候，是因爲那個道人以『傳音入密』說了一句話，他老人家也一直認爲這拓本說不定與武學有關，這次很可能是尋訪識梵文的人去的了。」

布衣少女眼圈紅紅的說道：「那……那我……怎麼辦……」

丁天仁柔聲道：「師叔信上不是說要姑娘和在下一起下山去嗎，姑娘不如先住到我家裡去。」

（未完・三）

上文提要：阿吉、小三子將婆婆妥善埋葬後，吩咐矮胖、高瘦捕快依時到墳地燒紙上香，然後才離開隆中山，在三岔口遇上巴爾克，他是黑名單上的人，又是毀家殺父幫兇，先祭了魔刀，人頭落地了賬。從隨來的兩大漢口中知道赫隆納也有人皮眞經一張，又多一條綫索。路上縹緲堡的牛梅芳要求學藝買玄元神功不果，結果售給她魔刀一柄，包括使用，隨他們去武當找張子愚討回人皮眞經……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應徵先過三關　合格再談婚事

阿坤不介意，冷冷看武當三劍一眼，道：「素聞少林寺的羅漢陣名震遐邇，不到武當派也會東施效顰。」

小三子不懂罵人的藝術，絲毫不給主人留情面，赤裸裸的道：「好厚的臉皮啊！」

金劍張子愚臉上一熱，矢口否認道：「這是金剛陣，與少林的羅漢陣有所不同。」

無敵公子懶得追究這些雞毛蒜皮小事，道：「張掌門可是想以人海戰術取勝？」

張子愚字斟句酌的道：「這只是最後手段，貧道寧願和平解決。」

「如何和平解決？」

「只要少俠肯交出玄元眞經，毀掉武林盟主令，本掌門願親自送三位下山。」

「恐怕要令張掌門失望，玄元眞經並不在咱家身上。」

「這貧道曉得，已被羣雄瓜分。」

小三子聞言大爲不快，譏笑道：「曉得就免開尊口，哼，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銀劍翁大明道：「敝掌門師兄的意思是，庥煩兩位追回之後再交給武當即可。」

這話太自不量力，差點沒把張三元的大門牙笑掉，冷嘲熱諷道：「臭牛鼻子，少做白日夢，你們算那棵葱，又是那棵蒜？」

阿坤追根究底道：「三位道長可知玄元眞經落在何人之手？」

子母劍宋長安猛搖着油光發亮的大腦袋道：「武當若是知曉，就不必假手他人了。」

馬少坤鄙夷不屑的罵了一句：「哼，老狐狸！」

小三子不甘寂寞，也隨聲附和道：「老油條！」

金劍張子愚道：「小施主考慮的結果怎樣，可願交出玄元眞經，毀掉武林盟主令？」

無敵公子寒臉道：「張掌門是聰明人，咱家不說也應該知道答案。」

「答應了？」

「恰恰相反，不！」

「馬少俠可曾考慮到拒絕的嚴重後果？」

「怎樣？」

翁大明搶先代答道：「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

有樣學樣，阿坤立即還以顏色：「本公子也提出嚴重警告，除非肯交出眞經，自斷一臂，否則武當派將會毀宗滅派，在武林中除名！」

小三子的話更嚇人：「殺人放火，雞犬不留，叫你們大家都看不到明天的紅太陽！」

「好狂的雛兒，找死！」

「不要臉的牛鼻子，欠揍！」

「接招！」

「接招！」

「殺！」

「殺！」

＊　＊　＊

話已說絕，只好武力解決，吼喝聲中立如狂風暴雨似的掀起一場惡鬥。

武當三劍誤以爲傳言誇大其詞，在心想掂一掂阿吉、小三子的斤兩，是以並未發動金剛陣，採用單打獨鬥的戰法。

張掌門單挑馬少坤。

翁大明對上牛梅芳。

宋長安力戰張三元。

牛梅芳不願淌這趟渾水，大聲辯解道：「道長請勿妄動干戈，本姑娘乃是中立人氏。」

翁大明那能聽得進去，吼聲如雷的道：「非敵即友，非友即敵，這裡沒有中立的餘地！」

不問青紅皂白，一支銀劍舞得虎虎生風，射出半天金光，灑下一地銀白。

乍聞金鐵交鳴之聲傳處，火星四濺，張子愚的烏金劍敵不過魔刀，彼此一撞，强弱立判，烏金劍斷掉寸許長的一段。

阿坤好厲害，魔刀得手不算，猛銳絕倫的內力又如排山倒海般湧至，把個赫赫有名的武當掌門人撞得人仰馬翻，搖搖晃晃，歪歪斜斜的向後退去。

宋長安睹狀大駭，深恐師兄有失，丟下小三子，往援張子愚。阿三卻不答應：「牛鼻子看刀！」

立如閃電也似的將魔刀抖手擲出。

快如風，猛如山，眨眼即至，眼看就要抹到宋長安的脖子，這個老小子眞不賴，確有一點眞才實學，以一式難度極高的巧妙身法險險避過。

阿三刀已出手，尚未收回，手無寸鐵，宋長安逮住這個機會，倏地又折轉回來，「百鳥朝鳳」、「萬紫千紅」、「靈蛇吐信」，刷！刷！刷！連攻三劍。

小三子自經鐵老虎親自指點，領悟到玄元眞經的精髓後，一有空閑便勤練內家吐納之術，儘管無法與阿坤相提並論，進步却是顯而易見，縱然赤手空拳，同樣面不改色，走中宮、踏碎步、左騰右挪，使宋長安的三劍俱告走空。

可是，任誰也沒料到，「靈蛇吐信」招裡套招，另有玄機。

阿坤的反應快極了，陡然想到宋長安的外號，連忙提醒小三子：「小心子母劍！」

說時遲，那時快，馬少坤話說一半，宋長安的劍尖上果然冒出一支小劍來。

不錯，阿三的身手的確大有精進，反應靈敏至極，脖頸一仰，差三分不曾傷到皮肉。

心下方自一實，正欲移宮換位，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小劍之內又冒出一支更小的劍來。

子母劍登時變成祖孫劍，甚至可以說是催魂劍。

阿三嚇傻了，就算仰面栽倒，恐怕也難逃一死。

「住手！」

喝聲中，念動招發，馬少坤已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發出一股暗力。

比暗器還準，比魔刀還狠，宋長安根本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只覺得右腕似針刺、似刀割，痛徹心脾，「噹！」的一聲，寶劍不由自主的脫手落地，人也蹬！蹬！蹬！的向後退去。

實乃不幸中的大幸，丟人事小，性命事大，小三子千鈞一髮之際，來了一個「懶驢打滾」，滾出去一身之地，同時已將魔刀收回，再度閃電擲出。

合該他命不該絕，若是未被阿坤震退，即使能傷得了小三子，最後勢必會成爲刀下之鬼。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雖然翁大明與牛梅芳之戰，彼此半斤八兩，難分軒輊，但一剎那的工夫，張子愚、宋長安便雙雙敗下陣來，不禁使武當三劍惱羞成怒，當即跳出鬥圈，下令發動金剛陣。

＊　＊　＊

金剛陣的確不同凡響，九九八十一名高手，渾然成爲一體，一人動大家都動，一人進大家都進，百劍齊舉，百掌齊發，猛若洪水猛獸，勢若天崩地塌，以雷霆萬鈞之勢，從四面八方掩殺過來。

最倒楣的是牛梅芳，也遭了池魚之殃，被困在核心，驚極而叱道：「縹緲堡與武當派一向河水不犯井水，請放本姑娘出去。」

白搭，武當三劍視如不見，聽如不聞，相應不理。

馬少坤道：「阿芳，別跟他們講道理，拳頭就是眞理。」

小三子亦道：「對，拳頭就是眞理，阿芳，放手幹吧，正可以練一練刀。」

「看刀！」

「看刀！」

兩聲吼喝，無數魔刀，立如瀉電奔馬似的激射出去。

好奇怪的牛梅芳，事到如今仍保持中立者的身份，魔刀仍握在她自己的手裡。

阿三的魔刀出手後也沒再管，悉由馬少坤一人掌握，佈下一道天羅地網的魔刀陣。

魔刀陣對上金剛陣，展開一場大對決。

「削劍！」

阿坤的喝聲未落，金鐵撞擊之聲已起，璀璨奪目的火花更是歷久不衰，魔刀繞場一週，九九八十一把寶劍，全部少了寸許長的一截，武當派變成了斷劍門。

「剃頭！」

好神好玄，武當高手的頭頂一涼，少了一撮毛。

「削履！」

這事簡直不可思議，魔刀擦地而過，大家的鞋底又少了一塊。

人也紛紛向後退去，魔刀的地盤大增。

實則這只是警告，是序幕，並未傷皮動肉。

可惜武當三劍不會體會到阿坤用心良苦，依舊不肯退讓，一味的蠻幹到底。

不禁激怒了馬少坤，發出一聲獅子吼。

「削皮！」

「帶肉！」

「見血！」

魔刀突施奇襲，刷！刷！刷！之聲不絕，夠狠，夠辣，也夠準，排在最前面的十幾名道士，頭上均被削掉一塊頭皮，帶着一塊肉，淌下來一臉的血。

殺一儆百，後面的人都看呆了。

磨刀實在太霸道，莫之能禦，金剛陣已至崩潰的邊緣。

無敵公子不爲已甚，並未乘勝追擊，朗聲道：「張掌門，這一場戲要不要再繼續演下去？」

小三子接口道：「再演下去就要殺人啦，鬧出人命來可不好玩，一旦武當派的人死光死絕，你這個掌門人也就做不成了。」

張子愚耳聞目見，心裡比誰都明白，深知江湖傳言非虛，眼前的這個娃兒確已得到鐵老虎的全部眞傳，逞强無異自速其亡，當下暗道了一聲：「罷了！」立命門下高手撤退至三丈以外，黯然的道：「不必再演下去了。」

阿坤神色一緊，道：「張掌門願意接受本公子的要求？」

張子愚點頭表示認可。

「願將得到的玄元眞經交出來？」

「嗯。」

「自斷一臂？」

「嗯。」

「承認咱家是新出爐的武林盟主？」

「嗯。」

「心服口服？」

「不服氣又能怎樣，只怪貧道技不如人。」

小三子插言道：「知道技不如人就好，別光說不練，該辦事啦！」

張子愚眞不愧爲是一個人物，提得起，放得下，言而有信，當眞從懷裡取出一張經過人工處理的人皮來。

人皮甚是柔細，顯然是那隻女子的左臂。

皮上有字，阿坤早已能倒背如流，細一核對，果係原物無誤。

場中突然傳出一聲卡察！張掌門自閉血脈，將自己的左臂砍下來。

這種壯士斷腕的氣概，頓使馬少坤動容不已，朗聲道：「道長若是記仇，就請記在鐵老怪身上好了，咱家純粹是代人辦事，身不由己。不過，本公子個人對掌門人這種能屈能伸的豪氣倒是十分景仰，願意交你這個朋友，今後武當派若是有災有難，只要小可能力所及，一定略盡棉薄。再見，但願後會有期。」

收回魔刀，揮一揮手，立與阿三、牛梅芳告辭而去。

＊　＊　＊

途中，小三子睨了牛梅芳一眼，道：「阿芳，看不透妳的本事還眞不賴，居然跟翁大明打成平手。」

牛梅芳的神態一貫仍舊，不苟言笑，不動聲色，含混其詞的道：「那裡，客氣了，許是翁大明存心禮讓，許是梅芳有超水準的演出。」

張三元的聲音忽然提高了一些，瞪着眼珠子說：「但有一點令人十分惱火。」

「那一點？」

「妳不該窩裡反，扯我們哥兒倆的後腿，保持中立。」

「梅芳有不得已的苦衷。」

「說出來聽聽。」

「現在還不能說。」

「甚麼時候才可以說？」

「到可以說的時候自然會說出來。」

馬少坤愣然一楞，察言觀色，總覺得牛梅芳怪怪的，頗不單純，轉換了一個話題道：「阿芳，妳的魔刀學得怎樣了？」

牛梅芳想了想，道：「還不太純熟，無法完全心領神會。」

「妳的意思是說，有必要繼續跟隨本公子，再磨練一段日子？」

「是有此必要。」

「好吧，咱們上路啦，或許會另外找一件事給妳幹。」

「甚麼事？」

「當伴娘！」

這話沒頭沒腦，弄得牛梅芳滿頭霧水，疑雲滿面的道：「當誰的伴娘？」

阿坤道：「我老婆的伴娘。」

「公子要結婚了？」

「可能。」

「對象是那一家的姑娘？」

「凌雲堡的白冰冰。」

「傾倒衆生的冰雪美人？」

「就是她。」

「婚期定在那一天？」

「快啦，快啦！」

這小子眞會蓋，八字還沒有一撇呢，就把白冰冰當作自己的老婆，牛梅芳一聽說阿坤已「名花有主」，表面上雖連說幾聲：「恭喜！恭喜！」心湖深處却激起陣陣漣漪，連她自己也說不上來是欣喜？是慨歎？是失落？是惆悵？是無奈？還是……

＊　＊　＊

豫西有一座山，風光旖旎，景色

宜人。

山峯畢立如人形，故名石人山。石人山下築有一個城堡，依山而建，形勢雄偉而又壯觀，正是名聞天下，威震江湖的武林重鎭——凌雲堡。

這日黃昏時分，踏着落日的餘輝，堡門之外來了一女二男三個年輕人。

男的是阿坤、阿三。

女的自然是牛梅芳。

哥兒倆顯然曾經過一番刻意的修飾打扮，穿新衣，戴新帽，脚上的皮靴亮晶晶的光可鑑人，看上去顯得更成熟，更俊拔。

堡門外有兩名守衛把守，三人行至近前，立被守衛攔下來。

守衛甲綳着一張臉，好像有人欠他銀子沒還似的，愛理不理的道：「你們跑到這裡來做甚麼?」

阿坤嘻嘻一笑，道：「找人。」

守衛乙道：「找那一個?」

馬少坤胡言亂語道：「找我老婆。」

守衛甲聽得一呆，粗聲大氣的喝道：「媽的，臭小子，找老婆到你老丈人家去呀，到凌雲堡來作甚麼，跑錯地方了吧?」

阿坤道：「沒有，我老婆就在這兒。」

守衛乙怒氣衝天的道：「是誰呀?」

無敵公子道：「你家大小姐。」

守衛甲更火更怒：「放屁，我家大小姐尚待字閨中，沒嫁人。」

小三子詭笑道：「很快就會嫁啦，我們正是來求親的。」

守衛乙的話比冰還冷：「噢，原來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胎毛尚未褪盡就想討老婆。」

守衛甲橫掃了二人一眼，道：「你們兩個誰應徵?」

阿坤抬頭挺胸的吐出來一個字：「我。」

「報上名來。」

「無敵公子馬少坤，簡稱阿坤，又叫阿吉。」

原以爲報出名來，必會揖客入內，孰料，兩名守衛却拒人於千里之外，反將堡門關起來。

小三子不禁爲之一怔，道：「搞甚麼鬼呀，莫非是個騙局?」

咚!咚!咚!一邊擂門，一邊大聲嚷嚷道：「開門呀，快開門，凌雲堡好歹也是一個名門正派，這可是你們的待客之道?去叫白堡主出來迎客，否則，莫怪我阿三翻臉無情，要到處宣揚，說你們設局騙人，欺騙天下的年少俠士。」

突聞頭頂之上有沉重的脚步聲傳來，退後一看，發現守衛甲已上了堡門樓，語冷氣傲的道：「娃兒鬼叫甚麼，想要應徵得先取得應徵的資格才行。」

阿坤一怔神，道：「怎樣才算合格?」

守衛乙指着堡牆，以及下面的壕溝，道：「越過壕溝，上了堡牆，才算取得應徵的資格。」

堡牆很高，少說也有二丈五六。壕溝更寬，約在三丈以上。裡面還有水，深不見底。

阿三細一審視，皺着眉頭道：「這簡直是在故意刁難，文弱書生如何能上得去。」

守衛甲道：「我家大小姐不嫁腐儒。」

小三子道：「就算是一般的武林人物也沒有這個本事。」

守衛乙道：「我家大小姐不嫁飯桶。」

守衛甲道：「這是一個下馬威。」

「也是一種考驗。」

「上得了堡牆，便算通過考驗。」

「通過考驗才具備求親的資格。」

「倘若辦不到就滾吧，凌雲堡不歡迎無能之輩。」

守衛你言我語，津津有味，料準了馬少坤無此能耐，必會知難而退，萬不料，守衛的話還是熱的，無敵公子已輕輕鬆鬆，從從容容的，越過壕溝，飛上堡牆，落在守衛的面前。

還不止他一人，連阿三、牛梅芳也夾帶上來。

衣不飄袂。

面不改色。

大氣也不曾喘一口。

守衛的眼睛都看直了，瞠目結舌，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小三子扯一扯衣襟，甩一甩袖子，神氣活現的道：「怎麼樣?阿坤哥夠不夠資格娶你們大小姐?」

＊　＊　＊

當然夠，守衛甲馬上入內通報，守衛乙領着三人進入堡內，來到一間寬大的花廳裡。

花廳極爲豪華，波斯地毯，天竺壁飾，水晶做的吊燈晶瑩剔透，桌椅全部是精工鏤刻的藝術品，富豪之家的確與衆不同。

守衛乙的態度已變，獻上三杯香茗，客客氣氣的道：「三位請在此少坐，我家主人隨後就到。」

還眞快，他這兒話甫出口，門外便傳來一陣步履雜沓之聲，由遠而近，小三子的眼皮子才一眨，已進來一女二男，二老一少三個人。

一個是凌雲堡主青衣儒俠白天威。

一個是凌雲堡的總管百世昌。

江湖兒女，不拘小節，冰雪美人白冰冰也來了，偎依在老父的身旁。

白天威一見是阿坤、阿三，臉色微微一變，堆下來一臉的不痛快，行至主位落坐後，乾笑了兩聲，道：「你們眞的來了。」

小三子嘻笑道：「我們說過要來，當然要來，不然就變成小人啦。」

總管百世昌道：「馬公子當眞想做凌雲堡的女婿?」

無敵公子馬少坤瞄了白冰冰一眼，正容道：「同時也是來回消息的。」

青衣儒俠白天威道：「回甚麼消息?」

「報告潛伏在刀山上那個魔鬼的身份。」

「此事老夫已有一個耳聞。」

「拿人錢財，爲人辦事，不管白堡主是否已瞭然於胸，咱家還是要正式宣佈：此人乃是長白老人的首徒，雍正皇帝的師兄，逍遙王、武林盟主、冷面魔君鐵老虎。」

百世昌道：「風聞老魔已死?」

阿坤道：「是事實。」

「你已盡得老魔的眞傳?」

「也不假。」

「這樣說，娃兒是鐵老虎的衣缽傳人?」

「錯!」

「錯?」

「我們只有傳功之實，並無師徒之名。」

「老夫不信，天下那有這便宜的事。」

小三子插嘴道：「一個人運氣來時城牆也擋不住，還是鐵老怪主動傳授的，推也推不掉，跑也跑不了，强迫中獎，坐享其成，信不信由你。」

白天威冷然一哂，道：「難道會沒有任何條件?」

馬少坤道：「有，叫咱家替他殺幾個人，將散失的玄元眞經追回來。」

白天威的臉色驟然一變，道：「可知寶書落在何人之手?」

阿三一揚劍眉道：「本少爺正想查問此事，凌雲堡的人可曾摸上百丈坪，摸一張玄元眞經回來?」

百世昌以肯定的語氣道：「自從前次離開隆中山後，凌雲堡的人未再南下。」

無敵公子哈哈一笑，道：「沒去那是最好不過，如其不然，這一樁婚事就吹定了。」

小三子盯着白天威道：「白白的錯過了一位乘龍快婿，像這樣的女婿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賊眼一翻，又瞄着白冰冰道：「像阿坤哥這樣的白馬王子，在武林中絕對再找不出第二個來。」

白冰冰回瞪了他一眼，又在馬少坤的臉上溜了一下，欲言又止，欲說還休，也不知道她是嗔?是怒?是愛?是恨?

青衣儒俠白天威目注馬少坤，一本正經的道：「你誠心誠意想跟白家結親?」

阿坤道：「笑話，這種事豈可兒戲。」

「你叫馬少坤?」

「是啊。」

「令尊何人?」

「馬千里。」

「幹甚麼的?」

「一位將軍。」

「現在還是嗎?」

「已經不在人世。」

小三子代爲吹噓道：「馬將軍出身武狀元，是十四阿哥身邊的大紅人，假使十四阿哥登基做了皇帝，馬將軍一定會封王，最少也會當上總督。」

白天威的臉色微微一變，笑而不語。

冰雪美人白冰冰却開口了，指着牛梅芳道：「這位姑娘是誰呀?」

簡簡單單的一句話，骨子裡則隱含着醋意，小三子好聰明，一語道破：「別亂吃飛醋，她叫牛梅芳，是晚輩。」

白冰冰愕然道：「晚輩?甚麼樣的晚輩?」

阿坤臨時胡扯道：「是我表姐的女兒，叫本公子表舅。」

小三子笑呵呵的道：「將來白姑娘一旦嫁給阿坤哥，梅芳就叫妳表舅媽。」

「媽」字特別響亮，把白冰冰的玉臉都羞紅了，垂下粉頸，不再言語。

阿芳的處境也很尷尬，承認不好，否認也不好，只好默不作聲，低垂着頭猛喝茶。

白天威的臉上彷彿塗上了一層霜，一進門的時候寒氣逼人，如今雖然稍稍溶化了一些，依舊令人望而生畏，不肯輕易接納馬少坤，沉吟一下，道：「想要跟白家結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照着規矩來。」

無敵公子追問道：「都有那些規矩?」

「第一個條件自然是要有錢。」

「要聘金?」

「不能說是聘金，應該說只是一種財力的展示，白家的女兒總不能嫁給一個窮光蛋呀。」

「多少?」

「爲免遭人非議，說凌雲堡嫌貧愛富，只要三千兩銀子就可以了。」

數目不算太大，阿坤還負擔得起，收談話費，賣刀賣消息等的進帳數不在少，當下毫不考慮，探懷取出三千兩銀票來，往桌上一放，爽朗的聲音道：「不多，不多，銀票在此，請白堡主過目。」

青衣儒俠白天威連正眼都沒瞧一下。

由總管百世昌收去過目。

小三子專門跟阿坤唱反調，冷言冷語的道：「不少，不少，若是平均每個月都有三五個傻蛋前來應徵，單是這一筆銀子一年就有十幾萬，難怪凌雲堡富甲一方，大概正是沾了生女兒的光啦。」

百世昌慍怒道：「小友誤會了，展示一下即可，並不實收，請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要說區區十幾萬兩，再加十倍凌雲堡也不會放在眼內。」

話一說完，當場將三千兩銀票退還給馬少坤。

小三子又有高見，猛說風涼話：「嗯，這還差不多，否則，萬一娶不到大小姐，豈不要貼老本。」

阿坤是個急性子，追問第二個條件是甚麼？

白天威立道：「第二個條件是要有眞才實學。」

「如何才算是具有眞才實學？」

「經過測試即知。」

「怎樣測試？」

「請到外面來。」

* * *

外面是個院子。

院子裡有一口枯井。

井邊擺着一把石鎖。

石鎖好大，約有三百斤左右。

白天威指着石鎖道：「這把石鎖重達三百二十八斤，是專門測試膂力的。」

百世昌進一步解釋規則道：「單手握鎖，高舉過頂！前行三步，再退回原處，將鎖放下，便算合格。」

小三子一時技癢，也想露露臉，猛一個箭步跨了過去，信口開河道：「本少爺先試試，如果過得了關，就把白冰冰的妹妹嫁給我好了。」

單手握鎖，紋風不動，雙手齊來，也僅能提離地面少許，累得他汗下如雨，氣喘如牛的道：「哇！好重啊，看來想討白家的女兒做老婆還眞難啊！」

阿坤的情形却不一樣，內力充沛，力大如牛，單手一抓，便輕而易舉的舉起來了。

高舉過頂，前行三步，再退回原處，從容不迫的放回原來的地方。

馬少坤額頭無汗，呼吸均勻，淡淡一笑道：「這樣是否合格？」

當然合格，白天威想找麻煩也無法在豆腐裡挑出骨頭來，道：「少俠膂力過人，堪稱上駟之才，且看在暗器方面的表現如何。」

小三子嘰哩呱啦的道：「又不是考狀元，怎麼十八般武藝樣樣都來？」

百世昌笑道：「這比考狀元還重要，雀屏中選的人不僅是我家大小姐的夫婿，也是凌雲堡未來的堡主，豈可等閑視之。」

經他這麼一說，阿三終於開竅了，風趣的傻笑道：「說的也是，蠢才怎配得上大美人，草包也不配當凌雲堡的堡主。」

馬少坤道：「但不知暗器方面怎樣測試，標準在那裡？」

院角有一棵樹，樹上停着三隻小麻雀，在晚霞的輝映下，吱吱喳喳的叫個不停，狀甚親暱，白天威道：「就拿這三隻小麻雀當目標吧。」

小三子的嘴快，脫口就說：「打死？」

百世昌冷哼道：「打死算甚麼一流技藝，販夫走卒也辦得到。」

白天威道：「只許傷到麻雀的翅膀，不可傷及牠們的生命，必須墜落在地，不得飛上天去。」

此話一出，阿三臉色大變，大聲喳呼道：「難，難啊！」

是很難！

翅膀必須削得恰到好處，方可在不傷及麻雀生命的原則下，又使牠無法飛上天去。

一隻麻雀或許還好辦，三隻在一起就難上加難。

速度、方位、距離的計算一定要精確無誤。

眼法、手法、技法更需要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只有一種情況可以完成使命。

暗器疾掠而至，麻雀受驚飛起，就在振翅欲飛的那一瞬間，暗器的速度陡地加快，電閃而過。

否則，雙翅一旦展開，便喪失良機，不是暗器落空，就是傷及生命。

難，難啊！

難上加難！

放眼武林，走馬江湖，恐怕沒有幾個人有此能耐。

不難！

* * *

阿坤有此能耐。

因爲他有魔刀。

因爲他已練成玄元神功。

第一把魔刀驚起麻雀，振翅欲飛。

第二把魔刀刖斷了牠們的小翅膀。

第三把魔刀彷若一隻大老鷹，將三隻小麻雀逼落在地。

手法絕妙，迅若奔雷，大家還沒有看清楚是怎麼回事，魔刀已回到鹿皮囊中。

「高明！」

「神奇！」

「棒極了！」

讚歎聲中，白冰冰、百世昌，以及兩名守衛，居然不約而同的，情不自禁的鼓起掌來。

白天威沒有鼓掌，亦不會叫好，但臉上的冰霜似乎又解凍了少許，道：「下面想考驗一下馬公子的內力修爲。」

小三子道：「內力修爲怎麼考驗？」

青衣儒俠緩步走向枯井，不疾不徐的道：「很簡單，憑個人的內力，只要能從枯井內汲出水來，就算合格過關。」

「井內有水嗎？」

「枯井自然無水。」

「無水如何汲上來？」

「功力到家，自會無中生有。」

「笑話，這太玄啦，簡直是故意刁難。」

無敵公子馬少坤不以爲然：「不玄，也不難！」

小三子錯愕一下，道：「阿坤哥，

你辦得到？」

「辦不到憑甚麼討老婆。」

「這種事吹牛可沒有用。」

「咱家絕不吹牛！」

* * *

阿坤沒有吹牛。

立以行動提出答案！

只見他上前三步，站立井邊，運足了一掌眞力，猛地往枯井內一壓，僅一刹那的工夫，便又將手掌提上來。

說玄眞玄，說怪眞怪，隨着他這一提之勢，果然冒上一股水柱來。

還不小，足有碗口粗細，清澈透明，源源不絕，嘩啦啦的很快就弄濕了一片地。

掌聲再起！

歡聲雷動！

牛梅芳、白冰冰、百世昌都看傻了眼。

小三子也傻眼了，一臉駭異的道：「水從那裡來？」

阿坤道：「從井裡來。」

「枯井裡沒有水呀。」

「甘蔗也沒有。」

「哦？」

「一壓就有。」

「我明白啦，是擠出來的！」

「明白就好，你總算還不太笨！」

水勢不小，已經弄濕了半個院子，馬少坤神采飛揚的道：「久旱不雨，花園裡的花可能正需井水滋潤，要不要咱家代爲引水澆花？」

阿坤曾在此做過雜役，曉得花園在那裡，單掌巧妙的一導一引，水柱便如怒矢般朝花園的方向射去。

白天威的臉上終於出現了一絲笑意，道：「少俠確有眞才實學，武功的測試暫時告一段落。」

馬少坤頷首一諾，收起內力，水柱立告消失。

小三子跑到井邊一看，井內依然無水，伸一伸舌頭道：「這跟變魔術差不多嘛，好神啊。」

一扭頭，又對白天威道：「要不要再試一下拳脚上的功夫？」

青衣儒俠道：「稍待還有機會。」

「輕功呢？」

「三位來時已試過。」

「如此，他現在就可以成親了，今夜就可以入洞房？」

一雙賊眼，瞧瞧馬少坤，望望白冰冰，眉來眼去，恨不得馬上就把二人拉在一起。

百世昌道：「還早，還早，假如這樣簡單，我家大小姐早就嫁人了。」

一直不曾開口的牛梅芳也說話了：「是嘛，如果龍門好進，早已戶限爲穿，大小姐連娃娃也生下來了。」

無敵公子道：「在下想知道，到現在爲止，一共有幾人通過這幾關？」

白天威不假思索，立道：「只有一個。」

「誰呀？」

「萬里長。」

「現任的逍遙宮主？」

「沒錯，就是他！」

阿三臭罵道：「媽的，這個老不死眞不要臉，一大把年紀了，還妄想老牛吃嫩草。」

百世昌冷笑道：「姓萬的寡廉鮮恥，志在接收凌雲堡，霸佔白家的龐大產業。」

小三子無限關切的道：「後來是怎樣渡過這一劫的？」

「沒有通過我家大小姐這一關。」

「白姑娘把他打敗了？」

「是大小姐根本看不上眼。」

「冰冰姑娘有決定取捨之權？」

「當然，婚姻乃終身大事，誰願意嫁給一個糟老頭，願與不願，大小姐有權做主。」

「是啊，是啊，倘若來者不拒，一朵好花八成會插在牛糞上。」

望了白冰冰一眼，阿三替馬少坤當起說客來：「阿坤哥年輕有爲，英俊瀟灑，家世顯赫，前途無量，又是現任的武林盟主，像這樣的丈夫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妳一定不會打回票。」

白天威亦轉身面對着愛女道：「冰兒，爲父也想聽聽妳自己的意見。」

冰山已化，積雪已溶，冰雪美人早已芳心默許，給阿坤拋去一個媚眼，羞答答的道：「一切全憑爹爹做主。」

女孩比較保守，含蓄。

江湖兒女也不例外。

儘管芳心默許，還是說不出口來。

所謂「一切全憑爹爹做主」，實際上就是願意的同義詞。

白天威笑容可掬的連說了兩句：「我兒同意就好，我兒同意就好。」

小三子也喜不自勝的連說：「好極了，好極了，看來我們今夜就可以住在凌雲堡，喝喜酒啦。」

青衣儒俠又繃起了臉孔，沉聲道：「還有兩關未過。」

阿坤愣了一下，迫不及的道：「那兩關？」

白天威道：「先打敗小女，再打敗老夫。」

小三子聞言直跳脚，聲急語快的道：「甚麼？還要打敗你們父女倆？開玩笑，這不是窩裡反嘛，眼看就是夫妻啦，蓋一條被子睡一張床，動手動脚的多傷感情，不如免了吧。」

青衣儒俠不答應：「不行，拳脚功夫尚未測試，也是規矩。」

「不能廢除？」

「不能廢除！」

「盼再三思。」

「絕不更改！」

既然不能更改，小倆口只好披掛上陣，一決雌雄。

不過，經過一番磋商後決定，無需動刀動劍，也不必正面交手，只要各挨對方的三招就可以了。（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左太斗拜會楚百川，談了自己的做法，便離去，再向湯大娘、桂夫人面授機宜。戈平陽慫恿三魔頭天南一鶴石敬山、秦嶺老怪封朝陽、虎頭蜂關天雄，他們都想到廢園發財，結果兩魔被湯十郎和桂月秀打死，關魔受重傷逃出，反被戈平陽將他處死。三魔死後，戈平陽知道桂家母女逃出地牢，懷疑他的八個侍婢作內奸，將丁翠兒等殺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左門主得報大仇　絕陰指暗中相助

只不過石中花已經不要命了，生機已失，那就一切全豁出去了。

另一邊，石中玉也在慢慢的移動，便在她的移動中，石中花一把短刀拋過來，道：「妹子，快接住。」

石中玉一把接牢，戈平陽却淡淡的直如沒看見。

他淡淡的道：「老夫等着妳們把實情說出來了。」

石中花咧嘴吃吃笑，道：「老魔頭，你很想知道嗎？」

戈平陽嘴角一牽，道：「快說，那一對母女是怎麼逃出去的。」

石中花反而對她妹子道：「聽聽，這惡魔他仍然不死心，她把咱們吃定了。」

石中玉道：「姐，咱們還怕甚麼？死也不說。」

石中花好像很高興的道：「妹子，妳這麼說，姐便也放心了。」

戈平陽道：「老夫不信妳們能忍受那萬蟻鑽心之苦！」

石中花道：「你仍然不會知道。」

石中玉也尖聲道：「對，姐，咱們死也不說。」

戈平陽緩緩站起來了，他往石家姐妹二人走着，只不過他尚未走到石中花身邊，便見石中花一聲淒笑：「咯……」笑聲未已，尖刀反刺，「噗」的一聲扎入自己的肚子裡，立刻，她口中溢出鮮血來。

戈平陽疾伸手去抓，石中花「噗」的一口鮮血便往戈平陽噴去。

戈平陽偏頭，左半身已被鮮血染了一大片。

「姐！」

石中玉尖叫聲中，尖刀也已扎入自己胸口，她慘笑着往地上倒下去了。

戈平陽忿怒的一咬牙，奮起一脚，直把石家姐妹也踢落在地牢中。

＊　＊　＊

戈平陽從「怡養園」中怒氣冲冲的走回戈家堡，迎面便碰到戈家堡大總管「快刀」劉不疑與四大金剛「黑豹子」吳爲正，「坐山鵰」曹代洪，「奔牛」柯一發，以及「雙頭蛇」史國昌，五個人正要往大廳那面走。

戈平陽一聲沉吼：「擊鼓！」

大總管劉不疑聞言，猛的吃一驚，因爲那個牛皮大鼓擺設在堡門樓上已經許多年未曾有人敲過。

戈家堡中人均知道，堡樓上的那大鼓最後一次敲擊，還是許多年前戈家堡抵抗大批山東响馬時候的事，如今……

劉不疑立刻迎上去，道：「堡主，莫非……」

戈平陽厲叱道：「擊鼓！」

他大步往大廳上走，大總管立刻應一聲：「是。」

他不敢再多問，戈平陽的脾氣他最清楚，發起火來是會殺人的。

四大金剛沒有人開口，他們轉而

跟着戈平陽一路進了大廳。

眞快，不多久，便聽得堡樓上傳來雷也似的擊鼓聲，戈家堡中男女老少齊吃驚，便也匆忙的往大廳前的院子集中起來。

這些人站滿了大院，至少百多口之衆。

劉不疑匆匆走進大廳。

「堡主，全堡的人到齊了。」

戈平陽微紅的臉上，好一片煞氣出現。

他剛在廊上站定，只見廊前六個怒漢圍上來了。

這六人並非別人，戈家堡的十三太保是也。

如今戈家堡警鼓响徹整個戈家堡，戈平陽的十三太保當然會急急的趕來了。

戈平陽的十三太保中，已有七人前後兩次死在左家廢園中，死不見屍，戈家堡的人便把他們列爲失踪。

頭一批失踪三人，分別是莊懷古、劉大年與于世爭、第二批死了夏不邪、尹大金、花長紅與張斗，現在……

現在圍上戈平陽的只有六人，他們分別是關宏大、李大海、卜通、齊爲仁、包誠仁與戈敢，其中戈敢乃戈平陽的侄兒。

戈平陽見人已全部站在院中，便冷沉的逼視着大伙，道：「兩個月內，咱們的弟兄有不少在左家廢園失踪，快六年了，咱們至今一無所獲，而左家廢園中却出現一對母子在作怪，如今又有姓桂的母女。」

他咬着牙，因爲他想着桂家母女逃出地牢，帶給他太大的威脅，加上湯十郎的被救，逼使他只有硬幹了。

他原本打算再等些時日，等他調派在左家廢園四週的人把正確的消息傳來，如今……

如今便是三位黑道頂尖老人也難得逞。

大院子裡面的人直瞪眼，沒有一人敢開口。

戈平陽雙手高舉，大聲吼道：「左家廢園不就是三個女的加上一個小子嗎？」

大總管「快刀」劉不疑重重的道：「堡主，你下命令，由屬下率領二十名弟兄，今夜就摸進左家廢園，就不信他們是三頭六臂。」

他此言一出，戈平陽身後的四大金剛直點頭。

十三太保中的戈敢也開口，道：「大伯，劉總管的話對，今夜我們殺進去。」

戈平陽冷哼一聲，道：「洪家寨的洪家兄弟怎麼樣？他們與終南雙義聯手，至今失踪沒消息，還有那關天雄、石敬山與封朝陽，他們也完了，你們行嗎？」

劉不疑道：「堡主，屬下有主意。」

戈平陽道：「甚麼主意？」

劉不疑道：「咱們把弟兄掩在左家廢園附近的林子裡，暗樁全是弓箭手，然後一把大火燒起來，堡主……」

他的話聽得戈平陽直咬牙。

戈平陽道：「本來不打算放火燒，因爲還未曾找到忠義門的寶物，如今這光景，誰還再去想財寶。」

劉不疑又道：「火起之後，藏在左家廢園的人必定往外逃，咱們不難將他們一一收拾掉。」

他頓了一下，又道：「等到官府的人發覺，咱們早就撤退回來了。」

戈敢撫掌點頭，道：「等到官府的人查看死了的人，全與咱們不相干，妙計。」

戈平陽想了一下，點點頭，道：「倒也是一條可行之計，這事由你安排，今夜二更天大家飽餐一頓，三更天殺上左家廢園，老夫親自督陣。」

他把這事當成打仗了，果然梟霸野心。

那劉不疑聽說這一回堡主親自出手，便知道事情嚴重，他把任務加以分派。

戈家堡四大金剛，每人帶領十名手下，分別掩藏在林子裡，以弓箭爲主，捕殺爲輔，絕不放過左家廢園出來的任何一人。

劉不疑自率二十名兄弟，潛近左家廢園便放火，只有戈平陽，率領他僅有的六位太保，必要時候攔殺逃走的人。

這種計謀應是十分週全的了。

戈家堡的人不進左家廢園去殺人，這樣便也減少不必要的冒險，只等着收拾逃出來的人了。

＊　＊　＊

戈家堡在作充分的準備，他們準備再一次攻上左家廢園了。

五年多以前，這些人曾經血洗左家忠義門，那時候是會合各路人物圍殺，而且十分順利，忠義門完了，但戈平陽仍然一無所獲。

這一次他狠了心，放火燒吧！殺人要緊，財寶次之了。

戈家堡沒有吃晚飯，晚飯改在二更天，二更天以前睡覺養精神，那劉不疑早就把各路人馬與佈置安排好了。

四大金剛之一的「黑豹子」吳爲正，率十人固守住左家廢園的正面大廣場上。

「坐山鵰」曹代洪率十名漢子，把守在左家廢園的後面荒坡亂石堆裡。

「奔牛」柯一發率十人守在左家廢園的左面。

「雙頭蛇」史國昌率人守緊左家廢園的右面。

另外，兩名大漢抬着戈平陽的大朴刀，伺候在戈平陽的便轎後面。

「九頭獅子」戈平陽要正面同左家廢園中的湯十郎四人幹上了，他擺譜前往左家廢園。

戈平陽也相信，等到他出手的機會怕是不多，多一半左家廢園裡面住的人出不來。

* * *

戈家堡很靜，這光景是很少有的現象，便是戈家堡的大堡門，天未黑便關起來了。

堡門雖然關起來，但二更天剛到，整個戈家堡便立刻動員起來。

戈家堡中女的熱水又做酒飯，男人磨刀霍霍响，這就要準備出發了。

四十個漢子也把弓箭背上身，分別跟在四大金剛四個人的身後面。

戈平陽站在戈家堡的門樓下面瞧，不可一世的直點頭，他還走到每一個人的面前看一遍，站在石階上大聲的吼了兩句話：「事情要乾淨俐落，回來自有重賞。」

只見他大手一揮，然後……

然後堡門開處，戈家堡內毒蛇出洞似的溜出這一伙殺人凶胚。

這些人沒有一個大聲出氣，小跑步全是足尖着地沒聲音，他們繞道過了順天府城往東走，眞的是神不知鬼不覺，只因爲這寒冬半夜刮着西北風，人們早已經鑽進被窩睡大覺了。

* * *

來了，來了，果然熬不過的來了。

這話是楚百川說的。

楚百川一連兩夜都與他的兄弟與女兒潛在左家廢園西邊的小坡上，那兒看得也最遠。

楚百川沒有叫他女兒再去左家廢園，他們守住這一帶，爲的是想替忠義門做些甚麼。

楚百川說得對，不能白費左門主的金子，必須主動的爲左門主做些甚麼。

一邊的楚大川道：「看，來的眞不少嘛。」

楚香香急壞了，她急對她爹，道：「我這就去對湯公子他們示警呀！」

楚百川搖頭，道：「不可。」

「爲甚麼不可以？」

「時辰未到，幫人要幫在節骨眼上才有價值。」

楚香香不懂她爹的意思，但楚大川懂。

楚大川拉住楚香香的臂，道：「別衝動，聽話。」

楚香香心中發急，却也不能不聽話。

* * *

有一批漢子走得快，剎時間穿入竹林中去了。

然後又見大批黑衣人分別往左家廢園四週分散開來，看上去根本就是把左家廢園團團圍住了。

這些黑衣人又用黑巾幪着半張面，野狠也似的匐在荒草中不動了。

便在這時候，只見小路上轉出一頂便轎，圍在轎的四週，正是戈平陽的十三太保中僅有的六員……六個人的肩上揹着清一色的大砍刀，看上去還眞夠威風。

轎上面，當然坐的是戈平陽。

戈平陽的轎子已到了竹林左面高地，他並未下轎來，却見他遙遙的看向遠處灰濛濛的左家廢園，不由地自鼻孔中冷哼一聲。

守在轎子右面的戈敢，向戈平陽一禮，道：「大伯，人馬一切就緒，就等大伯下令了。」

戈平陽道：「甚麼時辰？」

戈敢道：「就快三更天了。」

戈平陽道：「動手。」

這就是命令，只見那叫卜通的太保，立刻自懷中取出火摺子迎風一揮，便是一團火光亮起來。

那卜通往空中連揮三次，左家廢園的四週有了反應了。

四面火把燃起來，火把便往房上拋，有幾個火把往木樑屋脊上燃，不旋踵間，乾木遇火燒起來了。

便在這時候，半空中有人厲吼：「撤回林子裡，快！」

那些放火的人聞叫聲，立刻回身便跑，一頭鑽進附近的林中去了。

* * *

「娘，娘，快起來，有人放火了。」

這叫聲是湯十郎的。

「娘，快呀，敵人終於來了。」這乃是桂月秀的尖聲急叫，原來湯十郎與桂月秀二人在大廳之上培養二人的情感，正在你儂我儂的親熱着，忽見四週起火，他們也吃一驚的忙着去把兩位老人家叫起來。

兩個老婦人併肩跳出小廂外，桂夫人脾氣怪，騰身就往圍墻外面躍，湯大娘一把沒有拉住桂夫人，她喊叫：「等一等桂親家。」

不料桂夫人雙掌一錯往竹林撲，她才奔了五七丈，迎面射來一簇箭雨。

太突然了，風聲掩沒了弓箭聲，等到桂夫人發覺，她已中了兩箭在身上。

「啊……可惡……」

桂夫人的厲叫，引來了桂月秀與湯十郎二人的注意。

那湯十郎不顧一切的衝過去，奮力托住桂夫人，急道：「快回去。」

桂月秀出刀撥擋來箭，湯十郎已扶着桂夫人躍回後院子裡了。

桂月秀騰空飛回來，急急的大叫：「娘……娘……」

桂夫人一咬牙，前胸大腿兩支箭被她拔出來了。

湯大娘一看不怠慢，白衣女的靈藥立刻取出來，就在寒風中爲桂夫人把藥敷上去，桂夫人立刻舒了一口氣，她咬牙切齒的道：「戈平陽啊，我饒不了你。」

* * *

風吹火勢大，左家廢園三進巨宅已陷入一片火海了……

火勢大了，便也照得附近一片通紅，那不僅是左家廢園中的人可以一目瞭然被看見，便是竹林荒草中的人，也一樣的可以看到。

左家廢園起大火，湯大娘把四人集中在後院的水井邊，只不過他們可不打算從水井下面遁走，天太冷不說，逃了敵人是他們心有不甘的。

雖然敵人的攻擊太突然，也太出人意外，但湯大娘却也十分沉着。

「兒呀，你如何去搏殺那些弓箭手？」

湯十郎未開口，桂月秀開口了。

「我去。」

湯大娘道：「一個人怕不容易。」

湯十郎道：「我與阿秀齊出……」

湯大娘道：「我以爲咱們都別動，就在這兒等。」

桂夫人道：「這大火……」

湯十娘道：「這火雖大，還燒不着咱們，咱們等戈平陽的到來。」

桂夫人道：「大嫂子，這不妥，等大火燒光左家廢園，咱們便被敵人包圍住了。」

湯十郎道：「娘，別多慮了，我和阿秀殺出去，那些弓箭手不足爲患的。」

湯大娘正在猶豫，忽聞左家廢園左面傳來喝叱之聲，緊接着幾聲尖嗥傳來。

湯大娘點頭一笑，道：「終於有了反應，也正是咱們殺出去的時候。」

原來她老人家相信左太斗會出手，等左門主出擊，大家方可以往外衝。

其實並非左太斗出擊。

常州流星門的三人出手了。

* * *

原來當左家廢園起了大火，楚香香便急了，她見四面都是弓箭手，大火照得很清楚，於是，他們三人選中左家廢園的左面。

左面率領弓箭手的乃是戈家堡四大金剛之一的「奔牛」柯一發。

那柯一發正指揮十名弓箭手，對準着左家廢園的左面，桂夫人挨箭，便是他這邊的弓箭手所射。

如今，他們再也想不到，灰暗中忽然跳出兩男一女來，這三人一出現，還未照面呢，柯一發的手下便倒了一大半，柯一發暴吼如雷的揮動他的巨杵便砸過來了。

他厲吼：「他媽的，你們是何人，膽上生毛不是？敢來攪局……」

「轟！」

柯一發的巨杵沒有砸中正面的楚百川，倒把一株矮樹砸斷。

楚百川冷哼一聲，旋身一枚金錢鏢。

「噹！」

柯一發也非泛泛，巨杵回收，便也把襲來的金錢鏢打落在地。

那面，楚大川與楚香香二人又是幾枚金錢鏢，射得另外三面弓箭手尖號着帶傷往後撤。

於是，楚香香展開輕功往左家廢園撲過去了。

「湯公子！」楚香香站在圍牆上大叫，正遇上桂月秀也來到。

楚香香指着左家廢園左面，急道：「快，我爹與二叔正與一個巨漢在林子裡殺起來了。」

桂月秀道：「我去！」

湯十郎道：「阿秀，你還是保護娘吧！」

他早已對桂夫人改口叫娘了。

桂月秀道：「娘不要緊，今夜我非殺戈平陽那老魔頭不可！」

她一個觔斗往外翻，湯十郎便也與楚香香跟上去了。

* * *

柯一發身高六尺八寸，標準的巨漢，五十八斤重的巨杵舞得滴水不進。

他的臂上已中了兩枚金錢鏢，他連哼也不哼，倒把合擊他的楚百川與楚大川兩弟兄二人砸得急閃不迭。

於是，桂月秀當先躍過來了。

她並不多開口，身子一躍，來了一個「乳燕歸巢」，那麼神奇的一頭鑽進柯一發的懷裡了。

姓柯的巨杵回砸，然後他齜牙咧嘴的抛去手上巨杵，雙手攔腰抱向桂月秀。

他拚上命了，因爲他已挨了七刀，而桂月秀的刀仍然在他的身上開口子。

柯一發自知難脫身，抛下巨杵抱敵人，他抱住桂月秀了，但桂月秀的右手「追魂刀」却也削過柯一發的脖子。

「噗叱！」

好一道鮮血標得桂月秀一頭一身。

「唔！」

柯一發原本有力的雙臂，緩緩的從桂月秀的兩邊往下滑，那種雙目流露出無奈的恨芒，眞叫他死不甘心。

楚香香見桂月秀出刀辛辣，嚇得一哆嗦，幾曾見過姑娘這般潑辣，她看了一下湯十郎，却發現湯十郎往左家廢園的後面撲過去了。

楚香香低叫一聲便追上去。

那流星門門主楚百川也被桂月秀的刀法嚇了一跳，他拉住楚大川道：「老二，這姑娘的刀法好像傳言中的追魂刀法，否則……」

楚大川點頭，道：「夠狠的了！」

老哥倆只說了這麼兩句話，便聽得附近幾聲乾啦啦的大叫聲：「殺！」

「殺！」

這叫聲正是從竹林子裡發出來的，這時候左家廢園裡面，火勢十分猛烈，還發出劈哩叭啦聲。

就在火光的照射下，湯十郎已奔進竹林中了，在他身後，楚香香與桂月秀分開左右緊跟上。

再看那楚百川與楚大川二人，早

已往左家廢園的前面大荒草場上飛射而去。

竹林中傳來湯大娘的叱吒聲，桂夫人不顧身上在流血，一個前撲之勢，左右兩手已抓住兩名弓箭手，只見她雙臂掄動，生生把兩個大漢摔死在地上。

戈家堡這面，固守左家廢園右翼的，乃是戈家堡中四大金剛之一的「雙頭蛇」史國昌。

那史國昌手中一對短槍，正與湯十郎碰個照面。

姓史的個頭粗又壯，一對短槍舞得十分銳猛，口中不住的喊「殺」，便是他叫的。

湯十郎不叫，反身抖手一箭，「噹」的一聲被史國昌格落在地，倒令湯十郎一怔。

楚香香不出聲，陡然打出一鏢。

「喲！」史國昌的左面頰上挨了一鏢，狠狠的嵌在上面。

史國昌也是狠角色，舉着雙槍便往楚香香撲過去。

「你奶奶的，吃老子一槍！」

楚香香拔身三丈餘，她的下面，一團人影兒閃掠，桂月秀已往史國昌殺去。

「卡！」

「喲！」史國昌再發出一聲怪叫，他的左臂挨一刀，桂月秀一掠再回殺，却遇上一個虯髯黑漢截住她。

那虯髯黑漢「哇哇」厲叫，光景是率人放火的戈家堡大總管「快刀」劉不疑率領二十名戈家堡的弟兄們圍殺過來了。

於是，這些人半圓形的便在這大片竹林中把湯十郎、桂月秀、楚香香，還有湯大娘與桂夫人圍住了。

不旋踵間，便見後面的戈家堡四大金剛之一的「坐山鵰」曹代洪，也舉着虎爪率領着十名弓箭手圍上來了。

這是一場混戰，雖然不易放箭，但這些精選來的大漢們，仍然個個驍勇，人人肯拚命。

竹林之中不時傳來喝叱與淒叫，湯十郎似乎已殺紅了眼，他狂吼如虎，與他娘形成犄角之勢，相互支援，交叉搏殺。

竹林中斷殺得慘烈，便在左家廢園正面大廣場上，如今也已混戰狂殺不已。

楚百川與楚大川兄弟二人剛撲到，便聞得場邊傳來弓箭聲，兄弟二人忙伏在地面上，先躲過一排箭矢，便在這時候，只見不遠處冒出四名怪漢來了。

這四人手持長短刀各一把，宛似地下冒上來的幽靈，只一出現，那麼巧的就在七八名弓箭手的身後面。

四個大漢不出聲，舉刀便殺。

四個人的手法也怪異，出刀必見鮮肉拋飛，鮮血迸現，接着便是狂嗥之聲。

於是，潛伏中的「黑豹子」吳爲正舞着雙刀迎過來了。

弓箭手少了七八名，楚百川與楚大川一聲狂吼，雙雙騰空殺過來了。

那吳爲正迎着一個怪漢殺，他越殺越吃驚。

吳爲正二十一刀狂殺過，人已退到大樹邊，他沉聲怪叫，道：「你……你他媽的沒有死？」

不料他只得到對方一聲冷笑，然後十七刀往他捲過來，長短刀上砍下挑，逼得吳爲正哇哇怪叫：「他媽的，你是人是鬼？」

那怪漢在火光照射下，一聲狂笑，道：「你死吧，姓吳的雜種！」

這怪漢竟然認識吳爲正。

＊　＊　＊

「黑豹子」吳爲正當然心中吃驚，因爲在火光照射下他看得清楚，這四人怎麼會從地面下冒出來，而且迎面這人他一看便似乎認得。

「黑豹子」吳爲正厲吼：「他媽的，你莫非就是成虎，狗操的，你沒死呀！」

他應該認識成虎，因爲當年忠義門與戈家堡原本就是毗鄰而居，誰的門下是甚麼人物，雙方自然很清楚，當然，成虎也認識吳爲正。

成虎，正是潛在地道的左太斗四大武士之一，如今四人全由地下衝殺出來了。

成虎只一發現吳爲正，不由分說便撲過來了，這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他聞得吳爲正的吼罵，怪叫一聲，道：「姓吳的，成大爺當然沒死，這就要超渡你了。」

吳爲正驚怒交加，道：「媽的，五年多了，你小子躲在甚麼地方不露出面？」

成虎冷冷的吼道：「老子時刻等你們送上門來，姓吳的，你們終於還是來了，來送死了，嘿！」

「殺！」

吳爲正發動了，「黑豹子」吳爲正的雙尖刀交織成一片冷焰，上下翻飛着罩住敵人。

成虎一聲厲笑，長短刀毫不猶豫的兜頭便是二十一殺，火光照耀下看得清楚，這二人照上面就見血。

那成虎不但出刀，側身還踢出十七腿一路連環踢，却也聽得「砰砰」兩三聲。

這二人肉搏得十分慘烈，一時間還有得拚的。

＊　＊　＊

戈家堡方面，四大金剛之一的「坐山鵰」曹代洪，雖然左臂上挨了一刀，面頰上還削開一道傷口，却仍然凶殘不減，驍勇有餘，他大吼着催動他的幾個手下弓箭手，拋棄弓箭，拔刀拚搏，而他本人也掄動虎爪直往楚香香奔殺過去。

只不過他還未撲近楚香香，突然斜刺裡衝來一個大個子，長短刀舞得狂，大吼一聲便把曹代洪攔住了。

這二人照上面，曹代洪尚未看清來者何人，便聽得對方嘿嘿冷笑聲：「憋了快六年，也輪到老子揚眉吐氣了，姓曹的，你個王八蛋，還認得你家趙爺嗎？」

曹代洪大吃一驚，厲叫道：「他媽的，你不是死了的趙永年嗎？你沒死？」

趙永年正是左太斗身邊四大武士之一。

他哈哈冷笑，道：「我死？我死誰來超渡你？」

一咬牙，曹代洪道：「媽的，誰超渡誰，不嫌言之過早嗎？」

趙永年一掄手中刀，厲叱道：「那就閒話少說，你還是接招吧！」

他撲上去便是十三刀交替撲擊，這兩個人說殺便殺，聽罷，就好像在打鐵一樣，發出叮叮噹噹聲。

趙永年似乎不要命了，他欺身逼近敵人右前側，長短刀已沾上敵人身子了。

曹代洪幾乎握不緊他的那把十分霸道的虎爪，從右上臂直到右肘，開了一道長長的血口，鮮血剎時標流出來。

趙永年也不好過，曹代洪在虎爪落空同時，巧妙的提起左腿，膝頭撞在趙永年的小腹下關元，直把趙永年頂撞得「喲」的一聲撞在一株竹子邊。

趙永年沒倒下去，他猛吸一口氣，咬牙切齒的又撲上來了。

曹代洪的虎爪已交在左手，立刻又與趙永年狠幹起來，剎時間，二人還眞有得拚的。

＊　＊　＊

竹林中的追逐搏殺，漸漸在移動，移動向左家廢園的前面廣場之上。

左家廢園的第二座大廳也燃燒起來了，從外面看上去，左家廢園就是一片火海。

火光中仔細看，戈家堡近五十名兇漢，拚命的在扭結成一個包圍圈，很自然的把湯十郎、湯大娘、桂家母女，以及楚香香幾人包圍在大廣場中央了。

而另一面，大片竹林之中，左太斗的四大武士與楚百川兄弟二人，則分別奔騰追殺。

戈家堡的四大金剛之一的「雙頭蛇」史國昌，却在撲殺中正遇上忠義門四武士之一的馬面文昌。

這二人相互只一瞪眼，甚麼話也不說，便狠幹起來了。

於是，左家廢園前面的大廣場上，一時間殺聲震天，血肉橫飛，淒叫聲此起彼落。

再看湯十郎，已被十八個人硬生生把他逼開湯大娘身邊，這時候誰也難顧誰了。

桂月秀也一樣，她身上的血已分不清是她自己的還是敵人濺上身的。

桂夫人帶傷血戰，她的頭上也流血了，但有三個戈家堡大漢，生生被她以「蛤蟆功」掌力震得七孔流血而亡。

楚香香的金錢鏢快要打完了，雖然有十幾枚打中敵人，但敵人悍不畏死，帶着鏢傷圍殺她，一時間也弄得她手忙脚亂，不到要命時刻，再也不敢亂發鏢。

這正是以多勝少、以大吃小的殺法——十個殺一個，當然是夠人忙的了。

＊　＊　＊

戈平陽的便轎已越過竹林，到了大廣場邊上了。

他的六名「十三太保」正侍候在他的身邊，他稍看場中搏殺，便露出一個愉快的冷笑。

他相信，左家廢園中大概就是這麼幾個人了。

他也有篤定的感覺，他就要掌握住這一場搏殺的主動，不久就要控制大局，邁向勝利了。

他並不急於把身邊的太保投入戰場，他在等。

但他再也想不到，還有個人也在等。

戈平陽愉快的低頭看看身後，那是兩名大漢正抬着他的大朴刀。

火光熊熊中，戈家堡圍殺的兒郎們似乎已倒下快二十人了，但情況却是有利的。

戈平陽望向竹林裡面，他忽然雙眉一挑，因爲他這時候才發現楚百川正與率人放火殺回來的大總管「快刀」劉不疑肉搏得好不慘烈。

「快刀」劉不疑原是率領二十名兄弟們放火燒房子的，他在任務完成之後，便把二十名兄弟投入圍殺湯十郎五人上面，他以爲湯十郎五人乃眞正敵人，而他自己却殺入竹林中，正遇上「流星門」楚百川。

楚百川原與柯一發幹上的，但當柯一發被桂月秀殺死之後，他便轉入竹林中與剛奔入竹林的楚大川聯手，準備衝入大廣場支援女兒楚香香，却正碰上「快刀」劉不疑，於是他與劉不疑便殺在一起了。

楚百川邊殺邊叫：「兄弟，快衝進去支援香香。」

楚大川大叫：「哥，你多加小心！」

只這麼一句話，那楚百川已和劉不疑二人對殺對砍起來。

楚百川乃一門宗主，金錢鏢更是一絕，劉不疑的身上至少已中了五枚，有兩枚已入肉不見了，但劉不疑不哼一聲，因爲他很會挨鏢，楚百川發鏢他不閃，出臂或以刀去撥去挨，他的手臂之上便嵌着三枚金錢鏢。

＊　＊　＊

這眞是一場不要命的搏殺，這時候的人們心中，只有一件事情，那便是如何把對方殺死。

就在這時候，又見兩男三女也圍殺上來了。

兩男是大漢，看不清是甚麼樣的人物，但三女不陌生，正是「七尾狐」白玉兒，「小春天」馬艷紅，「小茶花」林玉，她們原是監視左家廢園的，左家廢園火起，幾里之外也可以看到，她們便也奔殺過來了。

三個女的也是黑道女煞星，只一投入圍殺，便不約而同的奔向湯十郎。

湯十郎一見也火了，「攝魂箭」他當槍使，「喲」的一聲便把當先撲來的林玉抹了個脖子開口。

「啊！」

林玉抛刀往一邊逃，楚香香一鏢打中她的後腦。

「吒叱」一聲，林玉倒在地上不動了。

馬艷紅大叫一聲「殺！」

她這一聲特別尖銳，目的是要戈平陽聽到，讓戈平陽知道她馬艷紅多麼的忠心。

湯大娘背上又挨一刀，雖然她把四個圍殺她的大漢打得吐血，但好漢難架人多，她老人家也免不了挨刀。

但湯大娘挨刀不吭聲，怕的是影響兒子湯十郎，湯大娘便是倒下去，她也不打算叫出聲。

大廣場上殺的殺，竹林之中也一樣，這時候戈平陽更愉快了，因為他還有生力軍在身邊。

戈平陽是不打沒把握仗的……他早就策劃好了。

他當然也發現桂家母女兩人了，只不過引得他一聲冷笑而已。

他發覺桂家母女兩人，遠不及他發現另外三個人還令他驚訝，那便是忠義門下四大武士的三人。

這時候成虎與吳為正兩人殺得皮開肉綻，却仍在相互的砍殺。

那趙永年兜緊了曹代洪，雙刀對虎爪，可眞也叫人吃驚，他兩人那種不要命的殺法，趙永年的面皮掉一塊，曹代洪的右耳也不見了，右肩頭還在冒鮮血，他被劈頭一刀砍慘了。

還有那馬面文昌對史國畠的雙槍，這兩人早就殺紅眼，誰也不退半步，殺了個血肉模糊。

* * *

當馬艷紅五人再加入廣場圍殺湯十郎五人……不，應該說是六人，因為楚大川已與姪女楚香香聯上手了。

但，這光景還是令戈平陽高興不已。

戈平陽撫髯冷笑。

身邊的戈敢開口了。

「大伯，是時候了，咱們上！」

戈平陽道：「再等。」

戈敢道：「所有隱藏的人，大概全部出現了，咱們衝上去，不出多久，必然擺平他們。」

戈平陽正自猶疑不決，因為，他在等着敵人是否還有埋伏的高手。

便在這時候，從左家廢園一側衝來男女七個人。

這七個男女來得巧極了，只見三女四男來得快，七個人只一來到大廣場邊，遙遙的只見一位白衣姑娘手一揮，便看到兩女與四名大漢往廣場之中殺進去了。

是的，白衣女席玉神與她的人馬趕來了。

原來她並未回天山不老峯下的玉神廟。

她守在十里外紮營，因為她相信，左家廢園不久之後必有一場大戰，那麼，報答湯十郎最好的方法，有甚麼比在湯十郎危機時候伸一把援手更佳了。

她把她的人馬駐紮在一個山坡上，她等，而且眞的被她等到了。

那齊姥姥大喝一聲，道：「湯公子，我們來了。」

黑妞兒也尖聲叫：「湯公子，我們小姐也來了。」

正在苦鬥的湯十郎聞言，一聲大吼：「殺！」他的精神可大了。

桂月秀也感激得精神大振，她看看圍殺她的人只不過五七個，追魂刀絕招盡出，殺得近身的兩人抛刀捂面倒在地，楚香香抖手就是七刀劈，把逼近的一個大漢削得「猴」叫着往後跳。

齊姥姥與黑妞兒，出手就放倒五個戈家堡大漢，另外四個白衣女帶來的大漢，却與白玉兒、馬艷紅，以及剛投入搏殺的兩名大漢幹上了。

這四人搏殺也夠凶殘，只照上面，便對準對方的砍起來，馬艷紅與白玉兒吃不住對方的砍刀劈，就想到逃，可是大漢擅摔角，長腿一勾，兩個女子一齊倒。

「啊！」

馬艷紅背上挨一刀，死得直瞪眼。

「七尾狐」白玉兒的左肩連臂中一刀，幾乎快斷了。

* * *

原本是勝利在望的局面，不旋踵間變了，變得形勢逆轉，令便轎上的戈平陽忿怒得沉聲戟指遠處站定的白衣女席玉神，道：「誰去，殺了她！」

戈敢大吼：「大伯，我去！」

他一躍三丈多，直奔席玉神。

席玉神只是淡淡的笑笑，她當然看到戈敢向她這邊殺過來了。

戈敢的刀已舉在半空中，口中厲喝：「老子宰了妳這妖女！」

席玉神仍然不動，她好像沒看到戈敢的刀已往她的頭上砍下來似的，只那麼舉起右手，好美的一隻手，併着食中二指點向戈敢。

「你要殺我嗎？」

「妳死吧！妖女。」

戈敢的刀幾乎已往席玉神的頭頂上砍落下來，但奇怪的是他的刀穩定的停滯在半空中。

戈敢面露痛苦之色，就好像他有力不從心之感。

席玉神却伸手一撥，戈敢的刀落向一邊，旋即「噹」的一聲落在地上了。

席玉神道：「不要殺我嘛，我又不會殺你。」

她的手揮出一掌，戈敢似中邪一般，回頭拔腿就走去。

齊姥姥兜上來了。

她老人家一邊殺，一邊還注意她家小姐，見戈敢奔殺過來，她連砸鋼杖二十七次，拔身便往戈敢撲去，正遇上戈敢茫然的回過身。

「砰！」

「啊！」

齊姥姥這一杖是重手法，打得戈敢半個腦袋不見了。

戈敢的嗥叫，令遠處的戈平陽驚怒交加，戈平陽原以為戈敢見了美姑娘生了憐香惜玉之心，他正欲大罵戈敢沒出息，不料……

戈平陽手一指，吼道：「去，把那老太婆宰了。」

他身邊跳出包誠仁，那包誠仁舉刀便往齊姥姥殺來了。

就在這時候，包圍着湯十郎的戈家堡人馬，幾乎已死傷大半，只不過二十幾個人還在拚命，這些人怎會是湯十郎與桂月秀他們的對手。

這光景戈平陽的心頭一緊，他以為再不出手更待何時？

戈平陽忿怒的手一揮，道：「落轎。」

便轎放下來了。

戈平陽手一指，道：「刀來。」

兩個抬朴刀的大漢，四十八斤重朴刀送到戈平陽的手中，且抬刀的與抬轎的四人也拔出砍刀來了。

戈平陽的身邊還有四位太保，四個人緊緊的跟上去，只聽得戈平陽站在場邊與竹林之間暴吼一聲如旱雷：「都住手。」

這一聲厲叫眞管用，戈家堡的人馬立刻奔到戈平陽的左右兩邊站定。

戈平陽只一瞧，他的人沒有一個不在流血，大約的數一數，六十人還不到二十七。

他咬牙怒視着廣場荒草中的湯十郎幾人。

這時候湯十郎與他娘、桂家母女、楚香香與她爹以及二叔楚大川，還有三名忠義門武士，沒有一人是完整的。

齊姥姥與黑妞兒，以及四名大漢是生力軍，他們六人還未掉肉流血。

湯十郎遙遙的對席玉神招手，道：「姑娘，妳們不應該回來的。」

席玉神站着仍未動，她淡淡的道：「如果我眞的返回天山，我會永遠心不安的。」

湯十郎道：「姑娘，此時此刻，那只有一聲謝謝了。」

席玉神笑了。

她笑得十分好看，火光中，她彷佛眞的是一尊玉神，那麼的美，那麼的聖潔可愛。

戈平陽也吃一驚，天下還有這麼美的女人。

但他只一看，便又冷笑，道：「湯十郎，到了我們決一死戰的時候了，你還等甚麼？」

不料湯十郎正欲迎上去，斜刺裡傳來一聲冷喝，道：「戈平陽，你說得不錯，是應該血債血還的時候了，老夫等的就是這一天。」

戈平陽大吃一驚，便是他身邊剛聚合的劉不疑、吳為正、史國昌與曹代洪，以及尚餘五人的太保們也都吃一驚的轉頭看。

於是，竹林中轉出兩個人來。

這兩人不是別人，忠義門四大武士之一的武進忠，隨着忠義門主「千面秀手」左太斗緩緩走過來了。

武進忠左右雙手各握着長短刀，那左太斗手中分別拿着子母金劍，他的腰上掛鏢囊，那一身門主身份的打扮，正是當年的左太斗眞面目，他再也不是湯十郎所見過的灰髮老人了。

戈平陽幾乎倒退了三大步：

「你……鬼呀！」

左太斗仰天哈哈狂笑，道：「你難道只怕鬼嗎？」

戈平陽咬牙，道：「那夜老夫親見你屍骨不全的死在前廳長廊上，你難道……」

左太斗咬牙，道：「姓戈的，你想不到吧！嘿嘿！你太大意了，你為甚麼忘了老夫的過去？當年江湖上曾出現過一個人，那人的外號叫『千面秀手』！」

戈平陽道：「早聞得千面秀手被少林慧空一掌擊斃，你……難道……」

左太斗道：「不錯，當年我被慧空大師一掌打醒過來，老夫來個移花接木，藉此脫離黑道，設立忠義門，三十年來不曾再幹甚麼傷天害理之事，却不料你……」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初時老夫不知道你這魔頭在暗中挖我忠義門的牆脚，還以為這是上天對老夫當年之事應有的懲罰，但萬萬想不到你這魔頭，暗中聯合黑道，血洗我忠義門，姓戈的，今日應該是清算這筆賬的時候了，你逃不了的。」

戈平陽哈哈一聲厲笑，道：「原來你並未死於西河渡口，嘿……只不過你的行踪倒也令戈某意料之外，竟然臥藏五年多才露臉，哼，你大概早就在此地某一處藏身吧！」

左太斗道：「也枉費你那謀奪忠義門財寶的野心了，姓戈的，你終於還是被老夫逼出來了。」

戈平陽大朴刀橫掄，一聲厲吼，道：「你不會又是一個易容假扮的左太斗吧！」

左太斗嘿嘿一笑，道：「你色厲內茬了，姓戈的。」

便在這時候，桂夫人與桂月秀走過來了。

桂夫人戟指戈平陽，叱罵：「老賊，你把我母女兩人陷入你那怡養園地牢中，眞以爲我們已死了?」

戈平陽咬牙切齒，全身一震，道：「老夫已把怡養園中幾個賤婢斃了，只不過妳母女多活幾日而已。」

桂月秀尖叫大罵：「你是老渾蛋，老魔頭，老王八蛋，我爹與你原是朋友，你爲何把我爹坑死在地牢中。」

戈平陽狂笑：「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桂月秀大叫：「還我爹的命來!」

她大叫着，一個觔斗直撲戈平陽殺去。

桂月秀人尚未到，戈家堡的「大總管」劉不疑橫身兜攔在中間，他大聲喝叱：「臭丫頭，老夫收拾妳。」

桂月秀出刀，而且十分辛辣：

「殺!」

「喲!」

劉不疑的左肩頭冒出鮮血來，但他乃「快刀」，就在他肩頭標血同時，他右手尖刀便也抹過桂月秀的上背偏左處，殺得桂月秀落地身子一偏。

「阿秀!」

湯十郎吼叫着，七個觔斗連着翻，他人剛落地，一支「攝魂箭」自袖中射出來。

劉不疑舉刀對準桂月秀尚未砍下，背後已中了一箭，他大叫一聲回頭看，迎面却又被桂月秀一刀切過小肚子。

「唔!」

劉不疑只叫了這一聲，便歪着身子倒下去了。

桂夫人與湯大娘兩人直往戈平陽逼去，却被左太斗伸手攔住，道：「兩位大嫂子且慢來，今天乃是老夫爲忠義門報大仇雪大恨的時候，兩位嫂子且請稍待。」

另一面，湯十郎正架住桂月秀，道：「妳受傷了，快退回去吧!」

桂月秀道：「咱們不是都受傷了?」

白衣女緩緩走過來了。

席玉神手中拿着藥，她笑對湯十郎，道：「湯公子，我這裡有靈藥，你快拿去。」

湯十郎不客氣，一把接在手裡，也不管這在搏鬥，立刻撕開桂月秀的上衣，把藥塗上去。

便在這時候，忽聽得戈平陽厲聲狂吼：「戈家堡弟兄們，給我殺呀!」

「狠宰呀!」

有人附和着，這些人便立刻對着迎面的湯大娘等不要命的撲上去了。

在人數上，看起來二對一的局面，這比之初交手時候幾乎一對十的局面，對湯大娘這方面，已經輕鬆多了。

雖然大部份已受傷，但論武功，眞正夠格的，也只有五名戈平陽的太保與四大金剛中的三人。

雙方只再接觸上，立刻就有人倒下去，當桂夫人一掌打得一個大漢吐血倒地的時候，她發出桀桀怪笑聲音，宛如蛤蟆聲。

她笑得還抑揚頓挫吶，冷不防地上死又復活的「七尾狐」白玉兒，她雖然被砍斷一臂昏死在地，但却又被桂夫人的笑聲激醒，她揮刀便往桂夫人砍。

「喲!」

「啊!」

桂夫人右上胯一刀見骨，她這麼一聲嘷叫，立刻引起桂月秀的大叫：

「娘!」

桂月秀奮不顧傷的飛撲過來，她也出刀，十七刀全部落在白玉兒的身上，她幾乎是亂刀殺死白玉兒的。

* * *

湯十郎正與她娘併肩搏殺撲來的兩個太保關宏大與李大海兩人，聞得桂夫人叫聲，又不能拋下他娘以二敵一，他暗自一咬牙，便把他袖中僅有的兩支攝魂箭用上了，他一共八支攝魂箭，這最後兩支乃是準備「伺候」戈平陽的。

只見他暴吼一聲：「殺!」

旋身疾轉，抖袖勁射，兩支攝魂箭已寒芒閃耀扎入關宏大與李大海兩人的胸口上了。

「唔!」

「啊!」

緊接着傳來兩聲「轟」，兩個人影已飛出三丈外，湯大娘的大力金剛掌把中箭的兩人，打得立刻死在地上。

湯大娘對湯十郎道：「快點看你丈母娘。」

「娘，咱們一起!」他又把攝魂箭從兩個死人身上連血帶肉的拔出來，也連血帶肉的又拉開機簧裝在牛皮套上。

母子兩人立刻往桂夫人身邊撲過去。

於是湯十郎把白衣女的傷藥交在桂月秀手中，他母子兩人就死守在附近了。

那面，戈平陽早就與左太斗兩人幹上了。

跟在左太斗身邊的武進忠，怒瞪着一對大眼睛，對戈家堡那一對抬朴刀的大漢叱道：「他媽的，你兩個還不過來受死。」

「哦……殺……」

兩個大漢齊出刀，光景恨不得分武進忠的屍。

武進忠回報以「殺」，他的雙刀隨着他的身子往側轉，他只轉了一半，左手短刀已送進一個大漢的肚子裡，帶起一股鮮血標濺。

武進忠却在拔刀之時，挺起右肩直撞向另一大漢身前，他的短刀帶着鮮血架住大漢的一刀殺，右手長刀已切得大漢無力的倒在地上，刀是切過大漢脖子的。

武進忠非把兩人宰了不可，這樣，他才能放心的往人多地方衝殺。

「殺!」他現在就去支援文昌、趙永年與成虎三人了。

* * *

左家廢園的大火仍然在燃燒着，左家廢園外面的大廣場上，也依然刀光血影。

但最叫人吃驚的，却是戈平陽與左太斗兩人的一場龍虎鬥。

戈平陽的大朴刀十分霸道，平掃橫砍帶着窒人的呼嘯聲，每出一刀，必是寒光半天不消失，看得出他的功力之雄厚，力道之威猛。

這兩人捨死忘生的狠幹，左太斗的金劍在重量上吃了虧，所幸左太斗左手的短劍還眞起了大作用。

他們從廣場一邊殺到另一邊，直到廣場上不聞打鬥聲，廣場荒草倒了·廣場上的人也倒了許多，戈家堡的人在一陣狂殺中死絕了，而湯十郎他們一共十八人，人人身上在流血，只有白衣女沒有，她站在湯十郎身邊，眼睛却看着打鬥中的左太斗與戈平陽兩人，她也緊皺眉頭。

戈平陽與左太斗已殺得忘我了。

席玉神低聲問湯十郎：「湯公子，我想知道，四塊玉原來都在你身上帶着嗎?」

湯十郎道：「只有一塊在我身上。」

席玉神道：「另外三塊?」

湯十郎道：「其實四塊玉全是左門主的，聞得妳尋玉心切，左門主便把四塊玉全部交還妳了。」

席玉神雙目一亮，道：「忠義……門主……」

她緩緩逼近左太斗與戈平陽，兩人已殺得披頭散髮，全身是血，但刀法仍然狠辣，一時間很難分出勝負。

齊姥姥歪着身子與黑妞兒兩人走近席玉神，怕她被刀波及。

齊姥姥還想拉住席玉神，但席玉神忽然閃動身法，她自朴刀上方掠過去，她並未殺戈平陽，就那麼併指疾點，隨之左太斗的一劍掃過來。

「喲!」

「唔!」

戈平陽被左太斗一個大開膛，怒目直視着遠去的白衣女席玉神，他想罵，却罵不出聲的倒下去了。

席玉神走了，她走得很快，齊姥姥與黑妞兒隨之也走了，便受傷的四個大漢也走了。

這光景左太斗楞住了，他那一劍戈平陽應該躲得開的，但戈平陽却中劍了。

這情形只有湯十郎知道，是席玉神施出「絕陰指」幫了忙。

* * *

左家廢園火光漸漸的小了，左太斗站在戈平陽的屍體一邊咬牙切齒，直到楚百川兄弟與楚香香三人走過來。

左太斗心情忽然激動的拉住楚百川，道：「忠義門何以爲報?」

哈哈一笑，楚百川道：「休提回報，楚某恭喜左門主大仇得報。」

左太斗道：「楚門主請先回牛家大客棧暫住，一日之內我有回報。」

楚百川哈哈一笑，三人帶傷轉往城中去了。

* * *

左太斗要邀湯桂兩家回地道中，湯大娘嘆口氣，道：「左門主，我們這就回關外去了。」

左太斗道：「眞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大嫂子，你們四人稍等半日，容我爲四位送行，如何?」

湯大娘道：「我們就叨你一輛大車吧!」

左太斗這才微微笑了。

* * *

一共兩輛大車往北行，一輛大車上面是楚香香三人，另一輛乃是湯桂兩家，這一路上不寂寞，因爲，湯十郎不停的吹着動人的鳥叫聲，引得車上的人都笑了。

楚香香陪他爹再出關，爲的是買那千年老參，實際上也想去看看湯十郎的家鄉，也許……

也許她還會留在湯十郎身邊吶。

(全文完)



夢中劍手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巧設調虎離山計　暗中偷取解毒藥



上文提要： 唐煌與小潔出席復仇幫召開的「武林公審大會」，意外地發現此幫幫主即自己要尋找的四個奇女人，又見父親唐一飛等八位白道高人，毫無抗議地接受罪名，心中不憤，適大會宣佈爲振興幫會招收有爲青年，唐煌向小潔表示要冒險一試，立誓要設計救出父親等人脫困，兩小話別，唐煌幸被錄用，並委以重任……

唐煌道：「有個武秀才膽子極小，每夜如廁，都要妻子作伴，某夜武秀才蹲在廁所裡對外面的妻子說：妳站在外面是否有點害怕？其妻道：月亮明明的，有何可怕？武秀才不由嘆道：眞不愧爲武秀才之妻也。」

此言甫畢，唐煌見她也在强忍笑意，輕輕抬手，以食指彈出一縷輕微一指風，戳在狄寒霜的腋下。

狄寒霜本就想笑，加之女人又怕搔癢，立即咭咭大笑起來。

唐煌大聲道：「你輸了。」

狄寒霜並未發覺唐煌做了手脚，哼了一聲道：「其實你這笑話不見得比我的可笑，可是我竟忍耐不住。」

唐煌道：「能使妳忍不住，就證明我這笑話比妳的好。」

狄寒霜道：「好啦，我認輸就是了，你要我辦甚麼事？」

唐煌道：「這件事也許妳爲難，假如妳不願去，我也不勉强妳。」

狄寒霜道：「上刀山下油鍋我也敢去，快說呀！」

唐煌道：「既然如此，我就說了，請帶我去看看那個『百毒鬼叟』。」

狄寒霜悚然一震，面色微變。

唐煌道：「算了吧，我不過和妳開開玩笑而已，其實我早料到妳不敢前去。」

狄寒霜大聲道：「誰說我不敢！」

唐煌道：「算了。」

狄寒霜道：「只要和你在一起，到那裡也敢去，我們馬上走吧。」

唐煌跟着她來到最後一個院落，狄寒霜道：「那老鬼就在那孤零零的圓屋中。」

唐煌心中一動，道：「此屋周圍二十丈之內沒有任何遮掩之物，是何道理？」

狄寒霜道：「黃大哥，你的經驗果然豐富，這圓屋二十丈內步步危機，寸寸有毒。」

唐煌微微一震，道：「那麼妳一定熟悉圓屋附近的進出途徑了？」

狄寒霜搖搖頭，表示不知。

唐煌道：「那妳一定知道解毒之法了？」

狄寒霜仍然搖頭。

唐煌不解地道：「妳既不知道進出之法，一旦中毒，又不知解毒之法，豈不是前來送死？」

狄寒霜道：「小妹輸了，自應履行諾言。況且黃大哥敢來，小妹也敢來，如果不幸中毒，小妹和黃大哥死在一起，正是求之不得。」

唐煌沉聲道：「輕言生死，豈是吾輩中人所當爲！況且明知有危險，而貿然挺身，也是愚蠢之行爲。妳這種想法，小兄實是難以苟同。」

狄寒霜道：「可是小妹已輸了，難道叫我失信不成？」

唐煌暗暗一嘆，犧牲一個無辜少女，非我所願，雖然她的母親也許是兩手血腥的魔頭，但她却很純潔。

可是，門玉華被「粉蓮花」所制，爹爹被囚，我雖有不忍之心，却應該分出輕重緩急，況且她的母親以陰謀暗算八位高人，手段極爲卑鄙，現在似不應有婦人之仁。

唐煌微笑道：「妳太認眞了，我們剛才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難道我眞能叫妳前來送死嗎？」

狄寒霜肅然道：「黃大哥都不怕死，難道小妹的命比你大些？」

唐煌道：「話不是這樣說，死也要死得有價值，難道就沒有辦法安全通過這二十丈地帶嗎？」

狄寒霜肅然搖頭，道：「沒有，除非……」

唐煌知道她有辦法，也知道這辦法一定很冒險。立即淡然地道：「除非怎樣？」

狄寒霜不由一怔，道：「黃大哥，你不是說犯不着冒險嗎？爲甚麼要冒生命之險，去做一件與自己不相干的事呢？」

唐煌心頭一震，道：「我只是順便問問而已，既然這圓屋二十丈之內寸寸有毒，還有甚麼辦法可通過？」

狄寒霜道：「黃大哥，小妹剛剛說的『除非』，雖是唯一可行之法，但這辦法等於送死一樣，還不如這樣闖進去中毒而死好些。」

唐煌道：「到底是甚麼可行之法？我雖不想去做，却想知道，這辦法爲何這樣危險？」

狄寒霜吶吶再三，感到十分爲難。

唐煌道：「如果不便說出來，也就算了，須知小兄剛來不久，雖被令堂任爲內護法，也不過是有名無實，幫中秘密，不便與聞。」

「不！不！」狄寒霜急道：「我不是這意思，我只是怕你知道之後，萬一不知厲害，去做那事，豈不是害了你。」

唐煌望着她那幽怨的神色，深信她不是說謊，也相信她對自己的深情。

但她越是說得危機重重，唐煌就越想知道，這本是人類一種好奇的天性，況且又與盜藥和救人有關。

唐煌肅然道：「霜妹，妳對我的關切，小兄十分感激，我不是冒失亂來之人，豈能辜負妳的一片好意？我只是好奇，想知道到底如何危險而已。」

狄寒霜微微搖頭道：「黃大哥，你若有意闖這圓屋，小妹決定捨命陪你，那件事，小妹難以奉告。」

唐煌深信這件事是有極大的秘密，反之，狄寒霜絕不會守口如瓶。

爲了不使她犯疑，立即微笑道：「霜妹，妳這人太認眞了，小兄豈能强人所難。再說，小兄也無意闖過這二十丈危險境地，拿生命當兒戲般。」

狄寒霜道：「黃大哥，既然你並不認眞，小妹高興極了，須知一旦硬闖，身中劇毒，恐怕連家母也救不了我們。」

唐煌道：「因此，我想把條件改變一下，叫妳爲我作另一件事。」

狄寒霜道：「那好極了，不然的話，小妹輸了而不履行諾言，心中難安。」

唐煌道：「其實我正是爲這一點，才改變主意，因爲妳這人太重諾言，小兄雖是開玩笑的話，妳却十分認眞。」

狄寒霜幽幽地道：「其實小妹也並非認眞之人，只是爲了黃大哥，我……」

唐煌暗暗一嘆，忖道：「妳千萬別抱太大的希望，我們之間，無論如何不會有結合的可能。」

狄寒霜道：「黃大哥，你快說吧！你要我作甚麼事？我想除了到那圓屋及另一件事之外，其餘的大概都能爲你做到。」

唐煌道：「請妳帶我去看看那八個中毒的高手。」

狄寒霜又是一震，道：「黃大哥，你……」

唐煌又吃了一驚，却淡然地道：「怎麼？這件事也辦不到麼？那麼算了，其實我不過是……」

狄寒霜爲難地道：「黃大哥，你眞會出難題，讓我考慮一下好嗎？」

唐煌道：「那麼我們先離開這裏吧！反正明天後天答覆我都行。」

兩人回到唐煌房中，唐煌道：「霜妹，時候不早了，我們各自就寢吧！」

狄寒霜道：「黃大哥，眞是慚愧，這件事家母也說過，除了她們四人之外，任何人不准接近那八個高手。」

唐煌暗暗焦急，尤其是門玉華被「粉蓮花」制住，若不及早取到藥物，一旦傳染上惡瘡，那……

他心情一煩，道：「小兄不過是好奇而已，你辦不到也就算了。我豈能叫你前去涉險，或者使你犯法！」

狄寒霜不安地搓着手，似感萬分爲難，又不敢貿然答應，只得幽幽地道：「黃大哥，小妹明天再答覆你。」

唐煌道：「你不要爲難，我是無所謂的，希望以後不要再談這件事。」

狄寒霜道：「黃大哥，請你告訴我，這件事對你很重要麼？」

唐煌搖頭道：「不！我這人就是好奇心太大，凡是不明白的事，必須找到答案，其實這件事和我毫無關係，犯不着使你爲難。」

狄寒霜道：「那麼明天再見了。」

她鬱鬱不樂地走了，唐煌不安地在屋中踱着，顯然，盜藥和救人都非常困難。

只看四個幫主的女兒之身手，就知道那四個婦人非同小可。而且這兩件事要同時進行，一舉成功，絕不可失敗。

他本想今夜就冒險到那圓屋去看看，但考慮再三，暫時不宜冒險。

萬一自己也中了毒，一切都完

了。

於是他只得暫時忍耐，慢慢設法。

他上了床，剛剛要睡，突聞門外輕輕敲了幾下，他以爲是狄寒霜又回來了，立即沉聲道：「霜妹麼？有事明天再談吧，我已經……」

門外之人低聲道：「唐兄請開門，是我。」

唐煌微微一怔，躍下床來，低聲道：「誰？」

門外之人道：「小弟戰雲。」

唐煌心中一亮，假如戰雲進入此幫的目的和自己相同，確是一個有力的幫手，兩件事同時進行，他是一個理想人物。

唐煌輕輕開了門，道：「戰兄請進來。」

他掩上門，在裡面上了門，低聲道：「戰兄深夜來此，必有見教。」

戰雲低聲道：「咱們並非泛泛之交，也不必轉彎抹角，小弟此番投靠此幫，主要是想探查此幫虛實，同時想知道八位高手爲何甘心受審，不加反抗？」

唐煌嘆道：「原來戰兄和小弟有志一同，小弟已經探出，八位高人是中了本幫幫主的毒計，那紙箋上有劇毒，吸入體內少許，即失去功力，而且前事盡忘。」

戰雲駭然道：「想不到這四個幫主還是使毒名家。」

唐煌道：「非也，此幫之中另有一個使毒名家。」

戰雲道：「不知是誰？」

唐煌低聲道：「那魔頭綽號『百毒鬼叟』。」

戰雲又是一震，道：「原來是他！此人在數十年前，即爲武林使毒高手，小弟聽家父說過，此人喜怒笑罵、舉手投足，皆能施毒傷人，其實他的毒物何只百種。」

唐煌肅然道：「小弟有一件事，希望戰兄能助一臂之力。」

戰雲道：「唐兄只管說出來，咱們可不是外人。」

唐煌立即把門玉華被「粉蓮花」所制，必須找「百毒鬼叟」盜取治療之藥，以及想救出幾位高人之事說了一遍。

戰雲肅然道：「唐兄之事也就是小弟之事，只要唐兄想出妥善辦法，小弟必全力協助。」

唐煌道：「小弟已問過大幫主之女，已知道這兩件事萬分困難，所以小弟不敢冒險行事，必須謀定而後動。」

戰雲道：「不錯，此事只許成功，不能失敗，小弟唯唐兄馬首是瞻。」

唐煌執着戰雲的手，道：「小弟不敢，戰兄義薄雲天，小弟敬佩不已。」

戰雲道：「唐兄準備何時動手？」

唐煌道：「八位高人被囚之處，如今尚是秘密，必須探出之後，再加以愼重考慮，與盜藥之事互相配合，才能一舉成功。」

戰雲道：「唐兄是否準備在狄寒霜身上下功夫？」

唐煌微微一嘆，道：「不瞞戰兄說，狄女天眞無邪，對小弟赤誠相待，小弟實不忍心出賣她。」

戰雲肅然道：「唐兄俠心義膽，胸襟坦蕩，小弟萬分欽佩。但爲大局着想，實不該有婦人之仁，小弟直言，尚請唐兄見諒。」

唐煌道：「小弟怎敢怪戰兄，其實小弟也知道不能爲了小節而誤了大事，只是心有不忍而已。」

戰雲道：「小弟就住在『聽雨小築』中，離此不遠，若唐兄預定動手之策，請隨時通知小弟。」

唐煌道：「一言爲定，小弟先謝謝戰兄了。」

戰雲正色道：「武林興亡，人人有責。唐兄何出此言？」

唐煌激動地說：「既然如此，小弟也不再客氣了，小弟一旦想出辦法，必定設法與兄聯絡。」

戰雲辭出，唐煌就安寢了，但他心事重重，如何睡得着？翻來覆去，到了四更左右，才矇矓入睡。

日上三竿，唐煌才醒來，連忙下床，這時突有一個少女端來洗臉水走進來，道：「少幫主來了三次，見黃護法未醒，所以未驚動你。」

唐煌道：「眞是抱歉，我這人有個毛病，到陌生之處，最初幾天總是不易入睡，所以醒得遲些。」

洗過臉，那少女又端來早餐，唐煌還沒用完，狄寒霜就來了。

唐煌道：「霜妹，聽說你來了三次，眞是抱歉。」

狄寒霜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我知道你昨夜可能睡得遲些，怎能怪你！」

唐煌心中一動，道：「你怎知我昨夜睡得遲？」

狄寒霜道：「到陌生之地，誰都會不習慣，這有甚麼難猜的呢？」

唐煌立即釋然，道：「小兄入幫第二日，也應該做點事了。」

狄寒霜道：「家母要見見你。」

唐煌道：「大概要派我做點事情。」

狄寒霜神秘地道：「家母要派你做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唐煌道：「你可以先告訴我麼？到底是甚麼事？免得臨時無法應付。」

狄寒霜道：「這件事容易極了，只看你願不願意去做。」

唐煌道：「別打啞謎好不好？人家和你說正經話。」

狄寒霜正色道：「我也是正經話呀，你去一下就知道了，但希望你別使我失望。」

唐煌隱隱猜出是何事了，立刻跟着狄寒霜，進入中央豪華宮殿之中。

唐煌四下打量，不禁暗暗叫絕，幾個武林中的女人，竟像皇宮中的貴

人一樣，這宮殿建造之華麗，佈置之奢華，當眞令人看得眼花撩亂。

三聲雲板響起，接着宮內也響起三聲，遙傳而去，乍聽十分遙遠。

每一道門都緊閉着，但雲板響起之處，兩小走到門前，大門自動開啓，原來門內兩旁有兩個執戈武士，專司守衛及開門之責。

大約穿過七八道大門，進入一個大理石建造的大廳中，只見那大幫主坐在一張高大交椅上。

兩旁十二個宮裝少女一字排開，一邊六個，身掛長劍，一個個都是冷漠之態。

幫主座後大理石壁上，鑿了一個三尺見方的「仇」字，而且塗上鮮紅刺目的油漆。

由這個奇大的「仇」字猜測，這位幫主時時不忘復仇。

狄寒霜輕輕扯了唐煌的衣衫一下，以傳音之術道：「跪拜！」

唐煌暗自哼了一聲，忖道：「男兒膝下有黃金，豈能低頭拜婦人，況且她是我的仇人。」

唐煌在幫主面前一丈之地站定，抱拳肅容道：「卑職參見幫主。」

幫主的柳眉微微挑了一下，似有怒意，仔細打量唐煌一陣之後，微微點頭，道：「果然是好材料，可惜太傲慢了些。」

狄寒霜連忙拜了下去，道：「媽媽請原諒他，他這人的脾氣有點怪，但女兒記得媽媽說過，越是有個性之人，越靠得住。」

幫主哼了一聲，道：「他才來了兩天，丫頭你就幫他說話了？」

狄寒霜道：「女兒不敢，只是媽媽確說過這句話。」

幫主冷冷地道：「須知有個性和傲慢不能混爲一談。」

狄寒霜道：「但女兒所知，傲慢之人都有個性，有個性之人，十九都有點傲氣，女兒相信媽媽不喜歡人云亦云，毫無主見的可憐蟲。」

幫主似笑非笑，道：「好利的嘴，起來！」

狄寒霜站起來，偷偷看了唐煌一眼。

唐煌仔細打量這位幫主，雖已屆不惑之年，但風韻依舊，面目娟好，只是眉宇間有股冷寒之氣。

那左耳輪上的大痣，非常刺眼。

幫主冷冷地道：「黃護法，本幫主頗爲欣賞你的人品及武功，猜想你的師門必是一代高人。」

唐煌早已猜到她會問及此事，立即肅容道：「家師空空叟，連卑職也不知他老人家的名諱。」

幫主搖搖頭道：「奇怪！這等高手，本幫主竟未聽說過。」

唐煌道：「據家師說，他老人家一生未涉足武林，所以鮮爲人知。」

幫主道：「原來如此，令師還健在麼？」

唐煌道：「卑職離開家師已經五載，大約還健在，只是行踪不定。」

幫主道：「你定過親沒有？」

唐煌心道：「果然不出所料，我若說定過親，而且已有兩位嬌妻，她們必定大失所望，今後要想辦那兩件事，可能困難重重。設若說未曾定親，對狄寒霜來說，實在太過殘忍些。」

但戰雲語重心長的忠告，言猶在耳，爲了門玉華，爲了爹爹及整個武林，似不應作那婦人之仁。

他心中暗暗禱告，道：「狄寒霜啊！莫怪我唐煌無情，實在因妳生錯了地方，我只有負妳的深情了。」

他肅然道：「卑職混跡江湖，自顧尚且不暇，豈能有家室之累，迄今未曾定親。」

狄寒霜雖然極力忍耐內心的喜悅，仍然形之於外，羞喜參半，低垂着頭。

幫主點點頭道：「黃護法喜歡寒霜麼？」

唐煌頓了一下，他爲難極了，雖然決定說謊，但要他欺騙一個純潔的少女，終感不忍。

幫主面色一寒，沉聲道：「你猶豫不決，是難爲情還是根本不喜歡她，須知這是人生大事，絲毫勉强不得，你若三心兩意，另有企圖，可莫怪老身翻臉無情。」

唐煌不由暗吃一驚，心道：「這女人面色一變，殺氣懾人，當眞是一代梟雄。」他立即肅然道：「卑職喜歡她。」

他說出此話，一顆心却隱隱作痛。

而狄寒霜却長長地吁了口氣，好像半天未喘過氣似的。

幫主沉聲道：「那你剛才爲何猶豫不定、面有難色？」

唐煌不由駭然，心想：「這女人果然厲害。」立即答道：「關於卑職是否喜歡她，幫主似乎十分認眞，因此，卑職必須捫心自問，是否一時衝動，結果證明，確是喜歡她。」

幫主點點頭道：「你還忠實，正是老身所希望之人，你可知道老身爲何如此愼重麼？」

唐煌道：「卑職不知。」

幫主面色一冷，切齒道：「老身姊妹四人，昔年都吃過男人的虧，被那賊子始亂終棄……」

唐煌心中一動，忖道：「原來她們也是可憐的女人。」唐煌道：「不知那壞人是誰？是否仍活在世上？」

幫主狠聲道：「慢慢你會知道，他當然活在世上，却生不如死。」

唐煌道：「卑職不解幫主之言……」

幫主道：「不解就算了，本幫主不過是警告於你，心意一決，終生不能更改。」

唐煌道：「卑職謹遵幫主之命，絕不會三心兩意。」

幫主道：「你的職責，是維護本幫主的安全，知道了麼？」

唐煌道：「卑職知道了。」

幫主道：「去吧！十日之內，本幫主爲你們訂婚，也了却一椿心事。」

唐煌心中大呼道：「天哪！敢情是說辦就辦，我唐煌難道眞能娶仇人之女麼？」

狄寒霜扯了唐煌一下，示意叫他走，唐煌突然靈機一動，心道：「我何不探探她的口氣？關於那『粉蓮花』其人其事，也許這婦人知道。」

唐煌又抱拳道：「卑職有一事不明，不知幫主能否賜予指教？」

幫主朗聲道：「你的稱呼還不改過來麼？」

唐煌心想，雖是作戲，我唐煌也不能稱你爲岳母，立即肅然道：「卑職一時不大習慣，今後必定注意。」

幫主道：「你有何爲難之事？」

唐煌道：「來此之先，我在滇境怒山中遇見一個中年婦人，一臉紫疤，極爲醜陋，武功奇高，我和她打了十餘招，中了一掌，若非遇上一位奇人援手，將那醜女人驚走，恐怕難逃毒手。」

幫主沉道：「她叫甚麼名字？」

唐煌道：「她叫『粉蓮花』。」

「啊！甚麼？」幫主突然站了起來，道：「她叫『粉蓮花』？」

唐煌心想，果然她們之間有點關係，這下子總算沒有白問，立即肅容道：「是的，她自稱『粉蓮花』。」

幫主驚愕地道：「你沒有聽錯？」

唐煌道：「絕對沒有。」

幫主茫然坐下，喃喃地道：「如果那醜女確是那個賊人，『百毒鬼叟』的毒藥，已不算是天下一絕了。」

唐煌道：「請問那『粉蓮花』是誰？」

幫主不答反問，道：「你何時在怒山遇上她？」

唐煌想了一下，道：「大約十天之前，她說要在怒山採一種藥，可以治療她臉上的疤痕。」

幫主狠聲道：「好個賤人！眞想不到那一身惡瘡竟能痊癒，而且脫離枷鎖。」她冷冷一笑，道：「這賤人既在怒山採藥，大概不會立刻離去，我要派人去找她。」

幫主一揮手，道：「你們下去吧！」接着又傳話道：「請三位幫主來此議事。」

兩小出了大廳，立即聽到宏亮鐘聲，響了七下。

唐煌道：「霜妹，那『粉蓮花』和幫主有何仇恨？」

狄寒霜道：「就是她昔年勾引家父，遺棄了家母及另外三位阿姨。」

唐煌不由一怔，道：「原來令堂和三位姨母共事一夫？」

狄寒霜道：「不錯，家父遺棄家母之後，不久竟告失踪，因此家母和另外三位阿姨天涯追踪，終於在魯境泰山中遇上『粉蓮花』。」

唐煌心道：「不會錯了，正是泰山石洞中那個女人。」

狄寒霜道：「家母等人聯手，終於擒住她，本想殺死她，但『百毒鬼叟』却想出個計謀，以他的毒藥，洒在『粉蓮花』身上，立即生了一身惡瘡，然後把她鎖在一個小洞中，要她受盡人間酷刑而死。」

唐煌道：「令尊被她勾引，遺棄令堂，固然是『粉蓮花』不對，但令尊也有不是之處，妳不認爲太過份了些？」

狄寒霜道：「小妹有此同感，可是小妹曾問過家母，家母說我年紀還小，不知道丈夫被人奪去的痛苦，等長大了就會知道。」

唐煌道：「那『粉蓮花』一定是個淫蕩的女人了？」

狄寒霜道：「我也不大清楚，反正能搶奪有婦之夫的女人，大概不會是好女人。」

唐煌道：「此事大幫主請另外三位幫主議事，不知是何重要之事？」

狄寒霜道：「你剛才不是聽到了麼？家母要派人去捉『粉蓮花』。」

唐煌道：「不知要派誰去？」

狄寒霜道：「昔年家母與三位阿姨聯手，才於百招內捉住了她，如今家母和阿姨的武功雖非昔年可比，但怎知『粉蓮花』的武功有沒有進境？因此，以小妹推想，很可能要派兩位阿姨去。」

唐煌心道：「我這計謀果然收效了，可惜四個幫主不能同時到怒山去。此地距怒山極遠，一個來回至少要半個月，這段時間內，我可以完成兩件大事，從容離去。」

唐煌四下一看，來到一個僻靜的院落，道：「霜妹，我們不知不覺走錯了路。」

狄寒霜道：「沒有錯，小妹故意帶你到這裡來看一個老瘋子。」

唐煌茫然道：「老瘋子有何好看？」

狄寒霜道：「你不知道，這老瘋子爲人很不錯，我最近才發現他根本不瘋。」

唐煌不由一震，道：「你是說他裝瘋？」

狄寒霜道：「是的，他若不裝瘋，恐怕早就被家母殺了。」

唐煌又是一震，道：「令堂爲何要殺他？」

狄寒霜道：「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在我的記憶中，這老瘋子就被困在這裡。」

唐煌道：「困在那裡？」

狄寒霜道：「就在那個大石屋之中，裡面有個大鐵籠，每根鐵柱都有杯口粗，所以老瘋子無法脫逃。」

唐煌道：「你怎知他不瘋？」

狄寒霜道：「有一次我偷偷來此，在石屋小窗外窺視，見他在裡面嘆息，而且喃喃自語。」

唐煌道：「他說些甚麼？」

狄寒霜道：「他說，想不到老夫受了面貌之累，爲人受罪，變成代罪羔羊。」

唐煌不由一怔，道：「聽他的口氣，好像他不是令堂的仇人，而眞正的仇人却逍遙法外，只因他的面貌和令堂的仇人相似，而被誤認是那仇人。」

狄寒霜道：「小妹也想到這點，當時我就現身問他，他立即又裝瘋作癲，我馬上拆穿他的秘密，說他是裝瘋，他立即急了……」

唐煌道：「他說甚麼？」

狄寒霜道：「他求我爲他代守秘密，千萬不可洩露他是裝瘋。」

唐煌沉聲道：「你沒有問他，那個和他面貌相似之人是誰？爲甚麼要他來作代罪羔羊？」

狄寒霜道：「我再三問他，並向他保證，絕不告訴別人，可是他說現在不便告訴我，不過也許有一天他會告訴我。」

唐煌搖搖頭道：「怪人，怪人，走，我們去看看。」

二人來到石屋小窗口處，向內望去，果見屋中一個大鐵籠中有一個髮如亂草的老人，蜷伏在鐵籠一角。

滿頰灰白的鬍鬚和枯髮混合在一起，乍看起來像一個大刺猬。

他的衣衫破得僅能遮羞，陣陣臭味自小窗口傳出來，令人作嘔。

唐煌大聲道：「老前輩，老前輩！」

那老人微微抬頭，以一雙冷電似的眸子望着唐煌，良久，才冷冷地道：「小崽子，你窮叫甚麼？」

唐煌道：「請問前輩爲何被困在這裡？」

老瘋子嘶聲道：「快滾，快滾，老夫可要拉屎了！」

唐煌冷笑道：「據我所知，前輩根本不瘋，乃是裝的。」

老瘋子不由一震，厲聲道：「小丫頭，是妳告訴他的麼？」

狄寒霜道：「是的，老瘋子，他是我的未婚夫，他對你沒有惡意。」

老瘋子冷笑道：「好個沒出息的混小子，快給我滾！」

唐煌心中一動，他覺得老瘋子罵得很有道理，設若他自己確是眞心投靠此幫，當眞是沒有出息。

唐煌有苦說不出，却知道這老人必有來歷，也不再多問，拉着狄寒霜道：「霜妹，我們走吧！」

二人回到唐煌屋中，將狄寒霜遣走，旨在叫她去探聽四個幫主到底有幾個去抓「粉蓮花」？那幾個去？以便斟酌情形下手。

果然，午飯時狄寒霜又來了，與沖沖地道：「黃大哥，我親自爲你做了幾樣菜，一會就送來，咱們一起吃中飯。」

唐煌暗暗一嘆，深感最難消受美人恩，未來的結局，他不敢去想，却不得不笑着道：「我相信妳是個賢妻良母。」

狄寒霜紅着臉道：「小妹不知道怎樣才是賢妻良母，但我會盡力去做，使你滿意。黃大哥，你是眞的喜歡我吧？」

唐煌心坎上像被刺了一下，道：「妳爲甚麼現在還問這種話？」

狄寒霜道：「小妹總以爲配不上你。」

唐煌道：「別說廢話了，要說配不配得上，應該是我配不上妳。」

狄寒霜道：「黃大哥，剛才媽媽問你時，你好像很勉强。」

唐煌心道：女人的觀察力確比男人敏銳得多。立即笑道：「妳太多心了，以當時的情形來說，有多難爲情。」

狄寒霜滿意地笑了，這時兩個小婢，各提一個大食盒，把菜飯放在桌上退了出去。

兩人邊吃邊談，唐煌道：「眞想不到妳對烹飪一道如此精熟！」

狄寒霜道：「大哥，我的手藝還可以麼？你若是喜歡吃，我以後天天去廚房爲你做。」

唐煌道：「不敢當，你只要指點廚師一下就行了。」

狄寒霜道：「三位阿姨已經走了。」

唐煌故作不知，道：「走了？到那裡去？」

狄寒霜道：「你這人眞健忘，不是去抓那『粉蓮花』麼？」

「哦！」唐煌道：「三位都去了？看來『粉蓮花』眞不易調理呢！」

狄寒霜道：「本來家母只想派三姨及四姨去，後來一想，『粉蓮花』既能治癒惡瘡，又能脫開枷鎖，可能武功上又精進不少，爲了愼重，決定加派二姨去，家母認爲，那八個高手爲當今武林頂尖人物，他們已經被囚本幫之中，也不會再有勁敵前來擾亂了。」

唐煌心中暗喜，立即應聲道：「這話也對，那八個高人被囚，還有誰敢來捋虎鬚？」

狄寒霜道：「況且，我們小姊妹四人，再加上你，就是來上三五十個高手，恐怕也不用媽媽親自動手。」

唐煌心頭一震，心道：「我倒忽略了那幾個妞兒，論身手，似都和我差不多，此番行事，可要格外小心。」

唐煌道：「另外幾位年輕人入選，不知派他們甚麼職位？」

狄寒霜道：「當然不能和你比，不過其中有個姓戰的，人品武功都不差，本來他在盛會上施出一招武功，與本門相似，二姨命令姊姊殺了他，那知我二姊……」

唐煌低聲道：「大概是看上他了？」

狄寒霜道：「一點不錯，後來二姊稟告姨媽，說那姓戰的一招武學是跟『風魔』學的，與本門並無牽連，二姨見戰雲生得不錯，也就默許，只待此

次自怒山回來後，再為他們主持婚姻大事。」

唐煌心中一動，忖道：「已經有兩個少女沒有問題了，只要防備另外兩個少女及大幫主就行。」

唐煌道：「妳那幾位姊姊的武功比妳如何？」

狄寒霜道：「都差不多。」

唐煌道：「假如她們兩人聯手打妳一人，妳能不能勝她們？」

狄寒霜道：「不行，一對一我略勝一籌，兩個招呼我一個，準敗不贏，你問這個幹麼？」

唐煌道：「我只是好奇，妳們幾位姊妹年齡相當，為甚麼妳的武功高出多多。」

狄寒霜道：「那不是很簡單麼？家母是大姐，數她的武功最高，我的武功自然也較高了。」

唐煌心道：「我主要就是試探妳母親的武功。」

唐煌微微一笑，道：「假如妳們四位姊妹聯手，能不能贏令堂一招半式？」

狄寒霜一怔，道：「你問這些奇奇怪怪的問題作甚麼？」

唐煌微微一驚，立即聳聳肩道：「我不是說過，我這人好奇心特別重麼？由妳的身手估計，令堂的身手一定高不可測。」

狄寒霜道：「我媽媽的武功確是很高，但高到甚麼程度，小妹也不知道。」

唐煌道：「今承幫主召見，而且以霜妹終生相許，小兄感激之餘，必須以行動表現，所以我想見見本幫的武士。」

狄寒霜道：「這倒是個好主意！今後你是本幫四位幫主及『百毒鬼叟』之下第一人，也等於所有一百八十個武士的統領，自應逐個召見，熟悉一下。」

於是二人飯罷，狄寒霜傳令，一百八十個武士，逐個進見黃護法。

唐煌在屋中一坐，大馬金刀，架子十足，逐個見面，交談數句，大約有一個時辰，已見過一百十個。

這時狄寒霜已經離去，當輪到第一百二十八個武士時，唐煌暗暗點頭，心道：「這只怨你生得和本人相似，身材肥瘦也差不多，必要時可以權充護法。」

唐煌道：「貴姓？」

武士躬身道：「卑職姓段名壽。」

唐煌暗暗一笑，忖道：「你這名字倒也奇怪，恐怕你眞要短壽了。」

唐煌道：「未來本幫之前，有綽號沒有？」

段壽道：「前此，武林朋友賜號『摘心手』。」

唐煌心道：「就聽這綽號，大概過去已經夠瞧的了，現在叫你短壽早死幾年，也不算過份。」

唐煌沉聲道：「段壽，本護法看你是塊可造之材，準備重用於你，今夜三更左右，到我這裡來一趟，但不能告訴任何人。」

段壽心花怒放，躬身道：「卑職遵命，護法誇獎大恩，必當粉身以報。」

唐煌道：「去吧！」

段壽走了之後，唐煌仍逐個召見，到了一百五十四個時，這大漢的身材及臉型也略似唐煌。

「貴姓？」

「卑職賤姓蓋，小字史。」

唐煌心想：「這個『該死』！大概也活不太久。」他問道：「蓋兄有綽號沒有？」

蓋史道：「投靠本幫之前，卑職在東海幹那水上生涯，混了個『海浪』綽號。」

唐煌道：「蓋兄水中功夫一定了得，本護法將網羅一切具有特技之人，組織一個內衛隊，待幾天本護法再予召見，當重用於你。」

蓋史喜出望外，躬身而退。

最後，唐煌又發現一個頗像戰雲，另一個酷肖「小伽藍」李驊，也都嘉獎一番，記住了他們的姓名。

晚上，狄寒霜在唐煌屋中玩到一更多天，唐煌藉故把她遣走。等到三更左右，果然有人敲門。

唐煌開了門，段壽躬身道：「卑職特來報到。」

唐煌低聲道：「段兄請進，不必拘束。」

段壽心想：「也許我段壽來了運氣，遇上這位護法，從此可以揚眉吐氣了。」

唐煌低聲道：「段兄來此時，有人發現麼？」

段壽道：「護法叮嚀不能告訴任何人，卑職謹遵不渝，沒有任何人看到。」

唐煌道：「段兄過去殺過多少人？」

段壽不由一怔，吶吶地道：「不知護法問這……」

唐煌微笑道：「幹我們這行的人，心要毒手要黑，才能幹出轟轟烈烈之事，若患得患失，與那婦人之仁，必定老死櫟下，碌碌一生。」

段壽沉聲道：「護法眞是快人快語，卑職綽號『摘心手』，手段之毒，可以想像，估計死在卑職手下的武林中人，大約在三四百左右。」

唐煌點點頭道：「可以了，段兄連本帶利賺得太多。」

段壽突見唐煌目蘊殺機，不由大吃一驚，唐煌出手如電，已戳出一指，段壽悶哼一聲，倒在地上。

唐煌把他的衣服剝下，換上自己的衣衫，把他放在床上，為他蓋上被子。

一切佈置妥當，在裡面插上門，找塊黑布紮在眼部之下，自窗中掠出。

（未完．卅）

骨中寶

活血驅風止痛好

紫金丹　碧玉珠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註册商標

由1990年４月15日起更改包裝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851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爲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４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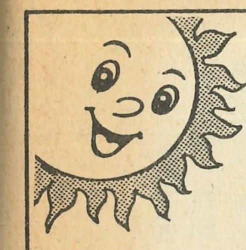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册，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眞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眞：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中國健靈減肥茶

Chinese Kipling Keepfit Tea

特選中國名茶，
貴重藥材提煉，
純粹天然製品，
宮庭御醫秘方，
不須節食挨餓，
更無腹脹肚瀉，
旣可品嘗甘露，
兼能祛脂減肥。

功效：
淸除內熱虛火，
固腎活血養顏，
加速脂肪代謝，
常飲降脂減肥。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真：(852) 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